

横光利一文集

主编 叶渭渠

寝园



横光利一文集

川端康成：

横光利一背负着这样的宿命，他既是与西方斗争的新的东方受难者，也是东方传统的新的悲剧先驱者。

小林秀雄：

《机械》的手法是新的,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外国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展开了崭新的艺术派文学观念。

河上彻太郎：

横光利一的《蝇》、《宝贝儿》等新感觉派的作品，充满了人工装饰的感觉和抽象的语言表现。

中村真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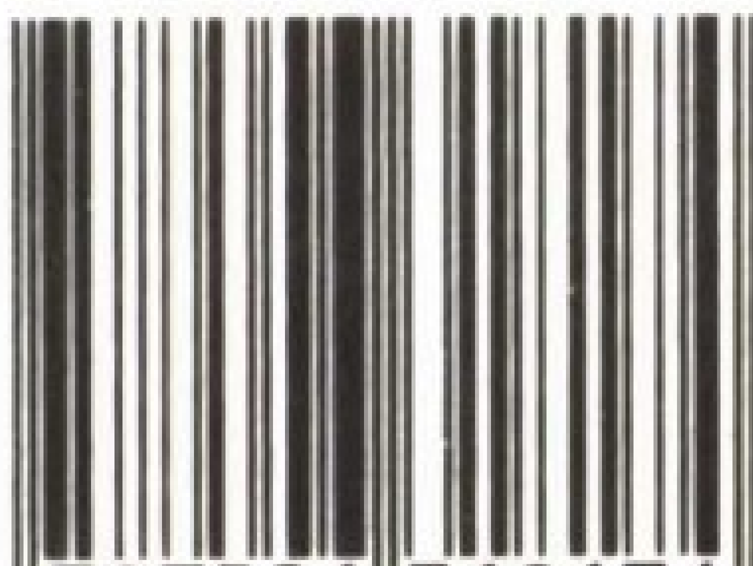
横光利一给我们横划出一条理想的文学轨迹：《太阳》——新感觉派——《上海》——《机械》——《寝园》——《家徽》——《旅愁》……他几年一变化，在变化中成长。他写每一篇作品都是全力投入，让人感受到一种磅礴的艺术气势。

松井利彦：

横光利一以《机械》、《寝园》的成功为开端，"确信心理主义即人间主义"。他有了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的评价和支持，获得了"小说之神"的美誉。

濑川健一郎：

《商界家族》以东京、大阪的股票商人大出血的争斗为背景，描写了男女恋爱的喜与忧，作者在这里追求物质（金钱）与精神（人）的主题。


ISBN 7-5063-1817-2
9 787506 318174 >

ISBN 7-5063-1817-2/I·1803
定价：16.00元

寝园

主编 叶渭渠

横光利一文集

〔日〕横光利一 著

卞铁坚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寝园/（日）横光利一著；卞铁坚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

（横光利一文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063－1817－2

Ⅰ. 寝… Ⅱ. ①横…②卞… Ⅲ.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626 号

寝　园

作者：（日）横光利一

译者：卞铁坚

责任编辑：王淑丽　杨　葵

装帧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英　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ttp://www. zuojiachubanshe. com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35 千

印张：10　　**插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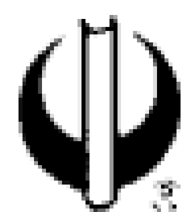
印数：001－6000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17－2/I · 1803

定价：16.00 元



作者简介

横光利一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旗手，他率先在《太阳》、《蝇》、《头与腹》、《春天的马车曲》等中短篇小说中使用新的感觉和新的文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上海》则是新感觉文学的集大成者。作家还在《机械》、《寝园》、《家徽》等作品中，运用新心理主义的手法，构建了新的文学世界。同时，他为实践其“纯粹小说论”，创作了通俗小说《商界家族》，最后又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进行新的探索，为世人留下未完成的长篇《旅愁》，为读者献上一个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艺术万花筒。

《上海》是横光利一最后一部新感觉主义集大成之作，也可以说是横光文学的最高杰作。这是横光以自己旅居上海期间发生的“5.30事件”中所见所闻作为素材，故事叙述主人公、上海一银行职员参木爱上了土耳其浴室的女佣阿杉，老板娘阿柳嫉妒，将阿杉解雇了。阿杉又惨遭参木的旧友甲谷玷污，沦落风尘。参木转职日本人开办的纺织厂，对美貌的女工、共产党员芳秋兰关心和理解。在“5.30”反帝暴动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最后殖民当局加强镇压运动，发展到巷战。芳秋兰在暴动中消失了，盛传她被同志怀疑是与日本人勾结而被枪杀了。这时参木也被当局认为是通敌的叛徒而藏匿在阿杉那里。阿杉在昏暗中与参木再会，最后喃喃地说了一句：“你什么都不要再想了，就来这里吧。”

《寝园》描写丝绸批发商的女儿奈奈江与尾相恋中，家里却给她迎来了入赘女婿丹羽。尾因股票暴跌破产，奈奈江试图拉他一把，尾不见她。丈夫丹羽狩猎时遭野猪袭击，奈奈江为了救他，开枪击中了他。奈奈江本人也不知道这是误伤还是有意击中。丹羽幸免于死，对妻子毫不怀疑。可是奈奈江却在庆贺丈夫痊愈那天出走了。作者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着重细腻地描写奈奈江与丈夫在感觉上不合拍，思慕昔日的情人，在心理产生动摇的心路历程，以及这三个人物的感情波澜和心理纠葛。

封面设计：张晓光

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

（代总序）

叶渭渠

新感觉派的核心和灵魂，是横光利一（1898－1947）。在这一派中，惟有横光利一一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新感觉主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横光利一就没有日本的新感觉主义。

横光利一生于福岛县北会津郡一个测量技师的家庭，父亲长年在外工作，童年随母在三重县东柘植外祖父家度过。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到东京就读早稻田大学英国文学系一年多，由于长期缺课被开除学籍。这期间，在《校友会杂志》发表了习作《夜的翅膀》（1916），恢复学籍后，改读政经系，未毕业，就埋头于习作小说。于1923年成为《文艺春秋》同人不久，就发表了处女作《太阳》（1923）和《蝇》（1923），反拨自然主义照相式的平板写实技法，通过构建雕刻性的文体，完成构图的象征性的美，已初露新感觉的表现特征，受到文坛注目。

《太阳》是描述王子们将上古的耶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比作“太阳”，互相争夺其美而杀戮的故事。但作者一反通常客观描述

的手法，着重在捕捉新奇的感觉和印象上下功夫，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进客体中，使感觉升华，即使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对象化、客体化。比如将鲜红的圆月比喻“男性生殖器图腾”，鸽子头比喻女人乳房，衣裳比喻心等等，诸如此类的描写，展现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构图，给灵敏的瞬间感受蒙上一种玄理的轻纱。这一实验性的作品，打破了当时的小说技法，给既成文坛很大的冲击。

横光接着写了第二实验作《蝇》，小说以马车夫的“自我”为中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但作者没有纯粹的客观描写，而通过大眼蝇的眼睛的透视力，来折射出马车夫与各种乘客之间在开车问题上的复杂关系，由此引出人与人、人与马之间的尖锐矛盾，最后以人马俱亡作为悲剧的结局，企图以此来刺激人们的官能，让人痛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森冷和人生的不安。作者在这一幕带有戏谑味儿的悲剧中，强调了人生的无目的性和命运的偶然性，嘲弄人的渺小，人在命运面前似乎比蝇还软弱无力，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孤独无依、苦闷彷徨、生存威胁，仿佛站在毁灭边缘的状况。

可以说，作者在《蝇》中始终把蝇放在凝视现实的位置上，通过大眼蝇的眼睛，再现出一幅人世间的生活图景。根据这幅图景，突出自我解体、感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又通过这种感受性，使人们产生一种丧失现实性的不安定感。蝇眼所透视的正是作者主观世界的感觉，以蝇眼来表现自我的主观感受，从而突破事物的表象，表现了事物内在的本质，乃至内部人生的真实。很明显，蝇是作为拟定的视点而存在的；它在马背上、车篷上和天空中，都是用其眼睛来观察人世间的种种生活现象。蝇眼就是新感觉作家所说的“小小的洞穴”，它能够产生联系外部世界的最直接的“电源”。

接着横光利一在《文艺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头与腹》

(1924)，通过描写路轨发生故障，列车停车后绅士与一般乘客在退票问题上的依存关系，着意说明在以权势财势为中心的社会里，人的心灵被扭曲的现实。

如果说，《蝇》是通过这个象征性的"小小的洞穴"来窥视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捕捉"内部人生的全面存在和意义"，那么《头与腹》便是运用"小小的外形"来象征"巨大的内部人生"。作家以"大腹"象征腰缠万贯的绅士，而"无数的头"象征一般乘客，只有"大腹"挤出人群办理退票手续以后，"无数的头"才如获天启，拥向"大腹"争先恐后地退票。这是通过"头"与"腹"的视觉作用，剖视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和依存法则。"大腹"实际上是世人心目中的财势、权威和"真理"的化身，这是吸引"无数的头"的原因所在。作者选择了"头"与"腹"这一外在形态作为主观感觉的触发物，是为了使这个"巨大的内部人生"象征化、个性化，刺激人们产生一种新的感受，进而领悟这"小小外形"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蕴，读者从中可以体察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愤懑之情，以及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无限感慨。

为此作者以经过人工修饰的主观感觉和抽象化了的语言表现为中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体，并通过新奇的文体和华丽的辞藻，来表现主观感觉中的外部世界，使描写对象获得生命。他提倡"从根本上革新文艺"，首先是指革新文体。他在文章中讲究行文的语汇、诗意和节奏，同时凭借主题的曲折、行与行之间的默然飞跃，情节的倒叙、重复和速度，创造一种意境，显示一种寓意。《头与腹》的首句：

> 大白天，特别快车满载着乘客全速奔驰，沿线的小站像一块块小石头被抹杀了。

这是新感觉派的典型的艺术语言，前半句是客观描述，大白

天、特别快车、满载、全速都是最高状态的用语，后半句作者有意识一反呆板的机械的客观描写，用“抹杀”两字，来强调主观的感觉，使人感觉到火车奔驰的迅速，从而引起另一种感觉观念。也就是以这种象征的表现，将快车全速奔驰的客观事实，同在头脑里感觉到小站“被抹杀了”的主观感受放在同一平面上，把快车、小站和作者自我感受联接在一起，产生一种新鲜而强烈的节奏感，加强了主观感受的效果。

在《蝇》里，作者通过驿站的钟声、马车夫的割草声，写出一种动的转换，默然的飞跃，场面的调度，加上蒸笼沸腾，马喝足水，构成马车夫准备发车的场面，把马车夫的特异自我，同马车行将出发的动向联系起来，从鸣喇叭、炸响马鞭，到喇叭不响，马鞭停止，最后人马悲鸣，又复寂然无声，这种由静而动，又由动而静，很有节奏。它促成了蝇的活动，同时起到了预示死亡的不吉利的作用。

此外，横光在这几部作品里，运用拟人和夸张的手法，给对象赋予活力、个性和生命，然后将主观的东西，作者的思想感情跃入对象之中，使之生命化、个性化。《太阳》中有这样一句：“他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进森林。森林把月光从几片柏树叶子上掸掉，喃喃自言自语。”这样描写，使对象获得了生命，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蝇》里的蝇的全部活动，是拟人化的，它的大眼里凝聚了人的感觉、感情和意识活动，它“眺望”、“仰视”、“俯视”、“聆听”，把一幅幅人生图画衔接起来，悠悠地摆出一种“旁观者清”的架势，煞是叫人可怜、可叹、可笑。同样，以马车夫养成摸头屉豆包的怪癖，将“豆包”拟人化，比作处女的乳房，暗示马车夫这个独身汉的孤独人生，象征马车夫在性方面的过度抑制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变态心理。作者意在表现在被严重扭曲的时代与社会里，人的生存基本关系以及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横光利一就新感觉派的基本特征，写了《新感觉活动》（1925）一文总结道：

所谓新感觉派的表征，就是剥去自然的表象，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所谓主观，是指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所谓认识，就是知性和感性的综合体。而构成认识这个客体的认识能力的知性和感性是跃入物体自身的主观概念的发展。

感觉与新感觉是不同的。不过，新感觉作为其触发体的客观，不仅是纯粹的客观，而且是从作为含有一切形式的假象、也含有一般意识的表象内容的、统一的主观式的客观所触发的感性认识的实质的表征。这种触发的感性认识的实质，比起在感觉场合来，更在于新感觉的表征，其更强的悟性活动，是采取力学的形式进行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新感觉之所以“新”，与一般感觉在感觉的触发上是不同的，所感觉的新，就是感觉和被纯粹客观触发的感性认识的内容表征。新感觉的表征，至今必须依靠知性，是内在直感的表征。

横光的另一篇新感觉派代表作《春天的马车曲》（1926），写了一对夫妻间的正常爱情被严重扭曲，他们只好通过互相嫉妒和猜疑，比如通过丈夫把卧病在床的妻子比喻为动物园铁栅栏里的野兽，试图用这种残忍的恶意的语言，来表达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爱”。作者写这对恩爱夫妻的反常心理，在于说明在那个社会里，人与人的组合，包括夫妻的组合，是与善意和真诚无关，尽管相处在一起，但各自却以自我为中心，谈不上互相信

任，更谈不到真正沟通思想，这种变态的情感，从根本上怀疑爱情的可靠性，和人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把情欲看成是痛苦与失常的根源。可是，作者却以“春天的马车曲”这样华丽的辞藻来装饰凄怆的现实。这篇小说，虽然未能充分运用新感觉主义的文体，但新感觉主义文学思想性格却是十分明显的。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也颇具有这样浓厚的新感觉的分子的作品。比如《静静的罗列》（1925）、《拿破仑与疥癣》（1926）等，其揭示扭曲的现实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上海》（1928 - 1931）是横光利一最后一部新感觉主义集大成之作，也可以说是横光文学的最高杰作。这是横光以自己旅居上海期间发生的“5·30 事件”中所见所闻作为素材，故事叙述主人公、上海一银行职员参木爱上了土耳其浴室的女佣阿杉，老板娘阿柳嫉妒，将阿杉解雇了。阿杉又惨遭参木的旧友甲谷玷污，沦落风尘。参木转职日本人开办的纺织厂，对美貌的女工、共产党员芳秋兰关心和理解。在“5·30”反帝暴动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最后殖民当局加强镇压运动，发展到巷战。芳秋兰在暴动中消失了，盛传她被同志怀疑是与日本人勾结而被枪杀了。这时参木也被当局认为是通敌的叛徒而藏匿在阿杉那里。阿杉在昏暗中与参木再会，最后喃喃地说了一句：“你什么都不要再想了，就来这里吧。”

横光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企图以个人的心情和体验为中心，通过上述故事，在半殖民地上海的混乱、颓废和不稳定中，捕捉人的不安定的状态，以及人背负个人与历史的宿命，反映了近代人的两重结构形成和近代个人主义解体的过程。同时，通过在街头暴动、工厂罢工乃至日常不安定的生活包括爱情生活中人的相对化的认识，来透视现存社会秩序的崩溃和人与现实的分崩离析的现状。因此，这部小说比起作者本人的其他新感觉小说完全抽象的思维的表现来，多少运用了通过主观感觉不可能透视的现实

的力学，使之含有社会小说的某些分子。横光以此自负地说："充分地将文学作为问题的社会主义文学，当然是在正统的辩证法发展阶段下成长起来的，具有从新感觉派文学中应该产生的命运"（《新感觉派与共产主义》）。虽然技法上是新感觉的，但从中也可以窥见作者试图在文学上拓展新感觉派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的空间。

但是这种对现实和历史的静止的态度，自然地瓦解横光自身的新感觉的因素。他从《上海》转向《机械》（1930）的制作，就是重要的标志。这部小说讲述人名牌制造工厂的老板、匠人轻部和临时雇工屋敷围绕工厂丢失技术资料产生了纠葛。"我"怀疑是屋敷所为。他们一起去喝酒，屋敷酒后死去。这究竟是屋敷误喝了氨水事故死亡、有意自杀，还是被轻部所谋杀，"我"也不知道，好歹"我"也被卷了进去。作者着重描写三个人加上"我"的四人的心理像机械似的纠缠在一起。而"我"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既像作为小说人物的行为，也像作者的代言人来讲述。"我"也像机械的齿轮，无主观，失去自己的判断，故事至此就结束。横光利一以《机械》为转机，从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这种突然的变化，成为文坛的话题，也对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带来很大的冲击。

横光接着还发表了新心理主义的代表作《寝园》（1930）和《家徽》（1934），前者围绕丝绸批发商的女儿奈奈江与丈夫在感觉上不合拍，思慕昔日的情人梶，在心理产生动摇的故事，写了这三个人物的心理纠葛；后者描写孤独的发明家雁金八郎围绕研制一种新酱油，与其对立面山下博士，以及娶了与雁金有默契的敦子为妻的山下的儿子久内产生心理纠葛的故事，而且都是以"第四人称"讲述的。

在这三部作品里，作者为了更深入地描写或挖掘他笔下的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自我意识，感到将作者的主观心理仅注在一般

小说的三个人称上已经不够，于是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

尤其是战争局势日紧，当局加紧控制言论，纯文学遭到严重压制，横光利一发表了实际上是纯文学“转向”的公开声明《纯粹小说论》(1935)，文章开头就谈及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问题，认为“如果有文艺复兴的话，那么除了使纯文学变成通俗小说以外，就绝对不可能有文艺复兴的存在”。而所谓“纯粹小说”，就是在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之前需要通过这个关口，即应该尽可能明确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不同。他指出：

> 关于这种不同，迄今各种人思考的结果，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纯文学就是排除偶然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纯文学就像通俗小说那样，是没有感伤性的，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听到别的意见。(中略)但是，一旦成为通俗小说，就没有日常性，也没有偶然性。这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必要运用变化与色彩以及吊读者胃口的感伤，突然硬将最惬意的事贴上去。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没有只连续写自己身边所经历过的事实，无论事物多么简单，也都是有创造的。事物，只要有创造，它比起记述自己身边的事来，就更有深度。也可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议论，因为它首先有强烈的生活的感动。所以我觉得被通俗小说所压倒的纯文学的衰微是必然的。

同时他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以作者“主观心理”和“第四人称”构建的纯粹小说论，主张以四种眼，即“作为人的眼”、“作为个人的眼”、“看其个人的眼”和“作为作者的眼”的透视力，穿凿自我意识的怪物，表现文艺上的自我意识的内在深处的

形象。为此，他强调了自我意识才是新的现实，才是新的人物形象。简言之，横光的“纯粹小说论”，就是否定纯文学及作为日本纯文学的私小说，将纯粹小说视作比纯文学更高级的规范。

被当时文坛视为“纯文学第一人”的横光利一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的转变，思考着现代日本文学的新走向，并转向在通俗小说中寻求对通俗性的新认识，将事件的偶然性和感伤性作为通俗小说的两大要素，发现在通俗小说里也有创造和生活的感动，试图整合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纯粹小说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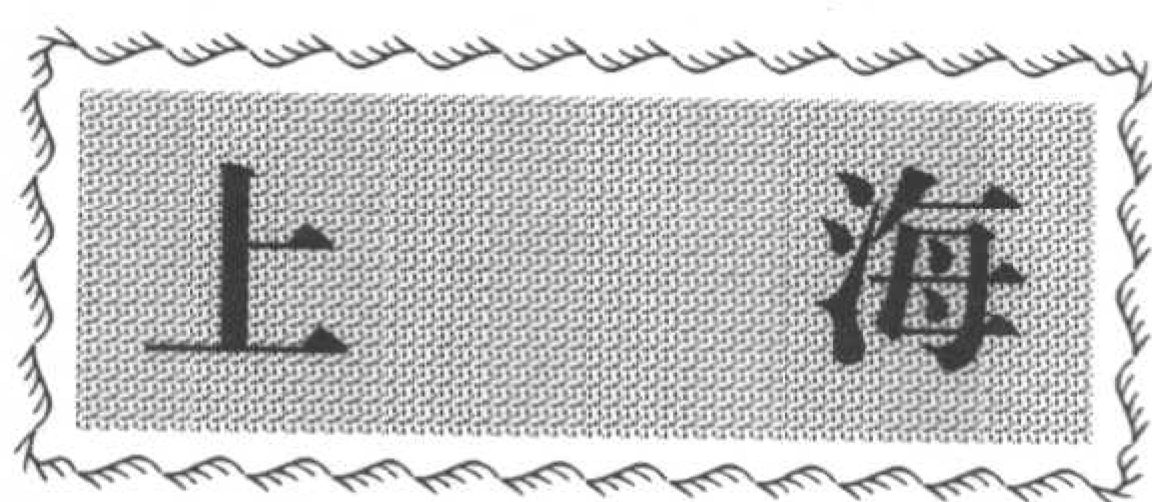
在这一背景下，横光利一发表了长篇小说《商界家族》(1935) 作为其“纯粹小说论”的实践之作。它通过大阪商人仁礼和东京商人重住在股票交易市场的出血大较量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儿女婚姻爱情的恩恩怨怨的故事，突现了金钱和爱情的主题。作者一反过去纯文学的传统，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将事件的偶然性和感伤性作为这部通俗小说的两大要素，创造了一个展现物质与精神冲突的新的现实，以及塑造了在这一新现实下生活的新的人物形象，从而构建了作者称之为“纯粹小说”世界。

从横光利一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说，他从纯文学的新感觉派、新心理主义走向通俗小说的“纯粹小说论”，划出了他的文学发展的轨迹。不过，在新感觉派时代这一派的同人中，只有横光利一写了如此众多的新感觉主义的作品，而且在《文艺时代》于1927年停刊以后也只有横光利一在一个时期内仍然独自坚持新感觉主义的立场。川端康成说：“新感觉的时代，是横光利一的时代”，“假如没有横光及其作品的存在，也许就没有新感觉派的名称，也就没有新感觉派运动”(《新感觉派》)。可以说，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运动的骁将，这是当之无愧的。

1936年春夏之交，横光利一赴法国巴黎旅行，归国后就接触西方文化的印象撰写连载长篇小说《旅愁》(1937 - 1945)，通过赴欧旅行的两个青年身在异乡，一个加深了对日本的憧憬，一

个却被西方的魅力所吸引，他围绕西欧合理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对立而引起论争的故事，意图宣扬“回归日本”的主题思想。实际上，这反映了战争期间作者本人的思想。这部作品未完成，日本就战败无条件投降，作者无法继续贯彻他的意图，作者本人也于1947年逝世，这是横光利一的悲剧的宿命。

目　　次


上　海

一

每当满潮时，河水暴涨，便出现逆流。观测站的信号旗显示出平稳的风速，朝着塔上飘去。在茫茫夜雾之中，海关的尖塔显得烟气迷蒙起来。堆放在堤坝上的木桶坐着许多苦力，他们的身上湿漉漉的。残破不堪的黑帆随着钝重的波涛东倒西歪地吱吱嘎嘎地向前移动。长着一张白皙明敏的中世纪勇士面孔的参木满街转悠之后回到了码头。河畔长条椅上坐着一排满脸倦容的俄国妓女。逆潮行驶的舢板上蓝色的灯光，在她们默默无语的眼睑前一刻不停地旋转着。

“您，赶路吗?”

一个妓女朝参木回过头来，操着英语问道。他看到她那双层下颏的皱褶里有白色斑点。

“这里有空座位呀!”

参木跟她并排坐了下来，一声没吭。栈桥的一根根墨黑色柱子排成一行，无数只熄了灯的汽艇被缆绳拴在栈桥上。

“香烟!”妓女说道。

参木掏出香烟给了她。

“你每天晚上都在这里?”

“欸。”

“看样子，你是没有钱了。”

“既没有钱，也没有国家。”

“那么，日子就很难过啰?”

夜雾在帆杠上缭绕着，像水蒸气一样流了过来。女人点燃了香烟。被拴绑在石垣上的船只每随波浪摇晃一次，便把罗马字船名交替地凸现在瓦斯灯光之下。从在圆桶上赌博着的中国人的脑袋中间传来了铜币钝重的声音。

“您不跟我去?”

“今天晚上不行。”

“真没劲!”

女人把双腿并拢起来。一辆马车从远处桥上跑过去。参木拿出怀表看了一眼。照理说，甲谷马上就该来了。甲谷答应给他介绍一个叫作宫子的舞女。甲谷从新加坡木材堆里来到这个污秽的、无比虚无的城市上海，就是为了娶个老婆。条纹状的瓦斯灯光从雨雾打湿的菩提树缝隙中洒在妓女们皱巴巴的皮鞋尖上。在那细条状的灯光中，一股雾气急匆匆地朦胧胧地流动起来。

“咱们回去吧!”一个妓女说道。

妓女们站起身来，沿着铁栅栏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去。走在最后边的一个年轻女人回过头来，以凄楚的目光朝参木扫视了一下。参木嘴里叼着香烟，猛然感到一种梦幻般的悲伤涌上了心头。因为，当年竞子向他告别时就是以她那种目光俯视着他走开的。

妓女们跨过拴住船只的缆绳，消失在木桶之间。她们身后留下了被踩烂的香蕉皮和湿漉漉的羽毛。两只穿着长筒皮靴的脚从挺立在河堤尽头的警视塔的门口伸了出来。参木独自一人坐在长条椅上思念起远在故国的母亲，那位终年辛劳仍给他写来亲昵的信的母亲。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回日本了。这期间，他只不过是坐在银行的栏杆里奉命用钢笔来缝合因专务董事侵吞存款而造成的

破绽。他开始明白：所谓忍耐，无非是在这种生活中把别人的舞弊行为弄成合理合法的假相给人看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不仅觉得这是一种荒唐透顶的勾当，曾几何时他更觉得自己已逐渐被死神的魅力所吸引。虽说是在开玩笑，他确实每天都有一次要去琢磨一下死的方法。似乎这早已成为他清理生活的惟一办法。每当他跟甲谷对饮时总是这样说：

“你小子赚到一百万日元时就自以为是成功了吧？可是我呢，我总觉得用绳子勒住脖子，一脚蹬开垫脚石时，那才是如愿以偿呢！”

他曾不断地做这种死亡的演练。不过，他的母亲一浮现在脑海中，第二天早晨他就又穿起西装去上班了。

我之所以活着是为了尽孝道。我的身体是父母的身体。我又懂得什么呢？

实际上，参木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时地流着眼泪追忆年代久远的儿时故事罢了。他在哭泣时总是这样想：

唉，我就在这儿哭上一场吧。

然后他把双手伸进裤兜里，去看各国人自暴自弃的闹剧，就像看庙会那样。

不过，自从甲谷从新加坡来到上海以后，参木又出现了睽违已久的那种精气神儿。甲谷和他从小学时代起就是朋友。参木一直在深深地爱着甲谷的妹妹竞子。但，等到甲谷知道这一切时，竞子早已嫁为人妻了。甲谷说道：

“你真是糊涂！你为什么不早说一声呢？你要早些告诉我，我会成全你的。”

参木则以为，自己说出口来会让甲谷为难，所以一直憋在肚子里。迄今独自一人暗自困窘的则是参木。不过，如今他早已把一切事情全都看穿了。什么生活的喧闹啦，女人啦，日本啦，都令他心灰意冷。不过，当他不时从海外回望日本时，也会切身感

受到日本在稳步前进，十分欣喜。但，自从最近从甲谷那里听说竞子的丈夫患了肺病危在旦夕这一消息以后，他就像身上有一根钉子被拔了下来那样感到轻松自在。

二

破败坍塌的砖砌的街道。狭窄的马路上挤满了身穿长袖衣裳的中国人，他们就像海底的海带那样沉积在那里。乞丐们蹲在小石头铺就的路上。他们头顶上是店家的屋檐，屋檐下挂着鱼鳔、滴着血的鲤鱼肉段。旁边的水果店里堆满了芒果和香蕉，一直堆到马路上。水果店旁边是猪肉铺。无数头剥掉了皮的猪，蹄子耷拉着，形成肉色的洞穴，幽暗的凹陷。只有白色挂钟的那个表盘像眼睛一样，从密密匝匝地挂满猪肉的墙壁纵深处闪出些许光亮来。

从这猪肉铺和水果店中间直到挂着土耳其浴场招牌的店家门口，便是一条由歪歪斜斜的砖砌柱子支撑起来的长长的弄堂。约定与参木会面的甲谷在土耳其浴室的水蒸气中一边听着留声机，一边让阿柳给他按摩后背。阿柳是一个中国富商的小老婆，同时担当这家浴场的老板。论身份，阿柳自然是不必出入客人浴室的。但，为了要选择适合她口味的客人，让那许多编了号的浴室闲置不用未免太不上算了。

阿柳在走进客人浴室之前总要先在自己的浑身上下涂满香皂泡沫。等按摩结束后，主人便在客人身上打起香皂来。一会儿工夫，两个人的脑袋从一大片白色泡沫中露了出来。阿柳说道：

“今天夜里到哪儿去？”

甲谷心想，必须去与参木会面。

“参木在河堤上等着我呢。现在几点了？”

“是嘛。不过，您就是把他丢在那儿，他也会到这儿来的呀。

我且问您，您何时回新加坡去?”

“我也不知道。我在木材公司外勤部工作，我想总得把这里的新加坡木材抛售出去之后再回去。”

“那么，您已经找太太了吗?”

“没有，那又不是什么急事。老婆问题，现在还是不提为好吧。”

阿柳的泡沫猛然蹭到甲谷的额头上。水龙头打了开来。从墙壁吹进了水蒸气，同时留声机响起了美茵河畔之歌。合着这歌曲的节拍，甲谷迈着小步跳起了舞。于是，那慢慢挤压下来的香皂泡沫便一面洗净被泡沫包裹起来的躯体，一面像白花一样滴滴答答地洒落下来。稍过片刻，在一片长方形的雪白的霭雾之中，主人和客人都茫然不见踪影了。只听到水蒸气中传出阿柳的声音:

“我分给您一点马票好吗?”

“已经加价了吧?”

“已经加价了。不过，可以给您便宜一点。”

“啊，太闷了！你把水蒸气关小一点吧!”

“您应该有这么一点思想准备的。什么人在这里都会气闷得要死的。”

两个人说话声一停下来，水蒸气也噗哧一下关上了。

三

参木拖着疲软的身子回到了土耳其浴场。不过，这时甲谷早已为见参木而走到了河堤上。参木一屁股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浴场最里边传出了女侍们的笑声，还有波尔图粗俗下流的歌声。放掉蒸气的声音不时震撼着墙壁，桌子上鲜红的橄榄花低着头随着颤动不已。一个女侍向他身旁走了过来。她在参木身旁坐了下来，斜着眼睛望着他那高大挺拔的鼻子。

“你困了吗?”参木问道。

女人双手捂脸低着头。

“浴室有空吧?”

女人默不作声地点着头。参木说道:

“那我就洗一下吧。”

参木早就喜欢这个寡言少语的女孩。她的名字叫阿杉。每当参木来到这里,阿杉总是隔着女人们的肩头如醉如痴地望着他的面庞。稍后,女侍们便闹哄起来,把狭窄的走廊弄得全是水淋淋的空气。

“哎哟,参木先生,好久不见了!”

参木把下巴支在手杖上盯盯地环视着这些女人。

“您的脸孔什么时候都显得怪没劲的。”一个女人说道。

“那是因为欠了别人一笔债呀。”

“可谁又不欠债呢?”

“那么,就带我进去洗个澡吧!”

女侍们哄堂大笑起来。这时阿杉正好收拾好了浴室走了回来。参木一进入浴室就仰面朝天倒在躺椅上了。皮肤浸在热气中便鼓胀了起来。他渐渐萌生了睡意。他突然想要把水蒸气放出来睡上一觉。他打开水蒸气开关,叼着毛巾,闭上了眼睛。身子越来越热了。他想,如果能这样死去该有多好。这时,竞子的脸孔浮现在他的眼前。讨债鬼的狼狈周章的脸孔闪现在他的眼前。残忍的专务董事的脸孔闪现在他眼前。专务董事侵吞存款所造成的亏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内情。不久,银行就会被迫停业。届时从栏杆里面向外望去,无数张面孔将像暴风一样旋转不止。但,这可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人们脸上的皱纹而存在的。——门开了。谁来都可以。参木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空气以巨大的压力在摇动。于是,他的眼睛陡然被毛巾给蒙了起来。来者是阿柳。阿柳嘛,是以熨平人们脸上的皱纹为职业的。

“阿杉姑娘!”参木故意叫着阿杉的名字。

没有人回应他。阿柳马上就要向他偎依过来，而他却想把这当作是阿杉对自己的表示。不，他更想告诉阿柳：我是想跟阿杉一起玩。他还一次也没有答应过阿柳的引诱呢。因此，他不禁感到，激怒阿柳，自己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她的欲火中烧。他被蒙住双眼，一面独自奸笑着，一面伸开双手向身旁摸来摸去。

“喂，阿杉，你想跑也不让你跑掉。我的手像蜘蛛爪子一样，你可要当心呀!”

这时与他的预料相反，门突然打开，好像有人走了出去。在这个空虚的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参木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把全部神经都集中到与空气相接触的皮肤上。这时门外猛然响起了强拉硬推的声音。转瞬之间，一个女人便被抛到了他的身上。这个女人在他的脚下哭了起来。参木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对阿柳产生了震怒。但他懂得，自己现在发起火来，阿杉就会被解雇。参木拿开毛巾，望着哭泣不止的阿杉那蓬乱的头发。他对阿杉什么话都没有说便走出浴室穿上了衣服。他走进别的房间，把阿柳叫了过来。阿柳边笑边走进房间，显出一副装傻充愣的神情对他说道：

“您今天晚上来得好晚呀!”

“晚是晚了点。不过，刚才是怎么回事?”

“您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阿杉呀!”参木答道。

“那个孩子差劲，是个窝囊废!”

“所以你让她来缠磨我。”

“如果她能黏上你就好了。”

参木意识到，自己的戏谑顷刻之间就会把一个女人的饭碗给砸碎的。为了救助阿杉，他是必须向阿柳低下头来的。但，他向阿柳低头之后，她肯定也会把阿杉一脚踢开的。那么，自己该怎

么办呢？参木从床上拉住阿柳的一只手，想要把她搂过来。

“喂，阿柳姑娘，我可是头一次跟别人说起呀，我这一阵子一门心思想要死。”

“您为什么那样想死呢？”阿柳奚落他说。

“为什么？凭你这种身份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过，对要死的人，我是不了解的。”

“人家如此饱含深情，你却说出这种话来，你说我不是欲死不能了吗？你总得说上几句合乎情理的话呀！”

阿柳拍着参木的肩头说道：

“哼，我静静地听着，你却说出使女人倾心的话来。这样一来，连我也想要死了。”

阿柳站起身来，要从房间走出去。参木又拉住了阿柳的手。

“喂，你给想点办法嘛。你就这样走开，我今天晚上可就生死未卜了呀！”

“你呀，死了也罢，趴下也罢，都无所谓。”

“我要死了，你不就犯愁了吗？”

“行了，别瞎说了，快放开我！我今天晚上也想要死呢。”

阿柳甩开参木走了出去。他看到她这种荒唐无稽的举动，便对她加倍地气忿起来。他躺在床上，轻轻地摩挲着毛毯柔软的绒毛，以便使自己的心态平静下来。这时，门开了。阿杉又被推搡进来倒在了地上。阿杉躺在那里，头也不抬地哭了起来。参木不能挨进她的身子。他只是从床上望着倒在地上的阿杉抽搐颤抖着的后背。阿杉那生着细汗毛的脖子使参木感到就像黑色的金鱼一样地滑腻。他下了床想要凑近看看她的脖子。可是，他忽然发觉阿柳正在从什么地方窥视，便又把头缩了回去。

“喂，阿杉姑娘，你到我这里来！”

他走近阿杉，搂着她，把她带到床上。阿杉蜷缩着身子被拉到床上。她背对参木哭泣不止。

“喂，喂，别哭!”参木说完便独自一人仰面朝天躺下，欣赏起阿杉的面庞来了。

参木的一只手刚碰到阿杉的肩头，她就摆动身体，仿佛在说：“不要，不要!”但，她却并没有从床上走开来，仍然以衣襟掩面哭个不停。参木一边抚摸着阿杉的一只胳膊一边说：

“喂，你听我说话嘛。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

这时，阿杉陡然哭得更加厉害了。参木从床上爬起来，皱起眉头，双脚从床上耷拉着，一声不响。他一边望着顶棚那架不转动的电扇叶片，一边在纳闷：我为什么对自己喜欢的女子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能碰呢？这其中必有什么原理。他一边歪着头一边听着阿杉抽抽搭搭地哭泣。

“唉，我的帽子跑到哪里去了?”他环视了一下便马上走到房间外面去了。

四

甲谷走到了河堤却没有看到参木的身影。只见清道夫脏兮兮的红色号衣在雾气中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在缓缓移动。再仔细一看，菩提树下昏暗的长条椅上，几个印度人的大胡子像几个鸟巢一样聚拢在一起。他从草坪的尽头向前走去。装载着大理石的小船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由波浪推拥着在左旋右转。甲谷走到盛开的郁金香围成一个圆圈的草坪中间。他猛然想起了自己英俊容貌的变化。他马上折返回去，叫了一辆车朝宫子所在的舞厅飞奔。

如果宫子要表示不结婚的话……不，那也无妨。到哪里的山唱哪里的歌呗。

舞厅周围，建筑物鳞次栉比。常青藤从楼房的缝隙攀爬而上，把窗户都遮蔽起来。舞厅里，亚细亚主义者，建筑师山口从

舞女们飞速旋转的衣袖中认出了甲谷，笑了起来。山口是甲谷去新加坡之前的一个玩伴。甲谷坐到山口对面说道：

“真是久违了。这一阵子你怎么样？你的面孔，什么时候都显得很开心。”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丑态啰！噢，对了。前几天见到参木，他说你正在挑选新娘子，这可是真的？”山口满脸带笑地抬起头看着甲谷。

“嗯。我想顺便找一个老婆，不知有没有好的。如果有，我想求你帮个忙。当然，你用过的二手货我可不要呀。”甲谷独自奸笑着朝舞池环视。

“不，你猜怎么着，我手头正有一个很谈得来的姑娘。是一个俄国人，叫奥尔嘉，想不想试一下？本想介绍给参木来的，可是那小子是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太缺少情趣。你怎么样？有没有心意？”山口显出很认真的样子。

“如此说来，你对这个叫奥尔嘉的女人已经没有兴趣了？”

“不，有兴趣。不过，像这种女人还是送给别人更有情趣。”

甲谷把山口的话当作耳旁风一听而过，他的眼睛又搜寻起他从走进舞厅时起就在寻找的宫子来了。但，找了半天仍不见宫子的踪影。

“如果是给我作老婆，你又能保全脸面，那岂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不给你当老婆也行嘛。你如果玩腻了，再另作打算嘛。你现在只要给她发十元左右月薪就行。”

山口支着胳膊肘，也在跟着甲谷四处游移的视线搜寻着。外国人纷纷走进了舞池。

“我问你另一个问题，古屋那小子怎么样了？”甲谷问道。

“你问古屋啊？他以按月付费的形式租了一个艺妓作老婆，过一段时间就再换上一个。”

“他还呆在上海吗？”

“嗬，在。前边那个老婆还没全额付钱呢，接着又找了一个，是按月付钱。”

“御桥怎么样？”

“御桥也很好。不过，他太看重小老婆了，所以很难相处。他也像参木一样，是个混蛋。”

不过，甲谷根本不想听山口所说的话，一边用呆滞的目光东张西望，一边在想宫子怎么了，宫子怎么没来。同时又不停地问下去。

“嗯。木村怎么样？”

“前些日子见过木村一面。他照旧为赛马而着迷。有一次他领着六个俄国小老婆去赛马场，结果赌输了。他玩了个新奇的，赌输了就把那些娘儿们一个一个地当场卖掉了。最后输了个精光。当天不仅把六个娘儿们全卖了，还把上衣、坎肩也送进了当铺，嘴里还东一句西一句地，显得若无其事。他养小老婆，那就像存钱一样。我也跟着他惹了一身麻烦。那个叫奥尔嘉的女人就是木村处理给我的。”

可是，甲谷对他的话并不感兴趣，稍停一会儿才问道：

“你最近干些什么营生？”

“你问我？我最近不搞建筑业了，正在干收罗死人的生意。这虽然是一个很费劲的行当，但也是一个非常有益于文化的行当。你可以跟我来一趟。我给你看看有意思的地方。”

“你那是怎么个做法呢？不就是买卖死人吗？”甲谷问道。

“不，不是那种野蛮的勾当。我是从中国人手里买下尸体再进行清洗。弄完一个死人就可以买七个活蹦乱跳的俄国娘儿们，而且是俄国贵族。”

山口的嘴唇歪了起来，似乎在炫耀他的业绩。甲谷一边看着人们跳舞，一边在想：对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来说干这种生意那

是毫不在乎的。在就像和面一样的舞蹈间隙，乐手们自暴自弃的小号闪着亮光在左右摇晃。山口突然从正在跳舞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典雅的中国女人。他低声说道：

“你看，那是芳秋兰！”

“芳秋兰是做什么的?”甲谷的大眼睛第一次发出了亮光，把头凑近了山口。

“她是共产党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哥哥高重认识她。”

甲谷回过头来想要看看芳秋兰。恰在此时，身材苗条、肌肉紧绷、睿智的眼睛灼灼闪亮的宫子从二楼走了下来，坐到甲谷旁边的椅子上。

“晚上好！很宁静的嘛。”

“嗯。我们正在谈论找老婆的问题呢。”甲谷说着把手伸了过去。

“那么，我该跑在那边去了。”

宫子一跃而起，悄然绕过了盆栽的棕榈树向前走去。甲谷则朝山口那边回过头去。

“至于刚才说起的那个死人话题嘛，那可是一个相当复杂细微的问题呀。”

“死人？哪里？哪里？你还是先去跳个舞吧。死人问题可以稍候片刻再谈嘛。”

“那，我就失陪了。”

甲谷追上宫子，与她挽臂携手游弋到跳舞的人群中去。宫子把嘴凑到甲谷肩上喃喃说道：

“你今天晚上的舞步很重。我根据对方舞步的轻重就可以大体猜出他在想些什么。”

“那么你看我呢?”甲谷问道。

“你好像要找到太太了。”

“对。”

实际上，甲谷在想的是一个死人和七个小老婆的问题。这是一种何等奇特的生活方式呀！简直是废物利用的顶峰。在听到山口的谈话之前，他一直怀着跟宫子结婚的强烈愿望。但自从听说七个女人和一个死人的价值之后，萦回于他心头的便全是结婚成家者的不幸了。跳完一曲之后，甲谷回到了山口身旁。

“刚才那个死人的话题，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

“唉，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死人总是一动不动的嘛。”

“不过，贫穷也是一动不动的呀！”甲谷说着又朝宫子那边瞥了一眼。

“不过，你可不像是贫穷的样子呀。”

“不，我也有我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参木那个小子。如果不对那小子采取点措施，他是会死的。”

“你说参木会死？”山口抬起了下巴说道。

“对。他最近一门心思想死。”

“那岂不是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吗？”

甲谷把双腿朝两边伸开来，摇晃着身体，大声笑了起来。

“对。他马上就会让你赚到一笔钱的。”

“那可有意思。好！那我就任命参木为本公司的经理好了。”

甲谷从山口毫无顾忌的笑声中嗅出了他对参木的几分友好情谊来，马上喜不自胜地顺杆爬了上去：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名字还没有起。不过，你可以先跟参木说一说。如果他愿意当死人的话，那可是一桩蛮合适的买卖。”

“那么，公司是怎么摆弄死人的呢？”

“就是把死人的骨头按原有形态保存下来。一旦出口，一副人骨可卖二百元。”

甲谷一边在琢磨本公司价格达二百元的木材该有多粗，一边小声问道：

“人骨头真那么好卖吗?”

“我告诉你吧，是卖给医生的。一到了医生手上，随便用到什么地方都行。乍一开头，是英国医生为了学术上的需要而求到我的。”

甲谷在想象参木稳坐人体制造公司老板交椅的情景。然后又不由自主地感到，他那份颇具特色的幸福会从骸骨的跳梁中油然而生。

“我看着他们跳舞，觉得不大像骸骨嘛。”甲谷吊起眉梢笑道。

“最近是有点发愁。我家地下室已经装满了骸骨。即使看活人，也首先看到他的肋骨。总之，任何人都像隔扇那样有一副骨架。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蛮好玩的。”

山口一边笑着一边喝洋酒，嘴张得好大。这时新的一轮舞又跳起来了。甲谷站起来对他说道：

“我去跳一曲。你就从那里看骸骨的跳舞吧!”

甲谷跟宫子结成舞伴，朝着在装饰性彩条下扭动身躯的男女脊背中飘去了。甲谷在宫子冰冷的耳根悄声说道：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

“什么?”

“不，没有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不嘛。多么不雅观呀。”

“不过，不结婚岂不是更不雅观吗?”

“你再多嘴多舌的，会吸进灰尘的。”

可是，每当甲谷看到山口的眼睛露出微笑放出光亮时，他便想到迟早大家都会变成骸骨的。于是，他推着宫子的脊背在人们的脊背中飞速旋转起来。这时，宫子就像山口所做的那样突然在甲谷身边小声说道：

“你看，芳秋兰就在那边!”

甲谷想起山口对他说起的那个女人，回过头去。但，芳秋兰的身影已经融入旋转的人群之中，再也看不见了。

“你能不能把我拉到那个叫芳秋兰的女人旁边去？刚才山口也说起了她。”

宫子领着甲谷在人流中逆向旋转起来。甲谷随着宫子的视线扭转着头。这时，一对中国男女的面孔突然出现在身后。甲谷像铜铸那样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对宫子说道：

“是那个人吗？”

“对。”

这一回，甲谷一边把宫子往回拉，一边从芳秋兰身后旋转过去。这时，每旋转一周，芳秋兰便也从男人的肩膀的对面朝甲谷这边窥视一下。甲谷一想到自己的哥哥也会认识眼前这位美丽的女性，便禁不住以微笑来回敬她。但，秋兰的眼睛仍像秋水一样清澈。她在甲谷的笑脸前面坦然地继续跳着舞，直到跳完这支曲子。

“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

甲谷一边想起了徐校涛《美人谱》中的这一诗句，一边向宫子送上一张舞票。

“那个女人真漂亮！实在罕见。”

“是啊，很少见啊！”

甲谷一边饶有兴趣地望着宫子那噘了起来的嘴，一边回到山口身旁。他又说道：

“那个叫芳秋兰的女人真是难得一遇的美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你听我说，早在你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成了亚细亚主义的权威了。再说，这个上海滩上，凡是有名的中国人，我全都认识。”

山口充满脂肪的脸上堆起了笑容，眼睛看着秋兰那边。

“那么，从今以后我对你可要刮目相看，倍加尊敬了。请你把她介绍给我吧!”

“不，那可不成。”山口说着举起了手。

“为什么?”

“把你介绍给她，那岂不是丢日本的脸吗?”

“既然你已经代表日本丢人现眼了，我再丢一次脸也没关系嘛。”

山口被甲谷这支回马枪杀了个措手不及，把眼睛瞪得出奇地大。

“我嘛，是经阿柳的老公钱石山介绍认识她的，我总比钱石山还强吧。”

“那么，今天晚上就作罢了吧。”

甲谷和山口的注意力被坐在大厅角落一张桌子旁的芳秋兰吸引了过去，沉默了下来。那些拚命争夺宫子的外国人却开始了每天夜晚的闹剧，显得兴高采烈。山口挽住甲谷的胳膊冲着宫子那边说道：

“喂，甲谷，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宫子呀?”

“对，你看得很准嘛。”

“不过，那个女人手段很厉害，你还是住手吧。那边的那群外国佬全都对她百依百顺的。”

“如此说来，你也被她敲过一次竹杠了。”

“哪里。那个女人跟日本人打交道时是从不露面的，也许是个间谍呢。”

“好啦。”

甲谷说着，昂然地挺起了胸膛。

两个人一边拿起香烟吸着，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倾听外国佬们与宫子调笑的话语。

“我问你，那个是美国人吗?”

稍过片刻，甲谷问道。

“嗯。那两个人一个是永恒大厦的职员，另外一个人是马肯泰尔·马林商社的职员。不过，今天这还算安静的，有时会围绕宫子展开一场世界大战呢。老实说，我常来这里看热闹。至于那个女人的本心连我也琢磨不透。”

山口慢悠悠地转过头去，从外国人那里把视线转向芳秋兰所在的那张桌子。他“噢”地惊叫一声，站了起来，慌慌张张地环顾左右，对甲谷说道：

“芳秋兰呢，到哪里去了？”

甲谷也不理他，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撇下山口，猛然朝外面飞奔而去。芳秋兰黄色帽子上的宝石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在黄包车上颠簸前行。甲谷叫了一辆黄包车，帽子也不戴，紧紧地追了上去。他坐在车上，上身前倾，嘴上不停地喊着“快跑，快跑！”脑子里却不是在追逐芳秋兰，而是在追逐那渐行渐远的宫子的幻影。

那个女人真是出色。她能做我的妻子，今生今世足矣！

秋兰桥形的鼻子不时转向左右两侧的店面，穿过林荫道上的树阴向前飞驰。吐着痰的乞丐、在马路上敲着铜币的车夫、嘴上泛着油光走出饭馆的食客、叼着香烟望着人的面孔的占卦者，都回头望着坐在马车上飞奔而去的秋兰的面孔。当这些人一齐回首观看时，甲谷便又想起了刚才竟然忘却了的秋兰的美貌，像他们一样感到新鲜。她那紧闭起来的嘴角、又大又黑的眼睛、鹭水①式的刘海、蝴蝶形的首饰、银灰色的上衣和裙子。至于宫子呢？在她的周围，外国佬们在竞相研究宫子的癖好，死命追逐她伸缩自如的视线，暗中计算自己的情敌与她跳舞的次数，专心致志地琢磨把宫子高高地捧上他们肩上的方法。如果把她带到新加坡

① 鹭水——指江户中期俳人青木鹭水（1658－1733）。

去，那么，在缺少美女的新加坡，日本人是会闹翻了天的。

甲谷留神一看，秋兰的车被斜刺里闯出来的运水汽车挡住了去路，停了下来。甲谷的车则挤进那个空当，追赶上去，从汽车的侧面跑了过去。甲谷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追赶，现在却不得不被迫停了下来。他回头看秋兰。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穿一身西装的青年，她一边变换了一下双腿的姿势一边看着甲谷。一瞬间，甲谷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可以唤起舞厅回忆那样一种微妙的变化。但，甲谷的车夫等到并列停下的汽车猛地加速行驶时，便同时加速跑了起来。他和秋兰的距离逐渐拉大了。甲谷再次回头看秋兰。但，这时秋兰的身影已不复存在，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洋槐花荫下一道东倒西歪的黑墙躺在瓦斯灯光下苍白无力的景象。

山口等待甲谷归来，已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出了舞厅。街头巷尾摆满了金色的床铺配件、满身小米粒状的鸭子、切成一段段的通红的水慈姑、绿油油亮晶晶的甘蔗、女人的鞋、兑换货币的钱庄铁窗、洋白菜、芒果、蜡烛，还有乞丐。他站在这里想了想，不知该往哪里去。这时，那个每当给他在土耳其浴室做按摩时便羞怯地红起脸来的阿杉姑娘的面庞便浮现在他的眼前。在见过无数不知羞耻的放荡无羁的女人的山口看来，阿杉那身滑润发亮的黝黑的皮肤、那双在眼睫毛下饱含秋水的黑亮的眼睛，那双健壮挺拔的大腿和手臂，就像在被人遗忘的岩石后面独自茁壮成长起来的青翠欲滴的嫩芽一样令人怜爱。

不，且慢！瞄上她的又岂止是我一个人呢?

山口突然想起要赶快见到阿杉，他停住脚步抬起了头。这时，早就在街道的各个角落窥视他举动的车夫便一窝蜂地跑了过来。山口露出一丝笑容，环顾了众多车夫的脸孔，然后跳上了一辆黄包车。

山口一到土耳其浴室就走进了人迹皆无的接待室。墙壁那边

吱吱地冒着水蒸气，那种震颤传导到他的身上来。他倚坐在沙发上吸起了香烟。

当他看到嵌进前面墙壁上的镜子时便站起身来，捻了捻胡须。头顶上挂钟的声音让他猛然想起了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奥尔嘉。奥尔嘉昨天晚上突然癫痫病发作，把他的手腕子挠破了。就在山口把被挠破的手从袖口里时而拿出来时儿缩进去的过程中，难受得露出肚皮的奥尔嘉的挺出来的咽喉竟变成了阿杉的咽喉。

“喂，山口君！”

突然，从打开来的门外走进了甲谷的兄长高重。山口回过头去，向他递上了香烟。

“好久不见了。刚才我还跟你弟弟在穆斯林舞厅跳舞来着。你可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上海不管呀。”

“今天晚上，我弟弟要到这里来。我最近几天一直在找他。”

“那我可不知道。你弟弟刚才把我丢下来，却对芳秋兰穷追不舍。他手脚可够麻利的。”

“那么，秋兰原来是在舞厅的了？”高重睁大了眼睛。

“对，在。我本来也想跟在后边的，却让你弟弟抢在前面去了。”

高重和山口并排坐在沙发上。高重噘起了嘴唇周围稀疏的胡须，十分惊诧地皱起了黑脸膛上的眉毛说道：

“秋兰此时此刻在穆斯林舞厅跳舞，可有些蹊跷！旁边还有什么人吗？有没有俄国人？”

“有。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在旁边。”

高重是东洋纺织公司专管工人事务的职员，芳秋兰则是潜伏在他下边的一个纺织女工。这么一个女工到日本人经营的舞厅来跳舞这是高重所难以理解的，山口早就明白这一点。

“不过，秋兰反正也是间谍。她是会到处跑的。”山口说道。

“不过，现在俄国人的手不断地伸到我那个工厂里来。这可

真受不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出乱子，整天提心吊胆的。听说充当他们爪牙的秋兰战斗力非常强。”

“俄国佬？那可是莫名其妙的家伙。我是琢磨不透呀。”

山口又站了起来，盯盯地照着镜子。

“怎么样？高重兄，今天晚上喝一杯吧！”

“当然可以。”

“那就请吧。”

山口那张慈眉善目、和尚模样的圆脸显出劲头十足的光彩，走到了走廊上。他在那里急匆匆地窥视女侍房间，想要找到阿杉。一看阿杉不在那里，便向二楼那边爬了三四级楼梯，看样子还是没有，便又向浴池里张望了一下。

“没有，没有。今天的设想、计划全泡汤了。”

“你咕咚咕咚地在那里找什么呢？”高重说道。

山口也不回答，正要向外面走去。这时，女侍静江走了进来。她一见到山口便猛扑到他的胸口上缠住不放，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告诉你，刚才阿杉姑娘被解雇了。老板娘吃醋了，把她轰走了。那孩子可怜巴巴哭哭啼啼地走了。”

“到哪里去了？”

山口情不自禁地向门外探出了身子。

“到哪里去？她要是有地方可去，谁也就不必担心了。哪里有什么去处啊？”

山口也不理睬跟在他身后的高重，急不可待地朝大路走出了三四步。不消说，现在去找阿杉的行踪也是无济于事。山口意识到这一点便猛然转过身来回到静江身旁。

“得悉阿杉的去向，你马上告诉我！听明白了？”

他转向幽暗处，给了静江五美元纸币，然后又去追赶高重。

“今天晚上，干什么都费钱。”

“怎么回事？阿杉呢?”

“这丫头真可怜！甲谷已经追秋兰去了，我想找阿杉玩一玩，谁料想浴场老板娘把她给解雇了。这个娘儿们真残忍！”

高重看到山口为阿杉出走而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在想，阿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当年高重在自己的妹妹竞子还是姑娘的时候，曾想不妨把她嫁给山口。那时，山口也喜欢竞子。他和围在她身旁的许多小伙子一样，一有空就尾随着她。山口走到大路上，环视着笼罩在浓雾中的街道说道：

“现在去穆斯林也行，不过甲谷恐怕不会等我一直等到这个时候吧。”

“他既然是去追芳秋兰，那说不定已经叫人家给收拾了呢。那个女人随时带着手枪。”

“不过，我还从来没听说男的亲近女人却被女人给打死的故事呢。我关心的倒是你怎么样了。那个秋兰是个出众的美人，你每天使唤着她，谅你也不是铁石心肠吧。”

“不过，那个女人会安然无恙的。我一直装出一副不了解她真实身份的样子。”

“你要知道了，她就可能逃跑。”

“别开玩笑了。如今我也是一个肩负日本使命昂然挺立的堂堂男子汉嘛。我要让她给迷上了，哪怕稍微迷上一点点，工厂就会顷刻倒闭。你的亚细亚主义暂且不去说它，你对我们国粹主义者的苦心总也得再体谅一些吧。”

“国粹主义？我懂。那咱们先喝上一杯，然后今天晚上讨论讨论吧。走！”

山口举起手杖，叫住了黄包车。

五

那天晚上参木一走，阿杉就被阿柳叫过去炒了鱿鱼。这一切参木早在浴池床铺上就预料到了，如今阿柳只是把她确切的心理反应以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罢了。自然，阿杉暂时还不知道事件的性质。她从土耳其浴场走出来时才知道自己从明天起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上班了。她走出弄堂以后，从挤到马路外边的黄包车车轮旁边走过，又走到了弄堂中间。弄堂里有一排雾气缭绕的圆柱，像回廊一样。一个耳环快要掉下来的老太婆一边咳嗽一边从幽暗中走了出来。阿杉哭哭停停地向前走去，就像要数一数那些圆柱有多少根似的。她穿过弄堂，沿着流过后街的阴沟继续向前行走。臭水沟上面咕嘟咕嘟地冒着黑乎乎的水泡。臭水沟边缘上的灰泥已斑驳脱落。水沟的两侧，绿藻在悄悄地品尝着水面的浮油。

阿杉来到参木租住的房间前面，抬头仰望灯火熄灭的二楼窗户。她来到这里只是想要再一次漫无目的地望一望参木的脸庞。然后——她知道：然后就只有哭泣了。阿杉斜倚在灰泥栏杆上，把一只手压在额头上。在她旁边，瓦斯灯歪歪斜斜地立在猪骨头、人们从嘴里吐出的甘蔗渣子中间。她大概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直站到瓦斯灯光熄灭、参木房间的窗户打开时吧。在她正看着的臭水沟上面，冒出泡来的黑色垃圾不断地汇集起来，竟然筑起了一个小岛。小岛中间，鸡雏黄色的尸骸和死猫膨胀的尸骸聚首一处。侧身浮起的马桶、鞋子、菜叶湿漉漉地堆在那里，纹丝不动。

夜色已深。臭水沟把屋脊和屋脊从深处分割开来，浓雾从那上面更加迅猛地飘散过来。阿杉凭倚栏杆，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过了片刻，她听到脚步声又睁开了眼睛。仔细一看，浓雾弥

漫之中一个人影正朝自己走过来。阿杉与那个人影对视了一下。

“这不是阿杉姑娘吗?”一个男人说道。

他是紧跟芳秋兰之后，半醉半醒地从一个舞场追到另一个舞场、最后回到参木住处的甲谷。

“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上楼吧!”

甲谷握住阿杉的手，拉着她上了楼梯。阿杉被领到了二楼，却不见参木的踪影。甲谷在房间里脱光了衣服，就像跳进土耳其浴池那样躺到了床上。

“喂，阿杉姑娘，参木还没有回来呢。我要睡了。太累了。你就在那里睡下吧!”

甲谷刚说完这句话就闭上眼睛睡了起来。阿杉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在床铺底下默默无言地把甲谷脱下来的衣服叠了起来。她稍一动身子，一股男人的气味便在房间里涌动起来。阿杉拾掇完房间，便诚惶诚恐地抚摩起参木所珍爱的银制短号来了。然后望着书箱子里她看不懂的那些外文书籍的书脊。当她发现自己那昏昏欲睡的面孔模模糊糊地映到玻璃上时，便情不自禁地缩回了头重又张望起来。她一听到点什么动静就以为是参木回来了，马上站立起来。时钟敲过两点，参木仍旧没有回来。又过了一会儿，她身子靠在成堆的乐谱上睡着了，出现在她梦境中的是海浪、鱼、成群的孩子。

阿杉猛然间在深夜里朦朦胧胧地醒了过来。房间一片漆黑。她感到有两只胳膊在搂抱自己的身体。阿杉气闷地抵抗着。她一边做着小孩朝自己拥挤过来的梦，一边下狠劲地想要逃脱出来。

“哎，不行，不行!”

她不停地拚命喊叫，也不知是朝谁喊叫。但，她的声音却憋在喉咙里发不出来。阿杉汗流浃背、双膝跪地，想要站立起来。这时，耳边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阿杉惊惧地僵在了那里。她觉得那是甲谷的身体。不久，阿杉就在旋转舞动的黑夜中听到了

那与她的头部一起坍塌下来的乐谱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阿杉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参木跟甲谷睡在一张床上。阿杉想起了昨天夜半发生的事。原来一直以为是甲谷占有了自己，这时她猛然想到也许是参木干的。但她又怎么能向他们二人去询问呢？她只依稀记得昨天夜里的事情是在自己睡梦中发生的，是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发生的。阿杉好一阵子歪着头站在那里，朝着他们二人浮现在朝阳中的面庞边看边作比较。商贩的叫卖声在弄堂的各个角落响了起来，卖花的声音也夹杂其间。

"玫瑰花、代代花、白莲花、白莲花！"

阿杉把参木的衣服挂在墙上，然后去烧开水。她在想，他们两个人中谁先起来，我就求他从今天起把自己收留在这里。但她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求他们中的哪一位。阿杉在烧开水时，斜倚窗户，望着楼下的小路。只见昨天晚上自己所眺望过的臭水沟上有装载煤炭的货船扬着黑色的风帆停泊着。那条货船一动不动的船舵上，从马路露出的铁管子上都粘有麦屑、袜子、果皮。无数气泡汇合一处，呈稀泥状，在朝阳照射下，沿着狭窄的背巷悠悠流淌。阿杉看着这些气泡，不禁感到，靠在栏杆上的自己的身体不也像供人们买卖的商品一样吗？如果离开这里，她还真没有地方可去。不久，垃圾便从一扇扇窗户中朝臭水沟抛撒下来。每当垃圾飞扬时，成群的鸡便扑展开翅膀，劈劈啪啪地在内墙上飞来飞去。等到水烧开时，臭水沟两侧的家家户户便挂起了刚洗出来的中国衣裳。装在商贩竹筐里的芒果、白兰花在晾晒着的衣裳下面时隐时现，蜿蜒地延伸开去。

不一会儿，甲谷起床了。他一遇见阿杉就把毛巾搭在肩上说道：

"怎么样，睡好了吗？"

接着，参木也起床了。他睡眼惺忪地笑着对阿杉说：

"昨天夜里怎么样？"

但，阿杉对谁都一声不响地笑着。当两个人的后背消失在洗手间时，她更加弄不清自己究竟是被谁占有的了。

六

参木留下阿杉，跟甲谷一起走出了家门。正值早晨上班时间，马路上挤满了黄包车，这些车像河水一样向前流淌。两个人坐在黄包车上，和人们一起向前流去。关于阿杉，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参木一直以为是甲谷把阿杉领到房间里来的。而甲谷则认定是参木把阿杉叫来的。

黄包车排成一溜儿从楼房和楼房之间流淌过来。每当车流在十字路口交汇时，更加密集的车流便把车夫们的身影给遮蔽起来。人们在车流的波浪上浮起了上半身，变成无言的群众，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滑行。参木并不觉得在这些无言的群众身下还潜藏着一群拉车的群众。他一边望着沿着砖瓦结构的建筑物的岸壁澎湃涌流的各国人组成的绚丽多彩的波涛，一边在探寻，看有没有熟人的面孔。这时，本来坐在后边车上的甲谷赶了上来，和他并排向前滑行。

"喂；阿杉到底怎么了?"

参木这才向甲谷问道。

"那么说，你也不知道啊。"

"那不是你领回来的吗?"

"别瞎说！我回来时，阿杉已经在门口站着呢。"

"啊。她是被解雇了，无处可去呀！"

参木一想起昨天晚上阿柳的那副面孔就黯然神伤，因为他感到阿杉的灾难，归根结底是自己造成的。但他又为阿杉不肯离开自己的住处而感到奇怪。是不是甲谷做下了不让阿杉脱身的勾当呢？这个甲谷昨天夜里跟阿杉同睡一室之中，对，他这种人是干

得出来的。

他望着甲谷的面孔。他猛然从他那张英俊的才气横溢的眉眼周围看出了甲谷妹妹竞子的容貌。于是，他为伤害阿杉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情人的哥哥而感到一种不惬意的安详。何况，竞子的丈夫很快就会死去。

“究竟昨天夜里发生什么事了?”甲谷问道。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我醉得一塌糊涂，在弄堂里睡了。你呢?”

“我？我在穆斯林舞厅遇到山口，然后就跟在芳秋兰那个女人后边追赶。”

从市场回来的一群黄包车满载着鲜花和蔬菜向前奔跑。不知不觉之间，参木和甲谷周围，蔷薇和白菜散发出香气摇晃而过。每当这些鲜花和蔬菜穿过楼房的阴影时，便沐浴在朝阳下，放出一道道水灵灵清爽爽的光来。参木在想，这葬礼式的鲜花的河流会不会是竞子丈夫死去的信息呢？他马上又发现，自己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怨恨他人的幸福。如果自己像竞子的丈夫一样幸福，那么肯定也会有一个像自己这样不幸的人同样诅咒自己快些死去的。他环视自己周围的人流，那奔腾不息的壮丽的生活河流。哪里有悲伤？哪里有幸福？即使走到墓地，也只不过是潇洒地罗列出一些悲伤的词句而已。但，接下来的瞬间，他便感到这恐怕是自己脸庞被朝阳照射而产生的一种感伤，从而情不自禁地露出快慰的一笑来。

七

当参木登上银行的楼梯时，甲谷正驱车赶往村松汽船公司。汽船公司是甲谷所在的公司的控股公司，坐落在宏大的建筑物鳞次栉比的商业中心地带的正中央。甲谷坐在车上在想，昨天夜晚

与参木失之交臂，两人互相追寻，结果自己对阿杉干下了缺德的事来。

不过，也无所谓。给她丢下五元钱不就了结了吗？良心？如果需要良心的话，还会有哪个不识相的傻瓜在上海游手好闲呢？

甲谷的感想仅此而已。但他却从参木手中夺下了阿杉，从而替自己的妹妹解除了那个逼近自己妹妹情人的危难。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良心的自豪，竟变得勇气十足起来。

一走进商业中心地带，便可看到外汇经纪人的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并排耸立的银行疾驶。马车踢开无数的小石块，响起咔咔的声响，成串地从大街小巷奔跑过去。拉动马车的蒙古马，以它飞快的速度，每时每刻都在拉动纽约和伦敦的外汇行情。当马车车轮在路面上轻轻飘起时，马车便像轻快的帆船一样飞了起来。坐在车上的经纪人几乎全是欧美人。他们凭借微笑和敏捷这两件武器，奔波在银行和银行之间。他们股票买卖的差额，每时每刻都作为东洋和西洋动力的源泉而消长。甲谷早就梦想成为一名外汇经纪人，就像上海滩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梦想的那样。

甲谷在去村松汽船公司之前先到那附近的金锭市场去看了一眼。市场正好处于交易高峰，大厅里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墙壁上挂着成排的电话机，场内显得微暗，人群满脸油汗，摩肩接踵地向买进和卖出这两个中心拥挤过去。两个中心，人们歪斜着身子喊叫着，挺起身子向前流动着，转了一个圆圈之后又冲撞到墙壁上，被挤回来之后又被墙壁挡回来，就这样前后左右地拥来挤去。但，站在周围墙壁旁边的观众，站在成排椅子上的观众都默默地把视线投向眼皮底下这漩涡中心。

“再等一年。再过上一年我一定要成为这里的一个腰缠巨万的大亨。”甲谷在心里这样想着。

他站在椅子上俯视大厅，他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这里居然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纽约和伦敦的外汇汇率。他从椅子上跳了下

来，朝一个电话间看了一眼。只见一个青年从头上摘下电话筒懒洋洋地弯着腰，靠在挂满电话线的墙壁上吸着香烟在歇息。

甲谷到达村松汽船公司时已经十点了。一条通道从宽敞的办公房间中穿过，腰部以下则成为走廊。甲谷一边走过这条通道，一边朝左右两侧每一个熟悉的职员点头致意，然后走进了最后一个房间木材课。本该从新加坡总公司汇来的路费没有到，却收到了一封发给他的特急电报。

“市场日趋险要。木材仓库爆满。有腐烂之虞。切望足下鼎力运作。”

一看这封电报，甲谷就感到自己婚娶的希望全都落空了。如此说来，连申领路费也肯定无望了。很显然，不久就会向他发出一纸“速归”的命令。但他却未曾料到，英国政府关于撤销橡胶限制的声明竟会这么快地影响到他的谈婚论嫁。当然他早就明白，英国偿还美国的战争债款早就由新加坡的锡和橡胶所左右。但他竟未料到，这会造成新加坡市场恐慌、木材滞销、甚至影响到自己寻求配偶。

“好，那就算了吧！”甲谷暗想。他走下了楼梯。一个讨饭的小孩从他的斜刺里追了过来。他的头脑里已没有宫子，也没有芳秋兰，没有阿杉，当然更谈不上讨饭的小孩。只有菲律宾木材大胆的切口不停地在他眼前闪现。他在考虑挤压这些木材对手的战术。为什么新加坡木材会败下阵来呢？

切口不行，切口有问题。

实际上，新加坡的苏门答腊木材比菲律宾木材要长五寸左右。这五寸的空间占有量，不能博得中国人的欢心，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加深运货船的吃水线。不仅如此，它还会碰撞陆上的仓库，拖长搬运的时间，容易发生腐烂现象。菲律宾则乘虚而入，它不是以心理学而是以物理学为中心向前推进。甲谷的战术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转变。他必须先在各木材公司奔走，弄清其主

流是不是中国人，然后再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战术。他想，我必须把衣领洗得雪白，把衣服穿得笔挺端正，让脸上挂满微笑，再扎上一条毫不扭歪的领带，借以掩饰本公司的危机。见面时不急于切入正题，先慢悠悠地摸准对方的脾气再提价。这时他才觉察有一个乞讨的小孩一直死死地跟在自己身后。

他沿着河堤向前步行，想要看一看溯流而上的菲律宾木材数量有多大，以便培养自己的战斗意志。河的两侧，空旷的小船，把划船的撑杆像列阵的士兵一样纵横排列起来。每一只船上都挂着褴褛的衣裳，如同挂着旗帜。扬起褐色破帆的驳船，一只接一只地从码头逆流向上行驶。有装载棉花的船只，也有满载花生的货船，还有运送焦炭、大米、煤、粘土、竹藤、铁材的船只。菲律宾的红木、白木则和鸭绿江木材、暹罗紫檀木一起从容不迫地运向上游。但甲谷所得意的新加坡木材，无论是花梨木还是别的名贵品种却一宗也看不见。

“这可坏了，这可不行。”

他再一看，从上游划下来的竹筏子上面装载着泥土，蔬菜则种在泥土上面。竹筏子周围的水面上，舢板像虫子一样游来荡去。满载青香蕉的船只像绿苔一样从褴褛的衣裳和撑杆中间洇染出来，再钻进拱形桥下。

突然，那座桥上一声枪响，接着又响起了几枪。桥对面赤俄领事馆的玻璃窗子闪着亮光打了开来。转眼之间，从桥上冒出了一队白卫军，各个拔出了军刀。他们高声喊叫着向领事馆冲去。有人从窗户上倒栽下来，跌进枳殼树墙中间，摇晃几下刚转了一圈，又马上掉进了河里。

领事馆里，枪声响了好一阵子，不久红色国旗被扯下来，白旗高高地升了起来。在围观的群众中，欧美人的白手像波涛一样伸出来鼓掌。接着，从对岸建筑物的窗户里，从船只上也响起了掌声。甲谷一面想象着昨天晚上看到的芳秋兰的清澈明亮的眼

睛，一面喊着“万岁、万岁、万岁”，跟他们一起鼓掌。稍过片刻，拔出军刀的那一队官兵跳上了汽车从群众中逃跑了。惟独目睹这一情景的中国群众却并不喧闹，就好像平平常常地发生了一桩司空见惯的事情一样。当甲谷走到大门敞开来的领事馆前面时，俄国的妓女们正和英国水兵一起吸着香烟从印度巡警抬着的负伤者身旁走过去。

八

在参木所在的常绿银行里，快到下班时，传出了不祥的预言。这个预言是由一个银行职员泄漏出来的一个阴谋引起的。据那个职员说，有一个盗窃集团知道常绿银行的汽车型号，图谋袭击向交易银行运送现金的车辆。

参木听到这个谣传非常开心。他想：不久就没有人再去押送现金了。这样一来，专务董事准会抓瞎。后来，这果然成了现实。到运送现金时，负责运送的职员突然辞职了。

银行内部，首先是专务董事顿时慌了手脚。他把大家召集到特别室内，悬赏二十元招募押送现金人员。当然，没有哪一个人会把金钱看得重于生命。因为，他们都会想象到，在这个中国海港的无数个弄堂里，潜藏着无数个把杀人越货视如打碎茶杯的团体。专务董事又把赏额提高为五十元。依然无人问津。后来又由五十元涨到一百元，由一百元涨到二百元。一看这种攀升的势头，谁也不再开口，他们都为料想不到悬赏金额会升到多少钱而深感兴趣。这时，参木才开口对专务董事说道：

“事已至此，依我看奖赏再高谅也无人从命，还是凭您这个专务董事的本事，由您亲自前去为好。”

“为什么？”专务董事问道。

“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了。我以为，对于银行

来说，现金运送无法进行，便是专务董事应该负责运作的时机。”

“你的意思我明白。”专务董事说完，睁大了一只眼睛，在椅子上敏捷地活动一下手指尖。

“那么你该知道吧，我如果不在了，这个银行会是什么样子。”专务董事问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想，您所说的您不在了指的是您遇害的情况吧。如果您遇害不好的话，那么别人遇害也肯定不好。现在正是银行危急之时。危急时专务董事把责任转嫁给别人，那还有什么资格当专务董事呢？况且，本银行获得最大好处的是专务董事。而这个专务董事居然……”

“好了，我听明白了。”

专务董事在行员的一片沉默之中傲然凝视着窗外的风光。参木估计这个毒辣的专务董事是不会解雇自己的，他为自己终于发泄了平素的郁忿而感到十分开心。

“好，参木君你就回家去吧！”专务董事说道。

参木一声不响地朝门口走去。他在拉住门把手时回过头去。

“我从今天起可以不上班了吧？”

“那就随你自己的便吧！”

“如果随我自己的便，我也许还来上班。”

“你还是尽量别来吧。”

“我知道了。”

参木走出银行时，心里叫苦不迭。他知道，如果自己为了报仇而把专务董事侵吞存款的事张扬出去，银行就会出现挤兑风潮。但因挤兑而困窘的，与其说是银行莫如说是储户。总而言之，既然专务董事已把无价值的担保装作有价值的样子来填补自己造成的亏空，那么，这个亏空是迟早会表面化的。但在表面化之前，又将有多少人存款呢？这一存款量如果用来补偿专务董事造成的亏空，那么储户是会得救的。参木在河畔发现自己是在为

凭着良心报仇雪恨而挣扎不已。这显然无异于宣告自己的败北。从明天起，自己就得忍饥挨饿了。

九

阿杉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回到了参木家。她一路上不时停在贴有广告的墙壁前面，看看有没有雇自己的地方。在弄堂口上她猛然发现一个算卦的，便停了下来。她又在为昨天夜里占有自己的是甲谷还是参木而迷惘起来。在阿杉前面，有一个刚算完卦的中国姑娘在倚墙哭泣。算卦摊旁边，一张快掉腿的案子上摆着一块淡黄色的半透明的皱巴巴的猪油。那块皱皱巴巴的猪油一边吸着从弄堂里飞过来的灰尘，一边在远处传过来的架子车的响声和人们的脚步声中瑟瑟发抖。一个小孩硬把自己的身高拉长到案桌的高度，把鼻子凑到那微微颤抖的淡黄色猪油上，一直死死地盯望着。小孩的头顶上吊着一块油漆斑驳的金字招牌，被子弹削掉边缘的砖砌柱子残留着招贴画的斑痕，像纸糊的样子歪斜着。它的旁边是一家锁匠铺。挂满店铺的锈蚀的锁头像蔓草一样一直爬上顶棚，和挂在隔壁家禽店的鸭子一起遮蔽着弄堂的入口。不久，从摆满油光光的猪肉、鸡肉的弄堂口上踉踉跄跄地走出几个抽鸦片抽得脸色灰白、目光痴呆的女人。她们一看到算卦的，就把脸凑到阿杉的肩头上窥视着下边的铁皮板。

阿杉被人拍了一下肩膀便回过头去，只见参木站在她身后笑着。阿杉点了一下头，从耳朵红到了脸上。

“咱们吃饭去吧！”参木说着向前走去。

阿杉跟在参木后边。不知不觉之间夜色已深。街头上，从卖开水的店铺的黑色大水壶里若隐若现地向外冒着水蒸气。这时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参木的肩头，他回过头去，只见一个俄国男乞丐向他伸过手来说道：

“你给我一分钱吧。革命把我弄得既没有去的地方，又没有吃的东西，真是发愁啊。这样下去我马上就得饿死在路旁。你就给我一分钱吧。”

“咱们坐马车吧。”参木对阿杉说。

阿杉轻轻地点了一下头。马车夫前面，主妇正在马嘴旁边站着喝粥。参木和阿杉坐进古老的洛可可式马车，马车便在充满湿气的夜半街道上颠簸着向前跑去。

参木在犹豫，要不要告诉阿杉说自己也被解雇了。如果告诉她就等于把阿杉丢下不管。正因为阿杉的失业咎在参木，所以参木必须对此保持沉默。参木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对阿杉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听你说起，你恐怕是被解雇了吧?”

“是的。就在您刚走以后。”

“噢。那你不必担心。你愿意在我那里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阿杉沉默不语。参木看她忸忸怩怩的，不知她想说什么。但他知道，此时无论她说什么话，自己都是不会被打动的。弄堂深处响起了爆竹声。外国水兵们举起手杖敲打着车夫，让黄包车加速前进。马车跑到十字路口，停了一会儿。从马路的一边，猪肉的味道和灰尘一起飘了过来。从马路的另一边，则有一群妓女一边炫耀自己光鲜耀眼的胴体一边扭动腰肢走了过来。另一条路上，黄包车夫的赤脚板纷纷乱乱地跑了过来。路口的红绿灯一亮，车轮和人流便形成一条灰色的直线，发出喧嚣声扭动起来。参木坐的马车跑了起来。红灯亮了起来。浮现在参木前方的光滑马路上的成群的妓女、车辆、房屋汇成了一条沐浴在红色照明灯下的血红的河流。

两个人下了马车，又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站着不动的人群一边吐痰一边胡侃着。两个人登上一家饭馆的瓷砖铺就的楼梯，走进一个雅间。餐桌上，硕大的烟叶插在罐子里，绿油油地

搭拉下来。

“怎么样，阿杉？你不想回日本去吗？”

“想。”

“不过，现在回去也不好办啊！”

参木在菜还没有端上来之前，斜倚栏杆嗑着南瓜籽。从明天起自己该如何维持生计，尚没有着落。可是回日本那就更加没有出路。从任何一个国家来到中国这块殖民地的人，一回到本国都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因此，被本国夺走了生活门路的各国人一旦聚集一处陷进其中，那就只能变成一群失去性格的古怪的人物，在这里建造起一个世界上没有先例的独立国家。而且，各自不同的人种必须一边沉浸在近乎死亡的孤独之中，一边变成一个竞相吸吮过多土货的本国的吸盘来生活。因此，在这里，一个人的肉体不论如何无为无职，只要他漫然地呆着，只要其肉体占据一个空间，那么除了俄国人之外，都将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参木想及于此就要发笑。实际上，他一旦呆在日本，就肯定要消耗日本的一份食物。而他留在上海，他的肉体所占用的那个空间便会变成日本的领土。

我的身体乃是领土。我的这个身体，阿杉的身体都是领土。

这两个人被革职以后都在琢磨明天以后该如何打发日子。参木在琢磨那些流窜在自己周围的旧俄贵族的境遇。其中的女人在各国男性的胯下钻来钻去以维持生计。其中的男人则沦落为各国人最底层的乞丐。

参木在想：这都怪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让自己的同胞生活在胯下，让自己的同胞沿街乞讨的。

人，在外国人的胯下谋生，在外国人中乞讨，岂不是比在本国人的胯下谋生，在本国人中乞讨还轻松吗？

参木又转而想到，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同情那些俄国人呢？

按照这种冷酷而明确的逻辑推论下去，参木又在琢磨，阿杉

和自己可曾给谁造成过困窘吗。于是他眼前浮现出专务董事这一可憎的人物，就像生机盎然不甘寂寞的中国思想那样。但他却忘记了一点：憎恶自己的上司，其结果与憎恶他自己的祖国无异。况且，一个日本人不承认自己的祖国而能操持的营生就只有乞丐和妓女这两项。

十

等到店小二给参木端上老酒时，菜已上了一大半。餐桌上，肥嫩的黄鱼、肥腌腌的木耳连筷子还没有碰呢。红焖筒子鸭、脆烧腰花、蜜汁鼠仔、油炸苹果龙眼汤、青蟹炖海扇摆满了餐桌。参木用象牙筷子夹住像翡翠一样的鸭蛋，小声唱着日本歌曲。

“阿杉妹，你唱吧，你不好意思吗？你说什么？你想回去，别说傻话！”

参木搂过阿杉，想把一只胳膊肘支在她的膝上。结果胳膊肘闪了下来，下巴却一下子搾到了阿杉的膝上。阿杉羞红着脸，用颤抖不止的双膝支撑着参木的脑袋。冒着热气的黏糊糊的鱼翅在木呆呆的店小二捧着的盘子里上翘着，绕过昏暗的马桶旁边送了上来。参木站起身来，抓住栏杆，俯视楼下的马路。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一个妓女坐在黄包车上，她那双刺绣的小花鞋在蓝色的煤油灯上面交叉着摇摇晃晃地来到楼下。她的宝石项链穿过牌匾和店旗，像鱼一样永远闪着光亮。参木和阿杉走出饭馆，又步行了一会儿。每当他们走到弄堂口时都有妓女拍他的肩膀。

“请您光临呀！”

“不，我的伴侣是她。”参木边说边用手指着身后的阿杉。

他猛然想起，阿杉最后会不会也像她们这样站在弄堂口呢。那时，我也将沦为乞丐坐在马路正中。但他并不感到悲伤。参木拽着阿杉的手向前走去。他脚步蹒跚，不时歪靠到阿杉的肩头

上。

“喂，阿杉姑娘，也许我从明天起就要沿街乞讨了。如果我当了乞丐，阿杉姑娘会怎么待我呢?”

阿杉睁大眼睛一边搀扶着参木一边笑着。倒背枪的印度巡捕望着阿杉的面庞。蹲成一个圆圈的车夫们，光着膀子，把一张张痴呆呆的麻子脸凑在一起死盯着铜钱。路边冒着油烟的煤油灯四周堆放着滴着水珠的通红的水慈姑。一个中国人信步走到参木身旁拿出了照片。

“十张三元钱，怎么样?”

照片藏在两个人的胸间，闪现出怪异的画面。阿杉隔着参木的肩膀看了一眼照片，又马上扭过头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参木从她身后追了上来。他感到自己几年来的清白，霎时间竟像泥土一样坍塌了下来。

“阿杉姑娘!”参木叫道。

阿杉红着脸回过头去，又马上向前走去。参木感到自己的手险些向走在前面的她的身体伸过去。他预感到今天夜里危险，会出事。

“阿杉姑娘，我今天夜里有事，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说完，他就猛然转身显得十分悲伤地走开了。

这时，他突然走进了路边一家女人失去了女人常态的茶馆。

宽敞的厅堂像电话总机房一样喧闹。在那热气腾腾的空气中，成群的妓女像红得裂开缝隙的石榴一样前拥后挤着。他从茶桌中间默默无言地向前走去。蜂拥而至的女人吊在他的肩上。他用吊在他肩膀上的女人的肩膀冲开成群的女人的胴体和耳环，向前走去。一块块手表在他的脖子上纠结在一起。南瓜籽盘子在互相摩蹭的胴体中间摇动。

参木每被这无数的女人冲刷一次，欲火便消减一分。他坐在椅子上吸烟。挤满桌子的女人像颤颤巍巍摇晃的章鱼一样窥视着

他的脸孔。他把银元放到手掌上。女人们便倒栽葱那样把头伸到他的手掌上。在这群叠罗汉似的女人下面，他像泡菜一样被压得扁平，哈哈笑了起来。女人们抢夺银元的手在他的胸前互相拍打。耳环和耳环扭结在一起。他一边抬起膝盖踢开女人的胴体，一边从悬空的闪亮的女人皮鞋中间伸出头来。他刚一站起身来，女人们便纷纷朝一个窟窿伸进头去，手忙脚乱地抓挠着椅子腿。他把铜钱朝这些女人的脑袋中间撒下去。蜂腰像波浪一样加倍猛烈地扭动起来。他想丢开这些缠住他的女人向门口走去。这时，又有一群新到的妓女从墙柱和茶桌中间朝他袭来。他挺直身子，以尖削的肩头冲开她们的纠缠向前走去。他的脖子被女人的胳膊从前后缠住，但仍像冲风破浪的鲸鱼一样强劲。他吃力地拖拽着女人，已经累出了一身大汗。他像游泳一样以肩膀向前猛冲，冲着女人的缝隙钻去。但，他刚把几个女人甩掉，便又有新手加入进来。他用肘腕的力量左冲右撞。那些被冲撞的女人趔趔趄趄的，又搂住别的男人脖子被拖着向前走去。

参木走出茶馆去找水。他早已瘫软得不成样子了。他再次想起了正等待接纳自己的阿杉的身体。

“危险，危险!”他呻吟似地自言自语着。

他一直以为，在竞子丈夫死去、自己见到竞子之前是不能碰阿杉的身体的。如果碰到阿杉的身体，就肯定是把阿杉娶作自己的妻子了。但，在这段时间里，又该用什么办法来荡涤自己的身子呢？他一直酷爱传统的道德。他能够认识到，在这个中国，在性的问题上喜爱古老的道德乃是像太阳一样新鲜的思想。

这时，有人突然拍了他肩膀一下。回过头去，只见刚才那个中国人又拿着照片站在了他的身后。

“怎么样，十张两元钱?”

参木对这个像风一样的中国人感到恐惧，瞪起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又默不作声地向前走了开来。如果再一次看那些照片就糟

了。他伸长脖子望着橱窗里的装饰品。一串串通红的蜡烛从顶棚上吊下来，如同倒着长出来的牙齿。粉红色的床铺被镜子四面包围着。当铺的铁门像监牢一样。面馆的面条里，牛蹄子朝上插着。这时，又有人拍了他的肩膀。

“怎么样，十张一元钱?”

一刹那，参木被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困扰着，兴奋起来。

人，要想对人真正采取客观的态度，就必须凝视眼前世人的繁殖运动。一会儿他就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弄堂里。弄堂深处，紧靠墙站着一排犯了大烟瘾的女人。

十一

悬铃树上，花儿像暴风雪一样凋落下来。宫子由甲谷搀扶着走过来。一群肤色像栗子、脸形扁扁的安南兵持枪站成一行。在他们圆圆的头盔后面，法国无线电信局在挑灯鏖战。宫子一边回味着米歇尔高雅的秋波，一边对甲谷说：

“我曾经跟这个电信局的技师跳过十三天舞。他是法国人，叫米歇尔。我很喜欢他。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容易才把舞女从两英里外领到这里来，如果按赠送的花束之大相比较，甲谷是不能不大慷其慨的。

“今天晚上嘛，请你安安详详地对待我。我最近太忙，连写日记的空儿都不好找。”

“我最近也很忙呀。你一见到我就不住嘴地说喜欢我，喜欢我。意大利人也不示弱，不肯放过我。唉，都无所谓呀。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尽量过得开心。”

“那么，眼下我就和意大利人竞争啦。”甲谷说道。

“不过，我现在也是在跟容子小姐竞争呀。那个意大利人弄得我和容子小姐心急火燎的。所以，我下次光跟美国人跳舞。”

“怪不得的，形势非常之不妙嘛。”

宫子在裘皮衣里缩起脖子笑了起来。

“是呀。外国人是客人嘛。你总得跟我们合伙从外国人那里把钱赚过来呀。你再怎么追我，追秋兰小姐，也没有任何用处啊！”

哲学，到处都可以产生出来。甲谷因为是日本人的色素，在这里也只能抱恨一时了。他迄今之所以会一直受到他所遇到的那么多女人的赞赏，其理由便在这里：

——啊，你长得像外国人呀！

但，在宫子面前去与外国人竞相展示外国人风度，对甲谷来说则是不利的。他已经连续来宫子的舞厅达十天之久，但宫子的眼睛却总是说：“喂，日本人先靠后站！”

在这个中国海港，舞女的虚荣心就是互相计算有多少外国人把舞票送到自己手上。在这项计算中，宫子总是雄居榜首的。

甲谷每十天之中有三分之一是操着流畅的法语和德语跟外国人较量。另三分之一则投入到赚钱和神聊之中。但是，掉进宫子这口高傲陷阱去的日本人——甲谷，原先是过分地高傲了，高傲得无法制服宫子的高傲。甲谷的自信心在日趋减弱，以致他现在不能不更主动地向宫子伸出手去。

微风吹拂着悬铃花，让它撞到菩提树干上到处旋转。它那白色的花瓣从三面吹过来，挂到草坪上，像娇弱的小猫一样在小路的沙土上滴溜溜地翻滚着向前跑去。

“哎呀，不行，前边黑咕隆咚的！”宫子靠到他身上说道。

“没关系，走吧！”

甲谷走到公园草坪尽头，向灯光照不到的草木繁茂的地方拐去。宫子甚至知道在那草木繁茂处前面会有什么事出现。她记得，前一个星期日晚上自己和米歇尔是怎样度过一个小时的。为什么男人都喜欢那同一个地方呢？她知道甲谷在那里要干什么。

甲谷好像要引起宫子的回忆那样，走到了长有水草的水池旁边。

“不能再往前走了。就从这里回去吧。”宫子说道。

宫子独自离开甲谷，一边望着刚冒出嫩芽的灌木一边向大门走去。

甲谷凝望着宫子的背影。他认定，扯住她后腿的就是那些围着宫子石榴裙转的身强力壮的外国人。可是，日本人为什么非受到这样的轻视不可呢？甲谷一边哀叹自己的腿太短一边走到了公园门口。但他却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惟独不准中国人从门口再向前走，走进公园里去呢？

在被修剪过树枝的菩提树的嫩叶下，宫子沐浴在瓦斯灯光之下，等待甲谷向她走近。

“在有瓦斯灯光的地方，我跟谁都可以做好朋友。”

自鸣得意的婀娜多姿的宫子满脸微笑从一条由绿叶构筑起来的漫长隧道中穿过。眼前陆续出现了平坦如砥的亮光光的大道、蔷薇花围栏、腆着肚子向前疾驶的汽车、越来越靠近灯饰城的大门。甲谷一来到这里，即使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中国人，也不能不重视让他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的外国人的礼节礼貌。他拉住宫子的手说道：

“咱们走到卡尔顿去吧。”

“我想去王宫饭店。”

现在，甲谷好像为自己没有在水池旁边把笔挺的裤线弄坏而骄傲似的，变得快活起来。

“这样一挽起手来，生活就变得美好了。这可真是怪事呀。”

“因为我们是舞女嘛。”

“你们是以跳舞为目的，还是另有所图？”

“够了。我们若一结婚，那不就等于堕落了吗？所以，千万不要提结婚二字。你何不去找一找秋兰姑娘呢？”

“我们一追求你就被你甩开，一追求你就被你甩开，我在想

这究竟是何道理。"

宫子那未被甲谷看见的半边脸上突然漾出了鱼鳞般鲜明的微笑。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不懂得交际舞的跳法嘛。人们总是说我们女的应该跟着男方的舞姿来跳。因此，像我们这样的舞女只有在不跳舞时才能自由地跳一下。"

甲谷虽然遭到宫子连珠炮一样的回击，但他仍然感到有必要郑重其事地保持一种近似麻木的庄重态度。因为他虽说想得到宫子的爱情，但更要洞察这个具有超常光彩的女性的要害究竟在何处。他想起了大前天夜里在漆黑中默默地委身于他的阿杉。那个阿杉和这个宫子，那个阿柳和那个中国妇女芳秋兰，女人竟是如此地花色繁多，变幻无穷！甲谷极想把这个尚未介绍给参木的宫子介绍给参木，介绍给那个令人费解的唐吉诃德。

甲谷和宫子到了河畔的王宫饭店，面对面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大教堂似的壮丽的侧壁，模拟天空的高大顶棚，光照四方的地面和圆柱，厚敦敦的阿富汗绯红地毯。在人迹皆无的圆柱与圆柱之间，有两个沉默不语的外国人在以端庄的姿势掷着骰子。从筒里掷出来的骰子的声音在静谧的大理石上发出了回响。宫子掏出袖珍化妆盒说道：

"你听我说，有一个法国人马上到这里来见我，那么你就一个人回去吧！"

"怎么，是你那个情人吗？"

"对，是情人。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想要恶作剧，所以挑逗你一下。他马上就来。"

甲谷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气。宫子笑着说：

"不过，今天我放假。休假日我得让更多的客人高兴，否则就不成其为休假日了。也就是说，今天是我真正的工作日，跟普通人正相反。"

“你说的德国人就是那个叫菲尔泽尔的甲虫吗?”甲谷问道。

“对。不过，他是阿尔盖麦内公司堂堂的职员呀。他和总电气公司的职员克里巴都对我特别热情。我今天晚上先跟菲尔泽尔见面，然后还得马上去与克里巴会面。”

“如此说来，还不知道何时回来吧?”

“不知道。完了以后也还得忙得不可开交。我还得见一见帕马斯帝普的卢斯，见一见马林的巴斯威科。我今天晚上真要累死了。”

甲谷抬头看了一下时钟便站了起来。

“那么，我这就去穆斯林慢慢地跳它一晚上舞吧。再见。”

“再见。回头我也领一个人过去。”

十二

苦力们在静悄悄的马路上睡觉。在他们肩头挨着肩头的空隙，只有褴褛的衣裳像经风的植物一样飘动。油漆剥落的朱色大门紧闭，门口有一只瞎眼狗压住已睡着的乞丐的口袋。只有警官的枪支不时地从一栋紧接一栋的雄伟的楼房中露出身影闪着寒光。参木必须领着俄国姑娘回到山口家去。他三天前在大街上甩掉了阿杉，就一直住在山口家里。他奉命要给山口几个女人中的这个奥尔嘉以温存和慰藉。

“这个女人怕孤寂，很正直，像沙俄时代那样喜欢音乐。你如果闲着没事的话，那我就把她交给你了。当然，这期间你有权随便跟她玩。”

参木早就知道山口是在嘲弄他。但他觉得，与其听山口进行有关亚细亚主义的说教还不如跟这个奥尔嘉谈论音乐会开心些。

“好，那我就暂时借用她一下吧。这期间请你给我找一份工作。”

参木这三天的生活就是跟奥尔嘉谈论俄国的州长生活，谈论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布尔什维克，谈论日本，谈论黑海和香肠。当他猛然想起该如何处置被自己留在家里的阿杉时，他又陷入了与这种场合极不相称的忧郁之中。

一看到参木沉默不语，脸孔阴沉下来，奥尔嘉就赶紧加快脚步用英语说道：

“你别这样。你不论多么高兴的时候也显出悲伤的样子。”

“不，你还不大了解日本人的表情。”

“你撒谎！我什么都懂。山口早就跟我说起过你。”

“山口，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在撒谎。山口吩咐过我。他说你嘴上总说要死，要死的，让我尽量使你开心。”

“别胡说。山口告诉我说，你奥尔嘉怕孤独，要我好好照顾你。”

“对。山口也真高明。不过，我当初是很孤独，可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就无所谓了。”

“说得对！”

在这沉睡的城市深处，奥尔嘉脸上纤细的皮肤像涟漪一样鲜活地蠕动着。在被洋槐树叶包裹起来的瓦斯灯下，门卫摊开两只手站立着。拱门已熄灭了灯火。油坊的铁格子沾满了油污。在隧道似的弄堂里，每家每户的门环都静悄悄地排成一行。奥尔嘉叹了一口气，一边凝视着石砌的马路一边走了过来。

“喂，参木先生，我不愿意瞒着您。那个山口，他有五个女人。”

恐怕不止五个吧。山口还给参木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必须抚慰奥尔嘉。

“山口的情况，我确实一无所知。山口对我也毫不了解。不过，你说的是不是有误呀？”

"您没有听懂我的话。山口有几个女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不过，我只希望你能在我身旁多呆些时候。"

参木这三天为听懂她那蹩脚的英语累得不亦乐乎。奥尔嘉伴随叹息说出的会话，他还是头一次听到。

"奥尔嘉小姐，我记得你曾说起过巴扎罗夫的故事，就是屠格涅夫小说里那个巴扎罗夫。"

"是，那个唯物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前身。"

"那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如此说来，我们被他们弄得有多惨您都不知道罗？"

"我当然知道。可是巴扎罗夫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呀。他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物理主义者。我认为俄国人对这一点是不大了解的。最了解的是中国人。中国是比唯物主义者更胜一筹的物理主义者集团。"

"我听不懂您说的话。"奥尔嘉说道。

所谓物理主义就是一听到爱的语言便以为可以说出莫名其妙的话来这样一种主义——参木想到这一点便感到伤心。奥尔嘉更加无精打采地向前走去。街角的瓦斯灯下，惨白的石砌井台的水里映出铁制楼梯的倒影。复合昏暗的楼房下面，一家豆腐店开着门还没有打烊。在那屋子里，在这夜阑人静时，石磨在沉重地转动，只有雪白鲜活的浆液吱吱地向外流淌着。

"噢，我想回莫斯科去。"奥尔嘉说道。

十三

参木回到山口家以后，走进了山口借给他的那个房间。他独自一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猛然想起了远在东京的竞子。如果竞子那位危在旦夕的丈夫果真死去的话，电报肯定会打到她哥哥甲谷那里。可是他已经三天没有见到甲谷了。如果为了见甲谷而回

家的话，阿杉又肯定在家里等待他。

萦回在他心中的幻影究竟是谁呢？是阿杉、竞子、阿柳、奥尔嘉。只因为自己把竞子作为一个隐秘在内心的恋人，因而自己变成了一个把不断拥向自己的女人们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唐吉诃德。何况，纵令竞子的丈夫死去，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跟竞子结婚。更加糟糕的是他现在连职业都丢掉了。

这时，刚才走开的奥尔嘉突然闯进来对他说道：

“喂，山口不在家。您帮我找一找嘛。我得一个人回国去。啊，真讨厌。我要回莫斯科去。”

奥尔嘉猛然倒在参木躺着的床上哭了起来。参木一边在琢磨这是一个可喜的结果还是一个可悲的结果，一边在抚摸奥尔嘉的后背。这时奥尔嘉用力摇晃着脑袋，像大发雷霆那样朝他说道：

“请您从床上下来。我今天晚上要一个人睡。”

参木一声不响地下床穿上了鞋。

“那么你休息吧。再见。”

他点了一下头刚要走出房间，奥尔嘉却出其不意地扑到他胸前。

“不，不，不让您走。”

“可是，我在这里这么站一晚上也不行呀。”

“布尔什维克，恶魔！是你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

参木像一张弓那样挺着身子，托住奥尔嘉圆鼓鼓的乳房说道：

“我不是布尔什维克。”

“是，您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布尔什维克，怎么会像您这样冷若冰霜呢？”

“你看，我好好地躺在这里，你却把我轰起来，还要抢夺我的床，这种霸道的事连布尔什维克也干不出来。”

奥尔嘉咬住嘴唇，一边默默地哭着一边用力地拽参木的胳

膊。参木虽然在对奥尔嘉进行抗拒，但脚下一滑还是被她拉到床铺那边去了。他一只手拄在床上，像大虾米一样弯着身子。

“奥尔嘉小姐，你这样一弄会把我的西装扯破的。”

“恶魔！”

“我已经失业了。衣服破了，明天就……”

参木一边说着一边忍俊不禁哈哈笑了起来。奥尔嘉一边低声哼哼着一边用一只胳膊勒住参木的脖子，涨红着脸要把他拉倒。参木的脖子被勒得痛了起来。他也压住了奥尔嘉的咽喉。

“奥尔嘉小姐，你放开我。我要揍你了！”

但，奥尔嘉仍然咬紧牙关，勒住他的脖子。他呼吸受阻，咳嗽了起来。

“奥尔嘉，奥尔嘉！”

参木扛起奥尔嘉，把她扔到了床上。奥尔嘉的腿在空中转了一圈以后，在颤动的床上弹动了一下。她马上坐了起来，把枕头扔到参木身上。

“混蛋，混蛋！”

她脸色铁青，又猛然朝他的头上扑了过去。在一股强风中，他接住了奥尔嘉的身体，向后倒去，手抵在墙壁的镜子上。奥尔嘉咬住他的肩头，摇晃着脑袋。奥尔嘉强压过来的筋肉扭动再加上镜子把参木的身子拉得好长。稍过片刻，他和她的肉体便在癫狂和清醒的临界点上呻吟着扭结在一处了。两个人像两根分不出彼此的棍棒一样昏昏然地躺在了地上。

十四

参木任凭奥尔嘉摆布了半晌。奥尔嘉在他的额前一边泼辣地伸缩着，一边喃喃地说：

“您真可爱！参木，您休息吧。可不能躺在这里。在这地板

上会感冒的。来呀！”

奥尔嘉想要把参木的头捧起来，但她却又坐下来说道：

“参木，您不要忘记我。你会把我带到日本去的吧。我想看看日本。喂，参木，你倒说话呀！”

奥尔嘉的嘴唇像刷子一样在参木的脸上蹭过来蹭过去。然后，她站立起来砰砰地把床单的皱褶拍平了。

“参木真强壮呀！把我给摔倒在这里。我当时眼睛直冒金星。不过，我已经舒服了。”

奥尔嘉跳到床中间，披起毯子，一个人用膝盖跳起了舞。但，参木仍然躺在那里不起来。奥尔嘉从毯子上抬起头来窥视了一下。

“参木，您怎么了？”

参木终于起了床。他扭过脸不看奥尔嘉，要走出房间。

“参木，去哪里？”

他一声不响地用肩膀撞开了门。于是，奥尔嘉扯着毯子跑到他身旁。

“不嘛，不嘛。要出门就把我也带上！”

参木望着奥尔嘉的脸，就像在看她伸出来的大腿。他就那样一声不响地要走出门去。

“不嘛，不嘛。我一个人会死的。”

“讨厌！”

参木推开了奥尔嘉。奥尔嘉浑身发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参木赶紧打开房门跑了出去。奥尔嘉像一扇屏风那样倾斜着从他身后追了上来。她在楼梯口抓住了参木的一只胳膊。

“参木，你想从我这里跑掉，我不干！”

她一边吧嗒吧嗒地跺脚，一边把他的手放在她湿漉漉的脸上。参木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他甩动自己被她抓住的手下了楼梯。奥尔嘉抓住了他的衬衫。她的身体弯曲着，大头朝

下。参木手抓楼梯俯身继续下楼。

“参木，你等一等！”

奥尔嘉翘了起来的双脚被参木扯拽着，一级级地磕碰着楼梯。参木的衬衫被扯了下来，肚脐在肚皮的汗水中扭动着。参木一口气下了楼梯。在惯性作用下，他碰撞到前面的墙上。奥尔嘉在楼梯底下转了一圈，倒在了参木的脚下。参木弯下腰想要扶起奥尔嘉。但，他马上又感到一种仰望天空时的寂寥。他从奥尔嘉身上跨过去，直挺挺地站着，毫不动情地望着她蓬乱的头发。

十五

夜晚，那条大道的尽头有一条大河。毫无波澜的河水，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中国船只的黑色风帆，在建筑物的墙壁之中像悄悄潜入的窃贼那样缓慢地飘摇而去。阿杉不时在耳边听到蝙蝠展翅飞翔的声音。仰首望去，高楼大厦的冷峻身影便闯到眼前来。她等参木回来，已经等了三天。不仅参木没有回来，连甲谷也没有回来过一次。她烧好了洗澡水又把水放凉了，她一次又一次打扫房间，然后望着臭水沟。当她终于发觉两个人早已厌弃自己时，她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发呆。阿杉是下定决心不再与参木见面而走到这河畔来的。

起重机一排排从泥土中露出锈蚀的牙齿在那里休息。木材堆积如山，石墙坍塌在泥土中，从船上卸到岸上的菜叶撒得到处都是，舷侧裂开缝来的破败的小船像皮肤一样长出了白菌。婴儿的尸体从积留在龙骨的一动不动的水泡中伸出一只腿来。月亮就像在尘埃中抚育出来的那样，毫无生气地在到处滚动。

葡萄牙士兵歪戴着帽子唱着家乡的歌曲从眼前走过。阿杉看看月亮，自己便变成了月亮。她看看臭水沟，自己也变成了臭水沟。她现在仍茫然地继续过着从早晨开始的那种日子。她这时猛

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辰江。

如果我能像辰江那样有一个房间自己接客该多好!

对，只要能像辰江那样接客就好了。她一想到这个办法，便在桥上分明地觉得自己肚子饿得要命。她数了一下从早晨起来吃下去的东西：鸭子腿、莲子、猪油、竹笋。

但，在阿杉的脑海里，辰江的丝袜就像一条条塞满珍奇的欢乐的口袋一样忽隐忽现，血红的嘴唇就像特殊的男人的舌头一样带着神秘色彩膨胀开来。她又像平素那样困惑起来：占有了自己的是参木还是甲谷？由于冥思苦想占有自己身子的是他们二人中的哪一个这一心理作用，因而那天夜里发生的事竟像吱吱旋转的鲁莽的风一样失去了中心。阿杉现在就是在对一切都处于懵懂状态之中走上女人最后的一条谋生的捷径的。

胡琴的声音从泥土中远远传了过来。阿杉走过桥去，像自己所眼熟的妓女那样望着从面前走过去的男人的脸孔。她面前那家店铺里，在湿糊糊的猪下水中，一个中国人张着大嘴在睡觉。起重机断裂的铁链子下面，一个头上插着鲜花、额头剪出刘海的少女在出售煤油灯罩。留着发辫的苦力从堆在河岸的车辆生锈的车轮子中间走出来，凑到阿杉身旁笑了起来。阿杉缩起脖子向前走去。那个男人跟着她走过来。阿杉瑟瑟发抖地回过头去说道：

“不对，你弄错了。”

她慌里慌张跑进弄堂里，又急急忙忙地拐了好多弯。在弄堂的纵深处，在一个打破了的玻璃孔眼里，一个光着的脊背鼓胀胀的。她站了下来，不知该往哪边走。她头顶上，挂着像鱼鳃似的刚洗过的衣服，把墙壁弄得湿漉漉的。靠在柱子上的女人，尖削的肩膀一抖一抖地咳嗽着。她身后的床上，患有眼病的男女光着身子围着一只红蜡烛蹲着。阿杉猛然抬头望去，只见一张张默默无声的面孔从紧逼在眼前的四面墙壁的窗户中向外窥视着。阿杉像一根颤抖的棍棒一样在铺路石上磕磕绊绊地，从一堵墙又转悠

到另一堵墙。灯火逐渐熄灭。在沉沉的夜幕下，衣服褴褛的人群曾被她误以为是成堆的垃圾，这时却突然从各个墙脚蠢动起来。阿杉紧紧贴到墙根上，不再走动。这时，衣裳破烂不堪的人群挤满了狭窄的墙壁之间，像钝重的波涛一样朝她冲了过来。阿杉一刹那看了看成群结队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们的鼻孔。她突然昏倒在地上，被裹进成群的褴褛的脊背组成的波涛中，无影无踪了。

十六

一家家货摊蒙着厚厚一层灰尘，煞是热闹。装满竹筐的煮鸡蛋、搭拉在摊位上的鸡脑袋、在臭豆腐和辣椒之间要猴的艺人、在行人脚步下不断颤悠的猪油、摆放在裂开口子的旧鞋堆中的芒果、亮光光的煤炭、打破了的鸡蛋、鼓囊囊的鱼胞。裹着小脚的女人在这中间转悠来转悠去。

在这杂乱无章的街角深处有一座婆罗门寺院。但，在这释迦牟尼圣诞纪念日，道路却被中国士兵的刺刀封锁起来，印度人无法通过。印度人挤满了街道的一角，隔着乌黑闪亮的刺刀，盯盯地望着寺院的尖塔。

稍过片刻，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英国驻军再加上俄国的白卫军，以乐队为先导开了过来。接着，红色的装甲车一面转动着像触角一样的机关枪口，一面从黑压压的沉默不语的印度人群前面驶过。

山口是在接过印度人阿利姆打来的电话之后跟参木一起赶来的。他们来到这里一看，印度人在机关枪黑漆漆的枪口前，只是瞪大眼睛沉默着。但，山口还是为中国军队也像英国军警一样阻拦印度人而感到气愤。他同时又明白了阿利姆叫他来这里的原因，从而笑了起来。

他是想引起我的气愤啊，阿利姆这个混蛋！

但，他很快就发现，中国军队所封锁的道路，从那个街角再向他们那边都属于中国辖区。

这样说来，阿利姆这个小子是要让日本人考虑考虑啰。不可小瞧呀！

接下来，他又发现印度警察是在向那个与中国兵对峙的印度人团体施加压力。

这样一来，山口就弄不清阿利姆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了。他是想让我们看看印度人的这副丑态呢，还是想让我们看看中国兵支持在中国国内胡闹的外国兵的那张面孔呢?

但，当山口和阿利姆同样看到眼前的中国和印度的软弱无力的朋友的面孔时，他是怎么也笑不起来的。当他在街道上看到装满竹篮子的煮鸡蛋时，便想起了中国人对这一民族冲突事件漠不关心的面孔。当他看到被割下来的鸡脑袋闭着眼睛黑乎乎地堆放在脚下的摊位上的情景时，他想起了印度人。他仿佛觉得阿利姆就在身边，轻声说了一句：

“人数众多，也只能充当炮灰!”

“对。”参木马上自问自答地说了这么一句。

实际上，山口一遇到阿利姆就总喜欢用上面那句话来驳斥阿利姆所夸耀的“印度人多势重”的理论。而阿利姆则嘲讽山口所引以为自豪的日本军国主义。

但，惟有日本军国主义才是拯救东洋的惟一武器。舍此还有办法吗? 看看中国，看看印度，看看暹罗、看看波斯吧! 承认日本军国主义这便是东洋的公理。

山口走在马路上，独自回忆起前些天亚细亚主义者聚会的情景，兴奋不已。那一天，中国的李英朴以日中协约“二十一条”为口实破口大骂。山口则回敬说：

“只有中国和印度都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亚洲才能联合起来。难道我们还要仅仅因为日本把南满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而使东

洋毁灭掉吗？应该注意到：正是因为日本租借南满九十九年这一事实，我们东洋九十九年的生命才得到了保障。”

阿利姆讽刺道：

“由于日本租借南满九十九年以致我们的同志山口和李英朴如此争执不休，这一事实足以让我们预计到，日本至少还会让东洋的同志如此争论九十九年。但，不论中日之间如何纷争，印度都将独立。等到独立的那一天到来，印度将不能不把任何海外势力都从中国驱逐出去。为了印度，为了东洋的和平。”

参木早就在琢磨：在这位既忧虑东洋又显得十分紧张的山口旁边，自己怎么解释才能让他理解昨天同奥尔嘉的交媾呢。他在电话中约定下午二时跟甲谷见面。见到甲谷，他必须询问竞子和阿杉的情况。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处置奥尔嘉才好。

他在回想，自己是怎样抵制奥尔嘉的，奥尔嘉又是怎样进行肉搏的。结果自己还得为如何处置奥尔嘉而发愁，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喂，从今天起我不回你那里了。”参木说道。

“为什么？你怕奥尔嘉了吗?”

山口这一突如其来、切中要害的发问，让参木无法作答。

“唔，她是可怕呀。”

“我可向她交代过：不能把你给放跑了。你要逃掉可就糟了。”

“不，恕难从命。”

“糟糕。这可比印度问题还难办。”

参木看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的山口的面孔，感到隐藏在他心中的那道伏笔，害怕起来。

“今天，你就放过我吧。两点钟我还得跟甲谷会面呢。”

“你真糊涂，从那么有情趣的女人身边跑掉，有多么傻呀！”

参木背对山口的嘲笑，赶紧往神父咖啡馆走去。他想要了解

竞子的丈夫死了没有。

十七

甲谷那一天跟三个木材公司签订了合同。他先向新加坡总公司发出了一份轻快的喜报。

“吾之活跃如上所述。菲律宾木材黯然失色之时，指日可待。”

他想起参木打到公司的电话，便挑了一辆跑得较快的黄包车向神父咖啡馆赶去。他坐在车子里很开心。业务如此顺利向前推进，他很快就可以升任此地的支店经理了。那时，他可以用最安全的方法染指金锭市场。然后再依次把手伸向棉纱市场、外汇市场、孟买棉花市场、利物浦大市场，最后再……他最感到恼恨的是现在宫子竟被外国人所夺得。他那空想中的勃勃野心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要对那些抢夺宫子的外国人的生活来源发动一次进攻。

中国土货成为外国人经济实力的源泉。他认为，自己必须把他们伸向中国土货的垂直托拉斯的锐利锋芒彻底予以粉碎。

为此，首先要把菲律宾木材这匹马射死。

在他这个炽烈的妄想侧翼，栈桥像黑色牙齿一样竖立着。在缓缓移动的卸货船的那一边，闪着亮光的汽船在纵横驰骋。舢板躲开波浪和热气逃跑，桅杆在逐渐增多，船舶像城墙一样绵延，残破的风帆在河水的颜色变幻之中飘舞。眼前的一切风物都放出异彩朝着甲谷飞快行驶的黄包车逼近。

菲律宾木材算得了什么？鸭绿江木材算得了什么？什么浦盐，什么吉林，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走进了神父咖啡馆。只见参木坐在停下不动的电扇叶片下悠然自得地听着白糖溶解到牛奶中的声音。甲谷

在门口举起手来向他走了过去。

“我一次也没有回家，怪不好意思的。”

“我也是如此。那次以后我也一次没有回去呀。”

“原来你也跟我一样。”

两个人同时想到了留在家里的阿杉。但，甲谷却无法沉浸在将要涌上心头的喜悦中。

“喂，告诉你吧，我今天连续攻下了三家公司。粗粗一算就是三万元。”

“你先别说让人高兴的事吧。我在跟你分手的那天就被解雇了。”

“被解雇了？”

“是。我戳了戳他的痛处。”

“所以，我说你傻嘛。傻瓜！”

在沉重的钟摆下，沙俄的达官显贵们露出忧郁的面孔在进行密谈。卷成筒状的餐巾、镶着暗色大理石的暖炉、撒落在厚重的雕花桌子上的干果粉、垂落下秘密的波浪的墨绿色窗帘。甲谷猛然发现这个庄重的帝俄保皇派巢穴与自己的快活心情极不相称。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像昔日洛可可① 的优雅一样低沉，不幸的高贵品位甚至显露在随意卷了起来的地毯的边缘上。

“喂，咱们可以离开这里吧。”

“嗯。不过我喜欢这里的镇静气氛。丢掉饭碗的时候，这种地方最合适。”

“这里简直就是你这种人呆的地方，是丢官削爵者的大聚会嘛。”

---

① 洛可可（rococo）——十八世纪兴起于法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纤细、优雅、装饰的风格，影响及于音乐、建筑、装饰、语言、文学诸方面。

“你先不要那么愚弄人！我现在还在盯着你的腰包呢。”

“哎呀，可了不得！这么说来，到底谁是保皇派还说不准呢。我去问一问那边的俄国人看吧。”

看着甲谷十分惬意地张着大嘴笑的样子，参木便觉得再也不能相信今天的甲谷了。甲谷说道：

“我也试着说一句吧，怎么样，今天能不能全听我的?”

“当你的随从，那可不开心呀！你的钱都交给我吧！”

“不过，我有事求你。你看我的眼色还看不出来吗?”

“那么，你看我的眼色也明白了吧？与其被解雇之后当你的随从，那还不如不被人家解雇了呢。”

“真是冥顽不灵的东西。你精魂未销，所以犯傻。那么，傻人就让他傻去吧。男仕！”

男仕来了，甲谷站起来说道：

“我说参木，咱们二人今天就尽情地玩它一次傻的吧。人生，有意思的事多得数不过来。而你现在却皱着眉头，丢掉了饭碗之后便学起唐吉诃德的模样。真是傻瓜！”

“不，我今天要去你哥哥家。你再奚落我，我也得求你哥哥给我找一份工作呀。”

参木走到外面，并不介意甲谷说的那番话，径直朝他哥哥高重家走去。甲谷在他身后继续说道：

“你别去那边，跟我来！今天晚上我悄悄地让你见见芳秋兰，芳秋兰。”

十八

“竞子来信说，她的丈夫好像快不行了，她丈夫一死她就回到这里来。看样子，她喜欢中国胜过喜欢日本。不过，这一阵子我也是挺危险的呀。眼下，不是竞子的丈夫先死就是我先死。

喂，我老婆还没听说吧。若让她知道了，那最危险了。”高重看着甲谷和参木说道。

“为什么?”甲谷露出颇感意外的神情看了看他的哥哥。

“俄国人的手已经伸到了职工中间。我是管职工的，处在最危险的地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从机器中间跳出一个人来砰地敲我一榔头。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高重一边舔着嘴唇的一角，一边眼盯盯地看着弟弟甲谷的服装。

“那么，工潮已经闹起来了吗?”

“不，是闹工潮的前夜。所以现在最危险。那个滨中总工会最坏。”

“那可真危险，虽说与己无关。”

“与己无关?”高重说着，眼睛瞪着弟弟。

“我今天刚签下了金额三万元的合同。照这个势头，半年之内我准保可以升任支店经理。”

“虽说与己无关，我也很羡慕。哥哥管职工，光喝苦水，弟弟光喝肉汤，这不是哪本教科书上写着的吗?我若是中国人，就闹革命，先冲向我这个管职工的，然后再把你这种家伙打翻。”高重高声笑着。

“对，对。两三天前，我在穆斯林见过芳秋兰那个女人。听山口说，哥哥认识那个女人。你真认识她?芳秋兰?她可真是一个出色的美人。”甲谷说道。

“嗬。我认识。她是我手下的一名女工。”

“是女工?”

甲谷反问了一句，好像很惊诧。

“不会是女工吧。你搞错了吧?”

“芳秋兰是用化名偷偷地在我手下干活。你如果到我那里，我随时让你见到她。我说出口来会惹麻烦，我总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共产党里很有势力的人物。真的很可怕。工潮一闹，

她可能会第一个把我杀掉。所以，我也非常地累呀。”高重说着，摸了摸下巴。

“你被杀害了，咱们哥俩就闹不起纠纷了。”

甲谷胡调乱侃着，高重却镇定自若地微笑着。

“真是活受罪呀！职工的脸面嘛，非保全不可，董事的脸面也非维护不可，另外，日本人的脸面也非维护不可。还有，哥哥的脸面也不能不保全。这样一来，还不如让人家砰地一下干掉呢？参木先生，你说呢？”

“我也正这么想。”参木说道。

“对，对。参木丢掉了工作，正盯着我的钱包呢。”甲谷说道。

“被解雇了？”

“所以嘛，我刚才说，被革职的人自古以来就是傻瓜。”

“一旦被革职，任何人都会变得愿意挨揍的，倒也不限于参木一个人。”

“怎么样，这种挨揍的工作还有没有？不管哪里都可以。我就是为了拜托你找工作才来这里的。”参木为自己这么容易地抓到一个难得的良好机会而感到高兴，红着脸看着高重。

“有。多得很。不过，我刚才说过，那是危险的去处。如果你觉得行，可以随时来。为国家死上一次也是死得其所吧。”

“既然如此，还是尽可能去一个能挨揍的地方为好。干起来也干净利索嘛。”

话题就这样谈拢了，三个人一齐笑了起来。

笑声一停，参木就环顾了一下房间。竞子是在这个房间里长大的。自己是在这个房间里爱上她的。自己在这个房间里一次又一次为她的结婚而下定死去的决心。而如今自己又将在这个房间里从竞子的哥哥那里获得一个活下去的门路。为什么活下去？只是为了等待她的丈夫死去。

参木一想到在这个人世上给予自己如此惨痛悲剧的只是这么一块八张铺席大小的凄凉而平凡的风景，便猛然省悟所谓的平凡不过是一个风貌如此奇怪的形式罢了。况且，如果竞子果真回来，这个房间又将要默默地继续进行那奇怪的活动。

参木从窗口向下望去。英国驻军成排的帐篷像成群的海蜇一样垂下了绳索。搭配起来的枪械，堆积如山的煤炭，俭朴无华的床铺，从一座座帐篷尖中间突然飞了起来的足球。参木想起了《泰晤士报》曾感叹：这些驻军一旦回到本国就将失去这种生活。那么，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又将如何呢？他们之中除了医生和饭馆老板之外几乎全都会被欠债勒住脖子，陷入寸步难行的窘境。

参木感到从高重那张细长脸上洋溢出来的似非而是的悖论有一种久已匮乏的哲学的爽朗。参木说道：

"那么，如果你在管职工时发现职工所提要求很正确，你会不会困惑呢？"

"会的。但，出于我们的阶级习性，会自然地露出好看的笑脸来。我总是嘻皮笑脸的，这种嘻皮笑脸就是征服中国人的首要法宝。这甚至与虚无相通，让人难以捉摸。乘别人精神恍惚之际从后面塞过钱去，但表面上还是嘻皮笑脸的。这样，他就落进圈套了。什么外交官之类的都干不成事。没想到，这一回我再怎么嘻皮笑脸的，他也不入套。这下子，我被正义给耍弄了，不能再嘻皮笑脸的了。日本人都太轻佻了，在正义面前都非常脆弱。如果能像中国人那样，那么日本就永远不会灭亡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货色都放在正义这张转椅上让它旋转了。世界上哪还能找到这样奇怪的国度呢？"

高重作为年长者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在两个人面前越说越上劲。参木对高重的谈话内容并不感兴趣，他倒是为自己的年轻竟然会如此引起年长者的兴奋而感悟出一种珍稀的道理来。

十九

铜币从海港流入地方。海港的银元在贬值。经纪人的马车队在日英两国的银行间往来奔跑。金子的行情在铜币、银元之上攀升。参木的手为换算英镑而累得有些麻木了。他是经高重的推荐才得以供职于东洋棉丝公司交易部的。他旁边的一位葡萄牙女打字员在打一份来自曼彻斯特市场的报告。揭示板上，美棉行情受强风影响在上涨。利物浦棉花市场由孟买市场支撑着。印度有两个市场在支撑孟买市场。参木所在的交易部，其最主要的任务便是监视印度这两个棉花小市场的变化。应该从哪里购进棉花，解决好这一原料问题将影响该公司的产量。谁也不承认其存在价值的这两个小市场就这样每每像突然袭来的台风那样搅乱市场的棉花行情。

参木早就知道印度棉花在压倒中国棉花这一现象。而印度棉花势力的兴起无异于英国势力在东洋的兴起。不久，东洋通货的支配权将会完全落入英国银行手中。那时，不论谁是中国的富有者，中国都必定会因为他们的储蓄得到保护而对保护储蓄者加以保护。这样一来，得到他们最强有力保护的，同样是英国银行。

参木每一想到从这棉花中生长出来的强大的英国势力，便为祖国的现状而忧心忡忡。他心目中的祖国，人口在急剧增加。生产力，其原料产地，与各国同样，几乎全部依赖中国。至于经济实力，它那贫弱的经济实力流入中国之后便下落不明。说到思想呢？那便是坐在小船上沸沸扬扬地高喊：要把那只小船给颠覆了。

参木想，一个没有原料的小国不论怎样颠覆也是白搭。但，迟早所有的国家都将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一切都将发生在印度独立之后。正义将来自印度。在印度独立之前，祖国必须冲破一

切艰难困苦防止动荡。

参木在此期间必须在办公桌上继续把原价换算成英镑。

一到晌午，他就到广场去吸烟。女工们像潮水一样从工厂大门涌了出来。她们浑身上下飘飞着棉絮，就像围着一圈佛光，挤在小吃摊位上吃着面条。一会儿，细小的棉花末儿便在一群摇摇摆摆的少女头上像成群的蚊阵一样飞舞起来。肺尖浸润性肺结核的咳嗽声在冒着热气的面条碗上喀喀地响起。她们焦急万分地一边跺着脚、转着圈，一边吃着面条。成群的耳环一边摇晃着，一边在积聚起来的尘埃中伸缩着。

发电厂的玻璃从远处煤炭筑起的长长堤坝上闪出熠熠光辉。在电厂深处回转的机器中，中国人团结起来一面高呼反抗的口号，一面热气腾腾地朝着高重一伙进逼。高重一伙在那里仍然必须靠一张嘻皮笑脸的面孔来防备精悍的职工群众。

参木望了望河那边。各国军舰都奉本国政府之命摆开了炮阵，筑成一道水上城堡。

参木在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不久竞子就将像一条鳟鱼一样跑到这条河流来临产。但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必须爱日本。为此，自己又该怎么办？首要的一条是要做东洋统治者。

他在阳光之下越是这样想下去，越是觉得自己盼望竞子丈夫死去那真是荒唐透顶。

二十

舞厅的樱花在最后一支爵士乐曲中颤抖起来。转过来转过去的短号和长号，从吹奏乐器的马尼拉人黑皮肤中龇出来的牙齿，舞厅的酒杯中玉液琼浆的波纹，飘落在盆景树木丛中的尘埃，身披人们抛过来的纸条翩翩起舞的舞女。每当腰肢和腰肢相撞一次，甲谷的醉意就加重一分。他开口说道：

“哎呀，对不起！哎呀抱歉！”

昏暗的楼梯口出现了一群美国水兵，他们边跳舞边走进跳舞的人群中。散发出海腥气味的舞场摇晃得更加厉害了。合着高音短笛踏出声响的舞步，欢快无比的歌曲，被飞速旋转的裙子边缘横劈过去的疲软的腰肢，三色聚光灯在腿与脚、肩与腰的旋律中忽明忽灭。耀眼的项链，上仰的朱唇，滑进对方大腿下的大腿。

宫子一边用脖子和身体劈开纸条汇成的波浪，一边把眼睛瞟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参木。搂着法国女人的美国人，拥着俄国女郎的西班牙人，与混血儿碰撞的葡萄牙人，踢倒椅子腿的挪威人，狂吻不休的英国人，烂醉如泥的暹罗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惟有参木把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像蟾蜍那样凝望着隐现在纸条网下的各国人的肉感。

舞曲一停，舞伴们互相依偎着雪崩似地向场外拥去。舞女每走出一个，旋转门便转动一次。灯光一个个地熄灭了。椅子腿儿朝上被放在桌子上，排列得生动而又整齐。保险柜悄悄地锁好之后，乐器也已销声匿迹，只有一架黑色的钢琴收拢起翅膀安稳地坐在那里。甲谷跌坐在惟一的一盏尚未熄灭的灯光下，朝着自己的身影说：

“哎呀，对不起。哎呀，抱歉。”

参木为这陡然静了下来的舞厅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快感。他一动不动地望着甲谷麻木的醉态，听着时钟的嘀答声音。顶棚的一角，一片尘埃和一缕烟气轻轻地互相嬉戏着又消散开去。甲谷抱着一堆散乱的纸条，摇着头低声哼唱起来。

甲谷唱的是他自鸣得意的西班牙歌谣，歌中仍表示要喝酒。参木看着甲谷，不能不站起身来。他搀起甲谷步履蹒跚地从宁静的舞厅的白色纸条中走了出去。突然有一处窗帘摇晃了一下，蓝色的微光像涟漪一样从镜子中流淌过来。

“噢，甲谷先生，你不能这样。秋兰小姐不是来了吗？你要

振作一些!”

准备回去的宫子从门口走到他们二人身旁。她扶住东摇西晃的甲谷的一只胳膊，对参木说道：

“你现在要回哪里去?”

“我正为去哪里犹豫着呢。”参木答道。

“那就去我那里吧。天快亮了，你就将就一会儿吧。”

“两个人一块去也行吗?”

“我倒是没关系。可是你这样也太沉了吧。”

“这小子常常这样。”

宫子从耷拉着脑袋的甲谷脖子上面挑起了自己的一道眉毛。

“我可不愿意去充当照顾别人的角色。”

下了楼梯之后，两个人走到了外边。一帮在砖砌的井台上相互地掷着铜钱的车夫跑到了参木前面。三辆黄包车拉着他们跑了起来。

二十一

“你显得十分拘谨的样子。这里没关系的。你可以再放松一点嘛。你的不幸遭遇，我全都知道。”

在安排甲谷睡下的隔壁房间，宫子疲倦地躺在长条椅子上对参木说了这番话。

白桦树色的台灯影子印在参木的鼻头上，他在香烟缭绕中眯缝起眼睛听她在向自己暗示的究竟是什么。

“你也许以为我对你的事情一无所知。其实，我长久以来就想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今天晚上初次相见，我才知道我原先对你的想象准确无误。”

参木在想象：已在她脑海中生活了几分钟的自己究竟会是什么模样。那恐怕是从诸多男人身上强拉硬扯东拼西凑的一堆破衣

烂裳吧。

“看样子，甲谷说了我很多坏话吧。”

“欸，欸。每天都听说你的情况。所以，我确实有些瞧不起你。不过，你对我这样的女人也是瞧不起的吧。”

“不，只是别人那样猜度而已。”参木显出疲倦的样子低声说道。

“那根本不能成为根据。我只要看男人一眼就马上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惟独这一点是我始终引以为荣的，你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非常清楚你是多么爱那个女人。”

“你想说什么？”参木说着看了宫子一眼。

“不，我说的是另一桩事。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来，喝一杯吧！这是菝葜饮料。跳完舞以后非得喝这个不可。”

“甲谷连那桩事也告诉你了吗？”

“甲谷先生说什么都无所谓嘛。你是你，只要这样呆在这里，我就感到高兴。我今天夜里不睡了。”

“你今天太累了，还是休息吧。”

“若是平素，我早就精疲力竭了。可是，像现在这样跟你在一起，我今天夜里跟你谈多久都行。我今天夜里要放开来说话。你如果困了，就在甲谷先生那里睡吧。我也许就这样在这里睡下去呢。”

“我在这里这样坐着也丝毫不累，请便吧。”参木说道。

“算了吧。我既然让你睡，这长条椅就可以借给你。你不用那么眼盯盯地看着这个房间也能了解一个舞女的生活嘛。如你所知，我没有干什么正经事。”

香气袭人的白兰花在宫子的指尖上转来转去，粉白色的花瓣漂落到酒中。她从紫檀木圆桌上拿起花瓶，一边喊着花的名字，一边模仿起每天早晨的卖花姑娘来了。

“茶花、代代花、玫瑰花、白兰花、茉莉花——唉，今天晚

上真热！这种夜晚我肯定要梦见白果。”

她把撒满花瓣的酒杯送给参木喝干之后，向后弯过身子寻找香烟。她的膝头在翻卷起来的睡袍下转动着，她那疲倦的胴体波浪起伏般地扭动着，她那乳房被一只倦怠的手拉扯得鼓胀而又坚挺。几曾何时，白兰花已被掐了下来，参木便在酒中旋转那白兰花。

“对了。我有一件东西想让你看看。我现在有五个情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也不能说此外就没有了。不过，现在讲究节约，只让他们抱一下我的胳膊。”

她把刚吸的香烟用膝盖夹住，从抽屉中取出了影集。

“这个法国人叫米歇尔。这个是美国人。其他的，你去看吧。个顶个都是漂亮的男人，特长就在于像莲子一样地甜。他们喜欢日本女人，别提有多么喜欢了。他们一定是让自己的太太给欺负得惨了。所以，在他们面前我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尽量善待他们。”

参木把椅子朝宫子移过去，并不是要看她那些情人的面孔，而是因为他萌生了一种接近她的好奇心。她缩回自己的腿对参木说：

“你再往我这边靠一点。你在那里看，我的情人就都成了黑脸了。”

“不，看得过分清楚就麻烦了。”

“没关系。偶尔也该看看这种漂亮面孔。你往这边来嘛。怎么不骂你两句就不听话呢?”

参木一想到甲谷就是被她这双手勒住脖子的，便默默无语地望着宫子的脸孔。

“我知道你怵头怵脑地害怕什么。不过，你尽管放心。我的情人有五个摆在那里。像你这种一被人偷走了情人就脸色铁青的人，我才不理睬呢，我生来就是这种脾气。”

参木头也不抬地向上翻着眼珠望着宫子。他强行压住自己身体某个部位猛然升腾起来的情感，嘻皮笑脸地朝着她。宫子把腿放到参木那边桌子的一角上又说道：

“我很清楚，你的情人跟他丈夫在做些什么。所以，我很可怜你。我的情人都争先恐后地替我干些身边的活儿。这下面的毛毯是米歇尔送给我的，这个天鹅绒椅垫是英国人送给我的。当然，还不止这些。昨天，他们又举行高尔夫球赛来争夺我。这些活动你也该去看一看啊！”

“你能不能别把腿跷上去呀?”参木说道。

“噢，你看我不知怎么地就把腿抬上去了。对舞女来说，腿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那么重要。请原谅。我一累了就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所以我就只能做舞女嘛。”

“你的情人来了，你也是这样吗?”

“你看，你又开始奚落我了吧。我的情人怎么会允许我这样做呢?”

参木不禁感到宫子好像摊开了双手。他一面在心中把奥尔嘉跷起的腿和宫子的腿做着比较，一面坐到宫子旁边拿起了影集。宫子从参木手中把影集夺了过来。参木看出了她嘴角流露出的嘲弄，突然一种压抑不住的青春之火冒了出来。他一直在以苦涩的表情吸烟，这时猛然勒住了宫子的脖子。宫子马赛式的头发在长条椅背上旋转。宫子的胴体笑出了波浪，她拍着参木的脸庞说道：

“啊，你也懂得那种事了。我麻痹大意了，失算了！”

白兰花瓣含在宫子口中，一片一片地吹到参木的脸上。椅垫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衬衫上的卷发泛出亮闪闪的光来。不一会儿，悄无声响地浮现出来的她那双典雅的中国鞋便弓起鞋尖上刺绣的银灰色松鼠颤抖起来。参木猛然意识到自己侵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禁区。他跳了起来，看了看镜子。一副多么卑琐的脸孔！

她一定嗅出了我身上这种污秽气味。他想到这一点，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凝望着宫子。宫子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只椅垫，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你一味地担心。你要做的都算不了什么。你如果以为我会为你干的事而感到悲伤，那就错了。来，你到这边来嘛。你那副可怕的面孔还是尽量留在镜子里看吧。”

参木看到自己那张被她任意摆弄无法逃脱的脸，便在琢磨：自己这种出乎意料的丑恶是从何处产生的呢。他又悄悄地坐回宫子身旁说道：

“天已经快亮了。”

“你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就拘谨得很，惟恐败在我手下。不过，你无论怎样掩饰自己也无济于事。从现在起，你和我非得吵架不可。”

本想就此悬崖勒马的参木，这时心又顺势向下滑去。他倒不担心自己的肉体，他担心的是起领率作用的心理危险。他又站了起来对宫子说道：

“好了，我要告辞了。再见。”

宫子顿感意外，沉默了一会儿。参木想要马上离开这个房间。

“天要亮了，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呆在这里呢？你连礼貌都不懂。”

参木回过头去，从掉在地毯上的影集上踩了过去。

“今天晚上到此为止，请原谅。改日再来拜访。”

他独自一人赶紧走到晨曦初现的绿色的户外。一遇到什么难题便逃离现场，这是他的老毛病。

二十二

在连绵淫雨之中，夜色笼罩之下，铁轨蜿蜒向前伸展。破旧的带篷马车像影子一样在砖砌的谷豁之中穿行。一个混血妓女斜倚拱门墙壁，凝视着雨中的街角。一些洋槐花落到她前面的瓦斯灯罩上，天长日久已经腐烂了。蒙着雾霭的汽车前灯从狭窄的楼房缝隙中一出现，便把张着大嘴的醉汉装到车上向前驶去。

参木从妓女前面横穿过去，走进了一个弄堂。弄堂纵深处一个煤薰火燎、店堂漆黑的酒馆里，他所喜欢的猪下水冒着泡儿炖在锅里。酒馆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主妇正在小煤油灯下一边用浸在硼酸里的纱布洗着眼睛，一边在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在高重到来之前，他就坐在这里叫了老酒喝了起来。两个人一会儿就得去巡视工厂的夜班。

在咕嘟咕嘟地炖着猪下水的锅后面，一个连瘤子也剃得溜光的中国秃头大汉浑身放出一种陶器似的乌黑的光一动不动。从敷在主妇眼睛上的纱布流淌下来的水声，和酒一起让参木的脊背颤抖。他前面有一个靠在砖砌的柱子上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在吮吸着烟枪。烟枪前端一个糖球状的鸦片丸颤抖着发出吱啦吱啦的声响。锅里露出了干巴巴的猪蹄，猪蹄上面还有好多毛没有剃掉。

“喂！”突然高重叫了一声站到了参木身后。

参木回过头去。高重大口喘着气一刻不停地说下去。

“后边有一个人总跟踪我，你帮帮我吧。明天有危险。他们明天就要动手。今天晚上我要马上去警察局打点打点。哎呀，忙得眼花缭乱的。”

罢工很快就要开始了！

“那么，你是马上就去吗？”

“姆，马上去。”高重说着端起参木的酒杯一饮而尽。

“即使罢工闹了起来，到时候也自有办法。那里有一个叫做中国魂的东西。真是咄咄怪事。你看，公司眼看就要垮了，可是我还一直把昨天晚上洗出来的那张水牛照片放在心上。”

“如果能那么简单了结的话，就可以坐在这里喝酒了。”

“不，你那么一说就完蛋了。我们公司一闹罢工，其他公司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倒闭。我这只手，现在无异于掌握着中国和日本的实权。你鼓动我喝酒，那就是卖国贼。”

“好，再喝一杯吧！”

两个人对饮起来。高重把一只袖子挽了上去，一边品尝着老酒一边盯盯地看着那个鸦片烟丸颤抖着掉下来。

盛在盘子里被虫子叮过的猪肝摆在餐桌上。鸦片烟味也混进酒里来了。一直躺在里边发出乌黑的光亮的秃头男子，从砖砌的柱子角走开时，碰了瘤子一下，睁开了眼睛。小煤油灯在被烟火薰黑的灯罩里吱吱响了起来。

“啊，对了，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高重刚说完又突然皱起了眉头不再吭声。

参木朝高重贴到酒杯上的嘴唇望了好一会儿。

“竞子的丈夫死了。”

参木觉得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一股放出光彩的巨大力量在他胸中纵横驰骋起来。他高兴万分，但他的头却低垂下来。接下来的瞬间，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块慢慢沉没下去的板子似的。

我纵令变成竞子的丈夫，也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能力。我所仅有的便是没有任何形式的爱情。

他突然把高重沉默的原因解释为高重对自己的怜悯。

于是，怒火猛然在胸中熊熊燃烧起来。他的头脑因对竞子——高重胞妹的排斥作用而充血了。这时，迄今因为她的缘故而不断退出场外的女人的动作在他眼前浮现出来，缭乱起来。阿柳、奥

尔嘉、阿杉、宫子一个个冒着气泡萦回在他的脑际。

“马上就该上夜班了。喂，你听我说，今天夜里有危险，你可不能离开我单独行动。否则会玩儿完的。”

高重手摸着衣兜里的手枪站了起来。参木也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他下定决心，要告别暗暗爱着有夫之妇竞子的空虚岁月。

哎，你要愿意傻里傻气地哭鼻子，那就尽情地哭鼻子好了！

一队日本巡逻兵腋下夹着军号从雨中走了过去。高重朝参木那边歪过身子小声说道：

“这次罢工会闹大的呀！”

“闹得越大不是越有看头吗？”

“那倒也是。”

两个人坐上黄包车向前飞奔。

二十三

棉花像瀑布一样从圆筒里坠落下来。轧辊在飞快旋转。工人们在奔流不息的棉花中开始了夜班。像岩洞一样的鼓风机一边震动着一边鼓起风来。飞舞的棉絮像鸟儿展翅时扑打下来的羽毛到处飘舞。喷雾器喷出的水雾把传送带打得湿漉漉朦胧胧的。排成队伍的棉纱在咬合的齿轮前面疾驶。

高重领着参木从梳棉车间走到棉条车间。纵横交错的铁管像树林一样，水雾在到处流淌。杂乱堆放的轧辊像一座座山峰在旋转。

在轰隆隆的音响前面，参木堵住了耳朵。歪歪扭扭的寒冷气流形成无数层次，从铁管中冲了过来。高重脸上沾满了棉絮，手指着旁边的女工说道：

“怎么样，一天四角五分钱？”

女工满头棉花像鱼一样在传送带的瀑布中成群地流动交错。

摇晃的耳环穿行在机器缝隙中，熠熠发光。

“你看，那个角落有个漂亮的女人。她正面朝这边。”高重说完，沉默下来，看了看旁边。

在纵横交错的管道中间，有一个冷艳的女工在盯着参木这边。参木感到她的眼神就像手枪瞄准那样锐利。他对高重耳语道：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她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共产党芳秋兰。她一举起右手，这个工厂的机器便会马上停下来。想不到，最近这个秋兰竟跟阿柳的老公那一派联手了。真是一个难对付的厉害家伙。”

“既然掌握了这一情报，为什么放任不管呢?”

“你不知道，这个情报只有我一个人掌握。说实话，跟她较量是我的一种乐趣。她迟早也得被干掉，你等着瞧吧!”

参木一边欣赏着芳秋兰的美艳，一边凝望着她那慢条斯理的动作。汗水和棉絮从他的脖子上流淌下来。油污的手套从转动不止的旋转轴底下伸了出来，在参木的皮鞋间发出声响。高重拍着参木的肩膀，用中国话说道：

“这个工厂的工钱比哪一家外国公司都高。尽管如此，他们还要求增加一成工钱。我的难处你懂得吧?”

实际上，高重这句话是讲给周围的女工听的。参木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点了点头。于是，高重又用日语向他打气：

“巡视这个工厂，切忌敏锐和明快。只有朦胧的豪爽的虚无主义才是火车头。你明白吗? 要用力推动，不要思考!”

两个人从棉条车间转到了打棉车间。印度警察缠着头巾隐藏在堆积在走廊的棉花包中间。

“参木君，这个打棉车间里危险人物很多，你要把手放到手枪上!”

男工们毫无表情的脸孔在一个连着一个的圆弧形方向盘中间

流动。怒涛般的棉花堆咀嚼着机器，在瑟瑟发抖。参木被那倒卷的棉花环绕起来，像往常一样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工业服务于生产，还是工业服务于消费。参木的思想就是这样在两个回转的动力之间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飞蛾一样在打滚翻腾。他同情中国工人。但，为同情工人而允许埋藏在中国的原料继续埋藏在地下不予开采，又怎么会有生产的进步，怎么会使消费变成可能？资本总是为了进步而动用一切手段发掘埋藏的原料的。如果工人们的劳动憎恨资本而甘愿勒起自己脖子的话，那就反抗去吧！

参木握住手枪枪柄环顾着工人们。但，他猛然又想：

如果祖国不雇佣这些中国工人的话，那么英国和美国便会继而雇佣他们。如果英国和美国利用中国工人，那么日本不久也将被他们利用。

参木想起了今天从兰开夏发到交易部来的电报。兰开夏召开了工业家大会以研讨振兴英国棉花的政策。最后，曼彻斯特工业家集团与兰开夏联合向政府提出了一项对进入印度的外国棉布提高关税的要求。

参木明白，英国这一重商主义的活动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对日本纺织业施加压力。他们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发展给印度的英国产品——兰开夏产品的最大市场造成的打击而感到恐慌。而在中国，这些在日本纺织企业内工作的中国工人正在掀起马克思主义浪潮。祖国的资本开始腹背受敌。参木脑海中浮现出独自窃喜的美国人的面孔，还有更加兴奋的俄国人的面孔。不干涉主义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在这两股劲风中飞起了日本的风筝。参木现在除了握紧手枪四处逛荡之外毫无办法。按照他自己的思路，他所能瞄准射击的便只有头顶上的虚空。但，危险只要存在于这个工厂内部，它便在步步向自己逼近。为什么非冒这无谓的危险不可呢？仅仅为了守护自己情人的哥哥！每当他看到高重的肩头，他便为备受高重压迫而大感不快，从而加快了脚步。

这时，面朝河流的南面走廊变成了一片通红。高重回头望去。就在这时，玻璃窗接二连三地被打破了。

“有暴徒！”高重大叫一声，向梳棉车间飞跑。

参木跟在后面跑了起来。梳棉车间，电灯泡在女工的惊叫声中被打破。棍棒状的棉卷在飞旋。狂乱的女工们在机器中间四处打转。警笛划破人们的惊叫声，响个不停。

参木看到一个壮汉在慌作一团的女工中撒野。他摇着白色三角旗向机器中扔进了高速滚轴。印度警察从背后扑了上去，只见缠头巾一晃倒在了地上。雪崩似的女工们朝着门口拥过去。在狭窄的门口，女工们你拥我挤乱作一团，互相抓扯着。电灯泡一个个被打碎，灯光随之熄灭。点燃走廊上的废棉而出现的光亮从打破的窗户照射进来，聊以代替电灯光。滚轴框架被格斗的人群围拢着，时明时灭。参木从走廊的窗户里张望着高重。在巨大的人影交错条纹中，人人都咧开了大嘴。棉块在骚乱的人群头上飞来飞去。小石头打在仪表上，迸出了一堆玻璃碎片。分梳机上的针布一破，针便从旋转的口袋中掉了下来。女工们像坠落下来一样高声喊叫。四处逃窜的脑袋在钢针之中互相碰撞。喷雾器冒出的滚滚雾气随着四处奔跑的人流飘散。

跑到走廊里的女工们看到落棉在前面燃起的火焰，又调转过来，像雪崩一样朝参木这边拥了过来。向外挤的人和向回挤的人冲撞到一起。他在这乱成一团的女工漩涡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芳秋兰的面孔。如果这些暴徒来自工人之中，她为什么会那样困顿？他想，这些暴徒肯定是突然从外边闯进来的。

参木一边注视着走近前来的芳秋兰，一边站在走廊墙边上。于是，女工群众围着参木，跟新从门口拥进来的一群人发生了冲突。他在互相扭打的女工们中间被揉过来挤过去。他摇摇晃晃地看着芳秋兰的行踪。她在周围那些惨叫着吊起眼梢的人们中间时沉时浮地叫喊着。他焦灼万分地想要从包围他的漩涡中心向她靠

近过去。火已经从落棉蔓延到了走廊的屋脊。走投无路的女工们向安全出口的铁门冲过去。铁门刚把这群女工挡了回去，又把她们朝燃烧起来的屋脊那边反弹回去。参木早已感受到自己的危险。他想要逃离这个漩涡，跳进场内暴徒中间，可是他的两只手却无法从挤得紧而又紧的肩膀中抽出来。每当响起呻吟声，他的头便被谁抓挠一次。汗水浸透的衣服黏糊糊地紧贴在身上。他又在寻找芳秋兰。插在左右转动的柳发上的花朵像发了疯一样翻腾着。映着火光闪闪发亮的一个个耳环像鲤鱼打挺一样沸腾着。于是，又一轮反弹向他身边袭来。他突然感到有一个超常的振幅。眼前漩涡的一角塌陷下去了。人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跌进了凹陷的空间。新的翻卷暴风又刮了起来。悬浮起来的身体滑到了别人的后背上。挺立起来的后背上又有别人的后背压了上来。这时，芳秋兰的脸庞从参木前面塌陷处的人流中浮现出来。参木一边从人们柔软的背部中间双膝跪在地上向前蹭着，一边朝她那边移动。他的下巴触到了她的肩头。硬向前挤的结果却使自己的身体像小船一样倾斜起来。他无法承受来自背后的压力。他歪着身子滑进了人们的肩膀中间。接着，芳秋兰的身体也倒了下来。他想抱着她站起来。这时，上面又有人倒了下来。他的头被人踢了一脚。身体朝着晃动的人群空当沉了下去。他搂住了芳秋兰。手臂碰到脚上。鞋子插到了腋下。但，对于参木来说，后背的骚乱早已成为过去。两个人像沉入海底的海螺一样，只能静静地等待从人群底下浮起的时机。他一边强忍着苦痛一边缩起了身子。秋兰的头在他的腹部下面挣扎着。他的意识在停止了音响的世界中像一根针一样朝秋兰挺进。

安全门一打开来，一窝蜂似的女工便冲向了广场。倒了下来的脑袋一个一个地抬了起来。参木双膝跪着想要站起来。秋兰抓住他的上衣叫着：

“我的腿，我的腿！”

他搀起秋兰朝广场跑去。

二十四

参木在秋兰隔壁房间醒了过来。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从窗户向下张望。迎着朝晖的街角，连两侧的屋脊上都堆放着装有小鸟的象牙鸟笼子。这条鸟笼街弯弯曲曲宛若一条长长的鸟的隧道。街角向右拐是一条占卦街。身着春装的中国人挤满了街道，手拿鲜花在鸟笼子底下穿行。街道，随着那好像在聆听笛声的悠闲的人流蜿蜒前伸，在水池中找到了自己的中心。

参木早把昨天夜晚以来自己的行踪忘得一干二净。听从秋兰的指挥，他在雨中快跑。他跑进了一家医院。尽管秋兰的腿只不过是有几处擦伤，筋有些扭伤，但他还是叫了一部汽车把她拉走了。他说道：

"请不要客气，我送您回家。"

他认为，郑重地善待她就是一个把竞子从脑海中驱赶出去的绝好机会。瞻前顾后不只是把过去的一切引向悲剧了吗？他鼓动自己走到了秋兰的房间。但，他的欣喜却在那墙壁中增进。

秋兰手指旁边的会客室，用熟练的英语对他说道：

"请进，那个房间空着。"

他之所以爱她胜过爱礼节，是因为秋兰的那双眼睛。秋兰接着又说：

"请去那边。这里我不大愿意给别人看。"

"那么，我就此告辞吧。"参木也操着英语。

"不，我希望您能再稍呆一会儿。再说，这里是中华街。您这个时刻回去，我还得送您。"

他过去一直把自己所渴求的东西拒之门外。现在风帆已经扬起，正向前滑行。他感到自己的心中鼓起了勇气，于是掀起了挂

在隔壁房间的帷幕。他在那里一边等待秋兰何时完全消除敌对心理，一边恍恍惚惚地睡了过去。

而现在已是早晨。

饭馆风雅的建筑，像重叠错落的洋伞一样歪歪斜斜地堆放在水池之中。镶嵌着镜子的陶砖楼梯，每一段都在水上荡漾出光亮。站满了人的别致的桥栏杆，在鲤鱼前拥后挤的水面上蜿蜒逶迤。人潮，像赶庙会一样从金碧辉煌的牌匾下骀荡流动。

当参木看到那弥漫在人流中的雾霭渐次消散时，他感到与秋兰告别的时候快到了。他掀开了秋兰房间的缎帐。秋兰身穿一件古式湖色皮袄，靠在紫檀木椅子上在看信。她道过早安之后，说自己腿痛已经缓解，向他道谢。

"如果您昨天晚上不在我身边的话……"

秋兰说道。她向参木表示，她很高兴结识一位外国朋友，然后又说她要领他到附近一家饭馆去吃早餐。

"可是，您的伤还没有好……"参木说道。

"不，我们不愿意让日本人总是看到我们的弱点。"

秋兰催促着参木，先站起身来。两个人来到街上，石块铺就的马路像迷宫一样弯弯曲曲。头顶上垂下来的牌匾和店旗遮蔽了阳光，弯弓形的象牙像小树林一样摆放在一家家店铺里。参木喜欢在这条没有异国人混入的街道上步行。研磨象牙所流出的白浆在石头路上流淌。拐过这个石块铺就的路角，便见牌匾下有一条摆满翡翠的街道。害眼病的男人坐在装满盘子里的翡翠中间，从早晨起就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傻呆呆地眯缝着眼睛。

参木一边望着以象牙粉末洗手的工人的手指尖，一边对她问道：

"您是不是马上要赶到哪里去办事呀？"

秋兰注视着他，好像要弄清他的话有什么含义。

"不，今天我的腿不行。"

“不过，您既然走到了这里，那么走多么远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请您就不必太照顾我了。”

参木装作根本不知道秋兰是何许人的样子，把视线转向风铃悠然鸣响的店头。秋兰望了望他的侧脸，马上又像被人看穿了隐私的女人那样文雅地红起脸来，对参木说道：

“你已经完全清楚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吧？”

“清楚。”他答道。

但，秋兰只是沉住气地笑了笑。参木说道：

“我以为昨天晚上的骚乱是外来的暴徒搞的。如果您事先估计到会发生那个事件就不会闹出那么大的乱子了。我认为他们是企图对您们进行妨碍。”

“欸。肯定是这样。那完全是意外事件。我们也曾希望你们日本人的工厂发生那种事情。但，如果不是由我们一手来发动，那么其结果只会给你们日本人造成麻烦。”

参木笑着对秋兰说道：

“那么就请便吧。”

秋兰露出一排美丽的牙齿摇晃了一下。但，参木却突然变得忧伤起来。他在想：自己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自己苦心孤诣地追逐她，归根结底这岂不是在趁火打劫吗？自己送她回家这岂不是正显示出自己的卑躬屈膝吗？但他已想出了自己所做反省的结论来了。现在他只要跟这个中国女人一起心旷神怡地漫步在这条中华街风景之中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想什么都是多余的。

由翡翠装饰起来的店头木架上摆放着银白色的中国鞋，如同一群小鸟聚首在那里。象牙梳子跟烟斗、鸦片罐摆放在一处。墙上挂满了印泥，印泥下边码着不少墨，像城墙一样。从雕琢佛像的几家店里响起了锯开楠木的声响。卖项链的商人在人潮的肩头之间轻轻地敲着碧玉。参木看了秋兰一眼。只见她那身湖色皮袄正在一家家店馆里像孔雀展翅一样的扇子中间颤巍巍地摇动着。

两个人走上了饭馆里陶砖铺就的滑溜溜的楼梯。参木搀住了秋兰的胳膊。她朝他那边歪斜了一下笑着说道：

“您看，我又得麻烦您了。”

“不要客气。”

“您可能会笑话我，这样的身体还能干活儿吗？”

“不，我非常钦佩您。”

“不过，我们确实还差得多。别看我这样逞强好斗，一转身又特别想穿这样漂亮的衣服。”

参木为自己能在爬楼梯时接触到这个中国女人纤细的苦闷而喜不自胜。秋兰的笑脸浮现在楼梯正面的镜子里，她每登一级楼梯那笑脸便像电影胶片一样凝望着他而变幻不已。这时，参木猛然想起了高重所说的话。

“这个女人迟早也会被人干掉，你看着吧。”

胶片啪地一声断了，秋兰冷艳的面孔消逝了，从白兰花枝繁叶茂的楼上露出了绿色的陶砌栏杆。

“如果我跟您接近会给您造成麻烦的话，请您毫不客气地告诉我。”

“不，您不必客气。我没有把您当外国人。当然，我们要和您们的工厂进行斗争。但，这件事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不会跟您发生争斗的。”

参木坐在黑檀木椅子上，在不知不觉之间便觉察到一个日本人在浓烈的爱情中飘浮起来。他又陷入了忧伤之中。他之所以拒绝竞子，不就是因为竞子扰乱了他的一切吗？他之所以沉醉于秋兰，不就是为了拒绝竞子、逃离竞子吗？而现在他却又为闯进他心里的秋兰而撩乱了心田。他弄不清自己现在究竟徘徊于何处。他做好了撤退的姿态，突然用蹩脚的英语对秋兰说道：

“我为您不把我当作日本人而表示感谢。但我丝毫也不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感到悲伤。只不过我这个日本人不能像马克思

主义者那样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一员。在任何人看来，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西洋和东洋的文化的速度看成是相同的。但，我以为这一错误的惟一结果便是产生了优秀的牺牲者。您以为如何?”

秋兰收起了笑容，仿佛要跟他交战。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有许多谬误。不过我以为，每个国家都根据各国的原料和文化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如：我们不向中国人经营的工厂投入斗争力量，而首先向外国人的工厂投入斗争力量，自然而然地向强有力的方向展开活动，这难道不是不得已的吗?”

“可是，您们这样做不等于在中国大力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吗?我认为，如果压迫外国公司的生产能力，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会相应地发展起来。”

“不过，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默认这种状况。对于我们来说，害怕外国资本主义超过害怕中国资本主义，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参木感到自己与秋兰的爱情已走到了尽头，便摇着头，想要对她严词批驳。

“我为您们选择我们的工厂感到不幸。我爱日本。但我并不像您们那样认为这立刻会导致跟中国的斗争。”

“那是因为您是一位东洋主义者。现在到了我们该对东洋主义进行清算的时候了，看看东洋主义是如何为您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的。除了穷苦人们之外，我们对任何人都丝毫不再相信了。”

“您把我当成了你所理解的东洋主义者了，非常遗憾。我要爱日本，这跟您爱中国，毫无不同。我爱自己祖国的感情，其结果竟然等于爱您所说的资产阶级，对于这种状态我感到有些困惑。但，我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爱自己的祖国而去爱中国。”

“可是，我认为您们只不过是在做您们国家的帮凶。您如果

真爱国的话，您就肯定也爱中国的无产阶级。我们反抗您们国家，并不是针对您们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此，我对您说这番话是……”

“但我认为，中国人攻击日本资产阶级，从结果上看，与欺负日本无产阶级毫无二致。”

秋兰就像被这突如其来的理论给卡住了那样，眼睛炯炯发光。

“怎么会呢？我们认为，为了贵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解放中国。”

“可是，那要等到日本出现无产阶级时代……”

“对。我们就是为了在贵国出现无产阶级时代才对贵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反抗的。”

“可是，那也得中国同时出现无产阶级时代才行。”

“那当然了。我们不正在为此而不断斗争吗？首先，我们现在正策划在您们工厂里掀起斗争浪潮。大概此时正在闹点什么，请您先忍耐一阵子吧。”

秋兰这时仍不忘感谢参木，对他低了一下头。而参木心中新的疑问却像云雾一样升起。他说道：

“我刚才说过，对您们要在我们工厂进行罢工这件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认为，中国现在排斥外国资本所能产生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中国文化更加落后于世界各国。我这句话说得非常失礼。不过，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最迫切需要资本输入的国家，所以我愿意先听听您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对这一客观的确实的问题有什么感想。”

秋兰似乎为获得一个显示自己头脑反应灵活的机会而兴奋不已，她轻轻地打开中国折扇微笑道：

“这是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中国问题之一。不过，同时这种问题也是一个无须由作为各国资产阶级垃圾箱的公共租界的人们

思考的问题。这种说法当然很失礼。不过，你们会认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我们以外的办法来摆脱从各国纷至沓来的武力。”

但，在他的头脑中，对她所说的“关于垃圾箱的疑问”依然持否定态度。问题不在那里，问题在于垃圾箱的伦理。

实际上，各国腐败与复兴的问题，其关键正在于这个殖民地缩影——公共租界的谁也不知道的垃圾箱底部。这里早已存在一种超越理论的、无法下手的、混浊的东西。参木朝端上来的肉汤凑过去，笑着说道：

“我早就有一个毛病，一旦对人产生敬爱心理，头脑就特别不听使唤。请您不要生气。”

这时，秋兰的皮袄领子里才有一股典型中国妇女的优雅的气息飘溢出来。

“我今天并不想跟您谈这么严肃的话题。本想好好款待您，让您高兴的。”

“不，承蒙您能把我当作东洋主义者这就足够了。”

“哎呀！”秋兰抬起美丽的眼睛，不再扇扇子了。

“不过，我本来并不是以一种帮助您的高尚情操来照顾您的。如果我是那样圣洁的话，当时我就会对您之外的很多人也同样尽心竭力了。我特别关注您帮助您，这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之类背道而驰的行动。不过，把我的这种心情都说出来，您会以为我不再想跟您见面了。好了，今天谈到这里吧。再见。”

参木走下了滑溜溜的陶砖楼梯。秋兰手中的扇子啪地一声扔到了黑檀木圆桌上。

二十五

面朝河流的贫民窟大门已经坍塌。门口周围，像波浪一样堆

积着脏东西。朝参木家走去的阿杉一边估量着他回家的时间一边向前行走。在浓重的暮色中，阿杉的化妆显得苍白铁青。雾霭从泥土上漂过来。漆黑的长长的棺材在填满脏东西的坑洼中逶迤着向前移动。河畔地面上的旧鞋铺旁边，将要被卖给人家的婴儿在看着黑幽幽的鞋底。

阿杉从正在卸货的满脸满身油污的苦力们中间认出了参木的身影。

她蓦然转过身去，神色惊慌地走开了。其实，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她自信在离开他家后的十天里早已取得了一种破解男人秘密的见识。在暮色苍茫中，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她感到兴奋，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一种手段可以在下次见到参木时打动参木那颗冰冷的心了。阿杉的乳房使她的后背显得鼓胀胀的。她现在忘记了无数个男人，热血在向上涌动。被耍弄累了的猴子眺望着臭水沟上面的香蕉皮。一个老太婆拔掉虫牙之后从贫民窟里走出来，坐在船边上用舌头舔着铜币。

参木沿着河岸走到了阿杉身后，但他并未发现走在自己前面的阿杉。两个人并排向前走去。阿杉违心地看着雾霭迷蒙的河面。河上停满了船只，船上堆得整整齐齐的粪便露在外面，静静地保持着水平状态。参木走到了阿杉前面。她想要跟着他走到他家去。这时，十天来的生活，她那不为参木所知的淫荡生活，却猛烈地谴责起她的温柔来了。

阿杉从自己跟他肉体的隔阂中感到了威严。化了妆的脸陡然间沉重地耷拉下来。心中的希望被步行的时间一点点地消磨掉了。爱情虽则依旧缠住参木的后背却开始下坠。阿杉叫过一辆过往的黄包车从参木前面飞驰过去。

参木看到了坐在车里朝他默默点头的阿杉。霎时间，他感到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便停住了脚步。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跟着她快跑。但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追逐逃跑的阿杉

不可。不过，当他不仅感到黄昏的疲劳而且被突然涌上心头的乡愁所打动时，便萎靡不振了。臭水沟岸边，黑色的朽木桩子伫立在黑色的泡沫中。在一个古老的街角，墙壁挡住了两个人的黄包车。两辆车分别拐到了左右两条街道。

阿杉在嘈杂纷繁的大街上下了车。她站到一条弄堂口上，拍着过往的中国人的肩头说道：

“您来呀！好吗?”

卖开水的店铺，热气从大水壶嘴里冒出来，绕着拉马车的马匹的头部飘来飘去。硬得像柴禾一样的干鱼吊在店铺檐下，它的谷底则有一堆滴着水的水灵灵的白鱼在那里闪闪发光。

二十六

参木在一面打破了的镜子前面吃了饭。墙上挂着一部很久没有人用的电话机，忘记撕页的日历显示出的仍是多少天前的那一天。在一个插着早已枯干的菖蒲花的花瓶下面，参木要竭力把芳秋兰忘掉。他懒洋洋地把双手耷拉在椅子两侧，把双眼闭得紧紧的，只觉得食物的香味儿从楼梯口向自己飘过来。自从见到芳秋兰以来，希望，他的一切希望全告幻灭。他像凝视着水一样，从他周围的阒静中探寻出自己的遗容。

日本女侍为了消愁解闷模仿着贵妇人的神态，颤悠悠地爬上了楼梯。从窗户望下去，马路上一群绿头苍蝇一动不动地叮在一个啃着猪骨头的少女嘴边，就像她的脸上长起了胡子。一辆拉着英国军乐队的卡车与屋脊齐高向前疾驶。拉着黄包车的无数双赤脚板被那烧沥青的火映照着，冲破浓烟飞跑过去。参木突然发现自己眼前幽暗的圆桌一角汽水瓶里的苏打气泡正悄悄地向上升腾。

他在心中惊叫了一声。与此同时，他又想到了与芳秋兰同时

浮现出的他所在公司的罢工状态。那不是什么单纯的罢工。一如芳秋兰所说，事态将会继续扩大。它孕育着一个发展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的危机。他抓起汽水瓶子摇晃了一下，气泡就是一种冲破水的压力而向上升腾的气力。他在头脑中勾勒出一幅事态发展的横断面：芳秋兰所领导的中国工人的力量，爆发于公司的基层，突破高重所主持的组长会议，越过主任会议，粉碎部长会议，最后直逼董事会议。工人们的要求在董事会议上遭到否决，外部的总工会开始活动，一切行动都听从总工会指令的工人们停工停产。接着开始大罢工。在这座海港城市，日本纺织公司的几乎所有工厂都为这意外事件而叫苦不迭。不久还将排斥日货。外国公司为了扩大自己的销售市场，肯定会与它们那星罗棋布的教会串通一气，煽动中国人展开斗争。

他还想到了一点，那就是俄国人会如何动作。

俄国势必会紧随其他国家之后，给他们已经获得的销售市场放上一把火。参木在想象：不要多久，以这个海港租界为中心将会出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如果秋兰被害，可能就在这时。她的生命将会断送在外国资本所操纵的中国军阀手上。

但在参木看来，这场巨大的东亚风暴却并不巨大。它只不过等于叠放在他脑海中的一张地图。他一边望着夹在手指间的雪茄烟叶突然在干枯的烟箍上松弛下来，一边在琢磨：所谓现实，对于自己来说，究竟是这个干枯了的雪茄烟叶呢，还是自己脑海中的一张地图呢？

二十七

甲谷来了。参木就像终于摆脱了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在令他心烦意乱的有关芳秋兰的幻想那样，顿时感到轻松了。

参木说道：

“你的脸孔很有光彩，简直像野兽。”

甲谷举起了手杖。但他马上又笑了起来打了他一下。

“我这样还算野兽吗？我告诉你吧，我从昨天晚上起就再也变不成人了。我虽然想要干所有的坏事，但要干坏事，首先得变成一个好人才行。”

甲谷一边叹着气一边靠到参木身上。

“怎么的了？参木，我的敌人怎么蔫成这个德性了？”

“蔫了。我参木也不行了。让马克思主义幽灵缠上身了。”

甲谷从参木身上闪开来，煞有介事地竖起了眉毛。

“幽灵？”

“是幽灵。”

“你这小子真可怜。你活在世上眼睛总盯着人间的不幸。人生不幸又有什么办法？”

“你如果能懂得不幸，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了。”

“别胡说八道！人生的幸福嘛，就是因为有不幸的人存在，才会有幸福。我们有什么资格让不幸的人也得到幸福？人只要在折磨人，那就很好，我不为我自己着想，谁又会为我着想？走吧！咱们今天晚上到老板娘那儿去。算我求你了。”

两个人下了楼。两道狭窄的墙壁中间是石板路，石板路上沾有血迹。人迹皆无的院子门口躺着被杀死的中国人。两个人停了下来。在一把掉在地上的雕有蓝色花纹的西班牙刀周围，血还在静静地流淌。甲谷跨过尸体走到门外，对参木说道：

“真是意想不到的障碍物。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这时，参木为甲谷的虚荣心之强产生了一种快感。

“你不总是说要亲手打垮马克思主义吗？”

“对。顾忌这种死人，就只会被马克思主义消灭。我们跟那些认为资本的利润会降低购买力的头脑单纯的人，在人种上就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惟独把机器随时都在制造机器这一辩证法

给忘记了。靠那种原始的机器，资本主义是不会灭亡的。不过，会不会有人以为那个杀人凶手是我们呀？快跑！”

甲谷叫住一辆黄包车，丢开参木，一个人坐上去跑掉了。

“喂，去土耳其浴场！我先走一步。”

参木一个人站在那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有一个人从他跨过去的死人胯下站了起来。他从甘蔗堆得像竹林一样的街角拐进了一条弄堂。俄国人的裸体舞表演在幽暗的楼宇缝隙进行着。他为了从死人血色的记忆中逃脱出来，便买了一张门票蹲在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败落下来的旧俄贵族的裸体团块，在他眼前就像一道豪华的幕布一样在伸缩扭动。在三面嵌有镜子的那一边，无数家皮肉工厂在热火朝天地营业。衔在舞女嘴里的天竺葵花从皮肤中绽放出来，变成了一条艳红的彩带，顺着舞裙的皱褶缓缓地流淌下来。

参木在这条幽暗的街底的一角看到了没落的新表现。她们早已不再感到什么色情。她们是为了对一批批行将堕落下来的人进行新鲜生活的训练而在意气风发地跳着舞。皮肤的建筑，虚无的舞蹈，我们的先驱！噢，现在不正是她们在快活、生动地放射出光辉吗？参木心里喊着万岁，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要一饮而尽。皮肤工厂在急剧地变幻着花样，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拱形的隧道。一个涂了油彩的秃头中国人，伸着舌头，像一只骆驼那样在那条隧道里爬了起来。在他那张油光锃亮的青头皮上歪歪斜斜地映出了长满无花果的花园。如今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得从下向上仰望才能不失胶片的美观。接着，隧道坍塌了。参木朝后边望去。他看到有一个动物像吸盘一样紧紧地贴在一群观众的脸上。他反倒从那把巨大的动物凸现出来的衣服之中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建筑。

二十八

在土耳其浴室的蒸气中，甲谷的身体膨胀了起来。为客人做完按摩的阿柳身上滴下了香皂泡沫，染成虎斑的蜘蛛文身变幻成淡红色浮现在眼前。甲谷一只手擦磨着她的蜘蛛腿，对她说道：

“夫人，你怎么把阿杉给开除了?”

“噢，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差劲呀。你连她的去处都不知道吧。是四川路十三段八号皆川呀!”

“你所说的去处是指她应该去的地方吗?”

“欸，对呀。”阿柳冷淡地答道。

“那你也有责任嘛。”

“我把她拉扯大了，她还得感谢我呢。”

甲谷心里骂了一声“好一个刁妇”。而阿柳的文身却陡然在泡沫中放出浓艳的异彩来了。于是，他在想，他和她究竟是谁给谁搓澡。

“夫人，你是给我擦洗身体，还是给你的蜘蛛擦洗呀?”甲谷问道。

甲谷猛然被她打了一个耳光。他躲闪开，踢了阿柳一脚。蒸气发出呼呼的声响喷放着，两个人一如往常地争吵起来。甲谷眼前突然浮现出在穆斯林见到的芳秋兰的面庞。

“老板娘，一个叫芳秋兰的中国女人到不到老板娘这里来?我是前些天从山口那里听说的。”

“芳秋兰？她常来见我的先生。凡是她说的话，我的先生都听。”

“那岂不是老板娘的敌人了吗?”

“敌人也许是敌人，不过，她是金钱的敌人。”

“那更是大敌了。不过，我最近可是迷上了她。我想请老板

娘的先生给我介绍一下。你说行不行?”

“那可不行。惟独她这个人总是秘密地悄没声儿地来这里的。”

“那就是说也有秘密的悄没声儿的办法啰。我无论如何想要见这个女人一面。”

阿柳一声不吭地狠狠掐了甲谷一下。

“那么，你下次来就悄悄地上二楼去吧。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夫人，老爷找您。”

门外，女侍的声音有些惊慌。阿柳打开淋浴喷头，水便从甲谷头上浇了下来。

“夫人，老爷叫您。”

“我知道了。”

“没有关系吗?”甲谷从喷头下探出头来看了看阿柳。

“没关系。他愿意看这种地方，所以让我干这种事的。这里的一切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你的情况，我也跟我先生早就说过了。啊，对了，我的先生说是要见你一面。你今天晚上就去见见他吧。他很想听听新加坡的情况。”

阿柳出去不大工夫，甲谷就被叫到楼上老板的房间去了。他上了楼梯。走廊两厢墙壁上镶嵌着乾隆献酬图。甲谷一边琢磨着如何向阿柳的先生大富商钱石山兜售木材，一边向女佣手指的纵深处看了看。

“月明良夜殷勤接。”

看着房前柱子上这副楹联，甲谷又想起了阿柳后背上蜘蛛的颜色。走进房间一看，只见阿柳胳膊搭在正面木雕八仙桌上，一边嗑着西瓜子，一边跟驼背男人相视而笑着。靠墙边摆着一排凝重的紫檀木十景椅子，椅子上面有一大朵沉甸甸的牡丹花，早已颓然凋枯，失去了香味。

“请坐。听说您是从新加坡来的。我这个人非常喜欢贵国，所以都这把年纪了还总是吃亏。”

钱石山的驼背在牡丹花中摇晃着笑了起来。甲谷说道：

“夫人有一个爱奚落我的毛病，所以我不敢轻易跨进贵府的门槛。”

阿柳猛然把瓜子朝他扔了过来，然后盯住老板的脸看着。

“你听听，他就是这么一个厉害的主儿！你可得当心呀。他每次都拿这一手整我。”

“不，还是年轻时有意思。新加坡很热吧？我听说贵国在那里发了大财。这一阵子怎么样啊？”

“哪里？无论如何也敌不过欧洲人的资本。再说，那里早就被中国商人抢了摊。区区资本是打不进去的。”甲谷说道。

“不，最近贵国很活跃嘛。您搞的是橡胶园吗？”

“不，我经营木材。就拿橡胶园来说吧，欧洲人经营的园子在资本运用上都采用公司贷款或者股份制，利息很低。而日本的园子，原价很高，再加上流动资金都得付高额利息。特别是在保留红利的运用上，根本无法与欧洲人的园子相比。人们担心，长此下去恐怕连开恳费用都难以补偿。”

“不过，贵国似乎在为中国的排斥日货而大伤脑筋。如不向南洋扩张，内阁恐怕只会像猫眼珠一样变个不停的。啊，对了，今天又有四家日本纺织厂因闹罢工而垮台了。”

钱石山妄自尊大地笑了起来，他的眼睛似乎已洞察出日本的要害。甲谷现在所考虑的已不再是向他推销木材而是指斥中国人的弱点。

“当然，眼下的日本有日本的难处。但，中国人这一阵子在马来、暹罗等地处境也相当不妙。中国共产党人已潜入新加坡华人中间，参加俄国的排英运动，所以英国也正在逐渐改变保护中国人的方法。”

“改变是会逐渐改变的嘛。即使保护中国人的方法有所变化，但那里若把中国人置之度外便无法推行政策，所以英国人也无可奈何。我有一个熟人在那边，他很佩服旅居新加坡的英国人的伟大。那里的英国人之所以比旅居别国的英国人都成功，听说是因为他们让英国青年充分研究中国民族的语言、习惯、能力，然后启用这些青年人。这是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的。”

“这是英国人了不起之处。在这一点上我也佩服英国人。但，英国和中国在马来半岛友好合作似乎是在把东洋的和平与秩序拱手送给欧洲。对于欧洲来说，这可是大喜过望的事。近来，中国人兴起了排英运动，却没有哪个中国人留意到这并不是排英运动，实际上无异于排华运动。钱先生，您对此有何高见？由于马来、暹罗、印度支那从古至今都是由中国人掌握经济实权，因此，共产党的运动通过中国人渗透到马来、暹罗、缅甸，那无异于煽动当地人对掌握当地经济实权的中国人进行反抗。”

“对，对。这一点我们也不是没有想到。”

钱石山说完，马上又露出猛然被刺中痛处那样一种狼狈相来，啪地一声把沾在嘴唇上的茶叶渣吐了出去。

“不过嘛，我们中国人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产业。否则，无论贵国或中国的银行都永远摆脱不了英国的垄断。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眼下无论如何也得稍微借助一下俄国的力量。否则，从印度到这边的东洋海岸就势必要变成欧洲的海岸。”

甲谷发现自己要说的话早已让姓钱的给说了出来，于是他很起劲地摸着八仙桌角说道：

“诚如您所说。旅居马来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反帝运动极表赞成，并把大笔资金投入了共产运动。其结果等于中国人把排华运动的资金投给了当地的土著人。对于旅居马来的中国人的气魄，我们真是钦佩之至。随着马来、暹罗、缅甸共产运动的日趋高

涨，这个运动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便是国粹运动，因此它是不会衰落下去的。恰恰相反，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中国人在马来、印度支那的生活将日益艰难。为了防止这种趋势，除了与英国、法国联手别无办法。中国人和英国人在马来联手只会便于欧洲人扩张他们在中国本土、印度的主权。因此，旅居马来的中国人的性格，正是东洋的一道安全阀门。”

钱石山这时好像已感到中国人的政略正悄悄地受到攻击。他急匆匆地又喝起茶来说道：

“不过，中国人在马来、印度支那、菲律宾掌握经济实权并不是什么不妥当的事嘛。这是历史现象。菲律宾也好，马来也好，缅甸也好，原本都是向中国进贡的藩邦。中国人在这种附属国生活条件优越些，也不像欧洲人那样蛮不讲理呀。”

甲谷发现钱石山终于落入了以中国人为自豪的窠臼之中，便自以为得计地悄悄操起了手术刀。

“不，怎么能说是蛮不讲理呢？如果没有中国人，不要说南洋群岛一带，就连菲律宾、美国、西伯利亚、非洲、澳洲，其文化肯定都要比现在落后得多。正是中国人先于其他人种在那些地方铺设铁路，开采矿山，经营农业，做了好多工作。可是现在人们早忘了这些，不再感恩戴德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世界确实是以中国人为中心在运转。可是，正因为如此，世界却又认为必须共同对付中国人。怎奈，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第一位嘛。人口众多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消耗的粮食和衣服最多。消耗粮食、衣服最多的人种必定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因此，如同垄断银行的英国、美国被世界视为公敌一样，人口数量占垄断地位的中国被视为各国的公敌，这也是中国人必须昂首接受的一笔债务嘛。”

当甲谷的雄辩正朝着对中国的新解释尖锐展开时，钱石山就像被后背的瘤子顶过来那样身体向前探出，呆呆地望着甲谷的脸

孔。

甲谷感到钱石山的目光被自己的谈话吸引了过去，便更加起劲地一边在八仙桌木雕狮子头上蹭着手指尖的脂肪，一边偷偷地看了阿柳一眼。只见阿柳一边向地上吐着瓜子皮，一边微微翕动着厚厚的鼻翼，好像在嘲弄道："都瞎侃些什么呀?"甲谷突然冷静下来，像要一脚把阿柳踢开那样转向阿柳说道：

"夫人，我本来是想请您的先生买我的木材才登门造访的。但，现在已经顾不上生意了。还没有见过哪个中国人像您的先生这样理解我的研究成果的。其实，旅居马来的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这三方的混合，与即将发生的上海骚乱关系最深了。我们从此以后肯定无法像现在这样悠闲自在了。钱先生最了解这一点。"

"不过，这对于我说来是无所谓的事。况且，这种事我就是再琢磨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呀。"

甲谷被阿柳狠狠的一脚踢了回来。他又马上像在浴场时那样，脑海里浮现出芳秋兰的身影。他把视线移向钱石山又说道：

"钱先生，前两天我在舞会上瞥见了一个叫芳秋兰的女人。据我的朋友亚细亚主义者说，那个女人是共产党的一员女将。"

"对，对。是有那么一个女的。我也见过她一两面，那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啊。"

"我想再见她一面。我估计，新加坡的林推迁也好，黄仲涵也好，肯定因为最近的骚乱而给了她们一伙不少钱。听说南洋中国人每年汇回国内的钱不下一亿元。每年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被用作共产党的活动资金，英国银行理所当然要盯住不放。钱先生是不是对芳秋兰这一派表示赞同呀?"

"我决定对哪一派也不赞同。不过，我一贯主张亲日是头等重要的。最近稍一疏忽就出了危险。不过，倘若新加坡方面也让外国人掌管汇款机构，那么马来的中国人也会鼓励本国政府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钱石山在意外的时候、意外的地方巧妙地找到了托词，这使得甲谷也不能不瞠目结舌了。但甲谷接下来又说道：

“对。不过，中国人越是像最近这样为挽回中国政府的实力而掀起反抗白人的反帝运动，由中国人掌握经济实权的殖民地，土著人就越是举行自下而上的反抗中国人的斗争。结局还不是一样吗？最大的问题在于，必须向各国提供最丰富的生活资料的南洋及其他热带国家并不适合白人生活，其生理条件倒正适合中国人。这是白色人种最害怕的条件。可是，听说最近已经证明，如果文化设施有所改善的话，对白人的身体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这也只是暂时性的问题。这样一来，剩下来的也只有混血儿问题了。不过，这个问题连欧洲人也无可奈何吧。”

甲谷不知不觉之间意识到自己与中国人同属黄色人种，为此竟把共同的矛头指向了欧洲人。他为此感到十分快慰。阿柳的嘴唇则被唾液弄得油光光的，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把脸拉得好长，好像在说：“怎么总说这些令人心烦的事呢？”

甲谷明显看出阿柳对自己有些侮谑了，便觉得把她的火气逗得再大些才过瘾。他先慢悠悠地摆好对阵的架势，心里骂了一句“你这个刁妇，你往下听吧”，脸上漾出微笑对钱石山说道：

“在南洋以及其他一般地区，白种人和黑种人生下来的混血儿，不会是白种人，而是黑种人。而黄种人和黑种人生下来的混血儿，不会是黑种人，而是黄种人。因此，黑皮肤的土著人不愿跟白种人结婚而愿跟黄种人结婚。这已蔚然成风。这种现象证明，从今以后逐渐增多的人种既不是白种人也不是黑种人，而是我们黄种人。因此，世界实践力的中心点将在于黄种人。由于这种现象像今天这样显而易见，因而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对立在观念上将更加尖锐。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再是经济战争，而是人种战争。由此看来，如果中国和日本像现在这样相互攻讦，那么大尝

其甜头的便是白种人了。而印度则夹在中间，永远无法站立起来。最折磨印度人的安全阀门，实际上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生活着的马来半岛中国人。”

钱石山也许看出阿柳对两个人的谈话感到索然乏味了吧，他像要打断甲谷话题那样一边左顾右盼地吸吮着早已没有味道的茶水，一边快人快语地说道：

“我认为您的理论非常先进。但，中国依然是个大国，许多人还不知道曾发生过中日甲午战争。这么一个大国，它的中心在何处我也不知道。不过，光是使周围各国保持稳定，这就是一件大事。而且，如果眼前不对方方面面说些好话，不为缓和情绪而笑脸相迎的话，那么这个斤斤计较小事、遇事你争我夺的世界还能平静地运转下去吗？总之，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大家都相安无事，求得妥协。这样，事情才能永远归于稳妥状态。喜欢妥协，这只有在历史悠久、文明非常进步的国家才受到尊敬。因为，中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懂得妥协这一美德。惟有这一点是中国人可以引以为骄傲的。”

甲谷对于钱石山这种等同虚无的宽仁大度的狡猾如今也感到无所施其伎了。他嬉皮笑脸地说：

“哎呀，您说得很精辟。听您这么一说，我便想到中国思想最为深邃的老子讲的也是向自然妥协的一套哲理。所有美德都是始于妥协终于妥协，这种卓而不群的思想那是只知死抠法则的欧洲人所难以理解的。特别是近来那些一味崇尚白色文明的日本人、中国人会觉得这个思想很费解。”

当甲谷说到这里时，钱石山突然抓住八仙桌的一角瑟瑟颤抖起来。阿柳从他身后站了起来，搂起这个伛偻向床上走去。

“对不起，稍等片刻。到时间了。”

老板向甲谷点了一下头躺了下去，叼起阿柳递过来的烟枪，眯缝起了眼睛。他的嘴唇像鱼嘴一样翕动，鸦片烟丸吱吱地响了

起来。阿柳朝甲谷回过头去说道：

“你尝不尝一口？”

“不，我不会。请夫人不必客气。”

阿柳在老板身旁从烟枪口上烧起了烟泡。甲谷断定，他们两人把他叫到楼上来肯定是为了欣赏他的目光。他顿时怒火中烧。他不禁为自己刚才那番郑重其事的神侃而感到了悲哀。不一会儿，他们这对男女便在甲谷面前像两条精神恍惚的虫子一样眯缝起了眼睛。阿柳满头浓密的秀发披散在镶嵌着珠母贝的螺钿鸦片烟盘子上了。驼背的鼻子在琥珀、汉白玉的隙缝间随着呼吸而扩张起来。

“月明良夜殷勤接。”

这句诗文在甲谷脑海中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两个人的身体逐渐失去了礼法。甲谷很快就发觉自己在免费与阿柳逸乐一番之后现在正在被迫支付一笔昂贵的代价。

二十九

阿杉早晨起床以后，胳膊支在二楼栏杆上，痴呆呆地望着楼下背巷里悠闲而热闹的景象。只见河沟的桥上有一个中国姑娘手提开了花的菜叶也像阿杉一样从桥栏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河水。这个姑娘旁边，修鞋匠仍一如往日坐在地上把牙齿紧贴到鞋里子上，专注地拔着钉子。背着一大堆胡琴叫卖的男人，早晨归来的水兵，坐在颠簸的车上的孕妇，像婴儿一样扭扭歪歪走路的小脚女人在修鞋匠前走过来走过去。但，桥下的水面只倒映出桥上过往的行人。一条装载着劈柴的小船可能是昨天夜晚从苏州开过来的，被瘪了下去的铁罐头、各种虫类、不断翻涌上来的漆黑的泡沫、果皮等围缠着，死死地停在泥水之上。

当阿杉看到一个老太婆在小船里缝衣服时，她便马上想起了

自己远在日本的母亲。阿杉的母亲在阿杉还年幼时就丢下她自缢死去。她后来是怎样流落到上海来的，记忆也早已模糊不清了。把她亲戚的话综合起来，大抵是这样的：父亲是陆军上校，在演习中突然死亡，母亲一人拉扯着阿杉，有一天接到了一道命令，说是以前由优抚局发给阿杉母亲的抚恤金是不正当的，在此以前领得的抚恤金必须如数退还。不消说，阿杉的母亲是不可能退还这笔多年领取的抚恤金的。而且，一旦失去抚恤金之后日子又怎么打发呢？她母亲在悲痛之余，便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把钱给了一无所知的人，然后又让人家退钱，真是令人气愤。"

阿杉觉得母亲的死就像发生在前天一样。于是，早晨的空气霎时间止住了一切声响，冰冷地打在自己身上。

阿杉觉得自己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似乎要询问：自己落入现在这种境遇又是为了谁。她无所顾忌地袖着手，目不转睛地望着小船里的老太婆。

不一会儿，一堆垃圾从老太婆身后长满杂草的砖墙里朝泥水沟倒了下来。阿杉脑海里，母亲的身影顿时消逝，不断出现的却是逐夜变幻的嫖客的脸孔。阿杉一边望着在泥水沟水面上静静地旋转着的一根麦秸，一边突发奇想：何不挑选一个亲昵的客人跟随他回日本去看看呢？日本是什么样子，她几乎一点也不记得了。留在她记忆中的只有画出一条漫长的漂亮的线条的石头城垣、在松枝上发出声响的秋风、被阴冷的阵雨淋湿的各个村落厚厚的屋脊、在山茶花下扯着嗓子啼鸣的家鸡、像人的脸孔一样总是孤零零地立在街角的黑色邮筒。她也记不得这些景象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

然而，今天自己所看到的这幅中国街景却与日本不同，显得从容悠闲。人们从早晨起就无所事事，跟自己一样从栏杆上呆呆

地看着泥水沟的水面。水面上的朝阳让水影一闪一闪地缠绕着桥桩子。泡沫中倒映着蜷缩的划杆、坍塌的砖块，垃圾和麦秸挂在船桨上一动不动，像要腐烂下去。不知被谁扔掉的菖蒲仍然生机盎然地从黄毛小鸡雏死骸和破布条中开出紫色的花瓣来。

阿杉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左思右想着。她心想，今天该早点到街上去拉客。再说，她还特想去吃一次梭鱼。

对，今天这就去市场。

阿杉这样一想，顿时振作起精神来。她洗完脸化好妆，装成一副良家女佣的模样，提着篮子到市场买东西去了。

快到上午十点了，几百平方米大的混凝土结构的三层市场大楼，依然人声鼎沸，煞是热闹。卖花卉的那一角像一座鲜花盛开的庭园。卖鱼的一角像舀干了水的水池底部一样。阿杉穿过装满鳕鱼、金枪鱼鱼干的橱柜，走过成堆成堆的鸡蛋，钻过刚刚摘下来还冒着香味的蔬菜摊子，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

她看到甲谷和阿柳正在前面一个爬满了甲鱼的木槽子旁边。她趁着他们二人还没有发现自己便悄悄地躲到了人群背后。这时的阿杉哪里还顾得上买东西。阿杉一边从挂着鲜藕、甘蔗的摊位中间穿过去，以避开甲谷和阿柳的视线，一边又在心里嘀咕：自己为什么非躲避这两个人不可呢？要怪也该怪他们这两个人嘛。自己现在虽说是一个沿街拉客卖笑的女人，但逼迫自己这样做的又是谁呢？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阿杉的忿恨之情从胸中升起，真想一咬牙突然闯到他们两个人面前去。届时，他们二人将会多么狼狈不堪！真想看看他们那副嘴脸。干脆就来这么一手！

阿杉鼓起勇气从人潮中朝他们二人走过去。但他们二人并不知道阿杉在市场里，也跟阿杉一起一边瞧着装满鱿鱼、鮟鱇、鲻鱼的木槽子，一边朝花店拐过去。阿杉惟恐把他们二人看丢了，拼命向前追赶，时而碰到别人肩上，时而绊上一跤，终于来到了

甲谷背后。

这时阿杉又想，自己出现在他们面前打算干什么呢。事到如今，自己既没有什么话好说，又不能大发脾气狠狠揍他们一顿。如果他们见到自己以后惊恐得打冷战，自己的火气倒是会消去几分。但，他们也说不定会反过来对自己冷嘲热讽一顿呢。想到这里，阿杉便感到他们二人那副嗤笑着看自己胴体的面孔特别令人作呕。

尽管如此，阿杉还是一边跟在他们身后向前走去，一边望着甲谷丰满的肩头、修长的西裤。

她猛然想起了那天午夜在参木家里突然被人夺去贞操的那场噩梦。当时，凶猛袭来的白浪、成群的孩子、成群的鱼在轮番追赶她，把她惊醒过来。那天夜里占了自己身子的是参木还是甲谷？如果是甲谷的话……对，是那双肩膀，那副胴体。而现在他不正跟阿柳紧挨着肩膀走在自己眼前吗？

阿杉用袖口捂住嘴，盯盯地看着甲谷，在他们后边跟了一会儿。但，自己又打算这样尾随多久呢？尾随再久不也是一码事吗？既然是尾随，那就像甲谷那样明目张胆地尾随好了。对。她猜测：甲谷从那天以后就乖巧地讨阿柳欢心，像自己从嫖客身上赚钱那样巧妙地从阿柳手中骗取金钱。既然如此，自己也像甲谷那样主动勾引客人该会赚多少钱啊！

片刻之后，阿杉又渐渐产生了思乡的情怀。于是，她又离开他们二人，朝市场外走去。她坐黄包车来到大路上，下了车之后尽量沿着常有外国人走动的沥青马路行走。她款款地扭动腰肢，不时把目光投到擦肩而过的男士脸上，朝桥旁的公园走去。

不过，从晌午到现在，过往的行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正眼看她。如果说有人看她的话，那也无非是手拿厨刀站在砧板那边的贼眉鼠眼的肉铺掌柜，把脚伸到马路上惊恐地捏弄鸦片烟泡的小伙计，不断点头哈腰的乞丐。

阿杉走到了桥旁边。在那附近的公园里，像往日一样，各国妓女从各自的住处来到这里晒太阳。她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聚在一起沐浴着太阳。阿杉也加入了她们行列中，坐在长条椅子上，一边让悬铃木花像雾雨一样不断洒落在自己肩上，一边跟大家一起茫然若失地望着呈线状升起又四散溅落下来的喷泉。在这群女人面前，微风每转换一次方向，喷泉便像彩虹一样独自升起又独自消失，升起又消失，永不停息它那华美的喧闹。

三十

在宫子跳舞的舞厅，一群缠绕着宫子的外国人在谈论日本纺织公司的罢工。宫子跳过一曲之后便走到早已有了几分醉意的外国人桌子旁边，侧耳听着一个叫费杰尔的德国男人的谈话。他操着蹩脚的英语说道：

“这次罢工确实怪工厂当局，因为他们轻视中国工人。说到底，自古以来，只有轻视别人的人才会在受到轻视时不生气。对于日本人来说，把不尊敬外国人的人物送到海外以求垄断我们的销售市场，这种做法就是导致损失的第一步。这样一来，不仅使日本本国的出口货物与这边日本公司的产品相冲突，而且势必刺激中国的工业界，培植起排斥日本制品的能力。我们倒是为此而感到幸福。不，我们将与各位一起为宫子小姐而悲伤。”

“为什么你们感到幸福呢?”宫子扬起头来问道。

“您还不知道我是德国人吧? 战前我们在东洋曾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结果被各国给抢走了。如今我们为各国货物遭到中国排斥而感到欣喜若狂，这岂不是天经地义吗?”

“不过，那也不能光怪日本呀。贵国也不好嘛。”

“对。德国也应该充分忏悔。我是一个美国人。德国的超人势力现在已经压迫到我们公司头上了。”美国的美男子克里巴从

隔着三个人的远处抬起了头。

费杰尔的眼镜立刻朝克里巴那边闪起了亮光。

“抱歉，您们和哪家公司有关系?”费杰尔问道。

“我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职员，叫哈罗尔德·克里巴。您呢?”

“哎呀！我是在联合电机公司分公司供职的日尔曼·费杰尔。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相聚在一起了。宫子小姐，这是我们的劲敌 GE。原来是这样!”

费杰尔伸出手站了起来，摇晃了几下又坐了下来。克里巴从对面站起来，两个人握着手。费杰尔对男侍说：

“来香槟，香槟!”

“关系有些微妙起来了。您们既是相互为敌的公司，我以后该站在哪一边呢?”宫子说道。

“当然要站在 GE 一边啦!”

费杰尔像要压制克里巴的话那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不，务必要站在我这一边。您如果反对我们德国人的话，首先，赔款就不会给您们。当然也不会付给美国。现在，惟有我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战败国的慈善事业在这种地方会有回报的。”

克里巴把刚要喝的鸡尾酒放到桌子上，斜靠在费杰尔身上说：

“如您所说，我对德国深表同情。不过嘛，对贵公司 AEG 却并不同情。您们公司最近发展起来的辛迪加毋宁是一种可怕的存在。”

“哪里？真是愧不敢当呀！老实说，我们也是苦不堪言呀。您们的 GE 才叫厉害哪！你们收购了马尔可尼无线电，占领了罗克接插系统还嫌不过瘾，又想控制联邦无线电公司，进而掌握中国全国的播放权。是不是?”

克里巴苦笑着一口喝下了威士忌。

“我对您所做的精细调查深感满意。可是嘛，我以为如果其中搞错了什么那就更好了。您可知道，我们联邦无线电公司现在已经被日本的三井夺走了在中国的播放权。当然，我这样说也丝毫没有羡慕您们 AEG 辛迪加的意思。总之，尽管我们是劲敌，我还是认为近来 AEG 的进展令人艳羡不已。AEG 不仅与林肯·霍夫曼工厂交换股票，与拉温·哈默公司合资经营，而且兼并了莱茵合金公司，创立了 AEG 林肯霍夫曼康采恩，令人不能不敬佩地说：真不愧为德国人呀。不过，我们彼此还是应该把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钱省下来。节省总是一项美德嘛。您听明白了吗？”

宫子从向自己靠过来的人高马大的两个人腋下钻过去，站起身来向上拢了拢头发。

“够了！香槟来了。您们再拿德国和美国的辛迪加来烦人，可就连舞也跳不成了！”

“对，对。我们不应该斗争，应该跳舞。”

克里巴高高举起刚刚倒出来的香槟说道：

“为了我们的敌人 AEG 的生意兴隆干杯！”

费杰尔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

“我们尊敬的对手通用汽车公司万岁！”

就在这一刹那，他抬头一望头顶上的电灯泡，愣了一会儿，然后瞪大眼睛高声喊了起来：

“这是我们公司的电灯泡。万岁，万岁，万岁！”

克里巴跟他同样也仰望起天棚来了。他突然把费杰尔举着的手拉了下来。

“嘿嘿，对不起，这是 GE 的呀。是我们公司的电灯泡。通用电气公司万岁、万岁、万岁！”

“不，这是 AEG。你看，是白炽灯。万岁！”

“不，不对，这是……”

“真荒唐！这是日本的松田灯泡。”宫子喊道。

两个人举着双手，傻呆呆地望着天棚，说不出话来。稍过一会儿，克里巴猛然像小孩一样叫了起来。

“对。这是三井的松田。我们通用电气公司的松田灯泡万岁！”

他像抢夺东西那样揽过宫子的胴体，轻轻地抬起一只手，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向刚好旋转起来的舞群飘荡过去。香槟从费杰尔歪斜下来的手上淌了出来。他朝着离他远去的宫子伸长了脖子，喃喃说道：

“唔。若说日本的代理店嘛，AEG也有啊。你不知道大仓公司吗？大仓公司在伦敦，在伦敦都签约了嘛。”

这时，宫子的眼睛认出了早就无精打采地呆在棕榈树后边的参木，顿时在克里巴的肩头上显出心慌意乱来了。

一曲跳完，宫子便走到参木身旁坐了下来。

“您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快回去吧！这里可不是您这种人来的地方。”

“你给我走开！”参木说道。

“我一走开可就看不见我情人的脸庞了。”

“我刚才就在看着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

“谁？啊，容子小姐。你会被她给螫了的。危险！还是看我这边吧！她可不像我这样开通。”

“你给我闭上嘴，到那边去！我今天晚上有心事。”

宫子一面坐在椅子上摇晃着双腿，一面拿起了香烟。

“我也想在这里呆上一会儿嘛。请您允许我就这样再在这里呆一会儿吧。”

“甲谷马上要到这里来的。那时你再来吧。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宫子一边用点着了的香烟头烧着花瓶里的花，一边微笑着。

“唉，您真辛苦啊！我早已决定，在跟您结婚之前不跟甲谷

说话。所以，请您代我向甲谷先生致意。”

“我可不是来听你开玩笑的。我今天晚上来这里是想干一件好事。所以，我的话你也该听的。这对你肯定也有益处。”

“我死也不愿意嫁给甲谷先生。求您务必帮我一把。我如果跟他结婚去新加坡那种地方，除了皮肤会晒黑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甲谷和你的事算吹了？”参木脸上笑容消失了，眼睛里漾出一股阴冷的波光。

“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甲谷只有一点是我所喜欢的，那就是他听不出自己英语里的错误。谁要做了他的太太那准保幸运。”

参木为宫子的嘲讽感到不快，扭过脸去。一把巧克力顺着并排坐着的舞女们的膝盖上哗地一声滑落下去。

“今天晚上请您跟我跳个舞吧。我最近活得有些腻烦了。我为什么要做舞女呢？我在死去以前想打扮成日本新娘的样子跟您结婚。也就这么一回。请您答应我好吗？”

“看来你好像也是没有事干了。你逮住我说这种话可危险啊！”

“对，是危险。我一看到跟自己相同的面孔就害怕得浑身发冷。您再不当心也危险呀。您的脸上都显露出来了。”

参木被她刺中了要害，更加不开心地皱起了眉头。

“你给我呆到那边去！两个心情相同的人呆在一起只会向下出溜。”

“事已至此，还不是一样吗？你如果精神反常就跟我说好了。我随时听你诉说。我这不是撒谎。我独自一人还会四处游荡的。不过，游荡来游荡去，就会像一只香肠那样越拉越长。真是无聊到家了……”

参木望着宫子的眼睛，就像看到一条危险的境界线正向自己

逼近过来那样。这时，他猛然想起了竞子的脸庞。但，她已是一个破了身子的寡妇。他想起了芳秋兰。但，看到她就如同看到了死亡。不，我还有什么希望吗？

“我总觉得自己正一步步地滑进冰窖中。这一定是因为我总是被紧紧地夹在人体中间的缘故。什么恋爱之类的，看上去就像泥浆一样。”

参木感到自己就像被猫舔了那样溶解开来，骨髓发冷。

“你跳舞去吧。我在这里看你跳。”

“您不陪我跳一曲吗？”

“不能跳！”参木生硬地答道。

“您只要随便地踏踏步子就行嘛。在这种地方跳得太好，那一定是什么地方有毛病的人。”

“反正，我是不跳。呆在这种地方不也无聊吗？那里才是你的用武之地嘛。”

宫子回头看了看参木手指头指向的那一堆外国人，然后笑着把手放在他的手指尖上。

“您怎么了？一直都怒气冲冲的。我可不喜欢您这个样子。那么，我去那边了。那里聚了一群外国人。就是您前两天脚踩的影集里的那些人。您可记住。最右首的是巨人染料公司的布雷曼。面朝这边的那个是帕马斯造船公司的鲁斯。再一个是马坎泰尔·格林的巴斯威克。他前边那个人叫什么，我忘了。对面的那个是很有身份的人。”

“我跟你说，甲谷马上就到。”

“可是，我跟甲谷先生真是没有什么关系。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宫子说完就一面在后背上微微泛起笑的涟漪，一面朝着英语低音部回响的人群走去。

三十一

高重的那个工厂，自从被暴徒袭击的那个夜晚起，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但反共派的工人们仍守护机器一动不动。他们一看到共产派的指令下达，就群起围攻，把他们扔进河里。工厂内外，共产派的传单和反共派的传单在风中互相搏斗。

从暴徒逞凶的那天夜晚起，高重就没有见到参木。他想，如果参木平安无事准会露面的。可是却始终未见人影。

高重在工厂中巡视。昨天一夜刮的是南风，停止运转的机器已经生了锈。工人呆在默默无语的机器中间。听说暴徒还要来闹事，人人脸色煞白。他们像虱子一样钻到成排的机器中间去消除铁锈。擦磨机器的金刚砂因为湿气的关系从纸上纷纷掉了下来。工人们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日本产的劣质砂纸骂不绝口，一边练习更换停止转动的传送带。他们的四周到处堆放着棉花，这些棉花就像没有打扫的吐泻物一样湿淋淋的。

高重从屋顶上朝工厂周围环视。驱逐舰上耀眼的探海灯穿过云层向四处回转。绵延的黑色煤堆中间竖立着成群的起重机。走私船的破风帆像漆黑的翅膀一样，歪歪斜斜地向上游驶来。这时，衣裳褴褛的人群在煤堆上一边爬行，一边像墨水洇染开来那样逐渐变大。每当探海灯的灯光从他们背上飞速转动时，褴褛的人潮便成扁平状紧贴在煤层上。

高重心里叫了一声：来了。他弓着身子要下楼梯。这时，悄无声响的一团黑影从仓库中间溜进发电厂的玻璃门里。这肯定是一股像凶器一样朝着要害部位冲来的可怕的力量。高重在心中设想，这群人背后藏着一个芳秋兰。他产生了一个欲望：要迂回到他们背后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想要得到什么？现在不就是想占领工厂吗？

高重揿了一下电铃，整个工厂变得一片漆黑。喊叫声从内外两个大门旁边响了起来。煤块朝工厂扔了过来。探海灯的灯光一照射过来，攀登围墙的群众就像蚂蚁一样浮现出来。

高重觉得，把他们诱进工厂倒是上策。他们一进来便成了口袋中的老鼠。只要反过来从外边把他们关起来就完事大吉了。如果他们破坏机器，那么，这笔损失不久就会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下了楼梯。早已拥进工厂里的这群人的前锋已经跟守护机器的工人发生了冲突。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以胸膛筑成一道墙壁，从机器中间冲过来。工厂里的工人们被挤了出去。印度人组成的警官队抡起枪托子，把他们顶回去。格斗的人群湮没了成排的机器，向纵深前进。预备车间的锁被扭下来了。工厂里的一群人冲进车间，夺取棍棒形的大手杖。他们又从里边挤出来，各自挥舞着铁棍子重又冲了上去。

他们从精纺机上跳到格斗的人头顶上。卷棉棍在人群中飞旋。亨克表的玻璃碎片飞散开来，扎进裸露出来的肉体上。在互相撞击的卷棉棍的声响和人们的喊叫声中，反共派的工人们渐渐溃败下来。

高重跑进电话间，要求工部局警察队再增派一队警员。他一返回原处，工厂里的灯马上亮了起来。霎时间，混乱的群众安静下来。接着，怒涛般的喊声又响了起来。高重把尚无人侵入的滚轮塔作为屏障，一边躲开头上飞来飞去的石块，一边大声叫道：警官队来了!

但，就在这时，周围的玻璃窗发出爆裂声，掉了下来。一伙新到的群众像泡沫一样，从那黑咕隆咚的大窟窿里喷了出来。他们转眼之间跳到了机器上，向机器里扔着石块和煤块。跟随他们陆续赶来的群众顷刻之间就在机器上站得满满的了。等到再没有可破坏的东西以后，他们便朝工厂职工冲了过来。

反共派的工人们被这不断增多的群众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和

群众融为一体，又变成了一股新的群众力量，回过头向公司职员袭击起来。工厂职工无论怎么抵抗也无济于事。他们跟印度人组成的警官队汇合一处被群众赶到了院子里。这时，一群工人从前面的西门冲了过来。他们蜂拥而至，转眼之间就凭着肩头的力量把围墙给拱塌了。从倒塌下来的围墙后面出现了手持凶器的又一群人。他们各个怒口大开，发出呐喊，向工厂职工展开了肉搏战。腹背受敌的职工已经动弹不得。高重心想，现在已是最后关头，便和伙伴们一起把手枪对准了群众。他勾在扳机上的理性限度，与群众一起，像弹簧一样时伸时缩。头发蓬乱的人潮加速向他冲来。与此同时，印度警官队的枪声响了。接着，高重他们也开枪了。群众前列的一角响起了喊叫声。他们中的一些人像折断了翅膀一样瘫了下来。他们想要半路退回。于是，跟后边向前挤来的人群发生了冲突。他们变成了圆弧形的两股黑潮，在高重眼前莽动。迷失方向的脊背和脸孔，汇成波涛打起漩来。逃遁的头颅伸进了成群的胴体之中。人们绊倒在围墙前，后倒下的人便在他们身上叠成了人墙，人墙在这流动的群众中便黑压压地停了下来不再动弹。

反共派的工人们看到这溃败下来的共产派人群便再次露出凶相，从他们背后扑了上去。人们的脚从摔倒的人身上踩过去，又跟别人抬起来的头撞在一起倒在地上，四处乱爬。被别人的脚踩了的蓬头垢面又被疾风般飞跑的脚踢了一下。卷棉棍像标枪一样飞旋。煤块从逃逸的群众身后扔了过来。四散逃窜的群众身影随着仓库角度的不同而变幻着，很快就从院子里消失了。

工部局机枪队到达工厂门前时，早已见不到他们一个人影了。每当探海灯的光柱在夜空旋转时，惟有血泊像黑色的痦子一样从泥土地上浮现出来。

三十二

脸被热气烤得发烫的山口从土耳其浴场走到了外面。他想马上去阿杉那里，在她那里呆到午夜十二点。但，他走着走着却来到了久住东京的印度人、亚细亚主义者阿利姆所在的宝石商店门前。他先看一看阿利姆在不在店里。只见阿利姆送走客人之后刚回到柜台，正背朝店门跟一个当小伙计的中国人大声嚷嚷着什么。他每嚷嚷一句，黑脖子的皮肤就嵌进雪白的硬衣领里软遢遢地晃悠一次。

山口预感到：如果在这里跟阿利姆攀谈起来，今天晚上就无法与阿杉相聚了。但，这时他早已向阿利姆打过招呼并走近了他。

“噢！”阿利姆转过魁梧的身体，一只手拄在宝石柜的厚玻璃上，一只手跟山口相握，操着明晰的日语说道：

“久违了！”

“久违了！”

“我说，你是不是遇到了意外事件？”山口说着把手放了下来。

“对。事情变得非常地微妙。这次，中国好像也很有可能扩张势力。”

“你见到李英朴了吗？”

“没有，还没有。虽然很想见他，可是他下落不明呀。”

阿利姆给山口让座，跟山口对面落座之后，满口白牙中的一只金牙便闪闪发出了金光。

“这次的事件非常棘手，正发愁呢。东洋纺织公司的日本职工硬说最先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是印度人。他们这样一坚持，我们也不能永远保持沉默呀。”

“不过，不管开枪的是日本人还是印度人，反正冲上来的都是中国人，不论谁当时也会开枪的嘛。你也没有异议吧？”

“那倒也是。尽管如此，又有什么必要把罪名转嫁给印度人呢？”

“不过，检验后发现，死者身上的子弹既有印度人打的也有日本人打的。因此，听说原先的排日运动从今天开始将要变成排英运动了。这一点你也会赞成吧？”

阿利姆一边望着一辆接一辆的黄包车在弥漫着雾霭的幽暗的门口闪着亮光跑过去，一边说道：

“我们对中国人的排英运动并不赞成。中国人所能做的只有排支①。”

“你是说‘废止’②吗？”

山口专注地看着被阿利姆那只大巴掌压着的玻璃柜里的宝石。

“喂，你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印度吗？”

“不，不是。是从小偷那里弄来的。”

“那么，我要一块也无妨了？”

“可以。请拿吧。”

阿利姆说着便打开了玻璃柜。山口扒拉开一大堆印度制麦秸工艺品，挑出一只紫水晶戒指，想要送给阿杉。

“这不会是赝品吧？”

“不，我不知道。”阿利姆说道。

“那么，我拿走也不领情了。”

“所以，得收五美元嘛。”阿利姆朝山口伸过手去。

---

①② 上一句的“排支”与本句的“废止”是同音异义词。因此发生此处的歧义。“排支”中的“支”是“支那”的简称，是对中国的一个侮辱性称呼。

“明明是赝品，你还要收钱?”

“这就是生意嘛。喂，拿五美元来!”

山口掏出五美元，把戒指戴在自己手指上说道：

“从今天晚上起，我要排印。”

“是英国让我这样干的。”

“提起英国，最近英国也蛮咄咄逼人的嘛。贵国的国民会议派处境危险呀!”

“危险。”

阿利姆泰然自若地说。

“你怎么样? 如果国民会议派分裂，你站在哪一边? 总不会连你的老板杰兰达斯也改换门庭去投靠共产党吧? 没问题吧?”

“不知道。如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像现在这样改换门庭的话，恐怕连杰兰达斯也不能稳坐钓鱼船吧。”阿利姆说道。

“不过，现在就改换门庭，贾瓦哈拉尔岂不是押宝押得太早了吗?”

阿利姆一声不响地望着门口。山口猜想，阿利姆肯定接到了来自印度的详细通报，于是拉了拉他的衣袖。

“贾瓦哈拉尔的改宗，等于帮助英国延长了五十年寿命。你以为如何?”

“我也是这样看。”阿利姆答道。

“那么，你的敌人不是又增多了一个吗?”

“增多了。”

“正值同志们与英国艰苦斗争的时候，声称必须借助青年的力量，便从背后向你们进行袭击，这将使已经处于分裂状态的印度更加分裂。你们的任务不是改革印度，而是从今天起转入自卫。目的已经改变。现在轮到你们自己被改革了。”

但，阿利姆仍然望着前方的雾霭，一言不发，仿佛祖国急剧发生的新的混乱已让他疲惫不堪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从印度发来通报吗?”

“没有。”阿利姆答道。

“那就是说现在相当混乱了。”

“不过，即令共产党在印度闹起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共产党斗争。共同的目标都是英国嘛。”

山口看出了阿利姆竭力掩饰本国的困窘那样一种孱弱的虚荣心，与此同时，他猛然回首向东望去，也不能不感到思想火舌正在日本熊熊燃起。“如果共产党在印度闹起来的话，迄今资助独立运动的资本家会不会和英国勾结起来呢?那样一来，会议派的条件只会被永久埋葬吧?”

“也许是那样。但，中国不也是资本家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掀起排外运动吗?所以，印度也只好交给杰兰达斯和贾瓦哈拉尔了。”

阿利姆抬头看了看挂钟。

“喂，关店门!”大声吩咐小伙计。

“不过，印度以北的海岸线就这样全都共产化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亚细亚主义者也不再与欧洲作斗争了，而要跟共产军作战了。”

“坏蛋是俄国。”阿利姆说完，便把窗帘拉了下来。接着，小伙计咣哨一声把大门关上了。

“这样下去，你们的军国主义势必与俄国产生冲突。”阿利姆说道。

“如果军国主义与俄国冲突，你说印度怎么办?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山口回敬了他一句。

“那样的话，印度肯定要分裂。现在贾瓦哈拉尔的势力，在青年中，已经超过了甘地，真是不得了。”

“你的老板杰兰达斯会怎么样呢?”

“杰兰达斯将会与英国斗争到底。问题还堆积如山，诸如:

国防军的统率权、经济支配权、印度公债的利权赋予与食盐专卖法否定运动，此外，最重要的是政治犯获得控诉权。全部国民会议执行委员三百六十人中，占百分之七十六的二百七十人仍被关在狱中。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监狱里关满了正义之士。你再等上五年吧，届时我们一定会做出个样子给你看的。”

阿利姆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份油印材料。

“这是前些天拉合尔的同志寄来的一篇声讨印度总督的檄文，是近来少见的好文章。它说：总督对于我们提出的有关盐税的稳妥切实的提案所采取的态度暴露了可疑的政府的真情。头晕目眩、闲居在西姆拉高原的全印度统治者无法理解居住在平原的饥寒交迫的数百万民众的苦恼，这在我们看来是明若观火的事实。然而，他们不正是靠几百万民众终年辛劳的庇护才得以闲居在西姆拉的吗?”

“这不是共产党的口吻吗？拉合尔也靠不住了吧?”山口说道。

阿利姆从材料上抬起了眼睛，看着山口的面孔说道：

“你看什么都觉得像共产党。你那么害怕共产党，那亚细亚主义也就完蛋了。”

“唉，什么都无所谓，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吧!”

“出去。”

山口先走出大门，阿利姆随后也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三十三

随着罢工浪潮的扩大，海港出口的棉制品急剧减少。对日汇率开始上升。银元价格一跌落，金锭行情便飚升。欧美国家的外汇经纪人的马车在各银行间飞奔。可是，随着金锭价格的上涨，海港却充斥了银元。于是，市场的棉布购买力增强了。外国货连

续脱销。纽约、利物浦和大阪的棉制品价格大幅上扬。

参木对显示在揭示板上的日本内地景气状况极感兴趣。日本公司一倒霉，大阪反而赚起钱来了。至于中国，参木所在的那个日本在中国办的纺织公司，连积压在仓库好久的滞销品也开始走俏了。

当然，对这种令人蹊跷的景气感到害怕的，可不仅仅是交易部。交易所里，购进之风一停，卖家便接着涌现出来。于是，棉布价格一齐下跌。印度人四处抢购囤积。但，海港的棉制品越来越少，无从补充。这样一来，闹罢工的纺织公司的损失便随着罢工的旷日持久而加大。而且，如果不向工人们承诺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罢工便肯定要继续进行下去。

从罢工造成的棉制品匮乏中获得了暴利的是印度的抢购囤积者和中国人办的纺织行业。中国人办的纺织行业长期以来就受到日本公司的压制。日本纺织公司一闹罢工，连他们那些停产的公司也都全力以赴开动起机器来了。罢工职工中的熟练工纷纷被他们给挖去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展开了。中国纺织业首次赶上了策划振兴资本主义的机会。他们面临这样一种命运，那就是为了奖励国产化，就必须在本国资本尚未发展到与外资并驾齐驱以前允许俄国在中国得到发展。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只要不仰仗于俄国，就无法摆脱压迫他们的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必须背靠共产主义，借此时机谋求资本主义的兴盛。

总商会这个中国资本家集团里混进了阿柳的丈夫钱石山。日本人的纺织公司一闹罢工，他就跟总商会一伙人开始出谋划策。他们向中国纺织业增拨了资金。向排日宣传活动者提供了经费。甚至不惜向罢工策源地总工会暗送秋波。于是，一场中国史无前例的大罢工便像不知从何处蔓延开来的地方病一样，越来越大地张开了它那奇异的翅膀。如今，海港到处都是失业者，无赖之徒戴起共产党的假面具四处潜入，秘密结社在活动，甚至街道的墙

上，十字路口的电线杆子上，里弄的纵深处，都贴起了号召反抗日本人的传单。总工会向旅居各国的华侨发出电报，敦促他们给予支援。

在这场骚乱中，高重等少数日本人和工部局属下的印度人警官开枪打伤了几名中国工人。其中一人死去后，海港的激进派闹得更凶了。他们从工部局尸体检视所领回遗体后，声称死者的四个弹痕都是日本人开枪造成的。总工会干部和罢工工人三百人组成的队伍抬着棺材冲进工厂，追究凶手。警官队在工厂门前赶走了他们，最后棺材停放在罢工指挥部总工会里面了。

高重意识到自己一伙开枪打死的这个工人的尸体已逐渐变成了海港活动的中心。中国工人的团结因为这具尸体而变得更加牢固了。他看着他们那巧妙的运作，不禁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芳秋兰一个人策划的。他预感到，不久她就会率领几千名工人到四面八方去活动。

不过，他在心中叫道：你等着瞧吧！

她越是闹得厉害，由她牵着鼻子走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会饿死。

在总工会附近的广场，为停放在总工会里的死难工人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纠察队的电话一个紧接一个地打到参木的交易部来。

三十四

每天都在全市流传着日本人被袭击的消息。日本人的货物被抢掠后，又被付之一炬。中国商人竞相逃到安全的公共租界地。租界的旅馆连日客满。接着，租界的地价和房租猛涨。亲日派的中国人或被投进监牢，或像野兽一样被游街示众。不知是何许人的头颅被高挂在电线杆子上，从鼻子那里腐烂下去。

参木接到外出察看的命令后，不时装扮成中国人在市内转悠。他很难再抑制自己要去看看芳秋兰的欲望。他一走近危险地带就顿时感到非常疲惫，他这时才感到一种鼻孔被涂满鼻药那样一种强烈的刺激。

那一天，参木与甲谷约好像往日一样在神父咖啡馆见面。他走过的路面上充满了时近夏日的浓重的蒸气。乞丐们的褴褛衣裳像花穗一样缠附在建筑物上，驱逐舰的钢铁胴体从那建筑物缝隙间伸了出来。无轨电车四处追赶着成群的黄包车，一下子把头撞进街角的水果摊里不再动弹。参木拐过了一个街角，只见那条笔直的街区尽头，群众高喊着口号挤在一起，举着旗帜向前移动。那显然是袭击日本工厂而被驱散的一部分群众。他们那长长队伍的排头已经被警察的石砌关口给吞咽进去了。

长长的群众队伍朝着排头拥过去，排头是为了抢回被捕者而被吞进关口里去的。石砌关口像炉灶的火口一样，把群众一点点地吞咽下去。接着，群众又猛然被吐了出来，他们又朝参木这边雪崩似地拥过来。因为，关口的一排水龙一齐喷射出水来。打旗的人被水龙冲倒，从石阶上滚下来。水龙一面冲扫着街道上的人潮一面向前推进。人们从停在十字路口的电车里，从建筑物里，跑到马路上来。被警官队驱散的群众又被那些新拥出来的群众所阻塞，人越聚越多。一个工人跳到窗户台上叫喊起来。

他情绪激昂地诉说着同胞如何惨遭杀害，压迫者如何变成了英国军警，就在这时他突然脑贫血发作，晕倒在石头上。群众慌乱起来。传单的激烈的言词在人们的肩膀空隙处飞散。旗帜在群众头顶挥舞。接着，又有一个工人跳上建筑物窗台上，同样高声叫骂英国警察。于是，靠近他的警官拉住他的腿把他拖了下来。在群众前头，一面面被水龙打湿的旗帜缠裹在警官的身上。

群众乘势又行动起来，异口同声地喊叫着朝工部局冲去。水龙喷射出来的水把群众冲开，又把他们冲得东倒西歪。从人潮中

显露出一条笔直的马路板石。石块在巡警头上飞啸而过。从高耸的楼房窗户上，一块块玻璃像河流一样泛着蓝光坠落下来。

群众早已被指挥部给煽动起来了。他们喊着打倒外国人，又向警察逼近。在强劲的水龙冲打下，群众的前端和巡警踉跄倒地。有如大厦坍塌般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的群众，马上又把格斗的人群冲走了。街区的空间如今已为巨大的热情而沸腾起来。这汹涌澎湃的群众冲击力挤碎了漆黑的街道的玻璃，行将登上关口大门。关卡上的枪口一齐喷出火舌。几条闪电般的战栗在群众上面飞旋。原本不声不响的群众，霎时间发出了惨叫声，脑袋向两侧的墙壁扭过去。接着，又从墙上反弹回来。他们像弹动的激流一样，调转头去袭击关卡。这时参木被挤进一家商店凹陷进去的门口，只能看见头顶上呈水平状开放的旋转窗。骚乱的群众倒映在那窗玻璃上，那就像不见天空的海底一样。无数个脑袋在肩膀下边，无数个肩膀在腿下边。他们一面勾画出险些坠落下来的奇异的悬垂形天盖，一面像水草一样，向前流淌又折返回来，折返回来又打旋，摇晃不止。参木一直在这回旋着倒垂下来的群众中寻觅芳秋兰的面庞。这时，他听到了枪声。他为之一震。他像要蹦起来那样向地上的群众中挤过去。但他马上又为自己的重心在外界的混乱中飘浮起来而产生了自责心理。总在内心中萌动不已的斗争欲望，突然像旧病复发一样从心底奔涌开来。他反而为努力恢复冷静而紧张起来。他想要看看子弹射出去的速力。人流在他前面疾驰。人流和人流中间，群众像飞沫一样跳起来互相撞击。旗帜在人流上倒了下来。那撕裂成布条的旗帜缠在奔流的群众腿上，被吞进建筑物中间。这时，他瞥见了秋兰的身影。她在旗帜旁边由工部局所属的中国巡警硬拉着胳膊向前走去。一会儿，流动的群众挡住了参木的视线。他冲出人流，跑向建筑物旁边。秋兰斜靠在巡警的胳膊上，在他眼前静静地观望着周围的骚乱。这时，她看见了他。她笑了。他的心像掉进冰窖一样，顿时感到了

冰冷的死亡。他像一把尖刀一样跳了起来，朝那个巡警的胳膊猛撞过去。他倒了下来。秋兰乘机跑了。他一脚踢开向他袭来的肉块，猛地站立起来。他撞在了枪托上。他跑进了重新蜂拥过来的群众之中，又和人流一起向前走去。

这只不过是鲜明的一闪而过的断片。在步枪子弹回响的街区，群众的巨大漩涡分成几股，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在建筑物中间飞快地交错穿行。

参木忘记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一边望着跑来跑去的群众，一边被秋兰的笑脸锁定在了那里。他感到自己茫然若失，就像激奋不已那样。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那无动于衷的内心的洞穴。

玻璃从远处的窗户上像瀑布一样哗啦啦地掉了下来。他从一个在自己脚下拾子弹的乞丐头上跨了过去。他这时才感到，现实仍在视野中继续进行强烈的活动。依然如同深渊一样的空虚感使他的心越来越深地沉没下去。他早已感到自己无事可做了。他觉得一切都像荒唐可笑的舞蹈。于是，那无数次出现又无数次消逝的死亡的魅力又灿烂夺目地充溢了他的心田。他六神无主地环顾周围，只见一个抢走死人脚上鞋子的乞丐被水龙冲击了眼睛，跳了起来。参木抓起一把铜钱向远处的尸体上扔了过去。乞丐们像动作机敏的黄鼠狼一样从死尸和受伤者身上跳过去，围着散落地上的铜钱爬来爬去。参木在目测自己与死神嬉戏的距离。他为自己拥有抵御外界的力量而感到胜利的骄矜。同时，他又感到死神正以锥子般的锐利刺向自己的皮肤。他又掏出铜钱胡乱抛撒出去。乞丐们以自己与他的距离为半径，在尸体中转悠开来。他从骚乱的街道底部感到了自己意志的圆周在扩大。于是，他首次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强烈的快感而感到浑身酥麻起来。他现在感到自己在向死亡的瞬间滑下去时，速度是何等之快。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圆光中，他被飞速旋转的透明的战栗所感动，暗笑起来。这

时，他的身体突然被拽进后面的群众中去。他回过头去。

“啊！”他叫了一声。

原来是秋兰在拽着他。

“喂，您快跑！”

参木跟在秋兰后边跑了起来。她把他领到楼房里，坐电梯上了五楼。两个人进了男侍指给他们的一个房间。秋兰搂住他，猛然呼吸急促地吻了他。

“谢谢您。那次分手以后，我一直相信还会再见到您。不过，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见到您。”

参木对于这一声接一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感情迸发的音响，只是神情恍惚地听着而已。秋兰急忙打开窗户，向楼下的街道俯视。

“您看，那些警察！我就是在那里被您救下来的。他们瞄住您开枪也是在那里。”

参木和秋兰并肩站着朝下望去。在顺着墙壁上升的硝烟下面，最后一批群众已经被逼到街道的一角。鲜红的装甲车一边倒退着碾轧血痕和玻璃碎片，一边懒洋洋地从满是窟窿、死一般沉寂的街区纵深处轰隆隆地开过去。

参木发觉原来自己斗争的地方只不过是楼下这一冷漠的街区。他深感自己荒唐得可怜之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参木抬起失去弹力的眼睛，望了望秋兰的面庞。她的脸庞像曙光一样。他想起了她给自己的吻是那样湿润。可是，那吻又像一个误会似的，给他留下一份空虚的感觉就又飞走了。他说道：

“请您不要管我，去您急需去的地方吧。”

“谢谢。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集合的地方已经确定下来了。您先说说，您今天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

秋兰说着就把胸口靠到参木的肩上。

“我今天是信步走到这里来的。不过，您露面的地方，我是

大致能想象到的。”

“您这样做可太危险了。以后要尽量呆在家里。现在我们同伙说不定会对您们做出什么事来呢。不过，我以为今天工部局开枪对日方来说倒是有利的。从明天开始，中国人的反抗一定会冲着英国人。再说，工部局马上要召开纳税特别会议。工部局提出的提高关税方案，是关系中国商人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要竭尽全力破坏这个会议，让它流产。”

“那么，日本工厂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放下不管了?”参木问道。

“是。对于我们来说，英方比罢工还要重要。如果对今天工部局开枪一事予以默认，那就是中国的国耻。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不论把开枪的理由编造得多么完美，都注定要以英国人的失败而告终。您看吧！流了多少血?！今天，在这下边，有多少人惨遭杀害！”

秋兰就像对窗户本身怀着深仇大恨那样，用力推了窗户一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参木从秋兰那向上挑起的眼角中看出了她那恍如隔世的激情，同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向冰冷的北极移动。于是，霎时间，他感到秋兰那张兴奋的脸就像运动员那波光起伏、清爽宜人的皮肤一样，显得美极了。他现在期望自己能为秋兰那火辣辣的激情所感染。他朝窗下望去。的确，血泊还在那里。是谁杀死了他？他想起了中国警官瞄向中国人的枪口。那肯定是工部局下的命令。但，又怎么能够因此便说侮辱中国的歹徒不是中国人呢？参木说道：

“我只能对今天的中国人表示同情。尽管如此，工部局警察的狡诈……”

他说到此处就打住了。他早已觉察出工部局借中国人之手枪杀中国人的险恶用心。

“对。工部局的老奸巨猾，那并非始于今日。今天正是我们

中国人必须坚决反抗的时候。”

看到秋兰在激愤到极点时那副像陀螺一样团团打转的模样，参木就感到有一股逆风在自己脸上掠过，把视线转向了别处。但，为了让她镇定下来，他又不能不跟她侃点什么。他心平气和地说道：

“我前几天从中国报纸一位记者那里听说，最近从俄国来了几百名最狠毒的女人，为的是削弱这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这个消息的真假姑且不论，不过我觉得俄国的奸狡还是值得特别当心的。”

参木嘴上在这样说着，但他心里却丝毫不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他接下来又说：

“我不是为了打消您今天的怒气才说的。不过，我以为无论多么奸狡，也有办法让这种奸狡没有用武之地，这可以称之为锻炼吧。不，我还是不说了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您可以什么也不听我说就回去。我再说下去，说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心里很是不安。如果您对我抱有一点好感的话，就请回去吧。否则，您就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呆下去了。请吧！”

流转的秋波在惊呆失语的秋兰脸上极微妙地消散了。她那失去均衡的嘴角浮现出既往的爱欲的片鳞只爪，抽搐起来。秋兰向他靠过去。她让苦闷隐藏在眼睫毛下面，又一次吻了他。他从秋兰的嘴唇中感受到的已不再是她的爱情而是轻蔑了。

“好了，您不要对我这样，还是请回吧。您必须爱您的祖国。”参木冷冷地说道。

“您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呀。我们如果把脑筋用在您现在所想的事情上，那就一事无成了。我马上还有好多事要干。”

秋兰这时显露出一种悲伤的表情，把手放到参木胸前。

“不，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要拖您的后腿。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就在这种地方跟您凑到一起了。这对您来说也许是一个

不幸，但在我来说这却是最大的幸福。只是我已经没有希望了。请吧！”

参木推开了房门。

“那么，今天就允许我就此回去吧。不过，我想从今以后再见不到您了。”

秋兰迟迟不忍离去，又仰望参木说了这么一句。

“再见！”

“失陪了。不过，分别之前想问问您的尊姓大名。您还从来没有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呢。”

“哎呀，抱歉。”

参木说完，阴沉着脸，沉默了一会儿。

“非常抱歉。不过，让我们就这样分手吧。只要我知道您的名字就行了。好了，就这样吧。”

“不过，我可不能这样回去啊。明天一定又要进行巷战。届时，我们说不定会遭到什么命运。我要在死去之前想起您的名字向您致谢。”

参木很难承受突然涌上心头的悲痛。但，他却像一把啪地一声弹了回去的扇子一样挺直身子，默默地把秋兰的肩膀推向了门外。

“好，再见！”

“召开特别会议那天晚上，我会再来这里一趟。再见！”

参木在房间里聚精会神地听着秋兰的脚步声何时离他远去。他扪心自问：啊，迄今自己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他只是感到自己陡然间浑身瘫软下来。

三十五

从发生巷战那天起，流言蜚语便在海港四处传播。被杀戮的

外国人住宅门柱上画上了白粉笔记号。工部局害怕那天的开枪会引发群众大举冲击，向各国义勇团发布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市街的重要路口都由警官队把守。装甲车从刺刀出鞘迎面跑过的骑兵队中间驶过。汽车拉着义勇队，外国女人驾驶着汽车，传令兵在机枪队中间奔跑。整个城市已变成总动员状态。警官从枪套中拿出手枪潜入闹事的群众之中。他们就像抠果核一样从人群中揪出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断有人站在十字街头发表排外演讲。群众从警官队的刺刀中间挤出来，把演讲者团团围住。警官挥舞皮鞭想要驱散群众。但群众却嘿嘿笑着，越聚越多。

参木昨天夜里几乎一点儿也睡不着觉。他穿起中国服装在里弄、马路走着。他没有考虑市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像不时给模糊不清的胶片聚焦那样，测定自己心灵的位置。这时，他的周围蓦地发出了声响。被投掷过去的石块打坏了窗户的电车，带着血迹从马路中间驶了过来。这电车在跑过去时就告诉他说，这个城市的某一角发生了巷战。他重又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他已有好几次被告知自己是日本人。他把祖国以肉体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蒙受危险，而这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从这一现象中，从这些人中，突然发现了青面獠牙的成群野兽。他一面思考自己的身体从母腹中呱呱坠落的情景，一面思考自己正在步行的情景。在这两个情景中流逝的他的时间，那肯定就是日本的时间。恐怕今后也将是如此。但，他自己的心却要脱离肉体，让他忘记自己的祖国，而他对这一企图却无可奈何。可是他的身体却又不能反对外界硬把他当作日本人。不是他的心，而是他的皮肤非得同外界斗争不可。于是，他的心便跟随皮肤之后斗争起来。参木又在武器到处耀武扬威的街路上行走着。他感到群众的脸孔因为武器的缘故而更显得兴奋不已。那些群众在刺刀、机枪这类金属的闪光中失去了个性，又因为失去个性而变得更加膨胀而又勇猛。在这一民族运动中，参木却发现自己正要听从本能的支配去断然自杀。

他感到促使自己自杀的有祖国的动力。同时也在想：是自己要自杀的，还是谁逼迫自己自杀的？可是，自己生活的前景为什么如此地黯然无光呢？他感到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自己在为自己着想，而是被迫在为祖国着想。我早就要为自己着想。那就是什么也不思考。我要杀死我自己。一切都无所谓。孤独只会使我从内脏底部彻底腐烂。

在他这阴冷的孤独的感情面前，装满弹药的枪械潜藏在市街中。群众吐着排外的唾沫向工部局进发。像蜂窝一样排列在马路两侧的消防队的水龙向群众喷射出水来。当那激流般喷放出来的水冲进群众张开的大嘴中时，石块便从纷纷倒下的群众中掉了下来。一直被警官看守着的群众，在各个十字街头一听说那边闹了起来便一齐朝那个中心拥过去。

参木一边离开这些膨胀的群众，一边感到自己仍然像昨天一样在寻觅着秋兰。他凝望着在他前面被水冲散又重新聚集起来的群众的空当，看着倾斜着倒下去的旗帜，踮起脚来张望在飞来飞去的石块中闪着光亮的耳环。他突然感到自己那颗将要摆脱窘境的心将和昨天 见到秋兰之前一样浮沉不定。他又在设想，子弹也许会从水龙里跳出来吧。如果再次开枪射击，那么任何人也无法逆料这座海港会出现何等混乱的局面。但，这时群众的外围在后边人多势众的推拥之下，踏乱了水龙的阵势。有人下令开枪。枪炮声连续响起。参木浑身上下都感受到来自溃乱群众的压力，被卷进了原先一直向前进发的通路中的人流之中，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这人流阻遏了电车，一边向两侧的外国人经营的店铺投掷石块，抢掠物品，一边向四面八方的街道扩散开来。参木前面的群众突然停下脚步，围着一个中国人打了起来。他们骂他是狗。在他们喊叫的当儿，“狗”被撕扯成了两半。他的手被那些向一边的街道拥去的群众高高地举了起来胡乱挥舞，他的脚则像群众的犄角那样朝反方向的街道摆动过去。从他那晃里晃荡的腿

向上望去，二楼窗户里，舞女们正被舞伴紧紧搂抱着跳舞。这时，石块像雨点一样朝那窗户飞了进去。骑兵队的警官向群众跑来。紧接着，新造的装甲车在试射欲的驱使下，颤动着它的触角滑了过来。充塞道路的群众挤进弄堂里，又像被憋住的水一样出现在远处的弄堂口，站在马路上从警官队后边发出嘲笑声。

这些群众一边愚弄着警官队的马匹，一边向总商会大厅那边靠近。那里早在举行商会总联合会和学生团体的联席会议。附近的马路上，聚集着数万名男女学生，他们正在等待会议的结果。议题准是学生代表团提出的对外国人实行罢市的决议案。如果这个议案获得通过，全市的所有机关将停止活动。这一时刻恐怕马上就会到来。

参木心里明白，这次由共产党和资本家团体一致举行的会议，是对将于两天后召开的外国人纳税问题特别会议的一种威吓。不过，参木以为，如果那一天的纳税特别会议通过一项由外国人的手更紧地勒住中国商人脖子的提高关税议案的话，以后市面上的混乱势必向全世界泛滥开来。这时，新参加进来的群众一面传播着对警官开枪的激愤情绪，一面汇合到会场周围的群众中去。群众队伍与这新的人流一汇合，便摇摇晃晃地朝会场中流动过去。在这像波浪一样拥来的人流巨大的刺激下，所提的议案便在那人群的中心快速地进行下去。

参木早就感到秋兰就潜藏在这群众漩涡之中。他是为了弄清她在哪个位置上而眺望着动荡的漩涡的色彩的。他的皮肤觉出了一个流动在拥挤的群众中保持均衡的体温层。这时，他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异国人而感到心惊肉跳。他感到横挡在自己和秋兰之间的群众中有无数颗牙齿，而自己将逐渐被流动在那群众中的共同体温排挤出去。

三十六

参木好容易离开群众回到家里一看，甲谷早已回来在等着他。

“喂，我就是呆在这里也没有用。木材得四五天以后才运到。我想等木材一到就领着宫子逃往新加坡去。”甲谷抬起疲倦的眼皮说道。

“宫子答应了吗?”参木问道。

“不，还没有答应。要么拿到木材款，要么把宫子弄到手，反正这两项有一项弄不成，我就自杀。”

“哪一项你也得不到。明天银行肯定要垮台。”

“那岂不是连自杀也弄不成吗?”

参木默默地望着甲谷笑容后面渗出来的困惑。甲谷大概不会涉足参木那凄冷的心理之中。与此相反，参木却从甲谷健康的欲望的涌动之中感到自己久已忘怀的昔日宝贵的温馨时光就像幻影一样。这时，竞子的面庞从房间的角角落落闪现了出来。

“反正我们不能这样呆着。要干点什么。”

甲谷六神无主地说道。

“干什么?”

参木问道。

“我要知道就不犯愁了。”

“你把宫子搞到手不就行了吗?”

“那么你怎么办?”

“我?”

参木只想再见秋兰一面。而见面很可能是在明后天举行特别会议的晚上，所以也只能偷看她几眼。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他们两个人的最后愿望居然都是要见一个女人。当参木觉察到这一尖

锐的事实时，突然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你就不能甩掉那个宫子吗?”

“不能。一直都是她在甩我。我那些新加坡木材不被吞掉，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甲谷说道。

“你刚出来时曾说，不把菲律宾木材挤垮决不回去。讽刺也该有个限度吧。我可不劝你搞那个女人了。她把你搞了个天翻地覆嘛。”

“闹得天翻地覆的又不是我一个人。连这个城市现在都闹翻天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一个人再拼搏又有什么办法。反正我也不去管它了。充其量我再翻一次车就是了。”

甲谷吃力地站了起来，从衣兜里拿出竞子的信走了出去。信中写道：阻碍竞子回来的，是这个海港的混乱。

参木在琢磨，使她无法回来的是谁。他每天都看到暴徒的黑色翅膀在向四处伸展。而芳秋兰的面孔总是千变万幻地从这些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

三十七

宫子听从甲谷的招呼坐到了车上。她想要看看围着她转的那些外国人变成义勇军后在街上活动的情景。甲谷的自尊心在宫子的连续打击之下非常低落，现在他必须准备承受更大的损伤。两个人下了车。夜晚的河畔公园里，妓女们像往日一样低着头坐在长条椅上。从犯了鸦片烟瘾的皮肤煞白的女人中间，喷泉像舌头一样向上翻腾着，甲谷借着从经雨的菩提树影中婆娑洒下的瓦斯灯光，一面打量宫子的表情一面向她求婚。

“我所有的一切都对你说了，再没有可说的了。如果让我说，就再重复一遍也无妨。”

“不嘛。你又何必总是抓住我穷追不舍呢?”

“说老实话，我已经向你和盘托出了。我求你了。”

宫子斜倚在甲谷肩上，极不耐烦地、充满恶意地笑了起来。

“我并不讨厌你呀。不过，像你这样翻来覆去总说那几句话，我也受不了啊。”

甲谷坐到长条椅子上，宫子也坐了下来。甲谷一边踢着落在皮鞋尖上的帆船灯光，一边拚命想从调侃的话语中挣脱出来。这时，一群暴徒从对岸林立的桅杆中摇摇晃晃地钻出来，冲进了工厂。发电厂的玻璃被打破了。窗户里喷出子弹的火花。黑乎乎的暴徒身影流进了毗邻的香烟工厂。汽艇的无数道蓝色灯光越来越密集地从海上朝对岸的桅杆照射过去。甲谷摇晃着宫子，想把她那颗茫然若失的心从这骚乱的远景中拉回来。

“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跟你这么坐着也不管用。你可以让我的心早些踏实下来嘛。你还是马上到我那里去吧。”

“你看，冒了那么多的烟！你看呀！那是英美的香烟。这个城市算完了。”

“城市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裂痕的城市。你还是跟我一起跑到新加坡去吧。”

“可是，在我看来，没有哪座城市比这里更重要了。我一旦离开这里，就像一条鱼被晒干了鱼鳞。如果一筹莫展，我就只有去死。我早做好了随时去死的思想准备。不过，我还是喜欢这座城市。”

甲谷一看谈话势头不对，就抓住椅背心慌意乱起来。

“你别那么想嘛。只要你嫁给我，一切我都会给你安排停当。这样总可以吧。那么，我……”

“可是，我压根儿就没想结婚呀。如果我想要结婚的话，你第一次提出来时我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你了。我这个人再差劲也不会像你那样一味装腔作势呀。”

甲谷搔着头笑了笑，然后回过头去又赶紧说道：

“你怎么骂我都可以。我不论怎么围着你转圈，反正也就是转悠呗。无所谓的。”

“我可不行。让我守着一个男人过日子，这简直不可想象。我在看男方时，总觉得每个男人都是一样的。如果真结了婚，我一准会从你身边跑掉的。我宁愿按照我的做派给许多陷入困境的男人以关爱。谁要是认为他被我欺骗了，那他就是傻瓜。不过，连日本人现在也没有哪个男人认为自己被欺骗了而感到后悔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看得出来的。再说，你向我求婚我都当作玩笑看待，这可是不同寻常呀。”

浪涛拍打过来，就像冰冷的天幕沁入甲谷的身体。他把手从她身上放了下来。在他那像被打碎的铁链一样低沉的心的断面上，无数名从未谋面的女人的身影混杂出现。但在这众多的身影中惟有宫子的面孔总是越来越鲜亮地闪现出来。

“不行！”

甲谷说完，突然要把她紧紧拥过来。但，成群的妓女像成串的蘑菇一样挤坐在长条椅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二人。他叹了一口气，离开宫子，伸了伸腰。这时，宫子反过来朝甲谷这边倒了过来。他搂住宫子，为她这急剧的变化所深深打动，精神恍惚起来。

“你就让我这样呆一会儿吧。我每天都得跟一个人像这样地呆一会儿的。你的心思我已经明白了。但，我却做不到。你还是早日找一个漂亮的太太回新加坡去吧。我这个人的脾气，对谁都是这样的。虽然觉得对不住你，但我也毫无办法。”

宫子那双镶着珠宝的皮鞋尖每轻轻地踢一下甲谷的皮鞋，甲谷的胳膊便松下一分。他发觉她只是在采用一种新手法来安慰他罢了。

“你的温柔，我早就知道，但你不要再来迷惑我了。不过，我喜欢你喜欢得要命。”甲谷说着又使劲地搂住了宫子。

“你有些反常，今天晚上净说些傻话。你看那座桥上面！义勇兵在奔跑。而你怎么净说些小孩子话。这种时候，你该想点办法呀！”

甲谷把宫子推倒在草坪上，站了起来。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已落入她那诚心让他发脾气的圈套之中时，便又坐到宫子前面说道：

“你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在你面前是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我的过错不就是喜欢你吗？可你为什么总是那样要弄我呢？”

宫子摇晃着头发，从草坪上站了起来。

“好了，咱们该回去了。每当我想到你在爱我时，我就得意忘形起来。所以，你就什么也别对我说了吧。”

然而，当甲谷发觉自己被人完全抛出了局外躺倒在这里时，他就再也动弹不得了。宫子独自一人一边回头张望，一边朝公园门口走去。躺在草坪上的甲谷头顶上的远处，起了火的香烟工厂枪声响个不停。

三十八

海港的中国人的动向发生了变化。作为中国商业团体的各路商会联合会、纳税华人会、总商会都团结一致签字赞成罢市。学生团到每家商店游说，劝他们停业。到处的墙壁贴满了罢市的传单，完全改变了墙壁的模样。电车停驶，电话中断。各学校宣告无限期停课。市街店铺一律关闭大门，市场被封锁起来。

那天傍晚，在市政会馆召开了将成为骚乱分水岭的工部局纳税特别会议。处于戒严状态下的会馆附近，每隔几米便有上了刺刀的警官队和义勇队巡逻。快到会议开幕时刻，由于白天在市内不胫而走的不祥预言的影响，会场周围变得屏气凝神鸦雀无声

了。徘徊着的义勇兵，目光十分机警。警官们在各个建筑物之间出来进去，搜寻隐匿起来的炸弹。装甲车静静地从联结在上水道上的水龙阵中间通过。不一会儿，外国议员们全副武装地陆续进入了会场。

正好这时参木来了。在会馆附近交通管制线以外，从各个弄堂聚集过来的群众挤站在广场上，彼此面面相觑，好像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参木一边从这些人中间挤过去，一边在寻觅肯定会潜藏在人群之中的秋兰。如果她没有忘记她说过的那句类似约会的话语，那么他也不该忘记在这附近寻找她。但，他走着走着便也和周围的群众同样突然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群众一点点越过管制线向会馆走去了。骑马的警官在纷乱的群众外围跃马前进。满载苏格兰士兵的汽车倒竖起刺刀飞驰而过。这时，群众的一角突然沉静下来。接着，一直乱纷纷的群众就像吃下了一服怪药那样，一个紧跟一个地安静下来了。在这个音响顿时停歇下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间，只有中国人的脚步声从这一带沉寂的底部依稀传入参木的耳鼓。稍过片刻，大家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不含有任何意思的沉默而已。于是，群众又闹腾起来了。从这闹闹哄哄的人群中传出来的消息说，会议没有开成。参木想，这回中国商人团的希望算是实现了。过了一会儿，又从人们低声传言中获悉，会议未开成是因为定员不足。参木仿佛看到了秋兰在宣称要竭尽全力使会议流产时的那张笑脸。她现在恐怕正在这附近的某个建筑物里埋头策划下一个行动。不过，这座海港的罢市持续下去，今后困顿不堪的将是中国商人了。如果中国商人困窘起来，就必定会与仍然需要坚持罢市的秋兰一派发生冲突。

参木在想：今天夜里必定会有什么谋略。他当然知道，这一谋略的目的便在于谋求商业团体和群众的团结合作。办法嘛，也很简单，那就是挑动外国人开枪。

但，参木已觉察到，自己大脑的运动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徒劳

无益部分的运动。他现在应该死。只要死就好。尽管如此，他又感到想见到秋兰的愿望在死死地缠住他，于是他便总是跟那个在自己体内跳梁不止的男人身影进行搏斗。这时，他猛然从溶入梅雨天空的夜色深沉的街角看到一副闪亮的耳环。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闪光点，一边像鱼一样从人潮的空隙溜了出来。可是，他还没有走到街角就先停了下来。如果那副耳环是秋兰呢？他刚一设想，就突然想到了与她见面以后该怎么办。即便见到了她，自己不也是无事可做吗？那还不如……不，在这乱纷纷的街上，她又为什么要来找自己呢？他把后背靠到墙上，压制住自己的心，以免又要产生她来寻找自己的幻想。可是，她如果没有忘记她自己说过的话，那么就……他为自己那刚刚压制下去便又涌上心头的无可奈何的爱情而暗自发笑起来。

这时，一队骑兵从前面人山人海的街路朝他这边跑了过来。与此同时，枪声从两侧的屋内响了起来。领头的一匹马直挺挺地站了下来，在连续不断的枪声中缓缓地倒了下去。另一匹马从被摔倒在地上的骑手身上跳过去向前飞跑。后续的几匹马转着圈儿把头凑到了一起。一匹马跳进了弄堂里。枪身在慌乱不已的马头上闪着光，朝屋内打了几枪。马匹又在群众中转悠开来。群众从四面的弄堂跑了出来，在耀武扬威的骑兵周围叫喊起来。大堆的石块向马投掷过去。马从倒下的马身上跳过去，脚踢着冲过来的群众向前跑去。

参木周围，群众把他一个人夹在中间，随着马的前进后退而像溶液一样地膨胀、收缩。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流动的群众甩开来，卷进去，就这样渐渐被挤到了弄堂口上。

骑兵队跑了以后，群众挤在马路上学着骑兵队狼狈逃窜的样子，喧闹不止。硝烟从开枪的屋子里冒了出来。这时，从工部局那边开过来的机枪队为了报复而向群众开枪射击。群众跳了起来。失声的群众像暴风一样摇晃起来。以沉没下去的身体为中

心，人群被分割成两大块，子弹发出呼啸声。弄堂口挤满了正要进去的人群。关闭了的窗户又打开来，像眼睛一样闪着亮光。跑得慢的群众则紧贴在窗下的墙壁上发出呻吟声。

参木独自一人从紧抵在他身上的无数个胸脯中，朝马路上环视。他踮起脚来想从倒下不动的人群中找到秋兰的身体。倒在地上的马头旁边，人的身体一边翻滚着一边挣扎着。

在开枪射击的房子周围，云霞般的硝烟静悄悄地在死人身上徘徊，在追捕者通过时摇晃着回旋。由于每天都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听到人倒下去的声响，所以在参木来说，眼前这一切动态风景已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不过，他的心虽然对外界的混乱变得麻木起来，却清晰地感觉到自由地回旋在这混乱的外界上的爱情在蔓延滋长。

当街道上的群众稀少以后，向骑兵队开枪的房子周围便被工部局巡捕包围起来了。机枪一架起便朝黑洞洞的屋内扫射起来，就像要为这所房子消毒似的。当东西的坠落声、人们的呻吟声响起，当子弹打在石头上又反弹过来时，房门喷出白色粉末，转眼间便露出了一个大窟窿。机枪扫射一停下来，门被踢了下来。举着手枪的一队巡捕从耷拉在栏杆下晃晃荡荡的牌匾下钻了进去。一会儿，混进三个俄国人的一群中国青年被手枪押着走了出来。

参木一边担心秋兰会不会也在其中，一边盯着从弄堂一角被押出来的这些青年。不久，被捕的人被推上汽车，由机枪押送着向工部局那边开去。群众听说武器撤走了，又从弄堂里慢慢走了出来。他们把尸体从灯火熄灭的马路拖到弄堂里。人们每一拽那像木板一样僵硬的尸体，死人的头便像毛笔一样用含在头发里的血在沥青路上划出一条黑色的线来。恰在这时，一部外国人的汽车驶了过来，压在尸体上。汽车里一对原先躲在茉莉花束后面接吻的男女看到这一恐怖场面，显出失魂落魄的样子。石块朝他们打过去。汽车撞开横七竖八的尸体，摇晃着那两个男女低垂的头

向前疾驶。

参木从群众中挤出去，来到了上次与秋兰见面的那栋楼前面。但他那双寻觅秋兰的眼睛已感受到了浑身的疲惫。疲倦之后，迄今视无为有、到处寻找的幻影便飘忽不定起来。走在楼房中间的肉体的疲惫陡然转化成为心灵的沉重。他在那里彷徨踟蹰了好一会儿。他在大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心想如果秋兰来了的话是一定要从这里通过的。他时而仰望这栋高楼，时而紧靠门墙像打瞌睡似地站着。突然他看到有三个年轻的中国人从对面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鼻子下面蓄着胡子的小伙子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很麻利地在参木右手上蹭了一下。参木感到他冰冷的手上有一个硬纸片。他在大吃一惊的同时，认出了他原来是女扮男装的秋兰。但这时秋兰早已和另两个小伙子并肩走了过去。参木捏住纸片，向前追了几步。但他想到，自己这样追下去无异于把她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她满含柔情，扭动瘦削的肩膀，回过头来朝他张望了一下。他从她那柔和的目光中看出了她拒绝他尾随的一种离别的悲叹。他站了下来，他觉得看看秋兰的信会比追赶她更让他快慰，更让他心潮激荡。

当参木看到秋兰的身影完全溶进熙攘的人群之中时，赶紧照直折返回来。他就像把自己的希望紧紧抓在深插衣兜的手里那样，心花怒放。他刚才心情忧郁地从这条路走过去，而现在竟不知怎么又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太平无事的河岸上的那座桥。他在那里打开纸片看了起来。那张急匆匆地用铅笔写成的英语纸片上写道：

“我总觉得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危险。以前种种，至为感谢。请您保重身体。倘能存活下来，请您以姓王的名义找北四川路交电马吉逊公司姓陈的伙计垂询。谨此，再见。”

参木从公园中怒放的美人蕉中穿过，前面有一块草坪。纸屑迎着海风沙沙作响，向脚下倒旋着飘来。他握住沾满露水的湿漉漉的铁栏杆俯视脚下的水波。

啊，我也完蛋了！

他朝河水低垂着头，越想越清楚地觉得自己将要深陷空虚之中。

三十九

那天深夜，参木敲响了宫子的房门。身穿西式睡衣的宫子披了一件骑士外衣走出来，一声不响地让参木坐在长条椅子上。参木一边抬起一只手表示歉意，一边浑身疲软地躺下来闭起了眼睛。宫子给他喝了威士忌。她坐在他身旁，望着他苍白的脸，就那样沉默着。从邻居家走廊走过去的烛光在玻璃窗上映出了石榴叶的影子，又很快消逝了。参木睁开眼睛对她说道：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你得收留我。”

“床铺在那边。你过去吧！”

他一边盯盯地看着贴到宫子嘴边的酒杯的杯底，一边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宫子的手。

“你今天晚上很反常嘛。我刚才觉得天好像都翻了过来似的，你对我那样，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宫子用迷离的眼睛望着参木说。

不过，宫子突然变得生气勃勃的了，她冲着镜子拍了拍自己的脸。披在身上的那件骑士外衣从肩上滑落下来。

“你来以前我一直梦见你。我一梦见你，你就会来的。你猜猜在梦里我跟你干什么来着？”

宫子从镜子前面走回来，把参木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把脸

凑上去。

“你打起精神来嘛。我可不愿意看你那副懒慵慵的面孔。”

参木坐了起来。他抓住宫子的手说道：

“反正，很无聊。”

“什么无聊？”

“你让我安安静静地再睡上一觉好吗？”

参木又躺下来闭上了眼睛。宫子用劲摇晃他的身子。

“这怎么行呢？你把我叫了起来自己却睡下去，可我还不是你的太太呢。”

于是，她又把放在旁边的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

“对，对。蛮行呀。你的任性，我可压根儿没有原谅过。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同情过你。你一到人家里就皱着个眉头，净想些无聊透顶的事，你以后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若是喜欢上你这种人那就完蛋了。”

被她这样一抢白，参木的醉劲就上来了。他说道：

“非常抱歉。这回我算明白过来了，你这是在骂我。”

“那当然了。谁要你给我看那副忧郁的样子？满大街上都是你那种面孔。你再看看我吧！论糊涂，我倒是一个糊涂人，但有情趣的事，我可全都懂得。”

宫子显出不开心的样子，面朝外边拿起了一支香烟。参木没有料到宫子竟生起气来，便又懒洋洋地躺倒下来。宫子一脚踢开掉在地板上的骑士上衣，站立起来，朝卧室走去。

“你能不能再在我旁边呆一会儿？这样我也会慢慢恢复生气的。”参木躺在那里独自笑着。

“不嘛，我可不理睬你这号人！”

“时不时地有我这种男人呆在你身边也不错呀。不能对人发火嘛。从清晨到深夜，我今天有好几次差点送了命。正赶上我累了。你要知道，人在累了的时候总是要跑到最温馨的地方来的。

你别生那么大的气，再陪我一会儿不好吗?”

宫子站在门前，朝参木这边转过身来。

“你今天夜里有点毛病，该不是幽灵吧?”

“那我可不知道。说老实话，我到你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想向你坦白交代。可是来了以后又不想说了。再犯傻，可就得向神仙请罪了。”

“对呀。你不仅要向神仙请罪，你连我也对不起呀。你念念不忘竞子小姐倒也未尝不可。可是，竞子小姐也未免太可惜了。”

“竞子是竞子，你是你嘛。我是一个飘浮不定的男人，所以不飘浮到最后是不会收场的。我今天晚上抱着乾坤一掷胡闹一场的态度干了一桩事。可最后也失败了。我要说了出来，你可别跟外人说呀!”

“你说吧。你说吧。说一说你干什么来着!”

宫子紧挨在参木身旁，抱着他的头又摇晃起来。参木那个被摇来摇去的脑袋在回想这一天所干的事。这时，他却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重地压到自己的身上。他就像要把自己那颗陷入绝境的心抛出去那样打开了话匣子。

“我这一阵子对一个中国女人很有好感，跟自尊心斗争了一个月，今天夜里终于告吹了。事后我想要死。不过，如果现在死，那还是被中国人杀死的好。日本人被杀死一个，日本的外交就可强硬一分。我想到了西乡先生说过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既然死就得为国而死。可是，中国人又不来杀我。既然不杀我，我就是死了也于国家无益。既然同样是一死，还是想要被人杀死。我这样思来想去的，永远是这副丑态，总也死不成。”

“算了，够体面的嘛。我讨厌你的这个故事。”宫子说着动了动膝盖。

“然后，我就到了你这里。我就思考，自己为什么不被人杀害呢? 我想到，这是因为我穿了这身中国服到处游荡的缘故。你

可能会想：那你为什么要穿中国衣裳出门呢。可是，你不知道，如果不穿中国服就是见到了我心上的女人也没有用呀。这就是我的新的苦闷。怎么样？这故事够新鲜的吧。”

“你别太愚弄人了吧。我在听着呢。我一直都在做你的梦。真是令人懊恼。”

宫子伸手把威士忌猛地一口喝了下去。

“不过，如此想来，也真是荒唐可笑的故事。可是，我一直在认真地想这件事，看来我是有点不正常。头脑这个东西一旦犯起傻来，那可就越来越往犯傻那个方向运动起来。比如说吧，你之所以不愿意跟甲谷结婚，那就是因为你的头脑朝犯傻那个方向发展起来了。对吧，你明白了吗？”

“对啊。我让你给迷住了，差一点就嫁给你了。请你给甲谷先生说一声吧。但，甲谷先生也是糊涂，把你介绍给我，比我还要糊涂。我在跟你结婚之前决不跟甲谷先生结婚。这就是对你的报复。你照顾甲谷先生的情面，净盘算着怎么躲开我。对吧？那你何必扯出个中国女人来呢？你不说中国女人不也有好多话题可谈吗？不过，算了吧。我马上也会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的。”

宫子站了起来，拿着拔出来的白兰花敲打着圆桌。参木发现这里也有地狱的一个伙伴，便十分快活地借着酒劲轻狂起来。

“喂，你到这里来呀！爱国主义者最了不起了。我同情你。恐怕我是最了解你的了。没有理解怎么会有爱呢？你来呀！我是喜欢你的。”

宫子把凑上来的参木推开。参木朝后边的墙壁摇晃了一下，又把手放在宫子肩上。

“你躲开！我不是中国人呀。”

“中国人也好，中国鱼也好，我才不管呢。既然能出爱国主义者，就都是恩人。我们下级职员除了爱国主义还有什么？”

参木像把宫子睡衣一下子兜起来那样把她抱了起来，在地毯

中央飞速地旋转起来。他的腿弯了下来，两个人倒在了地上。宫子从参木胸口被甩了下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参木仰面朝天，快活地望着从还在旋转的周围的花墙中挤出来的母亲的面庞，一个劲地嘿嘿傻笑不止。

四十

尽管特别会议流产了，海港的罢市却越闹越凶。中国银行从第二天起全都停业了。钱庄发行的支票都不予兑现。金锭市场全都关闭了。由于外汇市场一片混乱，外国银行也全瘫痪了。在这个被彻底破坏了的海港金融机构内部，只有对外汇兑仍在外国银行的底部像脉搏一样有些微弱的声响。

但，垮台的不止于此。海港的工厂几乎都被关闭了，成群的苦力开始罢工了，饭店的男侍开始逃掉了，警察系统的中国巡捕逃走了，车夫、司机、邮差、船员以及其他所有为外国人服务的人都没有了。

满载货物无法卸下的船只傻呆呆地停泊在海港里。报纸已无法发行。饭店里，乐队为客人端菜，烤面包的师傅没有了，肉类、蔬菜也没有了。外国人逐渐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强悍，在海港里闭门不出。

参木喜欢在行人稀少的街道行走。一直喧闹不休的市街陡然变得静谧起来，他却觉得这市街又更加喧闹起来了。义勇队跟在装着神出鬼没的暴徒的汽车后面跑来跑去。一律手戴白手套的中国人自行车队不时乘着濛濛夜色进行秘密策动，风驰电掣地在楼宇之间穿行。外国妇女在疲惫的义勇队后面为他们搬运食品。惟有向外窥视的眼睛从紧闭的沿街窗户的缝隙间嘀溜溜地转着。

当参木频频听说日本街接连遭到暴徒袭击的消息以后，他就朝那边走动起来。日本街，在把妇女和儿童送往避难所以后，就

由街道会的警备队通宵达旦地英勇地加以守卫了。这时，在他的体内，挚爱秋兰的记忆断片顿时又朝他的心窝进逼过来。他就像被烟熏跑了那样离开马路，一个人躲了起来。当他听说日本街粮食断绝的消息以后，又跑了出去。一感到有暴徒混入的迹象就又跑到那里去了。他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一名在日本人外围转悠来转悠去的侦察兵了。每当这时，受到危害的日本人增多的消息便把他的心紧紧揪了起来。

一天，参木和甲谷到一家时常用餐的饭馆去吃饭，掌柜的居然以没有粮食为由加以拒绝。据说偷运大米的中国人被发现后遭到了杀害。再说，鸡蛋和肉也没有了。至于蔬菜，如果不匮乏那才是怪事呢。

甲谷走出饭馆对参木说道：

“这样下去只能饿死了。银行虽然还有，可里面净是石头。木材虽然到了码头，可是没人卸货。宫子嘛，一脚踢开了我。大米也吃不上。这种残酷的手段，神仙可曾想到过吗?”

参木却觉得从昨天晚上饿到现在的饥饿感已经反应到了自己的头脑。他发觉，使他产生饥饿感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已。如果现在他是一名中国人的话，只要一动手就能吃到东西。况且……他不能不感到，直到最后的瞬间，领土仍比钢铁还坚固地贯串于他自己的肉体之中。

“喂，你停业期间的津贴会照发不误吧。我的钱已经没有了。暂时还得指望你的津贴呢。你得有思想准备啊。”甲谷说道。

“对。津贴的事我早忘掉了。早晚会有办法的。不发津贴，我们这回就罢工。”

“说得对。不过，你那罢工叫作什么呢?如果人家中国人抢先罢了工，我们不就罢不成工了吗?”

“那就跟中国人联合起来。”甲谷说完笑了笑。

“那样一来，让我们吃不上饭的可就是你们了。”

"不要再谈吃饭问题了。我肚子饿得要命了。"参木说道。

"不过，停业期间只给日本人发津贴不给中国人发津贴，那会闹成更大的罢工。这样一来，我也许永远吃不上饭了。"

两个人一边念着贴在马路两侧家家户户门上的鼓动"暗杀外国人"的标语，一边向前走去。

"总之，为了被人杀掉必须吃饭。"参木说道。

"不，现在再被杀掉可就完蛋了。"甲谷说道。

两个人都笑了。参木一边笑着一边在思考自己所扮演的妨碍甲谷与宫子相爱的角色。他在这方面也曾不得不多余地朝自己的身体进行冲撞。

"你是不是真喜欢宫子?"参木说着看了甲谷一眼。

"喜欢。"

"喜欢到什么程度?"

"不知为什么，她越是踹我，我就越喜欢她。简直就像我喜欢挨她踹似的。"甲谷说道。

"那么，你结婚以后发生不幸打算怎么办呢?"

"我的不幸是在眼前。难道还会发生比眼下更大的不幸吗?"

参木在回眸过去暗恋竞子的自己。那时，甲谷不断行使作为竞子哥哥的权利，卡住参木的脖子。而如今他反过头来卡起甲谷的脖子来了。

"你，你现在觉得阿杉怎么样?"参木问道。

"她吗? 对于我来说是一块垫脚石呗!"

"对于你来说也许是一块垫脚石，但对于我来说可是妻子候选人。玷污了阿杉的是你吧?"

霎时间，甲谷的脸红了起来。但他红着脸还硬充好汉，满不在乎地说道:

"哼。既然能做我的垫脚石，那就可以做任何人的垫脚石嘛。"

参木一边琢磨将成为自己垫脚石的宫子的情况，一边重新观望起已成为那块垫脚石的垫脚石的甲谷来了。

“总而言之，我还没有遇到比阿杉更合适的女人。我拣起你的垫脚石，谅你不会不答应吧。”参木说道。

“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呢。应该赶快跑出去找一口饭吃呀。”

参木不说话了。忘记了一阵子的饥饿感又抬起头来。他觉得自己的肠胃和乞丐一个样。头脑一随肠胃活动起来，他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秋兰。但他马上又想到，这就是秋兰最想要做的事。他一边像凝望她那锐利的牙齿那样，计算着刺进自己肠胃的饥饿的程度，一边朝食品丰盛的大街走去。

但是，参木和甲谷不论走到哪里，都缺乏白米和蔬菜。据说，从长崎运来的粮食明天会运到这里。两个人为了在明天之前填饱肚子就得通过暴徒们出没的危险地区。但，他们二人连要去的地方有没有粮食都弄不清楚。参木跟甲谷约定在土耳其浴场聚首之后，便打发甲谷从安全的街角回去，自己则走去寻找吃的东西。

四十一

甲谷跟参木分手以后饿得更受不了了。况且，他们所缺少的不仅是面包，连香烟也没有。虽然刚到黄昏，路上却只有他这一个行人。每家每户都紧闭大门，门缝里不知有什么人在向外窥伺。谈起来，甲谷的哥哥高重做事也太过分了。没有料到高重和印度人的子弹竟把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甲谷一想到自己船上的木材搁置在码头无人卸货，就在心中骂道：你这个混蛋哥哥！

一辆黄包车似乎不知道外面闹了革命，居然跑到甲谷跟前，劝他乘车。此时此刻拉着一个日本人，一旦被发现那必死无疑。

但，难得有车坐，他也就坐了上去。不过，他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他让车就朝车头那个方向跑去，他猛然朝车夫后背看了一眼。对于车夫来说，自己与死神无异，而这个车夫却拉着这个死神向前奔跑，他觉得这个车夫怪有意思的。好，在他被人发现、被人杀害之前，我就像死神一样一直在他背后紧跟着他吧。——甲谷心里这样打定了主意，便又因为几天来接连遭到打击而产生了尽情地恶作剧一场的欲望。他举起手杖敲着车把，连声喊道：快跑，快跑！车夫的腰弯得更低了，速度也加快了。

可是，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呢？他想起了地图。最近的地方是山口家。他听说山口家里有一大堆闲着的女人。这场革命闹起来以后，不知道他和死人一起在干什么勾当。况且，山口曾亲口说要把其中一个女人让给自己。对。就去山口家吧。甲谷觉得，眼前人迹绝无的暮色就像发出奇异的光芒那样令人惬意。他想起了山口向他透露的第二营生。那就是从中国人手中收购尸体，做成医用人骨出口。

“对。一具尸体的价钱可以买下七个俄国小老婆，七个！”

这样大言不惭的也是山口。现在他大概正为这场革命增多了死人而欣喜不已吧。不过，如果连眼前这个给自己拉车的车夫也被人发现，变成尸体，被山口买下的话……对。这不是跟我卖了他一样吗？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跟他说：给我钱！

再快点，快跑！

车夫每跑到十字路口便扬起汗水淋淋的麻子脸回头仰望甲谷，然后又朝着甲谷手杖指示的方向，叭哒叭哒地以赤脚板拍打万籁俱寂的街道向前跑去。

甲谷心想，如果山口不在家，就去阿柳家。阿柳家嘛，她的老公是一个担任总商会干事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个共产党芳秋兰肯定是与阿柳的老公钱石山串通一气的。听阿柳说，芳秋兰曾到二楼靠里边的密室来过。我如果把这个芳秋兰给杀掉……对。是

她这个臭女人让我的木材全烂在船上了！对。我要杀掉她。我把她杀了，不就跟杀死一个普通人一样吗？

他在琢磨：自己所想的这些是坐在车上的胡乱幻想还是认真的打算。如今，饥饿和绝望使他如同做梦一样，以致弄不清心中的想法与实践在哪里擦肩而过了。

当他看到周围的颜色渐次变成灰白色时，便感到这一带正是租界外的危险地带了。但，他的饥饿却让他懒怠准确判断危险有多大，就那么坐在黄包车上向前滑行。他猜想宫子此时在做什么。也许她已为前一天夜里回绝自己而后悔，正等待自己前去救助呢。若不然，她就是被早就爱她的苏格兰军官营救出来了。或许是让费尔杰尔那只甲虫……该死的东西，死去吧，死去吧！

远处，迟飞的柳絮像随风乱飘的云朵一样漫天飞舞。他从衣兜里掏出他从宫子那里偷来的一块手帕放在鼻子上。马路上树木的嫩叶被宫子酥胸的香味熏得无精打采的。他感到她的胴体在他的手臂上笑着。他计算了一下为她得耗费船上多少木材。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了。

这时，他坐的车就要从砖砌的拱门钻过去，前面却闪现出一块长方形的空间，那是被六七十名暴徒拦截下来的制冰公司的冰块。冰块和人一起从卡车上滑落下来，冰在沥青路面上迸裂开来，中国群众和日本人夹在冰块中进行着格斗。甲谷像张开大嘴被塞进了东西那样，向后挺着。而车夫却与他的意志相反仍要向前飞跑。他从车上跳了下来。一部分群众看到甲谷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便也跟着跑了起来。他跑进弄堂里，沿着墙根走向河岸。当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他发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好像会被群众发现。如果要逃掉，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跳进河里，要么回到马路上再跑进对面的弄堂。他爬到可以望见拱门的楼房跟前蹲了下来，看着马路那边。只见，格斗仍在像暴风雪一样狂舞的柳絮中进行着。卡车上，破衬衫和柳絮一起飞旋。长铁棍打在冰块上，

冰碴儿在破衣烂衫中晶莹闪亮。拱门旁边，甲谷刚才坐的那辆黄包车，浅黄色车轮子朝天倒在了那里。从车底下露出两条腿来，那一准是刚才还活着的车夫的腿。东倒西斜的冰面上，血在哗哗地流淌着。浑身是血的苦力夹起一块冰跑了起来。

甲谷想，山口的家就要到了，如果现在再折回去，那岂不是比刚才来的时候还要危险。他只能暂时在这里躲藏，等到群众暴力从冰块旁边转移到下一个地点时再说了。

恰巧，几道晚霞从复合式楼房顶部闪现出来。散乱在沥青路上的冰块，拣起来扔过去，拣起来再扔过去，那冰的断面迸裂开来，闪出白光。从肩膀到后背都受了伤的日本人，像身上缠着红旗那样，穿着沾满鲜血的衬衫丢下卡车逃命。群众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甲谷等到群众从他前面通过、四顾无人时，才走到马路上，背对群众朝山口家跑去。这时，有几个原先跟随甲谷跑进弄堂的群众发现了逃跑的甲谷，又从他后面跑了过来。甲谷跑得像疾风一样快。他在随着他的飞跑而上下飞舞的柳絮中，向前冲去。冰块和骂声从背后加快速度逼了上来。他想在未被他们追上之前跑到弄堂里去。他突然看到了右前方街角有一个美国兵营。他抽冷子钻进一排士兵当中。

“各位，帮帮我，危险！你看那些人！”

但，美国兵脸上露出微笑，却像欢迎那些追赶过来的群众那样一动不动。总躲在这些不动的士兵中间，危险只会一步步逼近自己。他围着一个士兵转了一圈，又像从木栅栏中逃脱那样跳到背面跑了起来。前面有一座桥。甲谷站在桥上回头张望，看一看美国兵会不会阻拦这些追过来的群众。但，群众早已从微笑站着的士兵前面通过，来到他眼前。甲谷简直喘不过气来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腿关节还在动。他的身体不时空悬着向前倾倒，好容易才用两只手支撑起来向前跑去。过了桥以后，又看见前边街头有

身穿草绿色新军服的英国驻军。英国兵一看到跑过来的甲谷就在马路上站成一列横队端起了枪。他们瞄准的是追赶甲谷的中国群众。甲谷举起双手像第一个冲到终点的运动员那样，把感谢之情含在一动不动的嘴唇里，从驻军的枪只的空隙中跑了过去。

甲谷到达山口家时，傻呆呆地站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

山口走出来跟甲谷说话，甲谷仍然沉默着。山口用力拍着甲谷的后背，领他上了楼梯，又让他喝了水。

“睡觉吗?”

“睡。”

甲谷嘴里应答一声，身子便躺到了旁边的床上。

“给我面包，面包！不，要水，水!”甲谷说道。

四十二

太阳沉入地平线以后，好容易吃上了一顿饱饭，甲谷便又有了精神。他向山口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从早晨起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一走进你这个家门，就发生了变异。我也像你一样成了一名爱国主义者，但我比你还要棒。你等着瞧吧。”

建筑师山口从兜里掏出刀来，一声不响地逼着甲谷在誓词上按血手印。甲谷一看到刀上的黑手垢，就把下巴缩了回来，心想一定是山口平素接触到的尸体的皮肤油垢沾到那上面了吧。

“啊，对了，我得跟你要钱呢。”甲谷说道。

“我今天来时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夫在拱门底下被杀死了。这不跟我杀了他一样吗?你能不能给我这笔劳务费呢?我手头没有钱正发愁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不行，不能给。”山口说完，不再理睬他。

“我要不坐那辆车，他怎么会变成死人呢?再说，又是谁特

意把他赶到你这里来的?”

山口摆着手又一次压制住甲谷连续发动的攻势。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得连你的骨头钱也支付了呢?”

“不过，这可不比别的时候，我的木材已经无望从船上卸下来了。钱就剩这么一丁点了。”

甲谷一边摇晃着裤兜里的铜钱发出声响，一边接下去说道:

“你不给我钱，我就赖在你这里，直到我死了为止。你看行吗?”

“不，那也不好办。”山口说着把刀扔到桌子上。

“那么，你何必让我受穷呢?我今天可是豁出自己的生命逼着那个车夫到这里来的。”

山口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了蜡烛。

“喂，到地下室去吧。我给你看看我的作坊。”

甲谷跟在山口后面从泥土地上走下去，从一个漆黑的霉味熏人的四方形口子沿着梯子下到了地下室。山口蓦然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甲谷，然后就像一幅侦探小说插图那样在烛光底下盯住他说:

“进到此处就算呜乎哀哉了。”

“你说什么?是要杀人性命吗?”甲谷说着停住了脚步。

“那还用说吗?我要放他生还，第二天我还有面包吃吗?”

两个人又推开里面一扇门向前走去。这时，甲谷的两条腿突然呆立不动了。只见墙上挂着无数块白骨，一个中国人正在白骨下面用刷子刷洗泡在酒精中的肢解开来的腿骨。甲谷早就估计到，既然是进行骨骼整理，这样拾掇一番总是少不得的。但，现在仔细一看，却发现装人骨的木槽边缘上有一种圆溜溜的东西发出蓝白色的光在蠕动着。那原来是一大堆蛆在向外爬。他一看到那从脚底下咕嗒咕嗒爬上来的蛆凉丝丝的样子，就再也站不住了。

“我要出去。这里我就恕不参观了。”

这时，他猛然朝墙上看去，挂在那里的肋骨中间还有一只老鼠爬来爬去。不一会儿，增加到了两只、三只。可是，那岂止三只啊。稍过片刻，从一个角落里爬出来的老鼠已成群结队，黑压压的一大片，从肋骨下面，从尸体嘴里爬进爬出，顺着墙根跑了下去。

“那是你喂养的吗？”甲谷问道。

“对。养了这群老鼠，我就省事了。老鼠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为打扫地面而生息的嘛。”

在烛光中，山口的脸孔投下颀长的黑影在笑着。在甲谷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野蛮族类。

“头顶上正在闹革命，你却在这里整天琢磨这种事。”甲谷说道。

“什么？说是革命，那不是中国的革命吗？抗不住的也只是白人嘛。”

山口走到老鼠旁边伸出手去。于是成群的老鼠便悄然无声地向甲谷那边爬去。

可是，甲谷早已受够了。臭气和龌龊让他作呕，他捂着胸口从梯子爬上去，来到泥土地面。

四十三

稍过片刻，山口就把一个身强腰粗的姑娘奥尔嘉介绍给了甲谷。奥尔嘉沉默着，起初连笑脸也不露。可是，当山口告诉她说甲谷是参木的朋友时，她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来。

“您是参木的朋友吗？参木现在好吗？我跟他在这里一块儿玩了一个礼拜呢。”

奥尔嘉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说完朝甲谷伸过手来。

“对。那小子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最后败给奥尔嘉，跑掉了。”

山口一边冲洗沾在剃须刀上的肥皂泡沫，一边对着镜子说道。

“他在这里呆过，我怎么不知道呢。是真的吗?”甲谷露出一丝微笑，重又审视了奥尔嘉的面孔。“怎么样，奥尔嘉小姐？这次的中国革命和贵国的革命不一样吧?”

山口立刻从镜子里看着甲谷，把话头打断。

“喂，喂。能不能不谈革命。一提起革命只会惹得奥尔嘉大哭一场 。一听到革命两个字，这个丫头就像疯子一样。”

“不过，我可最爱听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革命会闹成什么结果。如果不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一下，木材就难以处理呀。”

“你想听那种事，可以回头慢慢再打听嘛。我现在得干一件事，否则睡不着觉。”

甲谷这时想起了上次在穆斯林见面时山口说的那番话。如此说来，山口是想照上次说的那样把奥尔嘉让给自己了。山口这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按计划进行。

“那么，你现在要去哪里呢?”甲谷问道。

山口放下剃须刀，一边照镜子一边摸着下巴反问道：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也很好吧?”

“好？好在哪里?”甲谷显得很惊诧地仰望山口说道。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老鼠呀。你这个不通情理的东西!”

“我真的不明白。你如果不愿意让我被老鼠拽走的话，你可以不出门呀。”

“你说要离开那里的嘛，请你谅解。我不早点出去，拉你的那个车夫说不定会被别人给弄走了。再说，我还得去阿杉那里呢。”

甲谷本想把话头接过去，可是一听山口提起阿杉的名字便不

禁屏住了呼吸。甲谷又在心中描绘起阿杉的面庞来了。甲谷心想，参木和山口全都知道自己对阿杉干下的事，可能都在内心深处忌恨我呢。但，他立刻又硬气起来了。

“找阿杉吗？她在北四川路八号皆川那里。”他脸上露出呆笑，假里假气地说道。

“那么，你也去过她那里了？”

一瞬间，山口竖起眉毛，回望了他一眼。

“不，我是听阿柳说的。把阿杉小姐弄到这个地步，全是阿柳作的孽。阿杉可怜倒是可怜，不过那里不还有一个可怜的人吗？”

“你是说我？”山口说完，握紧拳头做出要揍甲谷的架势。

“别胡说！令人可怜的是这位奥尔嘉小姐呀。深更半夜地一个人被丢在这里怎么行呢？”

山口一边笑着一边慢慢地戴上了帽子。

“今天晚上有点危险。我如果遇害，后事就拜托你了。听说昨天夜里芳秋兰以间谍嫌疑被同伙枪杀了，或者说差点被枪杀了。你从前追过她来着？”

“芳秋兰被杀害了？”甲谷情不自禁地说道。

“当然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不过，听说她与一个日本男子私通受到了怀疑。过两天，我想把她的骨头要过来。”

山口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和信给甲谷看。

“我如果死了，你去见见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叫李英朴，另一个是印度人，叫潘吉特·阿利姆。这个印度人虽说做的是珠宝商，但实际上是印度国民会议派的一员，是杰兰达斯·道拉特的高足。他见到你以后会慢慢告诉你该干什么。”

“那么，你今天夜里也是要变成死人的了？”

山口看了甲谷一会儿，突然大笑起来。

“对。我死了，就喂我家里的老鼠吧。恐怕它们正梦寐以求

呢。”

“是梦寐以求。连老鼠现在也有很洒脱的呢。”

山口大概感觉出了甲谷把这场悲痛的谈话变成玩笑的友好情谊，便拍着奥尔嘉的肩头用英语说：

“喂，只有这个男人能让你见到你所喜欢的参木。对甲谷你可得亲热一点呀。”

他回头望了一眼甲谷。

“好，失陪了。拜托你了。你看李英朴写的这封信吧，是一篇好文章。”

甲谷看着悠然自得地笑着走出去的山口背影，心想，他现在并不是去拣尸体，而是作为这次骚乱幕后活动的亚细亚主义者有什么危险工作要做。他一看山口交给他的李英朴的来信，原来是三天前由一个听差从什么地方捎过来的。

奥尔嘉走到甲谷身旁，她手上戴着中国女人用的金手镯发出清脆的响声。

“甲谷先生，您如果知道参木的情况，请告诉我。我想见到参木。”奥尔嘉说着坐到了床上。

“刚才我还跟参木在一起呢。他为了找吃的东西跟我分开以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说不定他在半路上也让人给杀了呢。”甲谷说着，盯盯地看奥尔嘉表情有什么变化。

“那么，参木会不会死了呢?”奥尔嘉抬起头望着窗外再也不动。

“那我可不知道。我为了来到这里差一点儿把命都搭上了。反正外面正在闹革命，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你们那里闹革命时也是这样吗？你给我讲讲吧！”

“我们俄国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时有枪炮声，街上行人忽而聚到这里，忽而聚到那里，谁也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光听到哇哇地叫。后来听我父亲说，这叫作革命。虽然称作革命，可是谁也不知道革命是啥玩艺。所以，听说闹革命也都傻呆呆地看着，心想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那时可跟现在不一样。如果大体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想革命就闹不起来了。……可是，参木会不会真的死了呢？”奥尔嘉说着把目光低垂到地板上。

“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呢？”甲谷十分好奇地问了起来。

“后来，我父亲领着母亲和我逃难，说是不逃跑会有危险。所以，在没有人觉察这就是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逃离了莫斯科。我们家倒也是贵族，但匆匆出逃，手头照样没有钱，跟扫地出门没有两样。一心只想着逃命。路费很快花完了，万般无奈，就下了车直奔报社去。去报社也是父亲的主意。现在想来，我仍然觉得父亲很有主见。那个报社也在乡下，还不知道莫斯科发生的事。一说我们刚刚目睹了莫斯科的动乱，不就可以领到一笔特讯费吗？父亲指望的就是这个。聪明吧！拿上这笔特讯费作路费，等到钱花光时，再像上次那样讲莫斯科的情况和上一站的情况，在那里又领得一笔特讯费。我们就是这样故伎重演，像与不断扩展的革命浪潮竞赛那样逃了出来。当革命终于追赶上我们时，我父亲被逮住了，差一点儿被处死。那时的情景，我现在记忆犹新。”

奥尔嘉就像她当年那样两手蜷缩在胸前，一边望着天空，一边颤抖不止，沉默半晌。不知为什么，奥尔嘉就这样欲言又止地呆着。

“你怎么了？后来怎么样了？”甲谷又催问她。

“我一说起这段经历癫痫病就发作。请你抱住我，别让我的身体仰倒过去。”

奥尔嘉横坐在甲谷膝上来回蹭着身子。

“我一哆嗦起来，你就紧紧地搂住我，这样我就不要紧了。”

甲谷把奥尔嘉抱到了怀里。

奥尔嘉像变戏法之前先试试手指头那样，时而看看闪出淡红色光芒的戒指，时而用指尖弹弹耳环，然后做了几次深呼吸，一声不哼。甲谷则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她的身体，不让它后仰挺过去。

“你不要紧吧？你再吓唬我，我可马上逃跑了。我不懂怎么对付癫痫。对于我来说，简直像革命。”

“不要紧的。只要抱紧我就行。对，对。我一咳嗽起来你就加大力气抱住我。我父亲每次就是这样抱紧我的。”

“你父亲还活着吗？”甲谷问道。

“父亲在哈尔滨死了。不过，闹革命时，在托木斯克险些被杀死。难得他活了那么久。”

“那就是说你们一直跑到托木斯克了？”

“是的。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不能忘怀的地方。”

“不过，那里又通电话、电报，你们居然还能把报纸特讯发到那里。”

“这我们也不知道。听说一闹起革命来，电话局和电信局就成了政府军和革命军争夺的中心。所以，那里的机器马上被破坏了。如果电话之类起作用的话，我们肯定跑不到托木斯克。”

奥尔嘉在说这番话的过程中就像不时感到发冷那样不断地浑身打寒战。甲谷一边望着奥尔嘉的脸色一边说道：

“拿今天夜晚来说吧，租界驻军首先守卫的便是电话局、电信局。再有，听说自来水也很危险。电灯虽然还亮，但它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灭。你们那时有火车吧？”

“对，有火车。不过，只通到托木斯克。我们逃到托木斯克，那里的广场早闹起了革命。在街头集会上，一个个可疑分子被弄到高台子上面。一个号称委员长的人在旁边逐个向人们问道：这个人过去有没有反革命行为？于是，人们在台下证明说，某某姓

甚名谁，虔诚信教，是个慈善家，没有干过一件坏事。大家做完证明之后，这个人马上被宣布无罪释放。像我父亲那样没有谁了解的人，一旦被人家怀疑上了，就算完蛋了，立刻就会砰砰两枪打死的。所以当父亲离开我们独自一人去买面包时，被他们抓了个正着，不知怎么地就被罚站在高台子上了。当时我估计父亲会活不成的。我朝着上天一个劲儿地划十字。这时，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断地为我父亲申辩。这人是谁呀？一看原来是我母亲。母亲一个人在台下大声喊叫着，说那个男人是托木斯克冷冻品出口分局的职员。当英国肉联公司托拉斯企图收买北俄渔场渔业权时，他表示反对，为俄罗斯维护了北俄渔业权益，还为民众制订了一个北洋蟹工船建设方案，此外还干了这样那样的好事。母亲拚命讲了一些很复杂的事。而委员长只是无动于衷地听母亲说着。母亲说得满脸通红，又挥胳膊又跺脚。最后灵机一动又说，你们打一个电报去问一下阿塞拜疆渔场就知道了。他在那里跟我哥哥一起，为了削弱渔业公司的力量而发起了阿塞拜疆渔民合作社。她这样一说，一直沉默不语的委员长才说了一声：好。于是，我父亲从台子上被放了下来。母亲一马虎大意刚要跑到刚下了高台子的父亲身旁，又马上调转回去，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值得庆幸，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打哆嗦。这样一来，这回我……”奥尔嘉说到这里就沉默下来，在甲谷膝上顿时瑟瑟发抖起来。

甲谷紧紧搂住奥尔嘉，惟恐她鲤鱼打挺一样仰倒过去。

“不要紧吧？喂！”

奥尔嘉猛咽一口唾沫，伸了伸脖子。

“不要紧。我就是有点哆嗦。我一想起当时的事就害怕。我当时癫痫病就发作起来。等我有知觉时，一看是父亲就像这样把我抱得紧紧的。后来，我们沿着铁路线逃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以后，也不知如何是好，把带过来的宝石卖给中国人，勉强维

持着生计。后来在那里也活不下去了。再说，苏维埃的手也伸到了哈尔滨，日子苦不堪言。后来就流落到了这里。这里有这里的问题，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打发。到了这步田地，首先每天吃的面包就没有着落。再没有比这更发愁的了。原先心里只知道，这是母亲这是父亲，真是太傻气了。什么爸爸、妈妈？自己比谁都重要。只要自己能吃上面包，其他都无所谓。我本来算是一个孝顺孩子，可来到这里也变成禽兽了。悲伤倒是悲伤，可是被卖到这里来一看，原来买主是一个叫作木村的日本赛马狂。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待。言语一句不通，一见面就猛地抱住我的腰啪啪地打。起初我还以为这是日本人的礼节呢。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我带到赛马场，赌输了就当场把我卖掉了。买主就是现在的山口。不过，我平生第一次遇到像木村这样厉害的家伙。后来听山口说，木村一向都是这样。他像存钱一样养了很多小老婆，赛马时就抛售出去。”

“是啊，那是个疯子。”甲谷说完就用舌尖把奥尔嘉碰到他干巴巴的嘴唇上的冰冷的水滴形耳环顶了过去。

“后来，我在这里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日本人。但像参木那样的日本人却一个也没有。像他那样品格高尚的人，在俄国人里找不到，就是在中国人里也遇不到一个。可是，他也许被人杀害了。”

奥尔嘉眺望着窗外歪斜的桥桩子，停下不动的泥船，接着说道：

“喂，甲谷先生，您以为如何？”奥尔嘉突然回过头来，搂住了甲谷的脖子。

“您以为过去的沙皇统治不会再在俄国复辟了吗？”

“我看是不会了。即使复辟了，也马上会被推翻的。”

奥尔嘉感到浑身发冷似地颤抖着身子说道：

“也许是那样。我们再等多少年俄国也不会恢复旧貌了。”

“不行了。你看，这里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别的国家说不定也会闹腾起来。”

“不过，我们大家都盼望重温旧梦呢。如果等多久还是这种天日，还不如死了的好。”

甲谷预感到奥尔嘉又要像以前那样发起抖来，便说道：

“喂，你不要紧吧？怎么会这样呢？”

奥尔嘉掏出手帕含到嘴里。

“我想见我爸爸。爸爸在哈尔滨低价买进宝石，带到法国，在那里卖掉以后就回来。那是很能赚钱的。不过，即使没有什么事也得在莫斯科下火车，否则就被怀疑，所以他很怕下车。爸爸曾说要带我到美国去。我想再见爸爸一面。真想见到他。”

奥尔嘉猛然又把手帕含到嘴里，像要咬住甲谷肩头那样抓住了他。甲谷看着奥尔嘉的脸庞。她的脸色刷地一下变了。

“你怎么了？你可要挺住呀！喂，喂！”甲谷喊道。

奥尔嘉把脸颊紧紧地贴在甲谷的脖子上，默默地轻轻地摇晃着。她僵硬的手指尖朝手心弯曲着，颜色发青。头渐渐向后仰过去。眼睛失去了焦点，直勾勾地看着前边。她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甲谷的脖子被奥尔嘉的一只胳膊给箍得紧紧的。奥尔嘉“啊”地叫了一声，就在甲谷的膝头上猛烈地抖动起来了。

甲谷把奥尔嘉放在床上，仍然毫不松手地抱着她。汗水从两个人身上流下来。奥尔嘉勒住甲谷的脖子颤抖不止，她的脸色铁青，从耳朵到嘴唇都痉挛不止，顷刻之间就红了起来。甲谷抱紧像弓一样挺起来的奥尔嘉，不断地用双手、脚和身体给她做摩擦。但甲谷从她那无法抑止的弹力和严重扭曲的身体律动中感到，正在格斗的并不是她的病体而是他自己。

过了一会儿，可能是甲谷的摩擦奏效了吧，奥尔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陡然止住了痉挛。她的脸色又像往常那样显得安详了。她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入睡了。甲谷放下奥尔嘉，打开窗户

让风吹进来。泛起无数个黑乎乎的泡粒的河面，失去了灯火，潜入了屋脊之间。一部载着苏格兰警备队的汽车从旁边疾驶过去，剩下的便只有奥尔嘉的喘气声了。

这下可好了。

甲谷把汗涔涔地躺着的奥尔嘉设想成新娘，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挂在钉子上。然后在肥皂盒里弄出些肥皂泡沫抹在脸上，拿起山口留下的剃须刀在脸上刮了一下。

四十四

外边一片漆黑。左一帮右一伙的车夫把腿伸到全无行人踪影的马路上，捉着虱子。义勇队的汽车绽放开刺刀的花朵，从枯黄的藤蔓般缠盘着的铁丝网的尖刺中驶过。被剪落在地上的头发，随着车身卷起的风轻悠悠地在马路上飘摇。这条马路上有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舔着沥青路面上被碾轧得粉碎的花生。

参木沿着臭水沟向前走去。他猛然朝阿杉住的那条街望了望，他发现自己忘记阿杉已有好长时间了。这个阿杉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被解雇的，这个阿杉是爱恋自己的，但她又忘记她是被自己爱恋着的。当自己在这样思念阿杉的时候，阿杉此刻究竟在做什么?

然而，当他这时断时续的感伤随着这臭水沟堤岸而消释时，从今天早晨起连一口面包也没有吃进肚里的辘辘饥肠便取代阿杉折磨起他来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失去了重量，变成了一个透明体。在没有了骨骼的体内，前壁和后壁的风景互相混杂在一起了。他站在桥上，精神恍惚地俯视臭水沟的水面。在那黏糊状的水面上，不断拍击过来的海潮把成排的小船拨弄得摇摇摆摆地互相擦磨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谁也不想沾边的城市粪便装满了成排的小船，在淡蓝色的星光下，几乎要溢出来那样，与河流

一起形成一道曲线。参木每次从这里走过，都要想起竖立在河流下游水面上的衔着泥生了锈的起重机。在那起重机下面，每到夜晚，只要是和平的日子，总有一个梳着柳发的少女头上插着茉莉花在卖煤油灯罩。当走私驳船扬起黑色的风帆从成排的仓库中间钻出来时，就像魔鬼一样把周围染成一片漆黑，静静地逆流而上。

参木在那个船帆密集的河口想起了那天夜晚抱着负伤的秋兰冒雨朝医院奔跑的情景。那个秋兰现在怎么样了呢?

这时，参木感到有两三个人影从河岸街角闪了出来，他们纠集在一起影影绰绰地向自己走近。他们默不作声地在他背后停了下来。他好像要把上升中的险恶空气压下去那样，强制自己不要回头张望，仍旧望着水面。但，等了好久那些人也没有走动的意思。他蓦地轻轻回过头去。只见星光下依稀露出脸上麻点的几个人高高低低地围着自己站着。他又把胳膊肘支在栏杆上，背对这些人。这时，两只胳膊悄悄地从后面绕到他的侧腹部，似乎要测试一下参木的力气。他的身体朝栏杆上浮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腰碰到湿漉漉的栏杆上，冰凉冰凉的。他一动不动地把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看着周围人们的面孔。突然，一直站着不动的人们向他冲了过来。霎时间，他感到天空裂成了两半。同时，他一个倒栽葱掉进了强劲的风的断面中。

参木猛然间发现自己那停了下来的身体正紧紧地抓住一根木头。这是哪里?他伸开腿一看，原来是自己刚才俯视的那条船里边。他环顾四周，自己的身体正浸进柔软的黄色的粪便平面之中，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边。他想要站起来。但他又想：站起来干什么呢?过去的生活如同一条沉重的空气带子浮现出黑色斑点，从眼前通过。他仰躺在粪便上闭起眼睛，觉得自己的脑袋又能自由转动了。他活动一下自己的脑袋，看看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当他发觉自己的身体整个儿倒在粪便中就像要测试自己的比

重那样时，他又独自傻笑起来。

然而，自己要这样呆到何时呢？他的棉布衣服浸了水之后越来越紧地箍在身上。参木从船里仰望桥上。只见中国人的黑脸排成一行正从栏杆上望着他。他仍要一动不动地等待他们从桥上离去。啊，这满船粪便的龌龊气味！这是日本故乡的气味。故乡，母亲此时此刻大概正戴着一副镜框生了锈、镜腿缠着白线的老花镜，在缝补厚袜底吧。她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现在会掉进这种船里。不，更重要的是秋兰。秋兰这个丫头，快把我从这里拽出来吧！我还要见你一面。我马上要去你所说的那个马吉逊公司。可是，他又想，我见秋兰又做什么呢？不过，以前每次见面自己都对她横加指责，很想在今生今世给她一次补偿。

可是，参木仰卧在那里，突然觉得秋兰的嘴唇就像一个温热的梦那样黏黏地向自己贴了上来。于是，被自己遗忘多时的星星在自己头顶的上空发出了更耀眼的光来。他看了看桥上。桥上已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只有那破破烂烂、油漆斑驳的栏杆横卧在星光之下。他从船里爬出来，顺着坍塌在泥土中的石墙走到马路上。他在那里脱下了上衣和裤子，只穿一件衬衣，朝着离这里最近的阿杉家走去。他今天早晨跟甲谷分手时虽然打听了阿杉的地址，但他却不知道此时此刻阿杉在不在家。如果阿杉不在家，那他还得再从桥上走过去，回到自己那个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的家里。不管阿杉在不在，他都只好向前走去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觉得早已远离危险地区了。这时，遗忘多时的疲劳感和饥饿感却越来越厉害地折磨起他来了。鳞次栉比的民宅墙壁把阿杉那条街的马路弄得越来越窄。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以前走过这里时见到的油腻腻的猪肉、鸭子肉。肺病患者在这条马路上，在弥漫几条弄堂的雾气一样的尘埃中，一声接一声咳嗽着。馄饨担的油灯摇摇晃晃地在墙壁之中拐来拐去。梯子七扭八歪地伸向空中，车夫在深夜里摆出一副乘客的架势坐在自己的

车上逍遥，银鱼掉在坑坑洼洼的石头马路的石缝中，旧五金商店堆满了生锈的锁头。旁边总有一些患眼病的人、抽鸦片烟的人成群结伙地蹲在越来越斑驳不堪的青砖墙下。

参木终于找到了甲谷告诉他的阿杉家地址，敲了敲门。等了多时也不见有人出来开门。他担心大喊吆喊会被中国人听见，便不停地敲打门环。过了片刻，熄了灯的房间开了一道门缝。

“我是参木，阿杉小姐在家吗?”参木说道。

正门啪地一声关上了，小便门打开来，一个带着体臭的女人突然拉住了参木的手。参木一声不响地被她拉着钻进了门里来，然后跟着这个连脸孔尚未看清的女人摸着黑爬上了狭窄的梯子。他时而被女人的脚踢到胸部，时而把自己的额头碰到女人的腰上，总算爬到二楼的榻榻米上。参木猜想她一定是阿杉，这才开口说：

“你是阿杉姑娘吗?”

“欸。”

女人低声答道。参木激动地摸了摸站在那里浑身汗涔涔的阿杉的肩头和脸颊。

“好久不见了。我被人家抛进河里刚爬上来。随便借给我一件衣服好吗?”

于是，阿杉灯也不点，就在壁橱里翻腾起来，摸索着找出一件浴衣递给了参木。

“你怎么不点灯呢？这么黑灯瞎火的怎么行呢?”

阿杉只小声地“欸”了一下，仍不肯点灯，离开他站着。参木猜想，阿杉之所以不想点灯是怕脸被参木看到而害羞吧。他换了衣服以后立刻躺了下来，没有说话。

可是，左等右盼阿杉还是不点灯，参木便想到，她房间里一定有很多怕被他看到的东西吧。总之，自己进来得太突然了。特别是如今的阿杉跟从前住在自己家里时不同，已是妓女了。不，

也许这房间里还睡着自己之外的客人吧。

参木避免让阿杉为点灯的事感到羞惭，便朝着阿杉可能呆的那个方向说道：

"你这里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我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呢。"

"噢！"阿杉只应了一声，却既不肯说话，也不想动弹。

"那么，你这里也没有了？"

"欸。刚才还有的，现在吃光了。"

参木现在感到浑身瘫软无力了。看来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就得这样饿着肚子了。这时在他脑海里飞快地旋转起来的只有那从早晨起就看到的空虚的天空。可是，一味沉默下去，与阿杉久别重逢的喜悦岂不是无法传达给她了吗？

"跟你有好长时间不见了。老实说，阿杉姑娘住在这里我是今天才听甲谷说的，离我那里很近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阿杉没有回答，啜泣声却从他跟前的榻榻米上传了过来。参木想起来了，她被阿柳解雇的那个夜晚也曾在自己面前这样哭来着。当时，确实都怪自己，如果当时自己照阿柳的意思去做，阿杉就不至于遭阿柳嫉妒而丢掉饭碗了。特别是不必像现在这样沦为娼妓了。

"你走的那天夜晚，我有急事没能呆在家里。不过，阿杉姑娘继续呆在我那里也无妨嘛。我记得临走时也跟你这样说过的。"

参木在琢磨阿杉那天出走的情况，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清她那天怎么会产生离开自己住处的念头的。纵然那天夜里甲谷干下了逼迫阿杉出走的勾当，阿杉也可以不去卖身嘛。尽管如此，参木也无法逃脱自己导致阿杉卖身的责任。参木感到自己久已忘记的那条皮鞭此时此刻正暗中狠狠地抽打在自己身上。这样看来，阿杉不去点灯倒是在为他着想呢。

"以后，我还跟阿杉姑娘在街上碰到一次呢。当时我坐车在

后面追了一程，你知道吧?”

“欸。”

“那时你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欸。”

但，参木想起，当时自己正为秋兰而不顾一切。如果那天不遇见秋兰的话，自己肯定会一直追赶阿杉的。现在一切都追悔莫及了。自己现在也在爱着那个秋兰。自己并不是被她的主义所熏染了，是喜欢她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是让人马上忘掉主义之类的眼睛。那眼光是嘲弄男人的眼光。他尽管现在沉浸在与阿杉相伴的喜悦之中，却又在不知不觉之间让秋兰大摇大摆地进入了自己的脑海。当他觉察到这一点时，他便迷惘起来：到底应该给自己那在暗夜中信马由缰的自由思想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呢。的确，现在自己所应该考虑的不是秋兰而是阿杉。阿杉难道不是受自己连累而被阿柳夺下饭碗，落入甲谷的虎口，最后又沦落到这阴湿的弄堂里的吗?不过，我现在考虑阿杉的处境，又想把她怎样呢?他曾设想把阿杉娶过来。这样做，可以毫不虚夸地说，确实会令阿杉感到欣喜。他想起了阿杉被解雇的那天夜晚她那纯真的美曾怎样让他心旌摇动，难以自持。可是，当他知道那天夜半甲谷竟取代自己向阿杉伸出毒爪时，他又马上为自己没有娶阿杉为妻从而没有失去行动自由而十分庆幸。现在自己怎么能够替代甲谷把自己未曾失去的自由拱手交给阿杉呢?他虽然知道自己之所以如此感伤是因为饥饿和疲劳弄得他头晕目眩。但，稍一想象阿杉那从污泥浊水中钻出来的身体，参木又觉得阿杉比以前更加妖艳动人了。现在正好是自己可以像甲谷朝阿杉下手时那样向阿杉动手的时候。而这不正是自己一时暗自渴望却又未能得到的快乐吗?我就做阿杉的嫖客吧。但，他的念头又一下子打住了。他刚要去摸阿杉的膝头时，每逢他接触阿杉时必定产生的良心谴责却又管束住了他那迷恋女人的心思。见到阿杉便摇身一变而作起

嫖客来，这恐怕是他自己早已视阿杉为风尘女子以逃避自己责任这样一种心理所滋生出来的卑劣的愿望吧。

“阿杉姑娘，我今天晚上太累了，就这样歇息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吧？”参木问道。

“欸。请便。这里有床，就在这里休息吧。天亮以后我去找吃的东西。”

“谢谢！”

“今天夜里电也停了，黑咕隆咚的，您就凑合点吧。”

“嗯。”参木说完，就摸黑向阿杉发出说话声音的那个方向挨了过去。手从冰冷的榻榻米上摸到了阿杉那热烘烘圆滚滚的膝头。

阿杉把参木的身体引到床上来，一边给他盖被子一边说道：

“这个时刻在街上走路很危险啊。你哪里也没有受伤吗？”

“嗯。伤倒是没有。你怎么样？”

“我根本不出家门，每天只是从日本人那里领来一次赈济饭。骚乱闹得这么大，说不准哪一天就不再赈助了。”

“谁知道会闹到何时呢？不过，明天日本陆战队就要登陆，这场骚乱也该结束了吧。”

“真盼望早日平息下来。我每天都没心思活下去。”

参木感到阿杉的手在逐渐远离自己的身体，便猜想阿杉该在哪里睡呢。

“阿杉姑娘有睡觉的地方吗？”

“欸。我行。”

“你如果没有睡的地方，就来这里吧。我是没有关系的。”

“不，您就这样睡吧。我如果困了就能睡着，不成问题。”

“是吗？”

当参木看到阿杉在自己面前正竭力掩饰早已养成的妓女习惯时，自己要堕落为嫖客的可鄙念头便又逐渐冷却下来。可是，在

暗夜里遇到如此爱恋自己的阿杉，遇到终于沦落为风尘女子的阿杉，自己却不能毅然决然地把她紧紧地揽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良心玩笑啊！从前，自己惟恐阿杉沦为娼妓连抱也未敢抱她；如今，却因为阿杉早已做了妓女而又不能把她抱在怀中……

“阿杉姑娘有没有火柴？我想看看你的面庞。好吧？”

“不。”阿杉说道。

“我们不是分别好多日子了吗？像现在连脸孔也看不到，摸着黑说话，简直像在跟幽灵谈话，怪难受的。”

“不过，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不愿意让你在这个时刻看我。”

参木在黑暗中感到自己的心被揪得喘不过气来。

“没有关系嘛。我跟你分手的那个晚上，我也被银行革职了，你也被阿柳解雇了。男人姑且不说，女人一失业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两个人沉默了半晌。

“您去见阿柳小姐了吗？”阿杉问道。

“不，没有见。那天晚上为你的事跟她吵架以后一次也没有跟她见面。”

“啊。那天晚上，老板娘对我说了很凶狠的话。”

“什么话？”

“她那种话，我不愿意说出来。”

妒火中烧的阿柳肯定说了一些阿杉说不出口的话来。当时，自己当着来土耳其浴室做按摩的阿柳的面，戏谑地暗示说自己喜欢阿杉。阿柳便把阿杉拖了进来摔到自己脚下。后来，自己替阿杉向阿柳道了歉。阿柳更加恼怒，把阿杉给解雇了。可是，参木以为这一切都是出于戏谑。况且，自己早已忘记了阿杉，曾几何时完全被秋兰吸引过去了。现在他感到阿杉在自己的心里又像以

前那样渐渐升温起来，他的心也自然地狂跳起来。

“阿杉姑娘，我要睡着了。今天累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不过，从明天起也许就这样寄居在你这里了。你看行不行?”

“行。您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过，这里很脏的。明天天一亮，您就都看见了。”

“脏，我倒一点不介意。我就是不愿再挪地方了。你若是嫌麻烦就趁早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烦。可是，这里不是参木先生来的地方呀。”

参木没有想到，自己对阿杉所说的话从明天起就将变成事实。但他又想，变成事实就变成事实吧，这也无所谓。

“不过，这种时候，在这样的弄堂里边，两个人呆在一起总比孤单单一个人要心里踏实些吧。要不然，阿杉姑娘就到我家来。两种办法，怎么着都行。”

这时，她一声不响地摸着黑哭了起来。参木想起来了，阿杉在阿柳家第一次像这样哭泣时，自己也曾用同样的话安慰过阿杉。而阿杉就是在相信他的话之后一步步陷入不幸的。

但，当时他能救助阿杉的手段也只有这种宽慰的话语。如果说在一个女人生活没有着落之前一直把她收留在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自己惟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阿杉揽入自己的怀中。而这肯定是坏事中的最大坏事。

尽管如此，在搂抱阿杉之前，自己想了多少个主意啊？这些主意从根本上说来全都环绕一个中心，那就是怎样才能继续欺负阿杉。

“阿杉姑娘，你过来呀！你想什么也没有用了。什么也别想，过这里来吧！”

参木朝阿杉伸过手去，于是阿杉的身体热烘烘、沉甸甸地倒在他的两只胳膊上了。与此同时，身穿湖色皮袄的秋兰早在参木

的手臂中水灵灵地尽情地膨胀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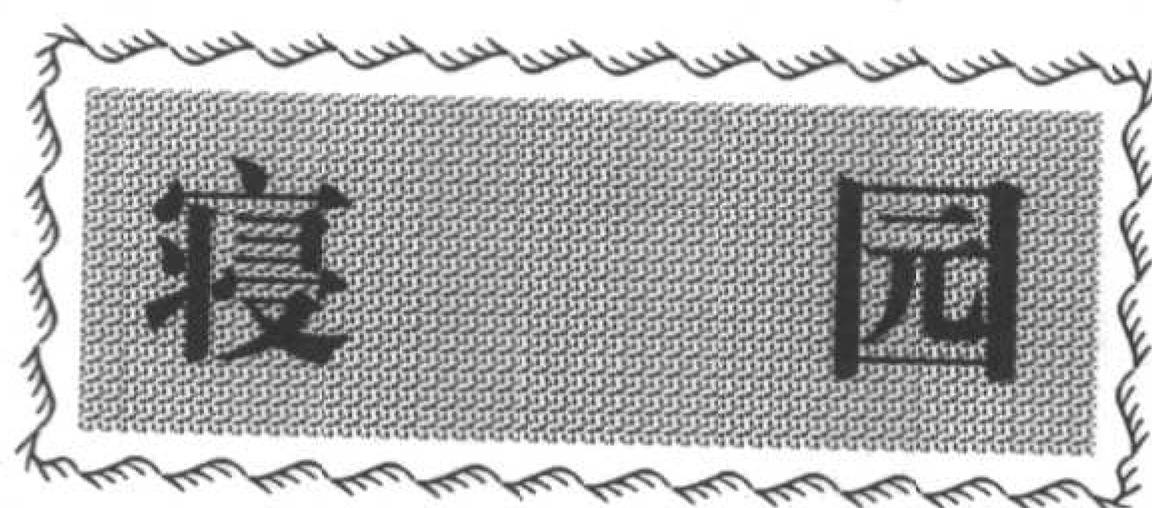
阿杉充满欢悦的身体时而伸展开来，时而蜷缩起来，她觉得自己的遗恨，自己的痛苦已全部烟消云散了。明天之前，再也不睡了。一睡着了又会像从前的那个夜晚一样。啊，对了。因为那天夜里自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所以连黑夜之中占有了自己身子的是参木还是甲谷都没有弄清楚，就这样混到了今天。从那天夜里直到今天，自己曾每日每夜都在想，那天夜里的男人是参木还是甲谷，是甲谷还是参木，而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也像那天夜里一样一片漆黑，连参木的面孔都看不见。但，惟有今天夜里的参木，确实是真正的参木。不过，那天夜里的参木，如果那真是参木的话，跟今天夜里的这个参木又是多么地不同啊！

阿杉像一个处女那样羞怯地用手指摁着已入睡的参木身体的每一处，盼望明天能早点看参木一眼。于是，自己以前从阿柳的浴场角落里出神观看的参木的一张张面庞，一个个肩头便一一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可是，转瞬之间，参木那一张张扫兴的冷冰冰的面孔，也在每天夜里来到自己房间丢下金钱的嫖客们长长的舌头、油光的头发、坚硬的指甲、咬人胸脯的利齿、粗糙的皮肤、鸦片烟味呛人的鼻息之中，一闪一闪地浮现出来。她翻了一下身，情不自禁地叹息起来。如果明天参木一觉醒来看一看这房间，又会作何感想呢？南窗下的桌子上摆着苏州商人留下来的杭州偶人、水银药剂、枯萎的藏红花、西藏产的蛇酒空瓶，墙上挂着丑角黄金台的画，最为糟糕的是参木现在盖的这条被子已让许多男人脖子上的污垢弄得油光铿亮的了。再说，床单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洗了。

阿杉从被子里钻了出来，摸着黑把杭州偶人、蛇酒、水银药剂等塞进壁橱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香水洒到被头上。她静静地把额头贴到参木的胸口上，蜷起了身子。如此相聚一处这恐怕是

最后一次了。于是，阿杉又情不自禁地企盼这可怕的骚乱能尽可能延续下去。明天日本陆战队一登陆，这座城市又会像那些平日的暴徒一样平安无事了。那样一来，参木也会离开这里，不会再回到这种地方了。阿杉大口吸气，仿佛要把参木的气味全都吞吸下去。她突然想起了被阿柳解雇那天夜晚的情况。当时阿柳不知为什么猛然抓住自己的衣领，把自己摔到冒着热气躺着的参木的胴体上面。自己倒在浴场里不停地哭着。阿柳则拽着自己跟在走出房间的参木身后，又一次把自己推倒在他身上。那个参木，现在就在这里。从那时到今天，自己曾多少次地思念参木啊！但，现在参木就在这里。那天夜里，自己一边哭着一边步履蹒跚地向参木家走去，茫然若失地久久凝望着没有人迹、熄灭灯火的二楼。等了好久，以为参木回来了，谁料到回来的不是参木而是甲谷。

阿杉想起了那个可怜的情景——偏偏那天夜晚参木没有回来，把自己留在家里就一跑了之。自己一个人怅然若失地一直望着臭水沟的水面。当时，雾气濛濛的臭水沟表面飘浮着像图案一样的油垢，长在油漆斑驳的船侧的水绵在静静地舔食水面的油垢。它的旁边，黄色的雏鸡的尸骸跟茶叶、袜子、芒果皮、麦秸汇集在一起，把从河底咕嘟吐嘟冒出来的黑色泡沫汇集起来，在臭水河中央筑起了一个小岛。阿杉一边眺望那河岸，一边悄悄地等待参木回来，足足等了两三天之久。——可是，如果明天陆战队登陆、市区平静下来的话，自己又得像那天那样傻呆呆地等候在这里了。届时，那粗糙扎人的皮肤、大蒜味冲鼻子的舌头、沾在头发上的油垢、长得刺人的指甲、里出外进的尖狗牙又将在自己眼前肆虐。一想到这里，她就像一个认命等死的病人那样，不烦不躁地一直眺望着扩展在天花板上的阒暗。


寝　园

炎夏即将过去，山间避暑胜地的别墅和村舍便陆陆续续地关起门来。从事直接进口生意的呢绒批发商夫妇仁羽和奈奈江说定明天早晨要返回东京。他们跟那些混得很熟的避暑客人在饭店大厅从傍晚一直聊到现在。奈奈江好一阵子没有见到丈夫的朋友梶的身影，总显出心神不宁的样子。她一边不时地回头朝伸向院子的窗扉张望，一边把水果盘里的麝香葡萄扎烂。坐在她身旁的娘家亲戚蓝子妹浑身散发出此时此刻刚刚流行开来的诺莉达牌白脂粉的扑鼻香味，说道：

"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去，我不知怎么的就不愿意回去了。"

"是啊。我倒也想再住些日子，不过，倘若降下一场雨来，就会冷得呆不下去的。高先生恐怕也是早些回去为好吧。"

奈奈江看了一眼蓝子身旁的高。高是一个泡在研究生院悠游度日的经济学科研究生，这一个月来，几乎每天都跟奈奈江她们见面，开起玩笑来，颇能顺应每个对象的性格，曾几何时就融入了她们生活中间。他一面望着奈奈江百无聊赖地用手指尖在果盘里咕咚咕咚地把葡萄扎破的动作，一边说道：

"我也想要回去，不过还剩下一点事得做。我跟仁羽兄说好了，回去以后要跟他学习手枪射击。这就是我今年秋天的一大乐趣。"

"不过，今年夏天多亏高先生，我们才能玩得这么痛快。明年你再来呀。"

"今年我也过得很开心。只要蓝子小姐少欺负我一点，那一定会玩得更有意思的。"

"哎呀，那还不怪你总干些让人家讨嫌的事吗?"蓝子满脸不服气的样子。

"今年的事就放下别提了吧。明年再说明年的。"

高所说的话，奈奈江只是笑脸听过去就算了。她牵挂不已的却是一整天脸色很不好看的梶的行踪。可是，站起身来出去找他又未免太不自然。她心想，如果蓝子像往常那样领着小高到院子里去，那么自己就可以跟在后边走开了。

卡萨尔斯小风笛的声音像翻卷的云彩一样，从聚集在休息厅的外国人群中传了过来。蓝子一边点头打着拍子，一边把刀子插到盘子里的巴梨上，她并不吃它，只是一块块地切下来再一下下地敲打。桌子上的一堆餐巾在雪白的七叶灵花下跟着蓝子的刀子摇晃不止。穿过大厅的外国老太婆突然站在奈奈江身后说道：

"噢，蓝色的耳环!"

"呀，是雾啊!"蓝子也回过头去说。

喜欢雾霭的她立刻站起身来，手拿刀子，朝着流动的雾霭跑下了台阶。

奈奈江好像不能让蓝子一个人跑出去那样，也站了起来。

"蓝妹，危险！不能跑远了。像今天晚上这么大的雾真是少见。"

曾几何时蓝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她的声音却从迷雾中传了过来。

"高先生，高先生——"

高站了起来，跟奈奈江一起望着蓝子消失的方向。

"这么大的雾，简直像下雨一样。"

"高先生，人家叫你来着嘛。"

高一下到台阶中间就抬头望着奈奈江说道：

"夫人，您不来吗？蓝子小姐一个人，是哪儿都敢去的。大家说妥明天回去，倘若她跌进峡谷里，那可不得了呀。"

"是啊。高先生和蓝子妹在一起，天晓得会到哪里去。"

奈奈江一边调侃地笑着，一边跟高一起走到了院子里。

在遮天盖地的大雾中根本找不到蓝子的踪迹。茫茫的雾霭，从纵深处发出声响，凉冰冰地打到脖子上，再浸入后背中。

"这可真厉害！"

高把肩膀靠到奈奈江的肩膀上，就好像要躲开这迷雾似的。奈奈江心里明白：他这是在为这个夏季的终结而发出忧伤的叹息。但她现在寻找的是梶。如果梶在雾里，那么正好可以告诉他，自己在这里。

"蓝子妹，你等一下！我一点儿也看不见呀。"

"高先生，在这里。快点，高先生！"

不知不觉之间蓝子已经走出了很远。这时从右前方一片繁茂的向日葵中间七曲八弯地传来了蓝子的喊声。高朝着与蓝子的声音相反的方向一直走下去，然后拉住要离开他朝蓝子那边拐过去的奈奈江的胳膊说道：

"夫人，从这边走过去不危险。蓝子小姐也会到这边来的。"

奈奈江跟着高向前走去。不过，如果现在不独自一人去寻找梶，就再没有机会找梶了。奈奈江刚才就觉得，高追赶奈奈江、奈奈江追赶梶、蓝子追赶高这幅雾中图画特别地蹊跷。但，正因为今天夜晚是夏季生活的最后一天，所以，几对男女才会这样通宵达旦地闹腾不休吧。一想到这一点，奈奈江的心就像一个姑娘那样兴冲冲地飘浮起来。

高大概担心，如果再迟疑一下就会被蓝子发现，于是他一步步地朝奈奈江靠近，把一张抖抖擞擞的纸条塞到她的右手上。

"夫人，明天就要分别了，先向你道别。自知有些冒昧，还是请你过目。"

"谢谢，我先收下。不过，你该没有把我错当成蓝子妹吧。"

高一时无言答对。高的身后，休息厅的窗户似乎已经打开

来，卡萨尔斯的小风笛又从略显出光亮的迷雾中流淌过来，化作一片回旋不已的雾霭。

高发觉奈奈江是在揶揄自己，便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她。当他意识到自己这一夏季的苦心孤诣，竟以她的一句玩笑话而告终时，便神情沮丧起来。奈奈江窥视着高的消沉的肩膀说道：

"你，生气了！可不该生气呀。我高兴地收下了你的信，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喂，你看，衣服都给打得湿淋淋的了。"

这柔和的口吻，在高听来却显得越来越有些虚情假意。

"夫人！"

他一副怒气难消的样子。"你把刚才的东西还给我吧。"

"什么东西？"

"刚才的东西。"

"你的信？"

高一声不吭地猛然凑了上去想要把信夺回来，奈奈江则从高的胳膊下躲开来，接着说道：

"这封信我非收下不可，对吧？我不是还得给你回信吗？"

她把高撂在那里，独自一人朝着梶可能驻足的花坛走去。

奈奈江如果不能在今天夜晚跟梶说上两句告别的话，那么明天就没有机会了。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饭店度夏，也是因为事先听说梶住在这里。当然，这也是征得她丈夫仁羽同意了的。奈奈江要干什么，都是不必顾忌丈夫的。道理很清楚：仁羽是一个养子，原本该由奈奈江青梅竹马的朋友梶来入赘的，而后来与梶有亲戚关系的仁羽却有幸取而代之了。事到如今，奈奈江也好，梶也好，都已经是追悔莫及了。如今奈奈江只想对昔日自己跟梶相互误解的反复无常的爱情加以磨砺，使之得到升华。如果说到反复无常的话，奈奈江和梶这两个人确实从小就养成了我行我素反复无常的性格。其后果则是：尽管两个人真心相爱，却又亲手毁

坏了自己的幸福。如今两个人也就只好认命了。

奈奈江一边沿着花坛小路转悠，一边回顾这一个夏季梶和自己的交往。原来两个人不就是在一起谈论谈论每天的气候而已吗？

不过，说起来，两个人毕竟有些老气横秋了。梶也不会不了解自己的心情，他如果能说出一句诱使自己越过雷池的话来，自己说不定会怎么兴奋不已呢。奈奈江总是这样遐想。但，如今这也许都是胡思乱想而已。别的姑且不说，如果梶果真说出那种越轨的话来，尴尬的还不是奈奈江吗？尽管如此，奈奈江却渴望梶能说出血气方刚的、充满爱意的话来。她如此痴情地追逐梶，这难道是她那多少年如一日的我行我素的毛病所使然吗？

奈奈江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刚要钻过窗扉，进入大厅，忽然看见对面有一个长得很像梶的男人在浓雾中点着香烟。

奈奈江毫不迟疑地朝着那个笼罩在迷雾中的人影走了过去。那个人果然是梶。梶大概也感到走到自己身旁的是奈奈江，便停下脚步，和她并排站着，总也不开口。奈奈江抬头望着梶。

“你不再往前走一走？我一直在找你。深更半夜地跑到这里干什么？”

奈奈江迈开脚步往前走去，梶也跟了上去。

“今天夜里的雾真好。一想到明天要回家，我马上就心烦起来。”

“我本想今天夜里回去，不知道末班火车开了没有？”

“今天夜里？”

“嗯。”

“为什么？”

“明天走不方便。”

“此时此刻走，不是太晚了吗？”

“没有办法呀。再说，电报也打过来了。”

“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怎么样?”

“嗯。”

“就这么定下来吧。这样一来，我很方便。今天夜里走可不行。”

越来越重的雾从脚下的溪壑升腾上来。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状态。

奈奈江长时间积累下来的疲倦一下子显现出来，叹了一口气说道：

“今年夏季，我是听说你住在这里才赶到这里来的，而明天就得跟你分手了。所以，我一直在等你，不知你在干什么。”

梶好像惟恐奈奈江会说出什么过份亲昵的话来那样，故意把她的话岔开。

“你和仁羽，这一夏天身体健康，这最令人高兴了。”

“身体倒是没出问题……”

“那就好。”

“不过，正因为仁羽总是那个样子，我才觉得自己在受着惩罚。”

“这样一来，仁羽倒是不会对你说长道短的了。”

“岂止是不说长道短，他对我简直是不闻不问呀。”

“他是不是有时稍微消遣一下呢?”

“不知道。我现在过的是尼姑的生活，仁羽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生来就是这么个脾气，我不愿意的事那就从不沾边。”

梶觉得势头有些不对劲，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应该更珍重仁羽一点，否则也有失体面嘛。”

“谢谢。不过……”

奈奈江刚开口，便想起了梶跟自己当年关系破裂的原因，胸口感到憋闷得厉害。

“如果当年跟你结婚，我想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好歹也会想出办法来的。”

“跟你，那可不行。”

听梶生硬地说了这么一句，奈奈江似乎清醒过来了，这才觉得浸入脖颈里的雾水冷冰冰的。

奈奈江说道：

“你和我也许不理想，但总会比现在快活吧。在你面前，我每天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脾气，哭鼻子。现在可倒好，我就像对牛弹琴一样，任凭你推他捅他，他都没有反应。”

对奈奈江所说的话，梶故意做出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冒出来的样子，用鼻子哼了一声说：

“我嘛，现在还过着独身生活。至于讨老婆的事，有时也想该不该讨一个了。眼前，我倒愿意像现在这样悠闲自在地打发时光。你说这样不行吗?”

“倒也行。急匆匆地找一个厉害的主儿会更糟。”

“就像仁羽那样，会受不了的。”

“对呀。”

奈奈江嘴上这么说着，脸上的酒窝却不见了。她知道，连仁羽也拿自己没办法。那么，梶对自己究竟有没有好意呢?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似乎也大可怀疑。刚才为探听他的真意而向他刚一追问，他便巧妙地躲闪开了。奈奈江觉得梶的心底就像万丈深渊一样，似乎了解又并不了解。这时她的心就越来越厉害地翻腾起来。

从腋中浸入肌肤的冷雾让她缩起了肩膀，蜷缩起了身子。

“这次回到东京，你暂时不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吧?”

“嗯。今年秋天决定用手枪练习打多向飞碟。”

“那又可以很快见面了。”

“啊。”

“不是‘嗯’，就是‘啊’，你就不能清清楚楚地说上一句吗?”

奈奈江又要用力向前迈出一步，而梶却像要把开始动弹的鸟儿压住那样，笑着说道：

“不。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所以我一直一个人闷闷不乐。”

梶把双手交叉着放在后脑勺上，显出一副出神入迷的神态，在观赏眼前这幅把胡枝子、桔梗全都融入旷野之中的庭院风光。

“今天夜色真美!”

奈奈江听到他这句毫无感情注入的话感到焦灼起来，马上皱起了双眉。

“什么美呀，不美的，你说的话我可听不明白。”

本以为梶会说点什么，他却继续沉默不语，于是奈奈江又说道：

“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今天夜里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是。”

“没有问题?”

“嗯。”

听他这一斩钉截铁的回应，奈奈江又不禁感到那也是谎言。不知不觉之间，她就只能满怀怨恨地抬头望着梶的侧脸了。

这时，梶突然说道：

“哎呀，回东京吧。末班火车还赶得上。”同时看了看手表。

奈奈江心里在说：哪有这种人！眼睛朝梶看了一会儿。

“不是说好明天回去的吗?”

梶对奈奈江的话不加理睬。

“现在去车站晚吗？八点十二分。”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就来不及吧。反正到火车站去看看。"

梶朝饭店方向迈出了两三步，又回过头来说道：

"那么，再见吧！"

梶就这样扬长而去了。奈奈江又不能跟着他走，稍停片刻才说了句"再见"。但梶似乎并未听见，也没有任何回应，身影便消失尽净了。

何必那么匆匆作别呢？——

奈奈江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簇生着的白花花的芦苇穗跟夜雾一起在缓缓地从视野中消失，一边在感叹这个夏季就此结束了。她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就此溶入了茅草之中。不过，梶还在爱自己吗？他是不是另有所爱呢？纵然他另有所爱，也没有理由讨嫌我呀。梶之所以匆匆离去，恐怕是有一种女人无法知晓的属于男人世界的原因吧。奈奈江曾一度这样分析过。与此同时，她又在想：自己对梶爱得如此之深，两个人又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岂不是只会使两个人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吗？既然没有回旋余地，那还不如硬着头皮往前闯，去闯出一条路来呢？可是，哪里又有两个人的出路在呢？——

想到这里，梶那张苦涩的脸孔便历历出现在奈奈江眼前，梶那个急匆匆逃遁的身影便在她心中活生生地涌动起来。

当奈奈江回到大厅时，刚才还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已大多散去。仁羽叼着一只大烟斗，独自一人专注地掷着骰子，时而打开竹筒，时而摁上竹筒。

奈奈江在丈夫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点着了蜡烛，说道：

"该休息了吧？"

"嗯。"

"蓝子妹呢？"

"嗯？"

奈奈江心想，你再这样“嗯”来“嗯”去的，我可要跟你翻脸了。她朝仁羽反应迟钝的脖颈上的小疙瘩瞪了一眼说：

“我今天晚上头痛，先回去睡了。”

“好。”

这时，一个男侍手捧客人吃剩的水果盘摇摇晃晃地朝贮藏室走去。他身后有一个外国人在死死地盯着奈奈江，她便一口气把蜡烛吹灭了。

左呼右唤仍不见高前来，等到高终于出现时，蓝子便满脸愠色地独自一人信步向前走去。绊在脚上的杂草把蓝子的茶褐色小牛皮鞋里边打得湿漉漉的。高只得承担起抚慰蓝子的角色。他也确实负有惹得蓝子生气的全部责任。不过，他刚把那封足足憋了一夏天的信交到奈奈江手上，沮丧和疲倦便一股脑儿涌上周身。你蓝子就是大发雷霆，他也一筹莫展。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不情愿地从她身后挨了上去安慰她道：

“蓝子小姐，咱们返回去吧。再往前走下去也全是旷野。”

“你一个人回去吧！”

高把手搭到蓝子肩上。

“回去吧，快点！你简直是个孩子。”

但蓝子仍然大步朝前走去。高猜想，该不会是因为蓝子刚才看见自己给奈奈江那封信了吧。

“你生什么气呀？今晚这一聚明天就分别了。你这是怎么了？”

蓝子把被高的手搭了上去的肩膀闪开来。

“你听我说嘛，你就是不把我放在心上，也没有关系。”

“你不了解情况啊。”

高停了一下又说道：

“你不会是那种明明没有理由的事也要给它找个理由加以考

虑的下等人吧。”

“我什么都没有考虑。而你却对我连想都未曾想的事也随便加上理由没完没了地想来想去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不是说我们要长期交朋友吗? 你现在怎么能让我这样尴尬呢? 简直是野蛮，野蛮!”

高越说越气急败坏，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是跟在蓝子身后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但，高刚一走近，蓝子就又离开他照直走下去。高也曾想丢下蓝子，独自回去。但他却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秘密早已被蓝子掌握，因而，她那执拗、强悍的动作又化作一种崭新的魅力，牵着他跟在后边旋转不已。

“蓝子小姐，不要走那么快，听我说嘛。我这样跟在你屁股后面追，你可不能光笑话我啊! 你肯定要后悔的。我就是为了等待你后悔时刻的到来而跟着你走过来的呀。”

听到高絮絮叨叨的胡言乱语，蓝子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她特意鞠了一个躬说道:

“好了，请你回去吧!”

高一声不吭地挺立片刻。

“再见!”

说着调转了身子。

高料想，如果自己丢下蓝子回来，蓝子会从后面跟过来的。果然，蓝子出现在他的身后了。这时，高眼前又浮现出奈奈江的面孔。他猜想奈奈江此时此刻正在看自己写给她的那封信。同时，他也在琢磨自己的举动：刚交给奈奈江一封信又马上迷恋起蓝子来。他本是某种类型的良家青年之一，毋宁为自己将会做一架像唐璜那样可以同时博得多数女人欢心的机器而感到无比自豪。况且，夏季也已终结。

当大厅辉煌的灯火出现在眼前时，高停下脚步，不禁感到这夏季的灯火将会原谅自己的狂态。蓝子也在他身后停住了脚步。

“请你先进去!”高说道。

这时，蓝子却一个急转身又向旷野走去。高虽然为她的再次生气而感到困惑，但他又马上判断：如果两个人就这样走进大厅的话，两个人的友情就将付诸流水。他怀着对蓝子依依不舍的心情，不得不硬着头皮跟在了她的身后。

“蓝子小姐，你也该想一想了，你让我跟在你后边追赶了多少次了？真是荒唐!”

“我有点累了。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可是你总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个没完，我早都忘光了。”

他一边在向日葵中间兜着圈子，一边又像要给不知闹到何时才能终止的争吵发出严正警告那样说道：

“你还不肯老实点是不是？那也行。好吧!”

话刚说出口，高就像一只飞鸟那样飞快地凑到蓝子身边，接了一个吻。蓝子被他突然袭击一下，愣了一下，但为时已晚。高丢下她，头也不回地一个人匆匆返回去了。蓝子追上他，使劲捅了他后背一下说道：

“野蛮人!”

“你说什么?”

高蓦然转过身去，悄悄走到蓝子身旁。蓝子一边用手揩自己的嘴唇一边说道：

“你不是懂得礼貌吗?”

高心里在抱怨蓝子怎么还怒气不消。他走到她身旁，一声不响地把她揽在了自己的怀里。蓝子一边拍打高的脑袋、肩膀，一边说道：

“我讨厌你！靠一边去!”

但这时蓝子的身子已经离开了地面。向日葵花被她的皮鞋尖

踢来踢去，渐趋枯干的花在迷雾中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

“真烦人——”

高说了这么一句，猛然把蓝子咕咚一声撂了下来，悠然自得地朝大厅那边走回去。

从山区归来已经一两个星期了，但都市依旧是残暑难耐，奈奈江和蓝子又怀恋起山里的生活来了。一天上午，梳头师傅刚走，绸缎商又登上门来。奈奈江像平素一样翻过来倒过去地精挑细选，突然看中了一条博多产的男式和服腰带。这条稍显华丽的带子，是博多藏青色金刚杵条纹的料子，用手一捋，那纤维就发出声响挺了起来，是一件古货。奈奈江马上由此联想到了梶。从前，如果漫不经心地夸赞一件东西，梶总是用鼻子哼上一声算作回答。因此，连奈奈江也在给他赠送礼物时有些发怵。今天她想，何不匿名悄悄送给他一条腰带呢。

实际上，论年纪梶也不过三十刚出头，但也许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由遐迩闻名的行家一手拉扯起来的缘故吧，他在衣着、居住方面，早就从被人们视为最高趣味的鉴赏水准出发，全身心地投入往往被常人视为怪异的趣味生活之中了。连奈奈江也会觉得，他这种雅趣与其说是令别人感到困窘倒不如说是使他自己困窘。比如说吧，一天换穿三四次漂白布汗衫已是正常现象。厚布袜子则要专穿结城手工缝制的，而且非得贴上同一种颜色的彩纸，否则就不高兴。洗手帕吧，也嫌女佣洗过的“扎眼睛”，总是自己动手，把稍大些的麻巾贴在玻璃上。至于衣服那更是讲究得不得了，总是先从绸缎庄订好料子，让女佣赶快缝成单衣，当天夜里当作睡衣穿在身上，等到十天或者二十天以后渗入了脂肪，再让女佣使劲洗过，然后送到京都贴在木板上晒得又干又平，最后再由成衣铺缝纫。对于他来说，半新不旧恰到好处才合乎心意。说到和式长衬衣那更是煞费苦心，纺绸只能用纯一色的，这跟一般

的行家没有两样，但惟独衣袖和下摆一定得用发黑的料子，腰身则要用浅黄色，而且非勘平浅黄色不用，这种精益求精的功夫可真是非同寻常了。

奈奈江在穿戴方面也从来不吝惜金钱，但一旦被梶眼盯盯地看着自己的衣领，便每每要从心底冒出冷汗来。稍一疏忽穿上一件刺绣的坎肩，梶就会一整天都不理睬她。因此，每逢与梶见面时，从衣带、布袜直到戒指都得悉心挑选，做到无懈可击。当然，不论与梶年纪相近的行家有什么看法，奈奈江也不妨悄悄地不予理睬。但梶在绘画方面具有连专业画家都惊叹不已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所以奈奈江便不能不相信梶的眼光了。尤其是一些画家曾屡次劝梶把画作送到展览会参展，但他却认为把画作拿到展览会上以求出名是雅士的耻辱。这样一来，奈奈江就更加尊敬他了。在他的熏陶之下，奈奈江在服饰方面不知不觉之间也已修炼到了在人前露面也不再羞愧的地步了。

上午十一点。

绸缎商走后，清元小调的师傅来了。师傅刚走，电话铃又响了。把烦人的事都一一推掉，只把要紧的事处理了一下之后，奈奈江这一天第一个郁闷的时刻来到了。

她走进从昨天夜里到现在还未曾见面的丈夫房间。仁羽坐在褐色威尔顿地毯上，连座垫也没有铺，正独自一人擦拭猎枪。奈奈江像来客一样坐到房间正中央，一边默不作声地望着丈夫油污的指尖，一边不由自主地朦朦胧胧地想起梶来了。

——喂，你再把梶哥给拉到这里来嘛。

奈奈江在琢磨，要不要撒着娇再缠磨丈夫一次呢？不过，大清早上，这种话太难说出口来。

“那支枪是新的吧？我没见过嘛。”

“嗯，昨天买的。”

“是什么牌的？”

“这叫帕迪。”

“噢，很像兰开斯特嘛。”

“嗯，这也是英国造的。”

“那么，你的兰开斯特给我吧。”

“嗯。”

“你给我？”

“给你呀。”

“好极了。”

奈奈江顿时振奋起来，从玻璃柜里拿出一只两连发手枪，也不知瞄向何处，就朝房间各处瞄了起来，最后就像发现猎物那样对准了丈夫肥胖的后背。

“我要打你了！”

“嗯。”

“行吗？”

“嗯。”

“当！”奈奈江一边叫着，一边想象着朝仁羽击发的情景。这时，仁羽应声倒下，身后浮现出梶的面孔。

——哎，我是什么女人呀！

一时间，奈奈江为自己竟然会出现上面那样的一闪念而感到震惊。

——不过，这只是玩笑而已。这种玩笑，谁都会开的。岂止是我。她也好，她也好，都会如此。——奈奈江眼前出现了自己一个个朋友的面孔。

这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仁羽擦完枪油以后，轻轻地举起帕迪朝院子里的龙舌兰瞄去。

“昨天，野猪头听说卖了十五元。”

“比以前便宜了嘛。你给我买一只嘛。”

"你嘛，玩野猪头还早一点。"

"怎么不行？不打一次野猪，兰开斯特会哭鼻子的。"

奈奈江一边望着壁龛上挂着的仁羽打下的野猪头、鹿头标本，一边暗自思忖：今年可要跟梶一起去打野猪。这时仁羽偶然提议道：

"今年也许梶和高都去打飞碟呢，你也去吧。"

仁羽一边说一边举起帕迪做起追踪飞鸟的姿势来。

奈奈江心中所思考的倒不是梶去不去多向飞碟射击场这件事，而是仁羽偶然想起梶来究竟出于什么心情。

"那么，我也想到射击场去看看。"

"嗯。"

"梶是什么时候参加进去的？"

"在山里我就劝他参加来着，他最近情绪低沉得很。"

"他是有点低沉。"

"况且，股票行情越来越低，今年是他的厄年呀。"

"股价也下跌了？"

"下跌了。"

听他这么一说，奈奈江这才明白那天夜里在山中话别时梶心绪为什么那样差。她顾不上有丈夫在眼前，竟思考起梶的困窘来了，不知不觉之间就像一名士兵那样把脸颊搭在肩头的枪身上，陷入了沉寂之中。

从冰冷的走廊那边传来了蓝子朗读法语的声音。

"我爱你。我爱你。我如此地爱你。"

奈奈江平素都觉得寇克特① 的诗句怪讨厌的，但转念一想

---

① 寇克特——（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作家、剧作家。主要作品有：戏剧《埃菲尔铁塔上的新娘新郎》，小说《可怕的孩子们》，电影《美女和野兽》。

现在已是秋季，便不由自主地模仿蓝子的发音吟咏起来。

“我爱你。我爱你。我如此地爱你。”

在这样反复吟咏的过程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她与梶当年柔情蜜意的画卷便像河水一样从远方滚滚流淌过来。

仁羽拾掇完猎枪以后，吹了一声口哨，一只腰身弓得像皮鞭一样的猎狗便噌地一声从点景石后边站了起来。

“飕，飕！”

仁羽一声呼唤，飕就慢腾腾地走了过来，歪起长长的脖子，好像在倾听蓝子的朗诵似的。

奈奈江一边望着丈夫抓住飕的脸专注地观看的背影，一边在猜度丈夫的心情。这个男人的性格是多么悠闲从容啊！人家已如此明白无误地表示出追慕梶的情意，而仁羽却从早晨起只把心思放在狩猎和猎狗上面。当然，在奈奈江看来，仁羽如此打发日子，自己是再轻松不过的了，但长此以往，奈奈江的心只会日甚一日地松弛下来。

真盼望发生点什么事！

这是奈奈江最近一个不愿意向任何人宣示的秘密的心愿。当她不时琢磨自己与梶那种一筹莫展、只有平行前进的前景时，高的面孔不知为何会从自己无法排遣的孤凄的心底飘飘摇摇地浮现出来。

奈奈江现在也想起了高交到自己手上好几天至今尚未打开一看的那封饱含深情的信。她觉得应该随便写上几句话答复他。于是她走进了自己的书斋。

从避暑胜地回到东京的梶，像奈奈江所洞察的那样，确与平素的梶大不相同。与奈奈江作别的那个夜晚，对于梶来说正是一件大事正在露出端倪的夜晚。

梶几乎倾其全部财力买下了关东纺织公司的股份，这家公司

年产额的大半则卖给了一个叫作酒卷商店的绸缎批发商。正是这家批发商在那天夜里突然显露出破产的迹象来。当然，从事棉布批发生意的梶，对于过去就有大笔不良债权的这家绸缎批发商的经营状况也多少有些了解。但他一直以为酒卷绸缎商店是一个在同行中间占有偌大地盘的有名商家，即使有一些不良债权也不至于很快陷入险境。谁曾料到，一旦遇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便接踵而至。关东纺织公司的股市随之下跌。梶的财富也自然濒临同归于尽的命运。

梶就像从避暑胜地逃走那样回到了东京，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当初以大片土地作抵押，把杂股变成现金买下了大量股权。正因为如此，股价一旦下跌，债权者便每天蜂拥而来向梶追讨。梶既要归还借贷，又要支付利息，股市已跌至三十九日元。这种屋漏又逢连阴雨的厄运，逼得他日日夜夜为处置自己的土地而到处奔波。怎奈正值金融紧迫时期，人人手里缺钱，没有人愿意拿已作抵押的大片土地再去作第二次抵押，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深陷困境的梶万般无奈，趁着已跌至三十九日元的股票尚未再下跌之时，暂时喘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来悠然等待第二次危机的到来。

今天早晨起来，梶就想要专心致志地调整一下心态。他忽而自己动手洗洗最喜欢的那块麻纱大手帕，忽而看看中国陶器史，忽而用舌头舔舔好久没有把玩的用作三彩壶虎斑的釉药。尽管如此，心情仍镇定不下来。他仿佛觉得已悄悄盘算出了自己的家业究竟败落到何种地步。于是他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生起气来。

梶想，索性在这个时候跑到多向飞碟射击场胡乱放它几枪算了。他又想起今天是星期日，前些天已和仁羽约定去打飞碟。于是立刻准备外出的行装。

稍过片刻，梶就换上了粗毛呢大衣，拿起柯尔特式十连发手

枪出了家门。他头戴做工考究的鸭舌帽，脚穿贝古契卜皮鞋，坎肩外面露出了怀表链。梶这身地道的休闲装风彩使他比平素显得消瘦些。他自己一走出家门，秋风拂面，萦回在他脑际的已不再是如何处置那些土地，而是有关奈奈江的事了。他心里明白，自己只要向奈奈江诉说现在的危难，她是一定会采取应急行动的。但，这可行吗？如果可能的话……

——啊，只要能做到那一步——

每当梶想到这里，他就认定，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自己抛出钱去为佳。

郊外的射击场，在一片绿色的高高的堤坝周围早已响起了噼啪的枪声。五个射手站在五个靶位上，他们下方一发出信号，作成鸟儿形状的素陶碟靶便像鸟儿一样应声起飞。射手们则各自以散弹将自己的碟靶击落。旁边的看台上，有值班员计算环数。一个射手每打出四发子弹就要改换靶位。在五个靶位打完二十发子弹，就决出一局的胜负来了。

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几乎都是一方的富豪。像在类似场合常常见到的那样，越是在这种观光的地方手持高价猎枪的人，看起来倒越像业余猎人似地显出邋邋遢遢的样子。

梶从后边望着这些绅士们一会儿。大枪，他从前练习过，颇有自信。但手枪则是今年刚打，所以觉得很新奇。

来到手枪射击场后，梶把子弹摆放到涂了白油漆的桌子上。他把一只胳膊照直伸了出去，用柯尔特连发枪死死地瞄住已让男仕贴好的靶纸。距离十八码，靶子为六英寸正方形，正中央有一个一英寸的圆心，五层圆圈环绕着圆心。不一会儿，梶的手枪砰地一声响了。子弹打偏了，靶子纹丝未动。梶又重新瞄准。

砰！

又是脱靶。子弹未击中靶心倒也无妨，哪怕能垂直地在靶上留下一个弹痕，作为手枪来说也还是可以原谅的。而梶今天却连靶的边缘都没有碰到。

梶在犹豫，要不要停下手来回家。但他马上又想到，现在重要的倒不是让子弹中靶，以脱靶的子弹来培养自己的耐性，才是重要的。于是，他重又盯住靶子，把心神镇定下来。

稍过一会儿，他身旁的手枪打响了一发子弹。一看，原来是在山间饭店里每天碰见的高。他猜想，高大概也是由仁羽邀请来的。于是，高的那个姿势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一种定式留在了印象之中。

“喂!”

“喂!”

两个人在视线相遇时轻轻地点首致意。然后，按射击场的习惯，默默地各自瞄准起靶心来了。

可是，不知为什么，梶在见了高之后，靶子和枪口中间便出现了蓝子的身影，准星总也稳定不下来。此时此刻，为什么蓝子总出现呢?

——他越是这样琢磨，枪口便越是出现高跟蓝子柔情蜜意交谈的身影。接着，又出现奈奈江。出现仁羽。梶现在加倍地体会到：瞄准目标的瞬间是联想之间互相衔接最为清晰的时刻。

不过，蓝子的身影首先出现在枪口上，在他来说，却不是事出无因。他在懂得自己不能跟奈奈江结婚以后，就不时地盘算着，如果有一天非得跟一个女人结婚不可的话，那么就跟蓝子结婚算了。

“砰!”

高在梶旁边又打了一发。高对面的靶纸被打飞了一角。

梶在看到高的子弹击中目标时，便为自己从刚才到现在一发未中生起了闷气。他又举起了手枪瞄了起来，心里想着，这次非

打中一发不可。

“砰!”

子弹再次脱靶，把堤坝上的新土弹了起来。

梶心焦如焚，便想要接连打它几发。可是，当他看到身旁的高身穿尖角翻领外衣悠然自得地摆出架势时，他又不能匆匆击发了。他一边眺望横卧在蓝天下的堤坝呈现出的一条绿线，一边做起了深呼吸。这时，高的又一发子弹命中了靶子的外圈。

梶突然眼前出现了自己与高决斗的情景。自己在见到高以后，都是一边想起奈奈江、蓝子的身影一边打出的子弹，说不定高在见到自己以后也是一边想着奈奈江和蓝子一边瞄准目标。况且，高是每发必中，这究竟暗示着什么呢?

梶击发了，又没有命中。他把子弹放进弹夹，退回到旁边可以喝茶休息的更衣室去了。

他靠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思考自己接连失败的命运。自己这样屡战屡败，今后将会落得什么下场? 自己爱恋的奈奈江成了仁羽的妻子，自己的家产逐渐破败。所有的悲剧全都是这种滋味，这悲剧今后还不知会把自己逼到什么境地去呢。

当梶如此抑郁的时候，与梶同样没有命中目标的人们也蜂拥回到他的周围，互相验看成绩可怜的靶纸笑了起来。其中也有身穿男装的精干机敏的女人。有的人看着一个弹痕也没有的靶纸伸出舌头来，有的特意把铅笔塞进靶心，捅出一个黑黑的洞来表示气愤，吵闹不休，有的则一个劲儿地抱怨枪不好使。总之，更衣室跟射击场不同，极为热闹。

过了一会儿，高从射击场回来，走到梶身旁。

“今天，怎么样?”

“不行，一发未中。”

“打不中的时候就硬是打不中。上次我还打中了几枪，今天也打得不好。”

“你不是打中了吗?”

“哪里?”

高一边笑着，一边把还有硝烟气味的哈林顿手枪扔到桌子上。梶觉得在这种时候独自一人满脸苦涩地噘个大嘴也不失为脱靶者的礼貌，便没有再说什么。

“仁羽先生今天还没有来嘛。”高说道。

“仁羽要来吗?”

“我想他大概会来的。”

高边说话边喝茶。

前方射击场上，素陶飞碟刚一起飞，便随着枪响而被击得粉碎。高一边望着这情景，一边意识到自己身旁的梶今天极不高兴，便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在山间饭店见到梶以后便从梶的为人中感到了一种魅力。同样，梶也从高富于机智的安详的风度中感到了一种爽快清新。但，这么两个如此互相吸引的人，越是沉默不语，便越是怀疑对方是否讨厌自己，从而产生不安的心理。时间一长，两个人便为对方呆在自己身边感到压抑，变得焦灼不快起来。不知不觉之间，两个人便会像敌人那样，嫌对方“桀骜不驯”，进而终生不再过从。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

高现在也察觉了两个人的危机。两个人的沉默一延续下去，他就觉得，我自己是如此地喜欢梶，为什么对方丝毫也不对自己表示好意呢。他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无拘无束地谈一谈。于是，他一边给梶的杯子续了些茶水一边说道：

“那个小棚子里烧粘土陶盘的老爷子在大仓枪炮店干过四十年之久，听说在枪支鉴定上堪称名人呢。”

“是的。”

梶十分冷淡地答应了一声，高便猜想梶也许讨厌自己。这是自己在山里时，当着梶的面，跟奈奈江、蓝子说话太随便的结

果。高又说道：

“对不起，你的手枪是什么牌子？”

“寇克特。”

“啊。”

“你的枪呢？”高本以为梶会这样反问他一句的，可是梶居然一声不响地支着下巴沉思着。高便觉得梶未免有些失礼。稍过片刻，梶突然问道：

“鲍雷写过一本《恐慌论》吧？”梶问得出其不意，高“欸”了一声之后回过头盯盯看了一下他的脸。梶又接着问道：

“那本书大致说了些什么？”

高猜想，梶大概是从仁羽那里听说自己曾专门研究过鲍雷的吧。

“他认为，经济恐慌的真实原因在于国民的消费过剩。另外，他还主张，要想出现景气就必须降低利率。总之，鲍雷是一个二元论者，研究起来矛盾很多，怪有意思的。”

高一边看着梶的面孔，一边想，如果他对此有兴趣，就更详细地向他介绍一下。可是，高马上又猜测，梶对鲍雷并无兴趣，似乎是为了跟自己应酬而提起自己曾经研究的鲍雷这一话题来的。这样一寻思，梶那副生硬的表情就更令高感到不愉快了。

奈奈江微笑着给高写了一封回信。

——分别以后身体好吧。拜读大札，未能及早作复，尚请鉴谅。那封亲昵的信函，我这把年纪真是愧不敢当，反倒令我加倍感到岁月的无情。我之所以迟迟未能命笔，也是因为您让我陷入孤寂境地所致，您倘能体察到这一点，那么下次我一定会更快地奉复。蓝子小姐近来一有空暇就学习法语。看到我这封品行不端的便

笺，蓝子小姐说不定会怎样恼怒呢。不过，对于上了年纪的人，蓝子小姐总该客气些的。盼望您能再来玩耍。

信笔涂鸦，谨此敬复

高矾雄先生

仁羽奈奈江

让女佣把信发出以后，奈奈江想要悄悄看看蓝子是什么神态，便要朝蓝子房间走去。这时，教蓝子法语的年轻教师外山从走廊对面走了过来，看样子他是刚刚上完了课。两个人在细长的走廊相向而行，距离越来越近，外山神色惶遽，连脸都红了起来。奈奈江出乎意料地在这个走廊角落里与外山相见，感到一种久未产生的新鲜情趣，对他露出了和善的笑脸。

"你要回去了？"

"是的，告辞了。"

就在外山点着头就要走过去时，奈奈江说道：

"马上晌午了，您吃了午饭再回去不好吗？"

外山脸越来越红，逃也似地走了。奈奈江猛然想到，外山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在其中。她走进蓝子房间说道：

"那位外山老师，看样子是越来越好了。他这种人，我喜欢。"

"我也是。"

蓝子说了这么一句，又接下去说道：

"姐姐最喜欢谁，我可不知道。"

"我？我最喜欢仁羽呀。"

"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么，此外还喜欢谁呢？"

"姐姐喜欢的那个人是点点点。"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点点点嘛，就是破折号啊。”

“好呀！你等着吧！”

奈奈江说着狠狠瞪了蓝子一眼。

“蓝子妹的点点点，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你还是算了吧！那种人该不是流氓吧。”

“哎呀，我可没有那种点点点。不知你说的是谁?”

蓝子假装糊涂向上翻着眼珠，但她的脸却红了起来。

“你看，脸都红了！”

蓝子在奈奈江嘲讽之下转过了身子，从窗户伸出头去呼唤跟仁羽一起玩耍的猎狗。

“飓，飓，你过来！”

奈奈江知道蓝子在自己身旁时总是装出一副孩子模样，所以更喜欢逗弄她。

“飓爱怎么的就怎么的。蓝子妹，你面朝我！你看都红到耳朵根上了！”

蓝子蓦然转向奈奈江。

“讨厌！脸红的可不是我。”

蓝子从桌子上拿起法文书念了起来。

“蓝子小姐，你听我说嘛。我给你讲一件更有趣的事吧。”

蓝子提高了嗓门继续朗读，似乎要干扰奈奈江说话。

“蓝子妹，那个高先生非常擅于博取女孩的欢心，你可要当心呀！”

蓝子突然扔下书说道：

“真烦人！我一点儿听不懂。你说些什么呀！”

“所以嘛，你听的时候得好好地听呀。上年纪的人是决不会说坏话的。”

“那么，你就快说吧！”

“我早就说过，高先生这个人可不行。你也许听着刺耳，但

该说的时候我还得说。”

“你说他怎么样了?”

“我可要说了。”奈奈江斜眼看了看蓝子。

蓝子仍然在朗读她的法文课本。

“蓝子妹!”

蓝子又放开了嗓门。

“我说的话，蓝子妹现在不听，可就没有机会听了。将来你遭到不幸哭着求我，我也不管你了。你可给我记住!”

奈奈江走到蓝子身旁，一边抚摸着蓝子后脑勺的短发一边说道:

“今天，蓝子妹的头发，油亮油亮的，真漂亮!噢，对了，我昨天晚上买了鲍威牌口红，我送给你一管吧。”

“给我吧。”

蓝子说完把书啪地一声扔下，伸出手来。

奈奈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取口红。她在琢磨:只要提到小高，蓝子就显得很冷漠，他们两个人关系会不会已进展到了旁人无法干预的地步呢?

自己曾几何时已经到了考虑这种事情的年纪了。她猛然想到自己已是快到三十的人了，便悄然坐到了镜子前面。

不过，我是有义务监护这个女孩的。她如果跟小高这样的男人结婚，肯定会不幸的。

怎么能眼睁睁地让她陷入不幸呢?如果可能的话，该把蓝子的注意力从小高那里引开来，等到她失足就来不及了。

说起来，奈奈江也确有监护蓝子的义务。蓝子本是奈奈江已故胞兄的小姨子，蓝子一家人死去之后，除了奈奈江之外，再没有人来照看她。

奈奈江拿着口红一走进蓝子的房间，蓝子便凑到她跟前来。

“喂，喂!”

"你等等！"

"唉呀，你不给我吗？"

"给你。你可要好好听我的话。过来！"

奈奈江把蓝子搅过来，用无名指把口红涂在蓝子嘴唇上。

"噢，好红！蓝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涂口红吗？"

"我不想听。"

蓝子大概猜到了奈奈江要跟她说什么，便急忙向后退，奈奈江则用力拉住她。

"让你等等嘛！"

"不过，姐姐刚才净说些难听的话。"

"难听的话也得听呀。对你有益处的话，你就该当作修身课来听嘛。"

蓝子从奈奈江手里夺过口红，念着口红瓶子上的法语。

"鲍威、鲍威、鲍奥威。"

"这念鲍奥威，不是鲍威！"

蓝子把口红蘸到自己的无名指上，搂住奈奈江的脖子。

"这回我给姐姐涂。别动，别动！"

她一边说一边把口红涂到奈奈江的嘴唇上。

"你看，这下子姐姐就不会讲修身课了。"

"我嘛，是蓝子妹的监护人。从今往后，我对蓝子妹可要严加管束，你做好精神准备吧。我会毫不留情的。"

"那我就只好逃跑了。"

"行，请便！"

奈奈江说得若无其事，但她又觉得事情说不定真会演化到那一步的，于是她情不自禁地看了蓝子一眼。

一台像金花虫一样素淡的黄褐色轿车绕着多向飞碟射击场堤坝疾驶过来。

这时，梶满脸不痛快地从俱乐部休息室走出来，正好要与高告别回家。仁羽和奈奈江从停在休息室前的轿车里走了下来。而梶早已坐进汽车里，如果现在再下车，一则对于他这个心有愧疚的人来说，很不相宜，再则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奈奈江的一举手一投足牵动心神也有失身份，因此，他想趁着仁羽、奈奈江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时候，默不作声地躲在汽车里等一等再说。

奈奈江和仁羽走进了俱乐部，他们二人的声望非常之高，仁羽既是整个俱乐部里的神枪手，又给人以正直、从容、老实、敦厚的感觉，因此大家都视如珍宝一样地敬爱他。

"噢，仁羽兄，久违了！给你看看这只雷明顿吧！我一直等着，想请你打一下。"

边说边走到仁羽旁边的是穿一身男装的木山夫人。奈奈江早就知道木山夫人爱恋着仁羽，因此不能不加倍显出好意地凑上前去。

"噢，久违了。今年夏天在避暑胜地也没有见到你嘛。"

"欸。我们今年跑到那须那边去了。"

"那么，是在那须玩马了?"

"欸。不过，我不想玩马了。太看重那个玩艺，甚至连家里的人在心目中也像马了。"

"哈哈哈哈!"笑声荡漾开来，仁羽又被拽到另一伙人中间。

"仁羽兄，昨天野猪头从大阪到了我那里。"

"啊，野猪头呀，那东西便宜。你买下来吧。"

"仁羽兄，你看看我的成绩！今天我打了个满分。"

"仁羽兄!""仁羽兄!"女人们捉弄起拙嘴笨舌的仁羽来显得兴致盎然，当着奈奈江的面便闹哄起来了。

一位身穿鸡心领套头衫、似乎刚打完高尔夫球回来的绅士走到仁羽旁边。

"你听我说，我发现了一只实在漂亮的猎狗。"

他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他一开口说话就爱在词句中间插进“实在”二字，因此大家都戏称他为“实在先生”。

仁羽并不回应“实在先生”，却把自己的新枪交给了他。

“怎么样？这是帕迪。实在好。”

周围的人哇地一声笑了起来，惟有“实在”一个人手拿帕迪，惊诧地作出一个夸张的表情忽而蹲下，忽而瞄准。

这时奈奈江发现了从射击场那边回来的小高，悄然朝他走过去。

奈奈江离开家之前刚给小高发出了复信，所以本打算走到他身边时也闭口不提信件的事。而高却连个招呼也不打，开门见山就提起信的事来。

“夫人！谢谢你给我的复信。我估计你会回信的，所以每天都很少外出，专等来信。”

“不过，高君也太过份了。我刚给你写了回信，你居然说出那种毫无顾忌的话来——”

“你说我说出了毫无顾忌的话？”

“那还不算毫无顾忌呀？我不论对你如何亲热，也没有想到你会给我写出那样倾心的信来呀。那封信寄给哪位小姐倒蛮合适呢。”

奈奈江跟小高一起从俱乐部朝大片草坪中走去。仁羽也和木山夫人一起背着枪从后边走来。

“高君，你可不要回头看！木山夫人跟仁羽一起跟在后边呢。”

“木山夫人？是那个身穿男装的夫人吗？那个夫人很棒呀！她打枪百发百中。她是不是跟仁羽先生很亲昵呀？”

“是的。出乎我的想象。她看到我跟你在交谈，就会一百个放心地告诉仁羽说：你看他们俩。——哎呀，你不要回头！”

高的裤子上像粗面水彩画纸板一样笔直的竖条纹在日光下伸

展开来，奈奈江觉得自己今天就是在领着一位优雅的情人漫步。她一面设想着如果梶在自己身旁该会多么惬意，一面朝做陶碟的小棚走去。

"啊，对了。我忘记了。我得去跟仁羽先生打一个招呼。"

高想要返回去，奈奈江则拦住了他。

"你走过去只会添乱。算了吧。我回去以后会跟他好好说的。"

"是吗？没有关系吗？"

"没关系。他现在正是惬意的时候。我也得不时地让他那么快活一下呀，否则仁羽也太可怜了。"

"可怜倒也是可怜，不过夫人每次回家以后都直言不讳地跟他说吗？"

"欸，我每次都说。——仁羽在这方面真是了不起。我不论说什么，他都不介意。像他那样难得可贵的丈夫真是天下第一的夫君呀！"

"在我看来，仁羽先生似乎是被木山夫人给俘虏了吧。"

奈奈江马上显出矜持的神态说道：

"你说这种话，未免太狂妄了。"

"不过，我也是一位曾给三对男女牵过红线的月下老人呢。"

"我不管什么三对四对的，仁羽身旁还有我守着呢。"

"实在抱歉！今天回去时，我请你在饭店西餐厅吃饭，请别生气。"

"你明白就好。我也是很看重仁羽的，所以你不要奚落他。"

两个人一边谈一边走到了小棚子旁边。

仁羽被木山夫人拉着，紧跟在前方草坪上的高和奈奈江后面向前走去。仁羽对自己这一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细微的问题全然没有留心。——可以说，不论奈奈江对自己干出什么事情

来，他都从未产生过疑心。因此，奈奈江常常讥笑他：除了瞄准靶子击中目标以外一无长处，成为全俱乐部最有名的神枪手又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仁羽跟木山夫人向前走着，他心里所想的也全是让小棚子里的枪支鉴定专家给看看昨天晚上买的帕迪。至于木山夫人硬拉着自己，故意让自己看到奈奈江的身影，他是全然不知。那么，仁羽是不是糊涂呢？倒也未必。他只是缺乏一种怀疑世事的精神而已。他认为怀疑世事的人是最糊涂不过的了，这似乎正可以弥补他的上述缺点。总之，任何人只要跟仁羽连续交谈一个月之后，就往往分辨不出仁羽是伟大还是糊涂了。

木山夫人对他也捉摸不透。说他糊涂吧，又弄不清他糊涂到何种程度。相反，说他伟大吧，又会觉得再也找不到比他伟大的人了。最后，也未弄出个青红皂白来。但，跟仁羽接触多了以后，便觉得仁羽确实是一个可以放心与之交往的人，进而从他身上发现了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伟大和美好。

现在木山夫人之所以特意领着仁羽尾随奈奈江，固然是为了向仗恃仁羽是过门女婿便我行我素的奈奈江进行反抗，借以表示一种侠义之心，但她那颗厚颜无耻的亢奋的心还早有明确的计谋：你奈奈江既然行为不轨，我也再无顾忌，如果你说三道四的，我就把仁羽接纳过来了。

当跟奈奈江一起向前走的小高回头看他们二人时，木山夫人对仁羽问道：

“现在跟你太太一起走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啊，那是我的朋友，一个经济学家。”

“是吗，我很少见到嘛。”

“对。他是今年秋天刚打手枪。”

“一个经济学家，似乎不必练什么手枪嘛。也许不是那个材料吧。”

“这个嘛，如今的经济学家是必须斗争的。手枪比起猎枪来更适宜于今后的经济学家。”

“即便搞什么斗争，经济学家也不会拿着手枪去进行斗争吧。”

“不，他是一个斗士，是一个以鲍雷这位学者为后盾进行斗争的人物呀。”

“就他那副德行？”

说完了，木山夫人又重新望了望提着手枪枪套的高的背影。

木山夫人在后面穷追不舍。奈奈江心想，与其被你这样步步紧逼上来，还不如让木山夫人领着仁羽跑到什么地方，万事大吉呢。不过，回首当年，自己在叔叔劝说下跟仁羽结为夫妻这便是自己不幸的开端，不消说，仁羽毫无责任，一切全怪自己。

——事到如今，自己只好忍耐。舍此再无办法。

这种时候，奈奈江照例是这样思忖着。但，仁羽是那样地迟钝，任凭你鞭笞，手抓，他都无动于衷。他甚至会像一块石头那样坐到自己打他的鞭子上。跟仁羽这种迟钝的人竞争，每次失败的总是奈奈江。

射手们的枪每一闪亮，枪膛口便有亮晶晶的弹壳跳落在草坪上。奈奈江一边望着这情景一边在草坪上转悠了一圈又折了回来。这时木山夫人正把仁羽领进了制作陶碟的小棚里。视野所及的旷野中只有一缕细烟冉冉升起。

“高君，你今天打过枪了？”

“欸。今天已经打了十五发。”

“是嘛。你的手枪是什么牌子？”

“我的枪是哈林顿。这种枪如果打得顺手，可以超水平发挥。”

“有那么厉害？不跟我比试比试？”

“行啊！”

“好！”

奈奈江边说边走。但，她的注意力已不放在紧挨着她走的小高身上，而是放在休息厅那边。她猜想，如果梶真像仁羽所说的那样来打枪的话，那么他就是来得迟些现在也该到场了。如果总也等不来梶，今天自己说不定会和高一起到什么地方去呢。奈奈江为此颇感不安。当然不论两个人到哪里去，她也没有必要害怕高，但一颗等得心焦的孤单的心说不定会依傍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个小高早已把一有机会就钻奈奈江的空子当作一项事业来干，而小高的这种恶少习性却化为一种光辉夺目的崭新魅力总在奈奈江眼前闪耀。况且，小高又奸猾过人。他完全明白：自己越是毫无顾忌地在她面前表现出恶少习性来，越是可以收到与向她表示礼貌相同的效果。

“高君和梶君相比，不知谁的手枪枪法好？”奈奈江问道。

“当然是我了。刚才我跟梶还并排比试来着。”

“哎呀，那么，梶君是早已经回去了。”奈奈江说完，无精打采地停住了脚步。

梶坐在俱乐部前面的汽车里等着奈奈江回来。他在草场中寻找奈奈江已经有好大一会儿了。他等得累了，曾想走出汽车到俱乐部里玩一玩。但他发现自己不大熟悉的富豪们只穿一件衬衣，围成圆圈，正站在未铺地板的泥土地上吃着火锅，便又懒怠下车了。

奈奈江和小高从远处那个制作陶碟的小棚子里并肩走了出来。梶一面看着他们一面在猜想，他们两个人甩开仁羽到底在干什么。不久，这两个人的身影又隐没在高高的看台后面了。

——两个人会不会……

突然，梶以奈奈江的情人身份猜度起来。但也只是猜度一下

而已。不论别人对自己的情人做些什么，自己也没有权利拿他怎么样。人世间古往今来这一法则让梶感到饶有兴味。情人的权利，难道就只是嫉妒吗？难道嫉妒就是赋予情人的全部权利吗？梶这样思索着，便又向自己发问：我自己是不是也为奈奈江而感到些许嫉妒了呢？

自己在这里呆呆地等着奈奈江倒也未尝不可，可是见到奈奈江之后又想做些什么呢？从今天早晨收到的兴信所① 日报看来，股市也许明天会急剧下滑，自己现在这样苦苦地等待奈奈江也未免太悠闲了。他又想到，自己能在这种地方像这样玩一玩，也只有眼前这么一点机会了。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迟疑起来，不肯轻易动身。

梶又回头望了望草场。一个长得很像菊五郎的稳健的射手刚把飞起的飞碟击落，第二名射手戴着胸铠正在那里举枪待发。

就在这时，小高和奈奈江两个人突然从俱乐部里走了出来。他们像有什么急事那样，快步走进早已等在那里的小十字架牌汽车，也不等一下仁羽就把车飞速开走了。

这对于梶来说可是大出意外。梶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马上发动了自己的汽车，紧紧跟在转瞬之间就开走了的小十字架后面。奈奈江跟高一起仓皇出车是要干什么呢？——一直呆呆地等到现在的梶，心火陡然涌了上来。

——这就叫作嫉妒吗？

虽然自己也感到太荒唐了，但一看到坐在前边汽车里的奈奈江，他就不由自主地酸溜溜气鼓鼓地驱车尾随上去。

坐在小十字架里的奈奈江心里明白，梶不等自己就回去也是

① 兴信所——日本的一个营业性信用调查机构，它应客户的要求，就商业、人事等秘密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

出于无奈。但正因为小高这位不速之客独自留了下来，因而她内心顿感失落，甚至怨恨起梶的冷淡来了。奈奈江看到右前方明亮的天空，感觉大海已近在咫尺，对高说道：

“高君是经济学家，一定对股票问题很在行吧?”

“不，股票问题不太清楚。不过，视情况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我就拜托高君了解一下。我有一个亲戚持有关东纺织的很多股份。他的股票这些日子下跌，形势不妙。关东纺织到底情况如何，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

“明白了。”

“他的实缴金额似乎占到了六至七成，我看直泻下去那是不得了的。”

“那不是大亨吗?”

“所以，我想尽早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老实说，我真是心急如焚呀。”

奈奈江差一点儿就要把股东的姓氏梶给说出来了，但她心里明白，如果梶听说了说不定会怎样大动肝火呢，便把话憋在肚子里了。当然，奈奈江也曾一度犯嘀咕：让高来了解股市合适不合适。但她认定，不去询问仁羽而去询问高，等到需要投进自己的钱时会方便些，所以她终于向高开口询问了。

“我还有一件事有劳高君了解了解。”稍停一会儿，奈奈江说道。

“什么事？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定效劳。”

奈奈江一边专注地望着小高那副认真的样子，一边把手搭在他的膝头上。

“这件事可不是开玩笑啊。你可不要笑呀!”

“你要说的是什么事?”

“这件事嘛，会不会是要求太高?”

奈奈江刚一说，自己先笑了起来。

“我说的是蓝子妹的事。蓝子妹给你添了什么样的麻烦，我想要你帮我了解一下。”

原以为高听了会笑的，哪料到他竟装聋作哑地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需要了解的事。我是蓝子妹的监护人嘛。她倘若给别人家的大公子造成什么麻烦，我岂不是连道歉都来不及吗？”

“夫人想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呀。夫人何不早些说出来呢？那么，夫人是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在询问你呀。如果蓝子妹对你真那样喜欢的话，你打算认真对待她吗？”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可以向夫人表明的决心。当然，我和蓝子小姐之间也没有任何非下决心不可的事。”高若无其事地说完便吸起烟来。

奈奈江从车座上看着旁边的高妄自尊大的神态，心里在琢磨着，这个青年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请到饭店的西餐厅来呢。

“不过，你说自己对蓝子妹没有下什么决心，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凡是我所能了解的情况，我早已了然于心了。”

这时，高眼角闪着亮光，盯盯地看着奈奈江的脸庞。

“那么，夫人你说我和蓝子小姐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我刚才就觉得夫人的说法令人琢磨不透。”

“你肯定觉得我的话琢磨不透。可是，如果你和蓝子小姐万一闹出点什么事来，首先感到困窘的可是我呀。”

“不，比夫人还要困窘的是我。”

高在不知不觉之间已俨然一副情人模样，洋洋得意地戏谑起来。奈奈江听出这个味道来便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不过，你可决没有理由比我还困窘。你嘛，只要考虑如何博得女孩欢心就行了。我还得整天考虑怎么样把蓝子妹给嫁出去呢。”

“如此看来，我今天好像是为了挨夫人一顿训斥而来这里的了。不过，我还不像夫人所想象的那样，对蓝子小姐负有什么责任、义务。”

“所以，我刚才不是问你吗？比如说，你和蓝子小姐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不先弄清楚，等到蓝子妹找到婆家时不就狼狈不堪、追悔不及了吗？”

高又猛吸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如果我说什么你也不肯相信的话，那我干脆就说谎话算了。”

“你看，你看！”

奈奈江看到高突然挺直腰杆、激动起来的样子，又被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非同寻常的精气神儿所吸引，暗自担心：稍一疏忽，自己也会跟他一起恍恍惚惚地滑进爱河的。

——哎呀，这种事也说不定会发生。

她猛然感到高的身上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暗澹的深渊。

“高君！如此看来，我即使把蓝子妹嫁到我所选中的人家去，你也不会有异议了？”

“那当然了。悉听尊便。——你不用那么看着我的脸吧。我能跟夫人这样呆在一起胡说一顿，不，你能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是再好不过的了。——而刚才太太却对我说长道短的——”

奈奈江啪地在高的腿上打了一下，高有些吃惊地挺直了身子说道：

“夫人，怎么了？”

“我请你不要净说些一厢情愿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任凭夫人自己去想象吧！”高悄悄地说完，

便把头扭到了一边。

梶追随着奈奈江和高所坐的小十字架汽车，看着他们二人说说笑笑的情景。这时，他好像如梦方醒地后悔起来：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尾随他们的念头来呢？

接下来，他又另作解释：我之所以跟在他们身后，并不是在刻意追赶他们，只是要跟在他们之后回自己的家而已。

——对了。我确实是在回家。既然回家，不走这条路又从哪里走呢？

他这样说服自己，便心安理得了。他竭力不去注意前边的两个人。

纵然奈奈江跟高一道坐汽车回来，自己也不值得大动肝火啊。倒是仁羽在看到自己怒气冲冲地尾随他们二人时有权利朝自己发脾气。他这样一分析，又感到不无道理。他不禁感到，只有为奈奈江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生气的人才是最大的糊涂虫。

——不，我并不是对奈奈江生气，怪只能怪自己的烦恼。梶这样别别扭扭地思考着，又看了看前方的奈奈江。这时，他觉得高的右手好像已经伸到了奈奈江的肩上。

奈奈江居然连他的右手都扒拉不开——

既然奈奈江如此不庄重，自己又何必对她割舍不了呢？尽管如此，梶仍然十分警觉地监视着高的右手的动作。

然而，当梶看到自己那副总也不能从眼前的处境中摆脱出来的无聊神态时，逐渐陷入了痛苦之中。并不是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价进行评估，而结果却显示出自己竟是如此地卑下。暂且不说奈奈江所做的事好与坏，他只盼自己能一狠心从奈奈江身边躲闪开来。

尽管如此，当前方的汽车拐向左边时，梶的车还是向左边拐了过去。前方的汽车右拐时，他的车也来了个右拐弯。每当转弯

时，梶都在车里板着面孔，对司机下令：向左、向右。不久奈奈江和高的小十字架轿车就在帝国饭店门前停了下来。

——怎么搞的，去饭店！

梶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身子，接着又疲软地坐进了座位，让汽车从停下来的那辆汽车旁边开了过去。

——这么晚了还进饭店，要干什么？

梶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前方的街道。嫉妒的狂涛不由分说地袭击他的心头。他不知道该让汽车驶向何处，只感到屋脊、招牌像箭一样在自己的鼻子前面不停地飞快旋转。

“这回往哪里去?”

司机向梶问道。

当梶发现司机也看透了自己这无所适从的心态时便暗吃一惊，红起了脸。他像盲人一样眼前一片漆黑，当他的心抑郁到极点时，才看到了一两道希望之光。

对呀。我为何不去蓝子姑娘那里呢?

梶随便这么一想，就觉得蓝子正是今天自己最想见到的人之一。

“开到筑地去!”

“是。”

司机答应一声，就调转方向开了起来。

蓝子今天早晨被奈奈江嘲讽了一顿，曾开玩笑说要离开这个家。当时奈奈江居然骄矜地说：

“欸，请吧!”

从那时开始，气氛就不是一个玩笑所能了结的了。

剩下蓝子一个人，她一屁股坐到书箱子上。

——果然如此。姐姐准是想把我早日从这个家里撵走。对，对。

她沉思着一直困扰着她的这个问题，憋闷得不得了，竟哭了起来。

但，蓝子痛哭一场之后，就又故态依然了。她情绪一好转，又快活地装模作样地做起离家出门的准备来了。她从牡丹色爱情牌脂粉空盒里把收藏的信拿出来加以整理。把挂在西式橱柜里的衣服翻看了一遍，看一看跑出去时穿哪一件合适。可是，跑出去以后又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她就像被猫把脸给舔了那样，心里发凉，觉得出逃就像遥远的梦幻一样。这时，她又坐在那里发起愣来。

——那就赶快跟谁结婚吧。

那么，跟谁结婚好呢？

她就这样沉思起来。

蓝子既喜欢高，也喜欢姐夫仁羽。她也同样喜欢法语老师外山，喜欢梶。也就是说，不知为什么，她不喜欢女人，对男人则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别人说的那些道理她也大致懂得，但一提起结婚来，她却只觉得像快乐的冲浪游戏一样，以为跟某一个人结婚无异于跟几个人一起结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时都来跟我结婚？”

但，自从上次在山里高单独向蓝子表示爱意以后，蓝子便特别牵挂起高来了。当然，对于蓝子来说，事情也仅此而已。

蓝子想得累了，便朝阳光充足的院子里伸出腿去。她猛然想到，如果结婚的话，是不是该跟穷人结婚。倒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觉得贫穷的男人新颖，坚强，精神饱满，会比有钱的男人更加疼爱自己。

“我爱你，我爱你，啊，我如此地爱你……”

蓝子一边像口头禅那样吟咏着法文诗句，一边想起了常在杂志上看到的怒吼的工人的大喉咙和大嘴巴。

——啊，对呀！那样的人也好，勇猛嘛。

她时而这样想。

当她眼前浮现出夹着法文书、身穿潇洒的西式休闲上衣的青年那笔挺的西裤时，又想：

——这样的小伙子，有时候也很好嘛。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如果不尽情地贪恋一番，现在岂不是太吃亏了吗？

时近黄昏，女佣走进蓝子房间禀报：

"梶先生来了。"

"噢。……"

蓝子说完，立刻匆匆朝正门那边走去。

等蓝子到会客室时，梶早已坐在沙发上吸着烟在等候。

"您好！今天姐姐不在，我想她也快回来了。"

蓝子一边说一边坐到椅子上。

"梶先生，你瘦了一些。"

"是吗？"

"我也说不准。"

"也许是累了的缘故吧。"

蓝子专注地从梶的脸孔打量到他的衣服。

"梶先生也去打飞碟了？"

"嗯。"

"最近去那里的人多吗？"

"嗯，很多。蓝子小姐也去一趟吧！"

"我不喜欢那里。"

"讨厌吗？"

"我只去过一次，不知怎么的就不愿去了。"

"蓝子小姐喜欢什么地方？歌舞伎剧院？"

"是啊。歌舞伎剧院也不错，不过说实在的，我更喜欢无产阶级聚集的地方，比如浅草那种地方。"

“什么叫无产阶级?”

梶装糊涂地笑了起来，蓝子则瞪大眼睛说道：

“梶先生会不知道?”

“不知道啊。”

“梶先生可不行啊！不知道这个可就落后于时代了。”

连蓝子小姐曾几何时也说出这种话来，真令梶有些震惊。但他见到蓝子以后，那一直紧绷着的心情还是宽松了下来。

“蓝子小姐在我不留意之间也变得非常新潮了。你姐姐没有说你什么吗?”

“姐姐才不说我呢。姐姐也相当新潮呀！不过，在这方面还不行。”

“你说她不行？怎么个不行法?”

蓝子沉默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

“总之，陈旧的东西还远没有消除干净。”

梶不知蓝子说的是什么。她的话确实太离谱了，但他又觉得蛮有意思的。于是在她的感染之下，他也很难得地显出孩子气来，对蓝子的话产生了兴趣。

“那么，蓝子要是结婚的话，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呢?”

蓝子颇为识相地露出一副困窘的神情来。

“老实说，我正为此发愁呢。刚才我一个人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这个身份是不能久居这里的，今后该怎么办？我怎么能总在这里我行我素呢？你说对吧?”

“有什么不行的。谁也不会说你什么嘛。”

“不是那样的。现在我就有顾虑。梶先生不了解内情。你是个大少爷呀。”

梶心里骂了一声：“这个毛丫头！”但转念一想，连蓝子嘴里都能说出这种话来，自己肯定远没有值得骄矜的资本。于是，他不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女孩了。

“无产阶级吗？那我可敌不过呀。我回去了。”

“你再坐一会儿吧。就剩我一个人了。”

蓝子抬起闪着异样光彩的眼睛看着梶。

“到我房间来吧！不过让梶先生看房间，怪不好意思的。”

“怎么会呢？就让我看一下你的房间吧！”

“不，不让看，不能看！”

蓝子摇着头。

“梶先生一走进我的房间会神经衰弱的。你不在乎吗？”

“嗯。那也没关系。”

“那就请吧。我对梶先生可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在你的店里做一份工作？”

梶看了蓝子好一会儿才说道：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什么名堂吧？”

“欸，对呀。我们总得自己找工作呀。所以，我不愿意打飞碟嘛。我很快就想向姐姐提出这个要求。我不能总这样游手好闲呀。”

“不行。在我那里，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要解雇的。”

“不过，我还不能在别人家工作呀。我还没有高尚到那种地步嘛。”

“那就等你再高尚些以后，我再用你吧。如果让蓝子到了我那里，我不就成了蓝子的打工仔了。”

蓝子缩着脖子扑哧扑哧地笑了起来。

“我这样的人不行吗？”

“不行，不行。”

“可是，我要工作。”

“你干工作也只会捣乱。”

“不对。我能每天给你打扫房间。近来，连阿泷的房间都是由我来打扫的。”

“你撒谎!”

梶说了她一句。但，说老实话，他对蓝子的变化还是慢慢产生了兴趣。

——如果自己跟这个少女结婚，怎么样呢?

他相信，跟她结婚确实是不会不幸的。当然，如果考虑到自己和蓝子在趣味上的差异，那么结论则正好相反。所谓相反，也是有办法应对的。难点只在奈奈江身上。不知奈奈江会有何反应，只要能取得奈奈江的理解，甚至明天就跟蓝子结婚也是办得到的。

可是，明天呢?从明天起自己就将濒临倾家荡产的厄运。他一察觉到这一点，就再也无法悠然沉浸在与蓝子结婚的空想之中了。

——实际上，连房子都保不住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想出点办法来的话，哪怕能把祖上传下来的筑地的土地保留下来也好。办法固然有些卑劣，那就是地契改用谁的名义把土地保留下来。除此之外已无计可施。这样做，奈奈江的名字比谁的名字都强。从刚才到现在，梶都在这样暗暗盘算着。

“好了，我回去了。”他说完就抬腿走了。

奈奈江在帝国饭店西餐厅喝茶休息以后，跟高一起回到家里。蓝子跟她一碰面就告诉她：

“哎呀，梶先生刚从这里回去。”

“真的?”

奈奈江马上要到大门口去，她小步跑到了走廊中间。但她心里明白，此刻再去追赶已经来不及了。她为自己这一整天都在追赶梶而感到倒霉。而很少主动来访的梶竟信步来到家里。她不由得猜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难以对人启齿的大事?她往梶家里挂

了电话，对方回答：梶还没回来。她托对方转告梶，等他回来以后让他打电话过来。奈奈江放下电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茫然若失地呆在房间里不知如何是好。她推测：会不会是蓝子小姐看到自己领着高回来便生起气来，撒一个谎吓唬自己呢?

“蓝子妹，蓝子妹!”

蓝子一走进来，奈奈江就柔声细语地招呼着。

“你说的可是真话?”

“你问的是什么事?”

“你说的梶君来访可是真的?”

“真的呀。怎么了?”

“那就算了。”

“你说什么啊? 姐姐真让人讨厌!”

“喂，别那么大嗓门!”

“可是……”

“算了。叫你快到那边去嘛。”

“反正，我猜准是那种事嘛。——不过，梶先生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噢，真的吗?”

“欸，真的。所以他跟我说东道西的。”

“他都说了些什么?”

“那我可不知道。”

“你可以跟我少说一点嘛。”

“可是，我都忘掉了。我可以过到那边去了吧?”

蓝子刚要向高呆的会客室走去，奈奈江又抓住蓝子的手腕子说道:

“蓝子妹，你再告诉我一点嘛，他怎么说的?”

“我不是说我不知道吗?”

“你不是听见了吗？他很少一个人来访的，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倒是说了，可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

奈奈江看出蓝子正急于到高那里去，便猛然捅了她一下子。

“你既然那么迫不及待，那就去吧！”

蓝子跌跌撞撞地向走廊那边跑去，奈奈江则转过身去，脱下了黑色和服外褂。她一股无名火冒了上来，坐到镜子前面，端详起自己的脸庞来。

——哎，真糟糕！

跟小高得意洋洋地闲扯了半天，却让一条大鱼逃掉了！

——糊涂，糊涂，你真是糊涂虫！

她猛然又想起明天晚上有一场清元演唱会。

——啊，对了，他肯定会去听延寿大师演唱的。

这样一想，奈奈江脸上又露出了些许微笑。

第二天，奈奈江给梶家里打了四次电话，梶都推说不在家，一次也没有接电话。他倒也并不是还在为昨天高和奈奈江的举动生气。原本一见奈奈江就有被她紧紧勒住脖子的感觉，如今家业再一败落、就更加感到还是尽量少跟她见面为好。——况且，今天刚来的兴信所日报分明报道他那三十九日元的股票已下跌到了三十日元。梶在此时做出决断已是只嫌其迟不嫌其早了。

当然，梶在此之前就已下定了抛售股票的决心。尽管如此，毕竟眼前还要顾忌店家的脸面，如果匆匆地显露出强劲的决心来，只会让大家胆战心惊的。所以，他尽量不把抛售的决心表现出来，只显出一种困惑迷惘的神态。不过，老实说，这在梶来说也是够荒唐可笑的了。

回过头看来，这一年之间，自己的资产已损失十分之九，与鼎盛时期相比，则仅为四十分之一。时至今日，再铁青着脸心里

小气地抓住这点财产不放也无济于事了。

——既然家业终归要落败，那就痛痛快快地落败它个一贫如洗吧。

他总是这样想着。不过，一想到倾家荡产之后自己将不得不整年穿那种发亮刺眼的大岛绸衣裳，就不禁毛骨悚然。

今天梶也收到了清元会的会员券。清元会每到月末都在三越大厦六楼举行晚间演唱会。在郁郁寡欢之中，从早晨就巴望夜幕降临，这也不失为一丝乐趣。他对延寿大师可以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仿佛觉得自己生活向上升腾的顶峰的香气早已被延寿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所笼罩尽净了。只有在大师面前时，他才不禁感到，名誉、地位以及自以为相当可观的财产都无足轻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首先，最重要的还是要痴迷于萧萧的“无”的境地为佳。其次，作为艺术观上的见解，他认为，在东洋形形色色的优秀艺术家之中，这位老而弥馨的七旬老人的艺风，这位延寿大师的奇才都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今晚演出的曲目又是《十六夜》。

到了晚上，湿漉漉的雾气与潮水一起涌了上来，梶刚刚刮过的下巴凉丝丝的，不禁感到秋季夜色渐深，便在柳树下走了一走。

——身穿碎花棉布内衫，外罩一件结城茧绸黑色和服外褂，头戴一顶史汀生礼帽，腰系一条由藏青色博多缎作面、青灰色竖条缎作里的腰带，脚穿一双结城木屐，后跟特意钉上了金属片，双层木屐的系带上露出少许斑纹蛇来。这身无懈可击的装束，是梶每次晚上悄悄走进剧场去听延寿大师演唱时的一种癖好。

到三越大厦一看，楼里黑漆漆、静悄悄的。白天人潮喧嚣其间的堆积如山的商品上面盖上了白布，如同皑皑的白雪一般。梶乘电梯来到六楼，站到围起来的红白幔幕之中。

他感到渐次传来的三味琴的声音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甚至

担心自己是不是为了要像《十六夜》那样下定死的决心而来到这里的。

当梶走进场内在对号入座的雅座上坐下来时，《保名》、《阿早与兵卫》都已唱完，该由剧院老板来演出中间休息前的最后一出戏了。延寿大师演唱《十六夜》则安排在下出戏《梅春》的后边。

梶的周围坐着很多时常见面的会员，所以他坐在飘散着鬓发香味的微暗的座席上，不大动地方。前来欣赏演出的会员们也多数荣膺了艺名，就像来到道场那样，以朴素的装束安详地坐在那里。总的看来全是黑衣服，只有一两个人穿着印有鹿皮斑点、零碎贝壳花纹的衣服。

有一位荣膺艺名的著名工学博士坐在梶旁边，静静地等着幕布拉开。大幕一开，剧院老板登场演唱。不过，他的价值在于为延寿大师作陪衬。听戏的人如不耐着性子听他演唱，便不能品出延寿的妙处。这出戏演完，中间休息时，会员们都走到走廊来。梶也随着大家到了走廊。不知不觉之间，奈奈江十分激动地站在了他身旁。梶刚要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

“你来了？”奈奈江问道。

“刚来，在‘阿早’之后。”

“噢。——听说你昨天来我家了？”

“嗯，去了一会儿。”

“有什么事吗？”

“不，没有。”

“不过，我可吃惊不小，你来得很突然嘛。”

梶一边默默地吸着烟，一边朝奈奈江胸部扫了一眼。只见她身穿一件十分醒目的紫色伊豫绸内衫，外罩一件见越黑色素雅和服外褂。在梶看来，她的情趣在众多女人之中仍显得格外高雅。她站在梶身旁时，仍有一些仁羽常去光顾的酒馆的老板娘跟她打

招呼，仍有一些熟悉的艺名荣膺者跟她这个同样被授予艺名的人攀谈两句，所以很难得跟梶交谈。不一会儿，《梅春》开演了，人们又走回观众席。就在梶被别人簇拥着将要走进去时，奈奈江说道：

"等下次休息，再到这儿来！"

"嗯。"

梶朝自己的座位走去，但他却觉得《梅春》已很难听进去了。自然，梶本来也估计到，今天晚上说不定会遇见奈奈江的。不过，他记得夏天在山里避暑时奈奈江曾说最近已不去清元会听戏了。他心想，如果碰见她就默不作声地躲开来就是了。谁料到，在咫尺之间一遇到奈奈江那双与平素不同的饱含强烈欲念的眼睛，梶就情不自禁地怦然心动，心潮澎湃不已了。

他感到，今天夜晚继续听清元小调会不好收场的。

他不禁担心，自己刚进入剧院大幕尚未拉开时所感到的那种莫名的不安，将会从此陷入一种更加不能自拔的境地。

——不，怕什么！该死的时候，干脆死了算了！

他情愿就像自己伸出巴掌把自己打倒那样求得解决。这样想着，心情又烦乱起来。

延寿大师出场之前，剧场又休息五分钟。梶想到了刚才跟奈奈江的约定，虽然没有一个会员走出去，他还是到走廊去了。奈奈江早已在那里等着，一见到梶就走了过来。

"喝茶是来不及了，时间不够。"

"嗯。"

"今天晚上我是为了见你才来的。散场后你等我一下好吗？"

梶正要答应。可是，昨天看到奈奈江跟高一起走进饭店时产生的那股怒火顿时在胸中熊熊燃起，便又沉默了下来。奈奈江惴惴不安起来，问道：

"听说你昨天生气了，是怎么回事？"

梶显出一副“你难道还不知道吗”的神情答道：

“昨天你害得我在你后边好一阵追！”

奈奈江似乎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朝梶看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你说些什么？”

“说起来我很不礼貌，昨天我一直尾随着你的汽车。你从射击场回来进了饭店。”

“哎呀！”

奈奈江叫了一声，脸马上红了起来。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我呢？”

“你也不想想，那时我能叫你吗？”

“噢，你……”

奈奈江说到这里，就不知道再往下说什么好了，显得十分慌乱，只是张口结舌地说：

“不过，那不能怪我呀。当时，我也一直等你来着。”

“那我可不知道。”

梶本想给她来一个当头棒喝，就说自己甚至下决心要跟蓝子结婚呢。但，他又想到，自己现在仍然准备在不能跟奈奈江结婚时便跟蓝子结婚，倘若冒冒失失地把话说出口来岂不是反让蓝子尴尬吗？于是他又把到了嘴边的话憋了回去。

“不过，你要因为我进了饭店而骂我，我可不服气！”奈奈江说道。

梶为了压住胸中的怒火，一边寻找走廊谧静的地方一边保持着沉默。奈奈江接下来说道：

“我当时等了你好长时间，后来听说你已经回去了，我就沮丧地回去了。”

对于梶来说，辩解之类是无关紧要的。他感到困窘的是奈奈江重新燃起的奇妙的爱情之火。这一两年来，他煞费苦心要把奈

奈江忘掉而另找个女人结婚，好容易产生了万般无奈之下就跟蓝子结婚这一念头。此时此刻，奈奈江又来死缠软磨，自己也不知该下什么决心了。

两个人在空旷的走廊里默默地站了片刻，舞台上的幕布已经拉了开来。当延寿大师苍老的头在观众席正对面的金屏风前面铺有桃红色毛毡的高座上出现时，荣次郎的三弦拨子便慢慢地闪出耀眼的光来了。

梶和奈奈江都站在门口，谁也不想进去。

“……朦胧夜色，星光两三点，……钟声四五声……”

延寿一唱起来，梶便觉得鸡皮疙瘩从手腕子顺着胳膊向上蔓延滋生起来。

“这可越来越危险，还是走为上计。”

梶打定了主意便丢下奈奈江，拂袖朝剧场外面走去。

那天夜晚被梶甩下来以后的四五天中，奈奈江不断地给梶家里打电话。但梶总是推说不在，一次也没有接电话。起初奈奈江曾以为梶是生自己的气而不接电话，仍然毫不介意地耐着性子继续挂电话。后来，她也为梶的犟脾气而惊呆了，禁不住泄气地想，既然如此那就由他去吧。

奈奈江又回想起，当年自己本该跟梶结婚的，也是像现在这样为两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而互发脾气使婚姻告吹。当时彼此都还不知道对方在深深地爱着自己，所以奈奈江叔叔一劝说她跟仁羽结婚，她便马上把叔叔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梶。她的用意是暗示给梶：如果你有意跟我结婚的话，就赶快想办法。

哪料到，梶还没把奈奈江的话听完就犯了犟脾气，主观断定这是因为奈奈江在爱仁羽，气愤地说：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奈奈江也刚愎自用，生气地说：你既然摆出这么一副臭架子，我也不会向你低头。两个人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现在又如何呢？梶和奈奈江眼看又可言归于好了，双方却又互不相谅，闹起意气来了。奈奈江虽然担心两个人果真成了夫妻这个家可能会鸡犬不宁，但她还是很在意梶，给梶家里打了电话。

奈奈江跟梶分别有一个星期了，在猎手们将要去天城进行狩猎的前一天，高突然来到了奈奈江家里。

奈奈江认为，这次自己之所以会跟梶闹别扭，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举止有失检点，跟高一起去了饭店。此时再让高来这里搅和，将难以向梶做出交待。因此她对高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有一种恐惧。她虽然把高让进了会客室，却存心打发他早些回去，显出比平素冷淡得多的样子，郑重地点着头说道：

"你好！"

高也跟往常不同，好像有些怨气那样讪笑着说道：

"夫人，关东纺织的股票很糟糕呀。我终于摸清楚了。夫人，你猜股东是谁？是梶呀！"

奈奈江惊慌地瞪大了眼睛问道：

"是嘛。梶先生的股价怎么样了？"

"总而言之，由于他胡来一气，市场混乱不堪。"

"啊，是嘛。"

"梶先生那种抛售股票的做法，连行家都觉得大出意料。"

听高这么一说，奈奈江更是心惊胆战。

——他会不会是做好了豁出一死的精神准备呢？

她想到这里，又不禁回想起那天夜晚跟他分别时那令人不快的一幕，一时间除了痴呆呆地沉思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那样破釜沉舟，该如何是好啊！"

"我设身处地想了一下，夫人一定会相当发愁，所以我就赶到这里来了。别人很难帮他的忙，根本弄不清怎么回事。比如说吧，股票明明可以在二十日元的价位上挺住，他却特意自己主动

把它给降到十日元，这种抛售法，不观察一些日子还真弄不清其原因呢。”

这时，奈奈江已不能再陪高说话了。她一声不响、脸色煞白地走到电话间，给梶挂了电话。

电话打了过去，对方仍一如往日说是人不在。她下决心亲自去梶那里一趟。正当奈奈江换衣服时，蓝子走了进来。

奈奈江一看到蓝子便想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自己之所以跟并不喜欢的高一起去饭店，也是因为担心如果把高的兴趣引向蓝子将会给蓝子带来不幸。尽管如此，自己所采取的驱除害虫的办法却落得一个把梶从自己身边驱除出去的结果。

奈奈江甚至认定：如果梶自杀的话，自己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

奈奈江虽然脸色苍白、做好了豁出命来的精神准备，却又与往日不同，刻意化妆了一番，没有穿伊豫绸的衣服，而是穿上了木纹三岛棉的深紫色内衫，外罩一件见越无花纹外褂，腰上系了一条雅致的腰带。蓝子一看姐姐这身打扮就猜想今天她要去的地方非同寻常，便没有开口。稍过片刻，奈奈江装扮停当，重又站到了镜子面前。

“你要去哪儿?”

蓝子这才怯生生地问了一句。奈奈江连看也不看蓝子，便把叠成三角形的朱红地上染有杂色的皱绸围巾围在脖子上，拿起脚跟前的浅紫色古代布手提包，沿着长长的走廊大步走了出去。蓝子猜想：姐姐又在生我的气了。

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她根本弄不清姐姐生气的原因。她一个人冥思苦想也琢磨不出自己干了什么事惹她生气了。

——真想早点离开这里。不论谁都行，只要有人领着自己逃离这里就好。

她叉着双腿站在奈奈江房间里叹气。

当蓝子走进会客室时，高正一个人笑嘻嘻地等着她。

“刚才出门的那不是夫人吗？”

“哎呀，这么说，姐姐也没跟你说一声就走了？”

高更加得意地笑了起来。

“果然如此。夫人是去梶先生那里了。看起来，夫人仍然十分看重梶先生嘛！”

“是的。不过，梶先生总也不来，所以姐姐心绪很坏。这次出门，也许是到梶先生那里。”

“我刚才把梶先生的情况告诉她几句，她脸色马上变了，急匆匆地走了。哈哈哈哈。”

蓝子看到高突然大笑起来的不自然的神情，不由得感到奇怪。

——高先生一定在爱姐姐。从前也是这样，对，对。

她又像上次在山间饭店的浓雾中那样，噘起嘴，耍起小脾气来了。

“我今天还要打扫房子呢。高先生，你就坐在这里等到姐姐回来吧！”

蓝子独自回到自己房间，发泄不满地拿起扫把忽忽地扫起地来。过了一会儿，她心里憋闷起来，突然灵机一动：干脆一狠心跟姐夫仁羽一起逃走算了。

她刚想了这么一下，又情不自禁地在房间角落里扑哧一声笑了。

奈奈江去了梶家里，还是没有见到梶。问女佣，东家去哪里了，她只回答说可能在店里。她又问，晚上回来吗？女佣答称，回来。

奈奈江马上又拐到梶的店铺。那里不仅见不到梶的一点影子，而且据说已有四五天没在那里露面了。这样一来，奈奈江对梶的行踪简直无法猜度了。

不过，梶倒确实还活着。对于奈奈江来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她又从梶的店铺跑到自己家的店铺去找仁羽。她觉得让丈夫仁羽去梶那里比自己跟梶见面更好。她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到店里来的。奈奈江很少来店里，大家一见到她，都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各个都瞪大眼睛看着奈奈江和仁羽。

奈奈江邀请仁羽：你要不忙，咱们就去喝茶吧。她在汽车里对丈夫说：

"刚才小高来了，他说梶哥现在处境很糟，说是把股票都抛了出去，简直是破罐子破摔了。你一点也没听说吗？"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梶君的股票怎么一下子跌到了十日元了。"

"那么，梶哥是不是没有救了呢？"

"没有救了。梶算是倾家荡产了。我弄不清他怎么会这样惨。他那个公司，光是土地、机器、房屋、债权，以贱价出售也值一股十日元呀。况且，梶手里的期票还一点也没动，虽说眼前拮据，也还不要紧嘛。怎么弄的呢？是鬼使神差吧！"

"所以，我想见梶哥一面问一问。可是我一去，他又不肯见我。你能不能今天晚上替我到他那里打听打听？"

"行，我去。"

"那，你可得去呀。"

"嗯。"

"还有，见到他时你顺便邀请他明天也来打野猪。"

"嗯。"

"他是个怪人，我怎么打电话，他也不出来接。"

"他嘛，这方面就是糊涂。如果是我的话，就改造店铺，悄悄卖掉股票，以度过难关。他这个小子是傻瓜，不懂得什么叫商业策略。"

仁羽竭力贬斥梶的优点，并觉得梶十分可怜，而奈奈江却认

为仁羽较之梶还要糊涂。但一想到仁羽总是受到自己奚落，便又怜悯起仁羽来了。

奈奈江喝完茶离开仁羽之后，更加想要跟梶见上一面。她想明天非把梶带到天城去不可。她心急如焚地设想：

——明天如果梶不来的话该会如何？

对了，无论如何明天也得让他来！

奈奈江独自一人在汽车里烦恼起来。一回到家里，她就给梶写了一封快信，邀请他去猎杀野猪，信中特别加上这样几句话：这次你一定要忘记一切前来参加。这是特别为你安排的狩猎，如果你不来参加，我自己将不知会怎么样呢。

奈奈江打发佣人把信发出以后，发现自己这两三天瘦了不少。如果明天梶不去狩猎场的话，自己说不定会变成什么模样呢。这样一想，她就更加精疲力尽地以手支起了下巴。

奈奈江这一行猎人在汤岛聚齐。进入天城山以后就要开始猎杀野猪了。

在山乡雇的猎佣和猎师共三十人左右，加上仁羽夫妇、木山夫人、“实在”，还有毫无狩猎经验的射击俱乐部成员赖母木夫妇，总共四十人向深山开进。

提起猎杀野猪，仁羽在这群猎手中更加显出庄重而稳健。木山夫人一看到仁羽这种风彩，就心情为之一振，心想如果打仗，仁羽一定会立一大功。尽管仁羽夫人奈奈江在场，她却根本不把奈奈江放在眼里，紧贴在仁羽身旁不离半步，俨然是一对夫妻。“实在”则是对每个人的心情变化极为敏感的人，从一开始就直逗大家发笑，煽起一种冒险心理。因此，奈奈江和木山夫人之间自然没有产生任何风波。

不过，从今天早晨开始，奈奈江却跟往日的奈奈江有所不同。在离开汤岛旅馆以前，她还一直以为梶会随后赶来的。等到

她断定梶不会来了以后，什么手中的兰开斯特猎枪也好，即将开始的狩猎也好，木山夫人恬不知耻的行径也好，她全都视而不见了。她始终巧妙地应付着“实在”的玩笑话，明明没有什么可笑的，也像一个毫无戒心的女人那样开怀大笑。

仁羽进入山区以后，一边向前走一边仔细察看山里凸凹不平的路线和路上零乱的枯草。他简直不知道身边还有别人。他像一个老练的猎手那样，身穿一件特意补了补钉的粗毛呢猎装，一边不时地朝着从山坡刮过来的浮云、秋风、候鸟发出微笑，一边十分惬意地跟着猎佣向前走着。

“哎呀，有鹿!”“实在”突然叫了一声停下了脚步。旁边的赖母木夫妇第一次参加狩猎，慌慌张张地举起了枪。而前方却只有茂密的杉树干发出扑鼻的芳香。

“瞎说，瞎说!‘实在’兄又开始瞎说了。”

木山夫人这样解说一句。

赖母木也憨厚地露出一副上当受骗的表情，惬意地笑了起来。

稍过一会儿，一群跑在猎佣前面、卷起尾巴的猎狗跑到长满茂盛的山毛榉的山腰草丛前，站住了。再往前走就是野猪出没的兽道了。

几只猎狗从路旁嗅出了今天早晨野猪跑过去时留下的新足迹气味，马上抖动着身子，在附近转悠开来。一个猎佣在折断的芦苇中发现了野猪在松树干上蹭身子时掉下的猪毛，向大家做了通报。

一行人顿时紧张起来。两个猎人离开大家，沿着岔开来的野猪通路，从山的两侧爬上去悄悄地探寻野猪的动静去了。野猪平时只走自己的通路，所以只要从纵深处放出猎狗来追赶，野猪便一定会在一行人设伏的地方出现。

仁羽、奈奈江一行人按照猎人的要求，在峡谷狭窄的野猪通

路上边，每十米左右站一个人守候着。

守候的顺序：第一个是“实在”，第二个是赖母木，第三个是木山夫人，第四个是仁羽，再次是奈奈江，赖母木夫人。打野猪时，连一缕香烟气味都是禁忌，在猎佣们把狗赶进去以前这段时间大家最感到腻烦了。

已枯死了的巨大的杉树、枞树亭亭玉立，直刺云天。猎佣和猎师则在树下围成圆圈，点起篝火，等候消息。放哨的人们挥动砍刀从森林里砍下日本铁杉、冷枞、花柏的树枝，在自己前面插起来，让野猪远远看着就像自然林木一样。

虽说一会儿猎佣把猎狗赶进山里去野猪就会跑出来肆虐逞凶，但奈奈江的心却异常平静。

有没有几只野猪跑出来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反正她的狩猎成绩早在进山之前就已名落孙山了。她之所以从飞碟射击俱乐部里挑选了这些成员，老实说也只是为了满足梶和自己的心愿。如今至关重要的梶没来参加，结果却让木山夫人一个人称心如意了。想到这一点，奈奈江就恨不得尽早离开这里回家。

奈奈江把她那只猎枪放在自己脚下的石楠花叶子上，忽而望望高原冉冉升起的烧炭的黑烟，忽而望望山毛榉林中像花儿一样亮晶晶的、无人采撷的、鲜嫩欲滴的桔子，昏昏然地企盼时光飞快流逝，而心底始终在想象梶穷困潦倒的情景。

——假设梶无法东山再起，他打算以后如何度此余生？他是那样一个奢侈、任性的人！

这样一琢磨，奈奈江便明白了梶一筹莫展的心境，她怀疑他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死去了。于是，要死就一起跳进河里的《十六夜》里延寿大师那“既已做好死的准备，那就快些死吧，南无阿弥陀佛”的唱腔便阴森森地逼近，浮现于山中。她不再去想什么打野猪之类，不知不觉之间她竟考虑起自己的死来，她把兰开斯特的枪口悄悄对准了自己的咽喉。

稍过一会儿，赖母木夫人走到奈奈江身旁，正了正鸭舌帽帽檐说道：

“仁羽夫人，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总觉得怪害怕的。你能不能陪陪我？不知道野猪会从哪一边跑出来？”

“要出来就是从那个悬崖上出来。你一马虎就会把猎狗给打死了。”

“我现在就怕成这个样子了，到时候管它是野猪还是猎狗的，我就打了。没有关系吧？”

“一只野猪出来还好办，要是跑出两只来那还不慌了神？”

“要在平地，我还有点自信。像这种悬崖似的丘陵地，我可就难办了。”

“如果是沼泽地开阔处，那就跟平地没有两样。不过，我们顶多就是打条狗罢了。”

赖母木夫人看着远处的丈夫那副放哨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便一边对他笑着一边端起温切斯特五连发枪朝前方山毛榉森林瞄了起来。

一会儿，似乎山那边传来了消息。猎佣和猎师们在篝火旁喊叫起来。猎佣们把几十只卷尾巴猎狗集合起来，把它们领到森林那边去了。

“喂，要开始了！”

赖母木夫人说完，重新戴好分开手指的手套，系紧了子弹袋。

猎师们插进放哨的人们中间，也同样放起哨来。这时，从遥远的山腰那边打响了一发下令放开猎狗的信号弹。

猎佣放出的一群猎狗，聚在一起，在森林的草丛中悄悄地朝有野猪气味的地方跑去。一会儿，跑在最前边的一只狗，大吼一声向前飞奔。接着，后边的狗都各自吼叫着从草丛中向前风驰电掣地跑去。

一号射手“实在”如果发现野猪就应该放第一枪。他站在草丛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像风暴一样移动的猎狗的吼声，一面把手放到雷明顿猎枪的扳机上伺机行动。二号射手赖母木则把枪抵在肩上，准备在“实在”射不中时打出一发。他们夫妻都把温切斯特举到胸前，但狗的吼声却总也没有向他们靠近。

不久，一度跑远了的狗群，又从山毛榉森林边上迂回着跑到前面森林的尽头来了。几只鹳雉忽拉拉地飞了起来，从奈奈江头顶上飞了过去。一只像板栗那样圆滚滚、肥膪膪的野猪竖起颈毛，从蔓草中跳了出来。接下来，几十只狗像瀑布一样从野猪后面倾泻下来。野猪从蔓草上跨过去，踏过去，跑到宽路上停了下来，东张西望着。几只狗趁这个空隙向它的头部和腿部猛扑过去。野猪抬起后腿，狗被踢了个倒栽葱，摔出去好远。野猪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背向阳光的纵深处拐去。

这时，“砰”地一声，“实在”的枪响了起来。雪白的树根从草丛里飞了起来。野猪以一副猛不可挡之势向赖母木和木山夫人那边冲了过来。

“砰！”

赖母木又放了第三枪。应声倒下去的却是跟在野猪后面的猎狗。

木山夫人不失时机地瞄准击发了第三枪。这时，野猪才高高地跳了起来。四号射手仁羽也打了一枪。接着，奈奈江射出了子弹。野猪像失了前蹄那样趴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然而，原先一直追赶野猪的狗群这时突然分成两股吼叫起来。这是高声吼叫着新从森林尽头草丛中跑出来的一群狗。狗是对一只新出现的肥大的野猪穷追不舍。这第二只野猪像疾风一样从森林里跑出来冲进了成群的猎狗中间。它那湿淋淋、亮晶晶的牙齿咬住阻挡它去路的狗向远处抛去。猎狗们以自己的身体一次次地与野猪冲撞，其中只有两只狗咬住了野猪腿。野猪扯着两只

狗又向前跑了一会儿。

“砰”，“实在”又打了一枪。

看来这一枪是弹未虚发，野猪狂怒起来，从兽路上跑了出来。赖母木和猎人的枪相继射出了子弹。但野猪牙齿沾有狗血朝着木山夫人冲过来。夫人刚才就在瞄准，但被缠住野猪的狗群挡住了视线，无法击发。这时野猪已来到夫人前面。当夫人跟野猪成直角往旁边躲去时，仁羽朝野猪头上放了一枪。野猪一度高高地跳了起来又掉进了低洼处。这么平静了一会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野猪猛然头披杂草跳到离仁羽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仁羽连转身的空儿都没有了。就在他下意识地要向旁边躲闪时，奈奈江一声枪响，仁羽“啊”地大叫一声，扑通一声倒下了。

离他最近的木山夫人踉跄着跑到仁羽身旁。仁羽手拿石楠花枝跪在那里，接着又向前栽了下去，脸贴着杂草呻吟起来。木山夫人伏下身子搂着仁羽，一边用自己的脸在他身上蹭着一边呼叫着：

“仁羽哥，仁羽哥！”

仁羽一边点头一边用一只手摸索着猎枪。他的半边脸眼看着失去了血色。

“你要挺住，仁羽哥，仁羽哥！”

呻吟不止的仁羽，右手捂着肚子，又像大虾米那样弓起了腰。木山夫人一边看着刚刚跑到他们二人旁边的奈奈江一边说：

“谁去叫医生来！快！”

几个猎佣马上朝相反方向的道路跑去。奈奈江搂着丈夫的头，叫道：

“你醒醒，你醒醒！”

她只喊了这么两声就不再言语了。她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伏卧在地的仁羽的脖子。木山夫人从仁羽腹

部把手缩回来时，血已沾到她的手指缝里。她更加惊慌地把毛巾放到仁羽的腹部，继续呼叫着：

“仁羽哥，仁羽哥！”

“实在”和赖母木夫妻虽然蹲在仁羽身边却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沉默着。但这样呆着不动是最危险不过的。“实在”跟赖母木商量以后命令猎人赶快把仁羽轻轻地朝医生赶来的方向抬去。一会儿，猎人们把抬野猪用的布担架打开来，把仁羽放到上面，向山下抬去。赖母木夫人似乎意识到这时大家会把枪丢掉，她一边环视左右一边小声向猎佣交待枪支的事。“实在”跟在仁羽后边，重新回顾奈奈江从出发时起就令人疑惑的举动。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她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枪击自己的丈夫。

——恐怕还是误伤吧。

他虽然在这样分析，却无法把奈奈江早有情人这件事与她伤害仁羽这件事分开来思考。

——不，我也不是糊涂人。看来奈奈江是有些可疑呀。

他在仁羽滴着血的担架后面，差一点儿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露出笑意来，但一想起从刚才就坐立不安的木山夫人那张坚强的面孔又有所省悟地向前走去了。这时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了女人啜泣的声音。他猜想不是木山夫人的哭声就是奈奈江夫人的哭声，虽然仔细听了一下却分辨不出来。

总之，“实在”以为仁羽很难脱险。他一边望着担架上被草汁弄脏了的仁羽的皮鞋，一边在考虑下了山要不要给射击俱乐部的人们打电报。他又想，那头野猪到底跑哪里去了。

正在此时，赖母木从最后边走了上来。他一直在设想，如果今天是自己被击伤的话该怎么办。如果妻子为了把面临险情的自己解救出来而误伤自己的话，自己的妻子此时此刻会怎么办？单纯的赖母木一想到这一点就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奈奈江眼前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

一行人走到他们弃车步行的山路，奈奈江和木山夫人陪同仁羽上了汽车，赖母木和“实在”上了后边的汽车，朝汤岛那边驶去。

“实在”一边望着颠簸在前面汽车里的奈奈江和木山夫人，一边在猜想，这两个女人今后一段时间会很难相处的。一个是仁羽的妻子，另一个是特别喜欢仁羽的木山夫人，两个人在现在这样震惊的时刻倒也没有什么，过了一阵子，心情平静下来，又会怎么样呢？他真为此而担心。到那时，自己更得打扮成丑八怪角色在两个人中间和稀泥了。进山的路上两个人尚且动辄弩张剑拔，以后操心费神的事决不会少。他一边发愁一边在秋风中摸着自己的脸颊。

一行来到山下的医院，仁羽马上被抬到了诊断室。医生把呼吸十分微弱的仁羽的腹部查看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说首先要输血，于是从跟仁羽一起来的猎佣中挑出人来，给仁羽输进了一百九十毫升的血。医生不想取出留在腹部的子弹。不过输完了血的仁羽看样子脉搏有所恢复。

过了片刻，又从修善寺来了一名外科医生。他一看仁羽就说，真难得活到现在。他准备给仁羽做潘妥邦全身麻醉。汤岛的内科医生则主张，如果注射应做局部麻醉，不能用盐酸肾上腺素，只能用普鲁卡因，否则会加速衰竭造成死亡。外科医生则说，停用肾上腺素反而会心力衰弱，加速死亡。一时间，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各执一说，相持不下。

木山夫人放心不下，向来自修善寺的医生请教仁羽的伤势。医生误以为她是仁羽的妻子，便含糊其辞地说，总之病情如此严重，这方面的情况嘛……接着，她又悄悄地去问汤岛的医生，他也同样模棱两可地说，能维持到明天吧，现在看来还说不准。两个医生在病人以外的事情上相互争强斗胜、怒气冲冲，木山夫人

根本弄不清病人的确切情况。

她走出病房，当着别人的面马上啜泣起来。哭了一阵又像变了个人似地急忙走进病房。这时的她不分对象地大讲特讲捕猎野猪的情景，仿佛要把原先的惊愕一股脑儿倾吐出来似的。

赖母木和“实在”把仁羽托付给医生以后，觉得再在那里徘徊只会打扰医生，便先走到走廊，穿着猎装吸起烟来。

“实在”一边望着倾洒在枯木林中的阳光，一边用胳膊肘捅着忧心忡忡地沉默着的赖母木小声说道：

“总而言之，算是遇到麻烦事了！对于咱们来说可是一大难题呀！你说呢?”

赖母木大声说道：

“是一大难题。”

“实在”把嗓门压得更低些说：

“咱们都大体看见了。不好办啊！看来，仁羽君早晚会有危险。你到时候也得当一个证人吧？你和我如果说的不一样，那可不好，所以咱们两个人要不要趁现在来商定出一个说法来?”

“倒也是。”

“所以嘛，”

“实在”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四周继续说下去。

“咱们两个人就说：奈奈江夫人是为了解救仁羽君的危难而开的枪，结果误打在仁羽君身上。咱们就采用这样一个稳妥的说法好不好?”

“不过，这还不行。有木山夫人在旁边嘛，这怎么行呢？对仁羽君来说，这可太……”

“话虽这样说，奈奈江夫人显然是要救仁羽君的呀!”

赖母木蛮认真地这样说着，但“实在”却似乎觉得他这种说法太不像话，沉默了一下吸了一口烟以后说道：

“老实说，即使她是想要救人而开的枪，那也有问题呀。你

要知道，她的对手是那个木山夫人。照她现在的架势，她会说，奈奈江是别有用心开的枪。仁羽君如果顺利脱险那就万事皆休。如果仁羽君死了，那就会揭露出奈奈江背后藏着的那个情人。”

“她有情人吗？”

“怎么没有呀？你看她那个派头吧，有一两个情人也不足为怪嘛。”

这时，赖母木突然放低声音把嘴凑到他耳朵上说道：

“你说，她是真朝仁羽君开的枪吗？”

“别说什么真打不真打的了。我们在旁边看着都说不准呢。何况没有看见的人呢。恐怕连神仙也弄不清事情的真相。”

“那可糟糕了。”

赖母木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抱起了两只胳膊。

“那么，咱们两个人再好好商量一下吧。这里不方便，到那边去吧！”

这次，赖母木急匆匆地踏着庭院的落叶向不引人注目的树林那边走去。

“还有，如果木山夫人坚持说奈奈江别有用心，咱们俩该怎么说呢？这可是一个严重的人道性问题呀。咱们是应该同情死去的仁羽呢，还是应该同情活着的奈奈江呢？这可要命啊！”

说完，赖母木又突然忧心忡忡地沉默不语了，“实在”则嘿嘿地笑起来说道：

“唉，你何必那么忧虑呢？这种事要说有意思倒也有意思，因为难得遇到一次嘛。”

这时，赖母木顿时激动起来，大叫道：

“你别胡说！”

“实在”被他这么训斥了一句，又一反常态怒上心头，铁青起脸来了。

但，他又觉得两个人此时此刻在这种地方大发其火也没有好

处，于是他又慢吞吞地吸着烟笑道：

“你也别发那么大的脾气，玩笑归玩笑嘛。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要不要从东京请来好医生。不管怎么样是妻子开枪打了丈夫，这消息马上传播到东京就不妙了。”

“那就从东京请来医生吧。咱们一起来的人不是有这个义务吗?”

“那么，这个差使就交给你了。拜托!”

两个人一进入医院就派人到邮局去给有关各方面发了电报。

天黑以后，大仁警察署来了一个警察。他在一个单间分别向“实在”、赖母木夫妇询问了打猎的大体情况，也向木山夫人询问了。但她所谈的跟赖母木夫妇、“实在”事先商量的毫无二致。不过，她在最后却声音低沉地说道：

“不过，当时的情况，仁羽先生的夫人应该最清楚。”

警察往木山夫人的脸上瞅了一眼又立刻到病房叫奈奈江去了。

自从仁羽躺到医院病床以来，奈奈江几乎从不离开他的身旁。输血时，她要求从自己身上抽血，但因为她的血型跟仁羽不同只好作罢。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丈夫枕边，看着呼吸十分困难的仁羽的脸色，看着医生急急忙忙的动作。至于木山夫人根本不在奈奈江思考的范围之内。

当警察要把奈奈江叫到单间时，一直默默无语的病人仁羽突然向警察说了一句话：“不怪奈奈江。”警察愣了一下，张开嘴要问什么，却只说了一句：

“你身体怎么样?”

就微笑着去单间了。

警察在那里向奈奈江询问了年龄、住址、持枪年月以后又问道：

"从野猪跑出来到你开枪，有多长时间?"

"有多长时间，我也不太清楚。被大家击中的野猪掉进坑里，又出其不意地跑到我丈夫前面去了嘛。"

奈奈江好像不忍心再回忆当时的情景，低下头不再说了。

"当时你和病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警察又问道。

"有二十米左右。"

"野猪和仁羽先生的距离就是你看到那头野猪时的距离吧?"

"也许连二米都不到。"

"那就算二米吧。"

"是。"

"还有，来这里以前是谁提议要打野猪的?"

"是我。"

"是你?"

"对。"

"那么，挑选人员也是夫人吗?"

"不，是我和仁羽两个人。"

"想要打野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的，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吧。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打一次，所以你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弄不清楚了。"

警察把奈奈江的话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说了声"给你添麻烦了"便连夜回去了。

警察刚走，赖母木夫妇和"实在"都暂时回附近的旅馆去了。由于修善寺的医生和从山下来的医生意见相左，仁羽的病情又出现了危险。按照修善寺医生的意见给仁羽注射了全身麻醉用的潘妥邦造成了不良后果。病人一蔫下去，山下的内科医生反而精神振奋起来，由他做主给仁羽输进了二百毫升附近农民的血液。这一举措好像很灵验，仁羽的病情又有所好转了。

奈奈江和木山夫人决定躺在病房旁边的房间里的沙发上休息一下。木山夫人从打下山来到医院以后一直没有跟奈奈江说话。她一看到奈奈江在悲痛之余茫然若失的忧伤面孔就觉得她是在“装蒜、装蒜”。她认为奈奈江视丈夫仁羽为障碍，想乘打野猪的机会打死他。她还认为，奈奈江之所以下此毒手是因为她对自己与仁羽俨然以夫妻面目毫无顾忌地出双入对心怀嫉妒。她在心里暗想，奈奈江马上就要吃冷饭了，这真是报应。

“太太，您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让我照看吧?”

木山夫人说道。

“欸，谢谢！他好像也安稳下来了，你休息吧！”

奈奈江看到迄今冷冰冰的木山夫人突然变得柔顺起来，便感到她矫情的深处所充满的敌意突然张开口子变成了幼稚的冷笑。但，奈奈江觉得现在自己是不能跟木山夫人争强斗胜的。自己确实是为了救丈夫而勾动了枪机。但在野猪朝丈夫跳过去的那一刹那自己眼前就丝毫没有浮现出梶的身影吗?

奈奈江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论受到木山夫人多大侮辱，在她那颗爱恋仁羽的心面前，自己都必须隐忍下来。不，不仅如此。奈奈江甚至早就下定决心在法庭上要供认是自己瞄准仁羽开的枪。如果受伤的不是仁羽而是梶，如枪击梶的不是自己而是木山夫人，那将会如何？那时自己的狼狈不堪恐怕就不是现在自己这个样子了。

可是，奈奈江却意识到从此是再也不能跟梶相见了。——枪击了丈夫，还跟梶见面，这像话吗？——不，她知道，正是梶本人以后绝对不会来与枪击丈夫的自己相见了。

她原以为木山夫人已经睡着了，这时却突然听见她低声哭了起来。奈奈江听着木山夫人啜泣的声音，自己也被引得流出了眼泪。

那么好的丈夫仁羽却每天被自己嫌弃，最后又被自己枪击，行将命归黄泉。奈奈江想及于此，禁不住浑身颤抖地抬起头来。如果仁羽能多得到自己一点爱而死去的话，自己的罪孽也许还轻一些。可是，他从未得到自己的爱就将这样悲惨地死去。为此，奈奈江便悲痛难忍地哭了起来。

木山夫人听到奈奈江的哭声，便停止哭泣从床上爬了起来。她瞪起眼睛望着奈奈江脖颈上微微颤抖的浓密秀发，霍地站了起来，朝病房那边走去。

木山夫人走后，奈奈江哭得更加厉害了。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哭得这么伤心。她的哭声从心底一声接一声地冲了上来，止也止不住。她哭着哭着便被理性逐渐唤醒了，那理性在喃喃低语：在那种场合谁都只能那样做。于是她像要听谁说话那样，突然停止了哭泣。她的心从阴晦的底部逐渐向明快的上层升腾。等到木山夫人回到她身边时，她便走到房间外面去了。

她走到病房玻璃窗前面从外面向里面窥视，同时双手合十默默祷告：

“请神灵保佑仁羽，请您保佑可怜的仁羽吧！”

刚刚祈祷完，梶的身影便像恶魔一样令人心烦地浮现在她的脑海。

当时——勾动扳机时，确实有梶的身影萦回于眼前。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奈奈江又一次把自己逼到困窘的境地。她在昏暗的走廊里走了起来，她又弄不清了：自己瞄准击发究竟是为了打死仁羽还是为了打死野猪。

当奈奈江走进房间时，木山夫人一白天的疲劳似乎显现了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身穿猎装轻轻打着鼾声已在沙发上睡着了。奈奈江在猜想，这个女人在爱仁羽之余肯定已向警察告了一状，说自己之所以枪击仁羽是因为爱慕梶。她站在那里望着木山夫人在子弹袋圆溜溜的子弹旁微微张着嘴的睡姿。她突然感到要

夺走自己丈夫的女人就是她，于是一股充满敌意的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

正因为医生曾说，如能挺到明天病人就可能脱离危险，所以奈奈江那一夜一会儿也未曾合眼。可是当东方露出鱼肚白色，从峡谷温泉冒出的热气在树木之间回旋飘动时，奈奈江感到仁羽总算有了生还的希望。于是，奈奈江的心顿时呈现出勃勃生机，一种畅快的心情像轻歌曼舞那样在体内流淌。

当木山夫人睁开眼睛时，朝阳已把重叠交错在树木间的底花衬托得更加鲜亮。她原以为不会只自己一个人入睡，所以一看到奈奈江一直没有睡下，便抓心撕肺一样地难受。她斜着眼睛看着奈奈江的背影，脸上露出称心如意的一笑，心中嘲讽道：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她走到了仁羽的病房，只见那里仍亮着昨夜那盏昏黄的电灯，毫无异常，静谧如初。她顿时露出笑脸，转过身去，背对门口，照起化妆用的小镜子来了。她一边望着自己那睡眠不足的肌肤积满了脂肪在朝阳下显得十分苍白的样子，一边拿定主意：不论明天还是后天，反正今后一段时间我都要厮守在仁羽这里寸步不离。至于自己的丈夫嘛，自己不在家里也会有很多女人替自己照顾丈夫，何必急匆匆地赶回去呢。只要打给他一个电报，告诉他自己呆在这里很惬意，丈夫反而会为无人烦扰他而心中窃喜呢。——不，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想亲眼看着平时傲慢无比的奈奈江被警察抓走。她甚至想，如果奈奈江没能被抓走的话，自己不妨到警察署去告她一状。木山夫人这个女人恐怕从来也没有想过被别人怨恨会有多么难受。把奈奈江作为嫉妒的对象不惜对她落井下石，这在木山夫人来说不仅是轻而易举的，更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怎么说，她枪击了自己的情人嘛。尽管开枪的人是仁羽的夫人，难道我这个留下来的爱人除了发呆犯傻之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吗？不，事到如今，情人比妻子还可贵。随着

旭日冉冉东升，她平素那股鲁莽的劲头也更加足了。

奈奈江、仁羽都外出打野猪了，蓝子俨然是一个东家，把女佣们叫到自己房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每天早晨送来还没有吃完的水果。就在这时高打来了电话。蓝子去接电话时，高对蓝子说：

“喂，喂，你是蓝子小姐吗?”

“欸，是。我是蓝子。”

“我姓高。”

“那一天……”

“不，都怪我……”

“有什么事吗？如果找我姐姐，今天可不行。”

“你姐姐不在家吗？我是为梶先生的事要找她的。”

“不行。姐姐昨天去打猎，还没有回来。”

“去打猎？那么今天就你一个人了?”

“欸，是的。”

“那我过了晌午去你那里。”

“欸……”

“我估计得一点稍过些到你那里。”

“不过，你尽可能别来为好。”

“为什么?”

“你一来，我就哪儿也去不成了。”

“没关系呀。蓝子小姐出门也行。我可以晚些去你那里嘛。”

“不过，你来也行。”

“那当然，我去总是要去的。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门也行。”

“是骗你的，我在家。”

“好，我一点多一点到府上。”

“欸。可是高先生——高先生——高先生。”

"什么事?"

"不过……"

"什么? 我一点也听不见。"

"你来也没有关系。"

"欸。"

"可不能做那种令我讨厌的事呀!"

"我实在听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讨厌! 我是说，你到我这里来也可以，可不要凑到我身旁来。听明白了?"

"哈哈，大致听明白了。"

"我最讨厌不懂规矩的人。"

"我明白了。"

"好，再见!"

"再见!"

蓝子从电话室回来时，女佣们正一边吃甜瓜一边快活地说笑着。

"高先生说他下午要来。"

蓝子说完，大家沉默了片刻。过了一会儿，惟独泷子显出了坐立不安的样子。

"高先生这个人真好。这一阵子，泷子总夸高先生。"

时子说道。泷子则显出满不在乎的神情，原本谑浪的面孔更装模作样起来。

"午饭吃什么? 小姐爱吃的熏肉、火腿还有好多呢。"

每到困窘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胡扯瞎诌，这是泷子的一贯手法。蓝子、时子、弘子听了泷子的话都哄堂大笑起来。

一会儿工夫，蓝子桌子上的高价水果就被这群女佣吃了个一干二净。就在这时从汤岛发来的电报送到了家里。女佣们突然安静下来。蓝子接过了电报。她愣了一下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时子从蓝子手里拿过电报看了起来，她也一声不吭地变了脸色。在一个个女佣惊诧注视之下，蓝子边哭边吩咐时子准备去汤岛，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蓝子一个人沉静下来，感到平素姐夫对自己表示的并不引人注目的爱像一股强劲的风吹到了自己的身上。

下午蓝子刚要走出家门时，正好高来了。蓝子见到高，头也不点地说道：

“今天，不行。”

高故意眨了眨眼睛，做了个鬼脸，伫立在大门口，过了一会儿才一边脱鞋一边说：

“真够厉害！”

“刚接到电报说是姐夫病危了！”

“病危?”

“对。”

“是怎么回事?”

“一点儿也不知道。反正我要立刻到汤岛去。”

“那么，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你要去就比我晚些去！”

“那岂不是可笑吗?”

“我是怕姐姐不高兴。”

“你管那些干什么?”

高刚说完就毫不犹豫地走出大门。蓝子也随后跟了出去。两个人在汽车里并排坐了下来，她又拿起手帕捂在脸上哭了起来。高把嘴贴到蓝子耳朵上说道：

“蓝子小姐，你可不要在大晌午哭！”

“不。”

“可是，你……”

高刚开口就把后面的话咽进了肚子里。他知道，现在是不能

开玩笑的。这时，他脑子盘旋的是仁羽死后奈奈江夫人将如何安身立命。

不，可是……

高自己在否定自己的预测。他猛然想起了梶。奈奈江长期以来就爱梶而不爱仁羽。那么，夫人此时此刻在做何打算？——这样一想，他就禁不住感到自己那颗为博得夫人的欢心而疾驶的心正产生昂扬的斗志。

——是梶？好呀！

这时，那次在飞碟射击场二人举起手枪瞄准靶心射击的飒爽英姿便在高的眼前闪现，久久不能消逝。

蓝子和高总算赶上了下午一点的下行火车。进入车厢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刚开始时，他们两个人谈论的全都是仁羽病危的原因。他们估计，仁羽不是掉进了峡谷里就是被野猪给伤着了。看到蓝子在说话的间隙不时擦拭眼泪的情景，高就觉察到蓝子也相当爱慕仁羽。

不过，当奈奈江站到蓝子旁边时蓝子便顿时失去了光彩，高一想到这一点就又感到自己对不住蓝子，这就是他的老毛病。

高不久之后将见到奈奈江，那时自己将像一只被她的光彩所吸引的虫子一样活蹦乱跳起来。高一想到那幅情景就觉得自己至少在见到奈奈江之前也该向蓝子示爱，多少给平素的友情以补偿。火车每到大一点的车站，他就不声不响地给她买茶水和食品，还从记忆中搜寻出轻快的故事讲给她听，以慰藉她的悲痛。不久，火车到达了三岛。两个人在那里换乘了开往修善寺的冷清的轻便火车。

火车启动以后，车厢里也只坐着高和蓝子两个乘客。高放眼眺望群山的颠峰，只见夜幕正在晚霞之中从远处朝着大海缓缓降落下来。此刻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毫无阻碍、随心所

欲地跟蓝子旅行也是因为仁羽平素没有对自己严加防范。不过，他马上又想到，如果仁羽死去，家中只剩下奈奈江和蓝子两个人，那么，蓝子和自己就会像从前奈奈江所说的那样遵照奈奈江的旨意结成夫妻。

仁羽之死导致蓝子与自己结婚——他自然而然地感到确有这种可能，这种危险。似乎万事俱备，只待时机了。

老实说，高之所以要去汤岛原先以为只是想要多接近奈奈江而已，而如今自己却在这条意外的铁轨上滑行，于是他禁不住重新仔细地观赏起坐在自己身旁的蓝子的脸颊，脖颈，身穿套装、腰扎皮带、显得格外漂亮而健壮的胴体来了。

——我干了一件蠢事！

他在苍茫的夜色中独自奸笑着。接下来他又改变了想法：即使自己落得一个跟蓝子结婚的下场，那又何妨，岂不是可以跟奈奈江更亲密了吗？不，倘若一时糊涂对奈奈江贸然下手，反而会把奈奈江拱手让给梶。与其这样倒不如咬咬牙按照奈奈江的心意先跟蓝子结婚。这恰如把翻倒了的车抬起来再去追逐前面的目标一样，只不过比原先稍迟一步而已。

跑在前面也好，跑在后面也好，反正是没有决胜点的赛跑，不都是一样地跑吗？

这就是高一贯奉行的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无敌于天下的唐璜哲学。话虽如此，高一想象把蓝子让给自己以外的男人的情景，他却又感到极不舒服。高朝扭歪着身子只把肩头对着车窗的蓝子身旁蹭了过去。他在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喜欢奈奈江，却又这样喜欢蓝子呢？

不，不论如何，我对她们两个人都是真心喜欢。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老好人！

高更加使劲地把自己的一只胳膊从蓝子的肩上压下来，蓝子马上站了起来，朝另一边的车窗走去。但，在火车运行期间，不

论你朝哪边走，轻便火车的车厢都和无处逃遁的房间一样。高又死皮赖脸地凑到蓝子倚靠的窗边上。

“蓝子小姐，你在这种时候心情也是抑郁的吧？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现代派呢。”

“我喜欢姐夫嘛。”

“你说的也对。不过你姐姐可托我来监护你了呀。”

蓝子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站了起来，朝对面的车窗跑了过去。高一边笑一边追蓝子，然后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动弹不得。

“你别动嘛！夜色越来越深了，蓝子小姐怎么能一个人呆着呢？这里是伊豆呀！”

蓝子好像感到了寒气那样浑身瑟瑟发抖，一声不响地紧紧靠在窗框上。高回想起了自己住在轻井泽饭店跟蓝子在浓雾中接吻时她那天真无邪的嘴边给人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当时蓝子一点儿也不怕自己，而如今她却怕得发起抖来了。从那时到现在才过了几个月呀？

高把一只手放到蓝子的脸上，要把她的脸扳到自己这边来。但，蓝子的头直挺挺地面朝车窗，始终在抵抗着。高猛然把手从蓝子的脖子上拿开来，蓝子的额头咚地一声撞到窗玻璃上。

高看到蓝子如此地竭力抵御自己，虽然心里焦灼得很，但也感到有了一线曙光。因为，他认识到了一点：如果这个姑娘嫁给自己作老婆，照今天这个样子看来，把她一个人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蓝子和高到达汤岛医院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蓝子立刻打听奈奈江在哪里，人家告诉她：奈奈江昨夜未曾合眼，现在在一个单间里休息着。她又提出要见仁羽，人家说仁羽现在正睡觉，不能见人。蓝子无奈只好等到奈奈江起床时再说。她走进会客室向护士询问仁羽的病情，可是护士只说了一句“我也不清楚”，就

红着脸马上要走开了。

“不过，我是接到姐夫病危的电报才来的，而你却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被蓝子这样一追问，护士就更加不知所措，闷声不响了。蓝子心里渐渐明白过来，如此说来姐夫的病势不轻啊！

“你如果知道就告诉我不好吗？我想尽快知道姐夫的情况。”

这时，护士看了看病房那边说道：

“仁羽先生昨天打野猪时好像被谁的枪给打着了。”

“哎呀！”

这突如其来的惊恐吓得蓝子一时间竟没有能反问是谁开的枪。

“是谁打的？”

高马上替蓝子反问了一句。

“我也不大清楚。听说是一头野猪突然跳了出来，直奔仁羽先生而来，他的太太打了一枪，没有打到野猪，仁羽先生却受了伤。”

“哎呀！”

蓝子脸色更加苍白，说不出话来了。

护士也在她身旁，非常过意不去地显出沮丧的神态。

“不过，我并不十分了解。您再问问别人吧！”她说完就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

蓝子原以为家里只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现在才知道竟是祸不单行。她弄不清怎么会是这样，真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高心里也颇为震惊。他在听说奈奈江开枪打了仁羽那一瞬间就更加感到自己来到这里是一大失策。自己这样一个局外人一听说仁羽病危便专诚赶来，谁都不会把他的这一举动等闲视之。况且，打伤仁羽的又是奈奈江，自己要想在这里稀里糊涂地呆着，那就得以相当大的魄力跟这些猎杀野猪的人一起呆下去。不过，

奈奈江夫人打伤了自己的丈夫，这确实不是一桩简单的事。追究起来会大有文章。

“仁羽先生昨天被枪打伤，现在还能挺住，说不定会比预计要强些呢。病危倒是病危，不过事情严重的话，昨天就该来电报的。”

高的这种说法，蓝子连听都不肯听。她迫不急待地要见到姐姐奈奈江询问详细情况。在降临到自己一家人头上的严重事件面前，站在身旁的高的轻快心情，轻浮言行却像进退维谷的丑角一样显得轻飘浮躁，滑稽可笑。

“看样子，我得装作来汤岛洗温泉的样子了。否则，射击俱乐部那帮人该对我起疑心了。”

蓝子心想，此时此刻你才明白过来呀。她以平素少见的尖刻口吻说道：

“所以，我让你乘晚一趟火车来嘛。你一跟在旁边，大伙说不定会怎么猜疑呢。”

“那倒是。不过，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到这么黑漆漆的山沟里来呢？”

“可是我从前来过这里呀。”

两个人不再说话了。正因为高明白自己心中的痛苦，因而他也不能不感到自己所受的羞辱。但既然自己来到此地是为了与奈奈江相见，那么，蓝子给予自己无端的羞辱便是自己失误的必然结果。何况，蓝子被自己蒙骗也确属事实。

——可是，我对她的蒙骗是不会停止的。

高这样想着，在她美丽的脸庞前面划了一根火柴。于是在那硫磺的气味中，梶的身影和一股手枪子弹的火药味一起闪现出来了。

他在猜想，梶是否知道发生在野猪狩猎场的这个事件。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不管奈奈江意向如何早就赶到这里来的。现在

梶好像尚未到来，这表明奈奈江内心产生了一丝歉疚，还没向梶通报消息。——好极了。

——这样一来我便稳操胜券了。

高预感到奈奈江跟梶的情缘已告终结，便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欢呼起来了。

奈奈江和蓝子相见是在三十分钟之后。蓝子让高一个人留在会客室里，自己走进了奈奈江的房间。奈奈江一见到蓝子就小声说道：

“你可来了。”

蓝子从姐姐的沉默寡言中看到了她平素所罕见的出乎意料的安详镇定的气质。这样一来，她便无心打听姐夫的伤势和其后的状况了。

“我本想一个人来的，正要动身时高先生飘然而至，执意要来，就跟我来了。”

奈奈江只“哼”一声就让蓝子坐到椅子上去。

“你累了吧？”

“不累。”

“你姐夫正睡着，稍等一会儿再见吧！”

“欸，可以。”

蓝子惟恐姐姐再讲出姐夫的情况来。她一旦讲出口来，两个人的心情便会憋闷难耐，对于一切问题彼此都会了解得透透彻彻。那样一来，两个人连轻松自由地会面都变成不可能了。她感到，现在两个人暂短的沉默便是一堵把她们两个人远远隔离开来的墙壁。自己是听说仁羽病危而赶来的，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什么话可谈呢？

“我刚才在那边向护士小姐问了问情况。姐姐，很严重呀！”

奈奈江的眼里闪出了亮光，似乎要说些什么。就在这一刹

那，蓝子显露出害怕听到奈奈江声音的样子说道：

“赖母木先生他们还在吧?”

“还在。我真过意不去。”

“那就让他们回去吧！你说不行吗?”

“行倒是行，不过，我脑袋昏沉沉的，大家都对我放心不下。”

“是嘛。不过，他们留下来也没有用呀。”

蓝子早就发现自己是在煞费苦心地愉快地说着废话。但她想，纵令姐夫身体康复了，自己暂时也无法由此脱身。她透过窗户望了望外面昏暗的景物。

“真漂亮！我要不要也住一下医院呀。”

蓝子以喜不自胜的口吻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她马上又意识到站在自己身后的奈奈江心情是那样沉重，便大吃一惊。昨天夜里，姐姐在这里是多么痛苦啊！她越琢磨越感到自己这种喜不自胜的口吻跟高刚才那种荒唐之极的神态毫无二致，于是她的情绪就又一落千丈了。

奈奈江望着蓝子背向自己突然一动不动了的背影说道：

“蓝子妹，你要累了就在这里睡下来吧!”

“欸。还好。”

“那么，高先生来了，要不要请他到这里来呢?”

“好呀。”

蓝子嘴里这么回应了一下，她却不想马上按奈奈江的意思去叫高。于是，奈奈江独自走出房间朝着高呆着的会客室走去。

高一见到奈奈江就站了起来。

“请坐这边!”

高跟随在她身后走过来。他原以为这个事件还像似一场幻梦，可是只向奈奈江脸上一瞥，便感受到她那心情的沉重冷峻，便顿时紧张起来。

“有劳你远道赶来，真是对不起。”

“不，正好去府上打扰，明知会给你添麻烦，我还是跟着一起来了。请原谅!”

奈奈江默默地点了点头。高本不想打听仁羽的情况，但又觉得在现在这种场合不闻不问反倒会让奈奈江心里难受，于是他认定应该在开头时先简单地问一问仁羽的病情。况且，枪击仁羽的又是奈奈江，在她面前显得过分悲伤将会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我又不是什么忙人，这里有什么事要我办，你尽管吩咐!我知道，下一步这里人手一定不够。”

“多谢!”

“仁羽先生身体如何?”

“现在还说不清楚，不过不像原先预料的那样严重了。”

“那太好了。”

高一边说一边走进房间。这时他并没有忘记左顾右盼一番，好像在为自己走进这个房间寻找一些适当而又自然的理由。此时，蓝子不知该跟奈奈江谈论什么话题，正手足无措，茫然若失地坐在椅子上。高一看到蓝子这副模样就想要告诉她：不能那么紧绷绷地，应该放松些，否则奈奈江该多么尴尬呀。

“射击俱乐部有哪几位在这里?”

“赖母木先生、‘实在’先生在这里。”

“就这几位吗?”

“不，木山太太也在。”

“噢，她也来了。”

高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一句。他在心中盘算：木山夫人在这里，想必奈奈江夫人也很为难啊。

“那可不好办吧。”

“不，她帮了很大的忙，我省了不少力。”

“不过，她在这里一搅和，我可就想躲开了。”

“为什么?”

“她那个人，我是斗不过的。你还记得吧，有一次我跟你一起在射击场散步，她居然领着仁羽先生在后边跟踪。”

奈奈江一回想，确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天只要高不紧跟在自己身旁，梶怎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呢？正是因为高在身旁才惹得梶大发脾气，不来打野猪，最后酿成这种丑闻。奈奈江想到这一切就心如刀绞一般。奈奈江一沉默下来，蓝子就猜想，准是高不分场合瞎说一通把奈奈江惹火了。也许是疲劳的缘故吧，她又发起了雷霆：

“高君，你累了吧？找个旅馆休息一下吧。”

高一看到蓝子突然发起脾气来便责怪自己刚才说话失言，居然把自己跟奈奈江悄悄地在射击场闲逛这件事抖搂了出来。

“那么，我先到哪个旅馆去洗个温泉吧。”

高这么说着，顿时轻松而镇定地笑了起来。蓝子一看到他那张洋洋得意的侧脸，便意识到他准是以为自己是为嫉妒他而生气。蓝子心里一惊，一方面更加恼怒，另一方面又感到羞惭，脸随之红了起来。

不过，高做出那种错误判断从而镇定下来，倒也不失正常。连奈奈江也以为蓝子之所以突然恼怒起来是因为高一时失言，把自己跟他在射击场幽会的事说了出来。但她又感到，此时此刻蓝子和自己为这区区小事而闹起别扭来，真是一桩令人加倍感到不快的无聊的事。

三个人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呆了好半晌，奈奈江的脸色却明显地阴沉了起来。高没有料到自己无意说出的话竟惹得蓝子大发脾气，又使奈奈江心情抑郁起来，终于在三个人中间掀起了一股出乎意料的风暴。他感到，这一沉默终将成为一个使将来三人关系破裂的根源，决不可等闲视之；这一沉默也许正是一种暂时的宁

静。他感到气闷难忍，环视房间，试图找到一种巧妙的方法来打破这一僵局。但，他越是转动自己的脖子越是鲜明地感到自己的窘境从周围的沉默中凸现出来。

“好，我就此告辞了。今天晚上我住到一个叫作汤本馆的地方。有事就打电话到那里。我把蓝子小姐这么一个人拽到这里来，也累得够呛了。”

高一边好像要逗她们俩笑那样大声笑着，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奈奈江和蓝子仍然不理睬他。等到高要走出房间时，奈奈江说道：

“大家都住在汤本馆呀。”

“那可糟了。”

高站了一会儿又说：

“不过，除了那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我就住在那里吧。蓝子跟我不同，可以让姐姐给找住处嘛。你的事，恕不照管。好了，再见！”

“再见！”奈奈江说道。

高松了一口气，迎着户外的新鲜空气，沿着黑漆漆的坡道向下走去。一只苍鸻在头顶上令人毛骨悚然地叫了一声。高浑身颤抖了一下，回过头去。这一刹那，他眼前没有看到苍鸻，倒是仁羽从医院尖尖的屋脊上浮现了出来。

“坏事了！”

他刚才忙忙碌碌了好一阵子，非但没有弄清仁羽住在哪个病房，甚至没有向奈奈江问上一言半语就出来了。他一想到自己这种糊涂劲，就觉得从今以后在奈奈江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高一走到汤本馆就直奔浴场解除旅途的劳顿去了。时间恰好在就寝之前，客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零零星星地从浴场出来，回到各自的房间去了。高脱光了衣服刚一开门，一个女人脸上蒙着毛巾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高心想这里会不会是女浴场，便重新

看了看门口的木牌。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便大摇大摆地朝浴池走去。这时一个女人朝高打着招呼：

“哎呀，你来了！”

一看，原来是木山夫人。高见她在浴池里远远地向自己打招呼显出亲切的样子，便把刚才说她的那些坏话忘到脑后，郑重地向她点了点头。

“我是刚到这里。真是累坏了。”

“那么，你是来探视仁羽先生的了？”

“欸，对。”

“你来得蛮快嘛。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不，我还不太了解。到底怎么样呀？我还没见仁羽先生，所以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吧，可严重了！子弹从肚脐旁边斜着打进去了。我当时正好在仁羽先生旁边。我真是吓傻了。”

木山夫人把手指放在自己肥胖的腹部上，在子弹穿进去的地方摁下一个坑来给高看，高也无缘无故地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尽管如此，他居然挺到了现在。从那山里抬到这里，再快也得二三十分钟吧？”

“是呀。不过，仁羽太太的刚强劲儿可真令我吃惊不小。从山里到医院，坐在汽车里，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连我这样的局外人都悲伤得哭个不停呢。她也许是吓傻了吧，在那种时候！”

“也许是那样。刚才见到她时，人好像瘦多了。可是，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离开这里吧？”

木山夫人好像猛然察觉到高原来是奈奈江的同伙，便马上转换话题笑着说道：

“你的房间在哪里？”

“我住最靠边上的房间。”

“啊，那里安静，很好。我住的房间安静倒是安静，就是栗

子时不时地砰砰地从树上掉到锌皮屋顶上，常常把我惊醒过来。”

“那岂不是很好吗？明天咱们一块儿捡栗子去，好不好？”

“好，去吧！河滩上掉了好多呢。”

“请务必领我去呀。既然是来探视病人的，至少也得舒服一下呀，否则怎么受得了呢。”

高这么说着，一边使劲地把温泉水扑腾得四处飞溅，一边从浴池水里站了起来。这时，木山夫人也显出一副颇有同感的神情，饶有兴味地朝着高的脸孔端详了好久，然后扭动着她那肉嘟嘟的腰肢朝更衣室走去。

当天深夜仁羽醒过来以后，蓝子才被护士领进仁羽的病房。她一看到姐夫比离家时瘦得判若两人的脸庞、失去血色显得土黄的皮肤、凸现出来露出阴影的骨骼，便从心底涌起一种与相见之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悲伤。原先她在听到情况介绍时曾对奈奈江表示同情，现在一看到姐夫，她便把奈奈江忘到脑后，只有他的病痛让她撕心裂肺一样地难受。蓝子惟恐姐夫劳累，便特意转到仁羽的头部那边沉默着，以躲开他的视线。这时仁羽的眼睛总是从凹陷下去的眼眶中闪出欲有所言的柔和的光。由于医生不准蓝子说话，因而蓝子只能面露微笑一声不响地望着他。当她看到姐夫微微张开的嘴唇里露出像过去一样洁白的牙齿时，她不禁感到他那颗善良的心如今已得到更大的满足在悄悄地休息着。

她转瞬之间又担心这位姐夫会就此死去，于是她每天看到的姐姐冷淡的态度便化作一种无以名状的忿懑充塞自己的胸间无法祛除。

“让一个如此善良的人遭遇这种磨难！”

蓝子勉强憋住自己眼眶中的泪水。

“我累了，在隔壁休息，你睡吧！”

她说了这么一句走出了病房。当她想到自己马上又得回到奈

奈江身旁时，她的双脚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

“我讨厌姐姐，她竟然干出那种事来。不知她打算怎么办。”

蓝子尽管极力想把奈奈江的行为当作过失看待，但奈奈江毕竟是铸成了无法挽回的祸灾，蓝子真想找个地方严厉斥责她一通。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感到悲伤。说不定她会泰然自若地在想念梶先生呢。”

这时，蓝子又像被冷水浇头那样感到胸中有一抹凉意。对奈奈江的怀疑，这才在她的面前巍然挺立起来。恐惧使她脸色苍白。她面向一片漆黑的庭院一时间竟动弹不得。

“不过，那不是真的。那决不会是真的。”

极度的痛苦使蓝子一次又一次地打消那个怀疑。但，疑惑一旦产生就死死地缠住蓝子不肯轻易离去。

不仅如此。她纵然认为奈奈江枪击仁羽不是出于对梶的爱慕，但仁羽那张苍白的脸庞却更加可怜地萦回在她的脑际。她预感到，如果自己径直去见奈奈江，奈奈江肯定会看出盘旋在自己心中的疑窦。她一度朝着跟奈奈江所在房间相反的会客室走去，然后又返回她所在的房间。

“姐夫一点儿也没有显出痛苦的样子。不知他怎么样？”蓝子问道。

“我也说不清他的情况。就拿这次来说吧，他要稍对我发点火也好嘛。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流露出不满来。我每次去他那里，他自己明明很疼痛却怕我难过，总是对我微笑着。所以我都不敢随便到他身边去了。”

以姐夫的为人之道，对姐姐为救自己而开枪的行为非但没有任何疑心，反倒比以前更加感谢姐姐。蓝子这样一琢磨，便心急如焚坐立不安起来。她一边晃动着一只腿，一边把自己的脸从奈奈江的视线中移开来说道：

"姐夫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呀!"

"那我可说不准。我总觉得他好得过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姐夫这样的人呢。"

但他却行将死去——蓝子一想到这里，无数次侵袭她的悲伤便重新涌上心头，强皱眉头才忍住了将要流淌下来的眼泪。

就在这一瞬间，蓝子意识到自己稍一大意姐姐就会看出来的。她猛一转身，发出懒洋洋的声音向奈奈江撒起娇来："我累了，想要睡觉。"

奈奈江把蓝子交给赖母木夫人以后，便从旅馆回来，睡到了床上。这时，她才从自己刚才并未觉察的蓝子的神态中发现了难以理解的东西。

蓝子见到仁羽后她那张异常庄严的面孔，与自己相向而视时那两道冷峻的目光，那种欲加掩饰却又不时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的悲伤的心情，除了表示一个妹妹对姐夫的仰慕之情以外，还像一根骨刺一样扎在奈奈江的心尖上，让她感到疼痛难消。

承认蓝子在爱仁羽，这对于奈奈江来说，只不过是一件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事情而已。但，当奈奈江把蓝子如此爱仁羽，木山夫人那样执著地爱仁羽这些现象加以综合思考时，她就不能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连看也不肯看的仁羽的优长之处了。不消说，奈奈江自以为对作为丈夫的仁羽的优长之处远比蓝子、木山夫人了解得多。对仁羽，自己起初曾那样地讨厌，而她们二人竟那样喜欢，可见她们二人心目中仁羽的优长之处肯定与我所了解的仁羽是两码事。世界上会有这种咄咄怪事吗?她们居然能从同一个人身上嗅出与自己完全相反的东西来。事到如今，奈奈江又像看到什么奇怪现象那样，对蓝子和木山夫人被仁羽所吸引这一现象再一次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天早晨，奈奈江起床后发现仁羽的身体比前一天还要好些。体温下降到八度六，脉搏减到九十六，呼吸为二十二，医生甚至说，只要食欲增进，不出现并发症，仁羽很快就可康复。

“噢，是这样吗？多亏你们，谢谢！”

奈奈江显出极其高兴的神情，毕恭毕敬地向医生道谢，然后看了看仁羽。这时闪现在她眼前的仍是仁羽受伤之前两个人每天无奈的、抑郁的、冗长的生活图景。瞬间，她感到厌腻：

——啊，又是老样子呀！

奈奈江刚才还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心头却突然掠过一丝恼人的忧郁，不由自主地惊惧起来。她好像要夺回失去的喜悦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护士把米汤一滴一滴地滴进仁羽口中，但她那张本该高兴的脸孔却随着自己的思绪而显出越来越深的阴霾。于是，她走出病房进入了隔壁的房间。

她把胳膊肘支在床铺的栏杆上，勉强撑起刚刚镇静下来的身体，望着窗外石头缝中波光闪闪、潺潺流淌的溪水从树木下面射出强光。就在这时，从大仁警察署发来了传票。

奈奈江做好了大难临头的精神准备，收拾行装。但她还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去警察署一事告诉仁羽。如果告诉给仁羽引起他病情恶化，那还不如背着他走掉为好。不过，如果此一去要在警察署住上两三天的话……

不，说不定自己会在那里呆一辈子呢。想到这种前途，奈奈江又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仁羽一声再走，这样也可以有个交待。

奈奈江吃过早饭正为外出而梳妆打扮时，蓝子跟赖母木夫妇、木山夫人一起来到了医院。奈奈江把蓝子叫到房间里悄悄地说道：

“我马上就得去大仁警察署，仁羽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拜托了！”

“为什么？”

蓝子惊奇地反问了这么一句，奈奈江又安详地回答道：

“为什么？打野猪的善后问题尚未处理呀。”

蓝子默默地看着奈奈江好一会儿，然后说道：

“姐姐，你马上就会回来吧？”

“我不知道。是法庭审理嘛，说不定我会一去不复返了呢。”

“哎呀！”

蓝子叫了一声，可是一看到奈奈江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便断定姐姐早已知道自己在法律上罪责的轻重了。于是她也就放下心了。

姐姐能把照顾姐夫的事托付给自己，尽管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却也让蓝子感到一种朦朦胧胧却又真真切切的喜悦。

当奈奈江做好准备，即将动身去警察署时，人们蜂拥着挤进医院来。奈奈江既不愿跟大家一一打招呼，又怕木山夫人看到这个场面会幸灾乐祸，因此，她决定什么也不跟仁羽说，悄悄地离开医院。

“蓝子妹，拜托你了。我估计很快就会回来的。”

“好，姐夫的一切你不用挂念了。”

“还有，仁羽那里，你替我说一声吧！”

“好。”

“你悄悄地跟他说：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就不辞而别了。让他不用为我担心。拜托你了。”

奈奈江说完以后，就以出人意料的轻快脚步从蓝子身旁匆匆离去了。

蓝子一边目送奈奈江逐渐隐没在柯树树干后面的背影，一边在反思：自己本该再悲伤些的，现在却以如此开朗的心情为她送行，未免有点不够意思。她沿着走廊走了回来。她以为刚才与姐姐的告别本该充满悲壮气氛的，于是她想装模做样地显出一点悲

伤的表情向前走去，但破绽马上就从自己的脚步中露了出来。她耸起肩膀为自己的可笑动作笑了起来，不由自主地用一只手捂住嘴走进了仁羽的病房。

她挤进前来探视的人们中间，盼望早些跟仁羽单独在一起，好把奈奈江要她转达的话告诉给他。但，赖母木夫妇和木山夫人正热衷于谈论仁羽所爱听的狩猎话题，不肯轻易走开。何况，仁羽一说要喝茶，木山夫人便立刻去取茶，一说起话来就朝仁羽那边含笑抛去媚眼。因此，蓝子一看到木山夫人那双争胜好强，眼梢向上吊起的黑眸子，就动辄把自己那板起面孔哼着鼻子的毛病也表现出来。

不久，高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进入了病房。他好像在旅馆里已跟木山夫人、赖母木夫妇打过了招呼，所以只朝他们微微一笑便走到了仁羽枕边。

"身体怎么样？我是昨天夜里到的，听说你睡着了，我就回旅馆去了。"

"有劳你费心。今天，心情很好。照这个势头，很快又可以去打野猪了。"

大家听到仁羽虽则低沉却很滑稽的话语，都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但蓝子却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好笑的，仍然脸朝窗外，噘着嘴一言不发。

赖母木夫人看出蓝子不高兴的样子便提议道：

"我们是不是该退场了？在仁羽先生旁边高声说笑，会不会使病情出现反复呀？"

经赖母木夫人这样一提醒，大家也不顾仁羽劝阻一起朝外边走去。临出门时高一再引诱木山夫人马上到下边的溪流去捡栗子。蓝子看到这个情景便猛然想起今年夏天全家人在轻井泽避暑时也是在高的劝诱下跟他亲密起来的。

——他马上也会对木山夫人来这一手的，就像当初对我那

样。

但，当蓝子独自一人留了下来，望着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仁羽时，她那一直含而不露的姑娘的媚态便顿时在浑身上下显露出来，一派欢快的样子。她把椅子拉到仁羽床边，脸上露出喜不自禁的爽朗的笑容来。

“姐夫，姐姐说她要到大仁警察署去一下，她刚才走的。她本想跟你说一声再走，可是当时人很多，就托我向你说一声，说是很快就会回来的。”

“到底把她传去了。那么，她是去了？”

仁羽知道自己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说了这么一句就默默地望着天花板。蓝子则好像要让姐夫颓丧下去的心情振奋起来那样，更加快活地说道：

“不过，姐夫你也不用担心，我会替姐姐陪伴你的。你就让那些人回去吧！他们呆在这里，怪烦人的。没有像他们那样烦人的了。”

“那么，蓝子妹，你就跟他们说吧！”

“好，我去说。还有那个木山太太神经兮兮的，是个怪人。姐夫你能不能不再跟她来往呀。她就像一个电影售票员似的。”

仁羽觉得好笑，微笑说道：

“她打猎可真是一把好手呀！是我的大弟子哪！”

“那样的弟子可是令人讨厌的弟子。我就不再瞎侃了。姐姐不在时把姐夫身体搞坏了，我可担待不起呀。姐夫也别说了！”

蓝子赌了一口气顿时严肃起来，拿起放在旁边的一本杂志翻看起来。仁羽这时突然说道：

“蓝子妹，给梶写封信吧！”

“给梶先生？”

蓝子弄不清姐夫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件事，便显出好奇的神情望着仁羽的面孔。

"告诉梶，就说我身患重病危在旦夕，让他马上来一趟。"

"欸。不过，要不要写上病危呢?"

"要。"

"不嘛，不能写什么病危。"

"就那么写上！写好立刻发出去!"

蓝子照仁羽的吩咐走到隔壁房间。但她不清楚姐夫是不是明明知道梶是姐姐的情人而托自己写这封信的。如果他明明知道而托自己写信，那么这封信里肯定隐藏着姐夫内心中的某种深意。她一边琢磨着一边动笔给梶写信。可是，当她在措辞上卡了壳从桌子上抬起头来时，只见下到河滩的木山夫人和高正拉拉扯扯地从裂开的巨石缝隙中朝水边走下去。蓝子心头一惊，又伏案继续写信。不过，接下来好一段时间，她心烦意乱，连钢笔也不听使唤，撕破一张信纸扔掉，撕破一张信纸再扔掉，信总也写不下去。

清元会那天夜晚梶和奈奈江在三越分手之后的第二天，不出梶所料，关东纺织的股票跌到了谷底。从那时起，梶就忙着处理财产，召开亲属会议，根本无法从容地呆在家里。不仅如此。清理的结果虽说借贷得以偿还，但在留下母亲养老所需的生活费之后，家里已是一贫如洗。虽说是无债一身轻了，但自己眼前的生活费却不得不力求节俭了。

他做梦也未曾料到从今天起要为生活费发愁。一旦沦落到这一境地，一时间就像一屁股坐到泥土地上那样，感到一种寒彻周身的悲凉，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想一死了之。他又转念一想，老母仍然健在，自己活下来还能不时跟奈奈江会面。这种想法不合乎他平素的脾性，往往使梶陷入窝囊的境遇。

在迄今一直与自己紧密携手的身居高位的亲戚们中，惟独梶自己坠入了万丈深渊。他现在再从深渊底部仰望自己以前高高在

上的生活台基，总是感到气闷难忍。但，往日的一切早已是梦断烟消了。

他下定决心暂时哪里也不去。他特意穿上窄袖飞白花纹的棉布衣衫，漫无目的地俯瞰大河丰沛的流水，为如何度过日后的生活而冥思苦想。当他发觉自己从早晨就痴呆呆地坐在桌子前时，他便一次又一次惊诧地环顾左右，扪心自问：这就是从前那个奢侈豪华的梶吗？每当这时奈奈江便浮现在他脑海中。

他已经不再想去见奈奈江了。他一直以为，如果自己诉说现在的窘境，有谁能毫无难色地给自己以援救的话，那便只有奈奈江。正因为如此，他是不能去见奈奈江的。

“真啰嗦！”

他每一想到奈奈江，就那样摇着头要把她赶走。甚至在从前那些充满生气的峥嵘辉煌的岁月中，他一想到奈奈江都会意志消沉，孤独无告，何况现在自己已身陷谷底，惟有一味思念奈奈江而不再叹息才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蓝子写来的信寄到了梶家里。信是从伊豆汤岛发来的，信里简单写道：仁羽来此猎杀野猪，身负重伤，恐将死亡，想在死前见梶一面。

梶读罢来信，大感意外。仁羽去打野猪之前曾专诚到家里来，当时梶不在家。梶不假思索地决定非去探视不可。可是，为什么奈奈江不写信而要蓝子代笔呢？梶非常了解仁羽的心思：上次仁羽秉承奈奈江的意志来邀自己参加狩猎，自己辜负了他的一片诚心，这次仁羽说是想见自己一面，大概是要在临死之前让自己跟奈奈江相见，并以身后之事相托。梶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蓝子之所以代替奈奈江执笔写信，那一准是因为奈奈江在仁羽面前感到羞愧难当无法提起笔来。

梶觉得，要说羞愧的话，自己接到蓝子的一封来信就马上恬

不知耻地前往，又怎么能说不令人羞愧呢？不过，话虽如此说，如果仁羽果真死去，自己岂不是眼睁睁地失去一个跟奈奈江见面的机会了吗？不，去还是应该去的。

可是，就算是去一趟，仁羽死后那笔庞大的家产又该怎么办呢？作为奈奈江来说肯定想跟自己商量家事，但如今的自己已是倾家荡产之人，奈奈江的那些亲戚对他们二人所做的事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如果在半年前，自己拥有与仁羽家相匹敌的财产，不论他们从旁说些什么，自己都可以挺起腰杆应对。如今自己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人家无端的怀疑。——不幸，总是这样旋转着吗？

梶想，这次去汤岛要尽早返回。他立即打点行装，终于赶上了十点发出的下行火车。

火车越是驶近汤岛，梶的心情就越是动荡不定。梶名义上是为探视病重的仁羽而去，但他不必扪心自问也清楚，自己显然是一门心思要去见奈奈江。他左思右想竟弄不清自己是去贺喜还是去吊丧。随着火车的疾驶，他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特别是他一想到那个面对垂危的仁羽既感到悲伤又暗中窃喜的奈奈江，他曾多次后悔自己不该来伊豆。

梶到达汤岛医院时，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蓝子，蓝子心神不定地把梶领进了会客室里。

“欢迎！我也是三天前刚到这里。”

“仁羽君怎么样了？蓝子小姐的信写得过于简单，什么也看不出来。”梶说道。

“我也是没办法呀。老实说吧，给梶先生写信也是瞒过了姐姐的。所以姐姐会吃惊的，她没有出来。”

如此说来，叫自己来这里果然出于仁羽的盛情厚意。梶再次感受到仁羽心灵的高尚，说不出任何话来。

“姐夫的伤势比原先预计的好多了。真后悔没有在信里把情

况写得更详细些。打野猪时一头野猪突然跑了出来，向姐夫猛扑过去，姐姐慌手慌脚朝野猪放了一枪，没有打到野猪却把姐夫打伤了。”

“嗯。”

梶不由得皱起眉头看了看蓝子。

“所以，这几天弄得很紧张。姐姐昨天去警察署接受传询，刚刚回来。”

梶在惊愕的同时，眼前浮现出奈奈江慌乱不堪的样子。此生此世最大的灾祸竟以这种形式降临到了奈奈江头上。一时间梶觉得自己和奈奈江身上正翻卷着命运的狂澜，只感到黯然神伤。他猜想，奈奈江被警察传讯去，该不会是人家怀疑她为自己而枪击仁羽的吧。

“那么，你先领我去仁羽君那里吧！”

梶跟在蓝子后边向前走去。他心想，如果是在平素，他是会为仁羽病危而幸灾乐祸的，而如今自己却如此惊恐，如此悲伤，不禁从自己的脚步中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而然的惬意来。

梶走进病房时，仁羽转动脖子，好像要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

“欢迎你！病情好像有明显好转。原来我担心一旦死去，后事会棘手的。”

仁羽虽然不像是要有意嘲讽，但梶还是顿时觉得自己的胸口被猛击了一拳。

“我接到报你病危的信大吃一惊，可看样子你还很硬朗。”梶说道。

“不，还说不准呢。从昨天晚上起腹膜有点问题。”

“总之，在这样的山沟里，出点什么事都不得了。”

“哈哈哈哈！”

仁羽发出和他那瘦削的脸颊极不相称的仿佛心满意足的笑

声。

“那天跑出两头大野猪，一头被打中了，另一头却从野猪通道上猛跳过来，结果我伤成了这个样子。不过，有趣倒真是有趣。你也来参加就好了。你怎么没来呀？”

起初梶弄不清仁羽说话的锋芒要指向谁，所以显得忐忑不安，后来一看到仁羽那种豁达大度、从容不迫的神态，便也露出了笑容。

“你说这么多话不碍事吗？”

“行吧。我先来问你，你不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了吗？奈奈江上山来之前就担心着。她让我到你那里去，我就去了。我留下一封信你看到了吗？”

“啊，看到了，谢谢！”

“不客气。那你为什么不来呢？当然啰，你当时要说危急那确实是危急。”

“对呀。这一次我算是一败涂地了。”

“嗯。”

仁羽好像顿时想到了梶的命运那样，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经地望着天花板，然后说道：

“你为什么没有把关东纺织的股份分批零售出去呢？你那种抛售法，旁人看着就觉得是胡来。也可以换个店家悄悄出手嘛。总之，当时还是有办法把跌势给阻遏下来的嘛。”

“别提这件事了。我是来看病人的，要是来听你的安慰，岂不是白来了吗？”

梶想要把话题从自己当今的窘境中岔开来，但他又担心，一谈别的，话题又会自然回到狩猎上来。但，别人只要一谈起话来，这种时候，都会在暗中谋求意识和意识的吻合而提心吊胆的，尽管如此，他们二人现在却能如此轻松地边笑边谈，人的伟大之处也许正在这里。他满怀感慨地望着仁羽那茫然地张开嘴来

的略显平板的脸庞，便感到自己专诚远路赶来还是值得的。他的心情随之平静了下来。

这时，仁羽对一直微笑着听他们二人谈话的蓝子说道：

“奈奈江干什么呢？你把她叫来吧！”

蓝子顿时板起面孔默默地走到了门外。

梶觉得在这里跟奈奈江见面会很尴尬，但他又猜想奈奈江是不会充分体察与自己相见的难过心情的。

不过，梶发现自己从刚才起就不再想跟奈奈江会面了。这倒不只是因为奈奈江枪击了仁羽。仁羽是因为自己而被枪打伤的，却充满善意地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而自己却拼命要见奈奈江。这样一比较，他那抑郁的心情便骤然痛楚起来。

“仁羽君，可不能再让病情恶化呀！我就此告辞吧。你可要当心啊！”

梶也不管仁羽还要说什么便慌里慌张地走出了房间。他谁也不见径直出了玄关，沿着黑漆漆的坡路向下走去。

他一边走着坡路一边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是为面见奈奈江而来的，倒也不想不见她一面就回东京，但一想到那个仁羽又不愿意背着他再一次无忧无虑地偷偷跟奈奈江相见了。

当然，这倒也不是出于替仁羽着想而不见奈奈江这样一种小孩子脾气。他一想到仁羽悠然自得地让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见面的那种风格，就觉得自己要利用他的这个弱点而偷偷摸摸地跟奈奈江相见的行为未免太卑琐太可怜了，甚至产生一种令人懊恼不已的近乎愤怒的心理来。

蓝子被仁羽吩咐去叫奈奈江，来到了隔壁房间。老实说，她刚才就忐忑不安地想要偷偷观察奈奈江的举动。自从那天夜里她就产生了一个疑窦，认为奈奈江是心里想着梶而开枪打了仁羽的。两天来她的目光总是盯着奈奈江，现在促使奈奈江朝仁羽开枪的梶已出现在眼前，她就更把兴趣放在奈奈江和梶身上了。

蓝子走到萎靡不振、满面愁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奈奈江面前说道：

“姐夫让你来一下！”

奈奈江瞥了蓝子一眼却没有说话。蓝子则按捺住自己浮躁不定的心情，故意装出慵懒的口吻说道：

“那么，我要不要把梶先生领到这里来？没有关系吧？”

“再等一下！”

奈奈江一只手捂住苍白的脸颊又接下去说道：

“那就先把他领到会客室吧。我稍待一会儿过去。”

蓝子又走出房间去叫梶，奈奈江则下意识地走到了窗户旁边。她一边像往常一样茫然若失地望着幽暗的溪流，一边按捺着自己为这意外的喜事而激动不已的心情，继续思考着刚才就在反复沉思的问题。刚听到蓝子说梶来了的消息时，奈奈江茫然地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当她断定这是事实而心潮起伏时，她又不能不为如何摆脱这突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的处境而困惑起来。

实际上，奈奈江自从被大仁警察署传唤去以后就一直认定，即使自己等同无罪，自己的心也不会因遇到任何情况而摇摆不定。她从警察署回来以后，对丈夫病情的态度也冷静到了近乎冷淡的地步。

料想不到的是：一听说梶来了，原来内心困苦的后遗症却从底部活动起来了。不仅如此，她甚至感到内心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动向：原来以为自己是为了打野猪而击伤了仁羽，现在这种判断居然发生了动摇，不知什么缘故甚至想向梶说，自己是为了梶而有意枪击仁羽的。

——不，如此想来，说不定自己还果真是为了梶而打了仁羽的呢。她感到自己内心中已悄然形成这样一种近似真实的自白。她简直弄不清自己的心理状态了。她为不知自己将彷徨到何时而

感到恐惧。——我决不跟他会面。我已经忍耐到现在未跟他会面嘛。何况我现在已是如此喜欢仁羽了呢。

自己好容易才喜欢起仁羽来，喜欢得险些打死了他。她现在非常担心，一旦与梶会面，自己对仁羽的好感说不定又会像从前一样被摧毁。

但她又不能不感到不安：如果梶一气之下拂袖而归，自己反而会更加讨厌丈夫仁羽。

这时蓝子闯了进来，神色异常地说道：

“梶先生不在了。听说他回去了。”

奈奈江一时摸不着头脑，默默地看着蓝子。她意识到梶一定是在知道自己枪击仁羽这一事实之后突然决定不见自己返回东京的，于是她的脸色眼看着就变了。

她尾随跑到外面的蓝子向前跑了起来。接着又独自返回房间，趴在床上紧紧咬住了嘴唇。她感到有如利刃刺入胸膛那样一种疼痛。

——啊，遭到报应了。这就是报应！

奈奈江双手捂脸，扭动身子，紧紧咬住想放声痛哭的嘴唇，她觉得这就是今生今世最后的悲痛，一时间什么也不想，只是在那里辗转反侧。这时，奈奈江猛然回想起打伤仁羽那个夜晚自己哭泣不止的情景。

——而如今呢？

那时与此时，身体还是这个身体，心情却为何如此地不同？每当她想到仁羽特意把梶叫到这里来的那份盛情美意，她那颗迷乱的心就又以一种悲壮、高尚的形态搏动起来。她端坐起来，把双手抱在胸前，用尽浑身力气，想要压抑自己昂奋的心，向着什么东西虔诚地祈祷起来。

就在这时，前去寻找梶的蓝子垂头丧气地一个人走了回来。

“没找到。怎么找也找不到。”

“没关系。你辛苦了！”

奈奈江跟蓝子并排坐了下来。她的头脑突然停止了思维。她的心变成了一片空旷的荒原。说不清是镇静还是消沉那样一种冰冷无比的心理重又萌生出来。奈奈江吃惊地发现，自己现在这种心理和枪击仁羽之前那种摇摆不定、莫名其妙的冰冷的心理如出一辙。此时，枪击仁羽那一瞬间的心理，才像光谱仪上的光线一样，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奈奈江的心间。四散奔跑的猎犬，起伏奔突的野猪，在摇曳的草丛中跳起来的野猪的尖利牙齿，还有在自己念叨着仁羽时出现的梶的面庞。与此同时，仁羽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子弹带在他健壮的身上闪着亮光。

不过，在仁羽倒下那一瞬间浮现在奈奈江眼前的梶的脸孔，与奈奈江在家里时拿过仁羽新买的枪支边开玩笑边瞄准仁羽时浮现出来的梶的脸孔，不是同一张脸孔吗？

不一样，不一样。我是救仁羽的。仅此而已。

奈奈江按捺住自己动辄就要失控的心，什么事也不想，只盼着早些入睡。

当奈奈江跟蓝子一起走进仁羽房间时，仁羽以为梶会随后进来，便望着房门问道：

“梶呢？”

“他从这里直接回去了。我出去找他也没找到。”蓝子说道。

“那么，奈奈江还没见到他吧？”

“欸。就算了吧。反正见面也没有什么事。蓝子妹，你先回去吧。”

奈奈江说完，仁羽瞪大了眼睛说道：

“你真是个怪人。他不是特意来这里的吗？你快去找！”

“他不在了嘛，找也找不到。”

“还在。再说，梶这个人处境艰难呀。你得赶紧想方设法帮

他一把呀。”

仁羽一看奈奈江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便又说下去：

“不赶快就来不及了，他那个人会说走就走的。”

“姐姐，那咱俩再去找一遍吧。”蓝子催促着奈奈江。

但，奈奈江看着仁羽，不禁对他的善良逐渐萌生出一种鄙视心理。她觉得，仁羽的这种漫无边际的善良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对自己进行一种切实而又凶狠的报复。不，仁羽内心深处也许是在按照他自己的那套计谋在折磨自己。奈奈江这样一想，就感到仁羽那张模模糊糊的脸孔转瞬之间变得像肆无忌惮的鞑靼人的脸孔那样阴森可怕起来。不仅如此，她感到连仁羽身旁的蓝子也是一个跟他沆瀣一气作弄自己的仇敌。

但，奈奈江认为，照理说自己无论受到多大的惩罚都是无所谓的。何况，事到如今，自己怎么还会如此刁钻使坏，想要插足其中呢?

奈奈江什么也不愿意想了。她要把涌上心间的种种思绪全都驱散开去。她露出笑脸对蓝子说道：

“蓝子妹，你今天夜里就住在医院里吧。我想到旅馆洗个温泉好好休息一下。”

“你去洗吧。我觉得在这里挺舒服的。”

“那么，我就拜托了。”

奈奈江刚要走出去，猛然省悟，现在出去别人会以为自己去追赶梶，于是又停下了脚步。但她又觉得，不管别人怎样猜疑，自己也得回旅馆把心镇定下来呀。她双肩酸痛难忍地走出医院，下了斜坡，这时，前方黑漆漆、葱郁郁的草木丛中传来了有人朝这边缓缓走过来的脚步声。

奈奈江听着这拖拖沓沓的脚步声，便觉得那大概就是梶愁苦万状地一次次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步吧。

于是，在幽暗中，奈奈江的心也跟那脚步一起跳动起来。当

她走进葳蕤中停了下来时，对面的脚步声也同时戛然停止。只有哗哗的流水声从清幽阒静的树林下边清晰地传了过来。

奈奈江又向前走去。她把双手抱在胸前，目不斜视地从停在那里的黑色人影前边走了过去。

那一定是梶，肯定是梶。

她一边这样猜想着，一边向前走着，一时间连自己在想什么都弄不清楚。转过一个弯之后，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微明的天空下，突然懒洋洋地放慢了脚步。如果那个人影果真是梶，他会向自己打一个招呼的。但那个人却既不吭声又不追过来。如此看来，那个人也许不是梶。

可是，梶要留宿的话会住哪里呢？汤岛这一带，除了聚仙楼和汤本馆之外再没有什么旅馆，要住宿便只能住这两家之中的一家。万一他住进汤本馆，那么今天夜里自己就得跟梶同住一个旅馆了。奈奈江想，果真如此，今天夜里自己那被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弄得疲惫不堪的身体又得不到歇息了。

她想，与其现在这副模样与梶相见还不如不见面为好。接下来她又想，如果此时不见将永远不能相见，与其执意不见莫如见上一面，让心情平静下来，这或许会使自己能更爱仁羽。奈奈江随着自己心思的演进，一直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

奈奈江尽管本意是要早些泡在旅馆温泉中消解拘留所里的疲劳，现在却陷入意想不到的憋闷难忍的境地，早知如此何必离开医院？现在，蓝子大概在医院里正跟仁羽轻松地交谈吧。那个蓝子是爱仁羽的。

奈奈江在想，如果蓝子能代替自己做仁羽妻子的话，现在自己的心情该会多么轻松自如啊。

自己随时可以把仁羽转让给蓝子，并馈赠给她一大笔金钱。

自己果真在这样想吗？自己内心深处果真像这样存在一个把仁羽转让给蓝子的念头吗？

不，这肯定是自己为了补偿对仁羽的罪过而想出来的主意。如果仁羽和蓝子结为夫妻，恐怕彼此都会比现在更加幸福。奈奈江之所以在离开医院时把仁羽托付给蓝子，也是为了表示她自己确有那样一种心情。

过了片刻，刚才还在耳边响着的淙淙溪流的声音渐渐远去了，骤然间又从阒静的山崖下由远而近地传来了脚步声。——那果然是梶吗?

当她终于认出那就是梶时，她又焦灼不安起来。你为什么磨磨蹭蹭地不趁我尚未犯糊涂时向我打个招呼呢? 她为梶来到伊豆之后也不跟自己见面就要回去这种冷淡态度生起气来。

奈奈江一边好像要停下脚步那样缓缓地向前步行，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身后的脚步声。但跟在自己身后的脚步声却总也不肯再向前靠近。

奈奈江想要回过头去看看。但她又担心如果自己判断不对，脚步声不是梶的，自己会大失所望。自己既然不便与梶相见，那起码也不能让自己把身后的人当作梶这一意念幻灭，因此她不肯回头张望。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很果断地从后面挨近了。

"奈奈江妹。"

奈奈江神情冷淡地站了下来。梶出现在奈奈江身旁说道:

"刚才我想到你那里去，可是怕你太累了没敢打搅。"

"不过，你总算来了呀。"

奈奈江虽然只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但分别期间的忧思却一下子充溢胸间，连近在咫尺的梶的脸孔都看不见了。

"仁羽君病情好转，最值得庆幸了。我原以为会更严重呢。"

"托你的福。"

奈奈江小声说着，但她已察觉自己的话在无意之中已带上嘲

讽的味道，便又闭上嘴向前走去。

看样子梶也无话可说。他默默无语地跟奈奈江并肩走着。奈奈江感到庆幸的是两个人的四周一片幽暗，连脸孔都看不清楚。梶在自己身旁也如同梦幻一般。按往常的习惯，只要一想象自己跟梶在一起都会激动不已，而此次相见，只在一开始时怦然心跳一下，接下来便是出乎意料的平静在胸中扩散开来。如此看来，纵然跟梶同住一个旅馆也不用担心会有失眠的烦恼了。

她又不能不怀疑：自己多年来对梶的爱慕难道就是这样吗?尽管刚才她还是那样地害怕跟梶相见，那样地躲开他走路，现在竟偶然地在一个人迹不见的地方碰面了。一想到这种结局的巧妙，一想到见面之后的相对无言，奈奈江便禁不住悲从中来。她自己的心曾几何时竟变得如此面目全非。一回想起过去那火一般的激情，就抑郁起来。

但奈奈江以为，自己之所以如此也并非因为一向很爱仁羽。即使自己想要重新回到切盼与梶相厮守的岁月中去，她也感到自己那颗心已变得难以置信地卑怯了。

奈奈江又想到，也许不光是自己变得冷淡了，恐怕梶也同样是如此吧。奈奈江问道：

“你母亲身体好吧?”

“啊，她虽说这里那里有点小毛病，大体说来还好。”

“那就好。”

“我一向都觉得有很多事对不起奈奈江妹，不过，我也是无可奈何!”

奈奈江猜想，梶大概以为自己之所以对他冷淡是因为自己生他的气了。奈奈江又觉得梶对自己的这种担心也是寻常的事。自己以世间女人难以拥有的盛情厚谊，煞费苦心地处处为梶着想，时时为梶尽心，而梶却无动于衷，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

“来这里打猎时，我和仁羽就在等着你。”

奈奈江说道。

“我本想给你们一个回音的，怎奈当时公司正是火烧眉毛。最后连我也被烧了个精光。”

噢，原来如此！奈奈江这时才想起了她早已忘却的梶的苦衷。她感到，梶的痛苦与自己的痛苦一样，都是处在无法顾及别人的生死关头。尽管如此，梶还专诚来到这里，她对梶的盛情自然充满了感激之情。

“仁羽也说过，你那里也出了乱子。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叫作乱子，也不过是我的公司倒闭罢了。你这里才是飞来的横祸呢。你也累坏了吧？”

“欸。这回可真是棘手啊！”

奈奈江嘴上这么说着，可是她心里却觉得，梶这样一说等于自己裂开的伤口又被他捅了一下，梶又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痛苦正是来自梶。她痛苦地感到他未免太缺少爱心。

“仁羽刚才对我说过，如果仁羽能帮你的店铺干点什么，你尽可以让仁羽去干。”

“噢，谢谢！不过，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到了这个地步，我的胆量反倒大得不得了。”

“那不蛮好嘛。”

她说完之后，才大吃一惊，梶所说的胆量会不会是殊死的决心呀。不过，梶也不会是一个倾家荡产之后就想一死了之那样没有出息的人呀。奈奈江突然想要看一看梶真正的心态。

“不过，以后你可以干你真正喜欢的事了，真令人羡慕。以后还大有可为呢。”

“我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

“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你还是不要泄气呀！”

梶又默默无语地向前走去。两个人并肩走在暮云低垂的溪壑

夜路上。奈奈江又在问自己：这就是从前的那两个人吗？如果是在过去，她是会把脸紧贴在梶胸前哭上一场的，而现在自己却因为太爱梶而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片真情掩藏起来。

奈奈江无数次地感到震惊：自己的心果真如此地静如止水吗？恐怕梶也会为自己的冷淡而惊呆不已吧。

“梶哥，你今夜的住处定下来了吗？”

“不，还没有。我正在考虑该住哪里呢。你住的旅馆客人肯定多，我想找另外的旅馆住。”

“是呀。汤本馆还住着射击俱乐部那伙人，倒是怪烦人的。”

“那么，我住会仙楼吧。”

奈奈江听梶这么一说也就不想拉他住汤本馆了。特别是汤本馆里还住着一个惹梶生气的高。如果梶在那里再跟高碰面，现在故意疏远开来的梶和奈奈江说不定会闹得更不自然，更不正常。不仅如此，人们本来就对打伤仁羽的奈奈江满怀狐疑，一见到梶，肯定会死死盯住梶不放的。两个人越往前走，离汤本馆越近，奈奈江终究还是愿意跟梶一起再呆上一会儿，所以她的脚步就慢了下来。

“你认得会仙楼吗?”

“认得。”

“那么，我就不远送了。”

“请回吧!”

“你明天还到医院来吧?”

“不，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去。”

“为什么?”

梶不作答。其实奈奈江不问也知道梶心里是怎么想的。

走到汤本馆前面，梶说道：

“好，再见吧!”

在旅馆屋檐灯光的照射下，奈奈江这才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

睡梦中也未曾忘怀的梶的脸孔，心中惊叫一声：啊，就是这张脸孔！这时，她一直在幽暗中硬憋下来的争强斗胜的劲头突然消失了，只感到从心底升起一种悲伤来。

"再见!"

奈奈江告别梶、被领进旅馆房间之后，仍半晌伫立着，茫然不动。

好容易见到梶，自己却对他那样冷淡，况且还不知道此后还能否再见到他。纵然梶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梶也是没有一点罪过的。纵然自己是戴罪之身，也不该在现在变心呀。奈奈江看到梶独自一人身心交瘁地走在夜路上，便产生一种心肺欲裂的怜爱之情，再也按捺不住猛然袭上心头的悲凉之感了。

奈奈江原以为与梶就此作别也无所谓的，可是刚一分手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独自一人度过这个夜晚了。她把刚松开的腰带重新系好，赶紧下了楼梯走到外面，她以为梶还不会走远。她在户外一边以衣袖挡住不断流进脖子里的山中寒气，一边斜歪着身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急匆匆地走去。

可是，自己下一步究竟想做什么呢？梶来到伊豆之后不是曾一度要躲开自己回去吗？自己现在去找他，他肯定也不会让我进旅馆的。这样一琢磨，奈奈江的脚步自然就放慢下来。两个人都来到了汤岛，却你躲着我我避着你的，空泛地应酬几句就分手。即使是寻常的朋友，这也会令人觉得不正常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众目睽睽、狐疑不已的场合。——奈奈江觉得梶也未免太没出息了。这样一来，只好自己厚着脸皮去与他会面了。——不过，在从医院回来的夜路上，梶独自一人走过来走过去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时，奈奈江才算明白了梶内心的苦恼。

不过，刚才去见梶总还可以找到辩解的言辞，见过一面之后现在再去找他，无论怎么说，也还得避人耳目呀。

奈奈江一边放慢了去往会仙楼的脚步，一边在想，现在再一

见面，两个人势必会掉进无法脱身的万丈深渊之中。那么，自己是不是就非见他不可呢？

——不，如果仁羽允许的话，自己是会奔向梶的生活中的。如果请求仁羽的话，他毫无疑问会允许的。不过，现在仁羽卧病在床，自己是不能这么做的。想到这一点，奈奈江又低下了头。仁羽的病情虽说在逐渐好转，但前景还难以确定。如果仁羽身体发生异变，自己将终生再难与梶相见。如果自己离开仁羽投入梶的怀抱，不，如果阴差阳错走到那一步——啊，太可怕了，像什么话呢？奈奈江用衣袖更紧地捂住胸口，又顺着来时的道路折了回去。

梶从伊豆回到东京之后，心里仍十分不安。他年纪刚过三十。思量起来，他颇为自己长期以来浸溺于与年龄不相称的陈腐趣味而后悔不已。但一到夜晚，过去的生活情趣又诱惑着他，如不在中町、滨町的马路上悄然转悠一下就难以入睡。

他一边走一边朝绸缎庄的橱窗张望。从旧货中猎取宝贝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每当他看到那古色古香、素雅暗淡的织锦，那光泽消褪、花纹鲜明的古代印花布，那捏到手上发出声响的柔软的伊豫棉布时，昔日每天夜晚站在橱窗前悄悄地为奈奈江挑选衣裳的乐趣便回到眼前，一种无比凄苦之情陡然而生。

那天夜晚，他走过人迹皆无的中町，在风月亭吃了晚茶，来到热闹非凡的通衢大道，拐向歌舞伎剧院那边，只见上演《十六夜》的戏报仍挂在那里。一看到《十六夜》，梶又想起了在三越跟奈奈江分别的那个夜晚，想起了今年夏季轻井泽的云雾，想起了云雾低垂的伊豆的夜路。

在伊豆，奈奈江明明知道我自己站在树阴下，却默不作声地从眼前走过。

虽说当时自己没有寻找奈奈江，但奈奈江为什么竟没有向自

己打一声招呼呢?

不过，如果枪打仁羽时奈奈江联想到了自己呢?梶每一想到这里，就心潮起伏，步速加快，憋闷难忍。梶这时忘我地沿着大桥朝前一直走了下去。

我不想再见她。我对不起仁羽。他又像往常那样在心里念叨起来。不过，在伊豆的那个夜晚，他和奈奈江也曾一边走着一边这样想过。但一到关键时刻，他的决心又动摇起来，竟主动追上前去向她打了招呼。

想到那天夜晚的情景，他又觉得自己现在的决心也并不可靠。自己虽然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冷淡模样，一旦看到奈奈江那无以名状的苦楚神情，就又心跳停止，伫立下来，无所措手足了。他本想第二天早晨再与奈奈江见上一面，但后来又改变主意不辞而归。回想起这一行动，他颇为自己居然能悬崖勒马而感慨不已。

实际上他也常常在想，现在看来一贫如洗固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这种痛苦要跟自己手中有钱而奈奈江却离开自己跟别人在一起生活的痛苦比起来，那还是容易忍受的。在腰缠万贯时，梶为了排遣心中的忧烦可以挥金如土，现在因为囊中羞涩便惊惶失措，那岂不是贻笑大方吗?

梶心想，如果从明天起就这样悠优度日的话，没有钱也不要紧，干脆去什么地方旅游吧。否则，一看到这一带的土地、房屋就会心里难受，徒感悲凉。从前自己总嫌那些艳羡自己的人愚昧、卑微、贪婪，如今却觉得那些对自己怒气冲冲、桀傲不逊的亲戚太可恨了。梶禁不住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惊愕不已。

梶猛然发现自己的双脚在向原先属于自己的土地——筑地移动。那块土地是从遥远的近江迁移过来的祖先历尽艰辛填海造出来的。自己却在一个早上就把它拱手送给了别人。他一想到自己这一深重的罪过，就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从前，他害怕失去这块土地，曾想把地契的主人改写成蓝子。他记得，当时为了摆脱奈奈江，甚至还曾认真地做过跟蓝子结婚的计划。

当时的想法未必是一时冲动，甚至现在他也觉得那是一种最健康的心态。至于跟奈奈江结婚，从任何角度考虑都是不可能的。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是如此。

走到桥畔，梶又调过头去，朝歌舞伎剧场那边走回去。每当他为奈奈江的事而一筹莫展时，蓝子便从他的心底走了出来。这时，他便萌生出一个念头：自己迟早是不是都得走这一步棋呀。

奈奈江一行原打算在伊豆过冬，后来仁羽已能乘坐火车了，执意要回家，于是他们便一道回到了东京家里。仁羽决定回东京之后一直住院，直到痊愈为止，所以只在家里住一天就又住进了医院。

住在医院里，前来探视的人更多了。除了木山夫人、“实在”、赖母木夫妇、高之外，射击俱乐部会员们听说仁羽负伤也陆续前来，奈奈江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样忙乱嘈杂之中，惟有梶是奈奈江所难以忘怀的。一听说有客人探视，奈奈江首先猜想会不会是梶来了；一听电话铃响，她就猜想会不会是梶打来的。这时，她的心便狂跳起来。不过比起在汤岛与梶作别之后的寂寥来，现在的日子倒也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难熬。

这对奈奈江来说毋宁说是可喜的事。她本想回到东京以后毫不犹豫地把一切都告诉仁羽，然后跑到梶那里去。而现在自己居然能放弃梶，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她的心也就此安稳下来。

仁羽病情近乎痊愈的一天，“实在”来到医院，说是射击俱乐部准备举行一次猎枪射击比赛，同时祝贺仁羽康复，请仁羽设计一套会员新服装。

“不，祝贺康复未免小题大作，就免了吧！”

“实在”根本听不进仁羽的意见，又向坐在旁边的奈奈江说道：

“夫人，照仁羽先生的服装设计方案，不知道会让我们穿上什么样的服装，有些放心不下，所以请夫人也替我们琢磨琢磨。最好能弄一种引人注目的服装。当然，我也可以悄悄地考虑一番。”

“不行。‘实在’先生一设计，会把射击俱乐部弄得丑陋不堪的。”

“不过，我悄悄发现了一种好漂亮的衣服，我今天匆匆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动员大家来改革服装。”

但是，奈奈江一听说大家要为仁羽康复开庆祝会，就觉得大家简直是要为自己枪击仁羽开庆祝会，所以她只一门心思要把这一活动一笔勾销，至于服装之类对于她来说倒是无所谓的事。

“服装的事就交给你去办吧。惟独庆祝会可绝对不能举办。要举办，我们就退会。”

“夫人，那不合道理吧。我们大家都称赞是夫人把我们会长从危难之中营救了出来，感激涕零呀。不庆祝一下可交待不下去呀。”

听他这么一说，奈奈江猛省过来：这个解释果然高明。她就像发现了一件忘掉许久的贵重物品那样，脸上露出了微笑。

“不过，那总有些蹊跷吧。大家会怪罪我打伤了丈夫却又泰然自若地出席什么庆祝会。”

“夫人自己这样看待倒也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射击俱乐部有射击俱乐部的特色，大家都跟夫人一样为仁羽先生康复而高兴，如果不庆贺一番，于仁羽先生的威望也说不过去呀。至于奖品嘛，也想咬咬牙搞得像样些，一等奖给金烟盒，二等奖给金手表，三等奖就由我来出，怎么样？仁羽先生你就答应吧！”

“那么，我只设计一下服装就行了吧？这次我想把服装弄得朴素些。你先告诉大家一声，就说过些日子我会搞出来给大家看的。”

仁羽这样一说，“实在”沉吟了半晌，然后大感意外地说道：

“服装也由我来搞吧！”

“不，你可不行。你喜欢花哨的，有损射击俱乐部的脸面，那就糟了。”

“实在”搔了搔头皮，不吭声，后来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木山夫人有点不对劲！”

奈奈江马上明白“实在”所指的是木山夫人和高两个人的亲近。仁羽却没有听懂，仍然一言不发地惊奇地看着“实在”的脸孔。这时“实在”猛然省悟过来：自己不该跟仁羽说这句话。他嘿嘿笑了两声，把话题岔开来，对奈奈江说道：

“昨天我跟木山夫人在射击场比赛来的，她的枪法真是不得了呀，这样看来，下次比赛她一定要得奖的。”

“实在”所说的话，奈奈江能听出每一句的弦外之音。因此，她猜想，这个揣着明白装着糊涂的家伙恐怕早已掌握了自己的秘密。她不无惊恐地把脸孔扭了过去。

仁羽临出院时，在前来探视的客人中间流传起高和木山夫人的绯闻来了。最先知道高和木山夫人关系亲密的是蓝子。

蓝子从到汤岛后第二天起就知道高一有空闲就跟木山夫人或在山路散步，或在河滩淌水。他们二人的亲密越是明显，她就越是不由得为姐夫仁羽而动心。回到东京以后，每次去医院不是看到高跟木山夫人结伴回去，就是看到他们俩像事先约好了那样同时前来。于是，蓝子就情不自禁地把身子紧贴在仁羽枕边，或给他朗读书刊，或给他说东道西。

不仅蓝子如此，奈奈江看到高明显地跟木山夫人接近起来，

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

奈奈江虽然对高非常关心却并无任何期待，不过，她一看到高对自己所特别讨厌的木山夫人故作亲密状，便觉得他原来竟是一个如此轻浮成性、恬不知耻的流氓，与其说是感到震惊不如说是为他感到可怜。不过，思忖起来，奈奈江觉得蓝子也未免太不争气了。情况再紧急，一个大姑娘家也不该跟高一起到伊豆来呀。看到高跟木山夫人形影不离，也不该迫不及待地跟仁羽起哄呀。奈奈江觉得蓝子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回到东京以后，奈奈江的这种感情倒也没有特别地表露出来。但，在注视蓝子的目光里，在与蓝子的言谈中，有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前，她看到有蓝子在仁羽身边自己便放下心来外出，现在则好像特意为蓝子和仁羽而躲闪开来那样，十分露骨地把蓝子一个人留了下来自己外出。有时，奈奈江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太孩子气了。不过，奈奈江又不能像自己原来暗自设想的那样对蓝子之爱仁羽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现在的奈奈江只要有空闲就想方设法要爱仁羽一次。而看到蓝子的那副样子，那简直就是在使奈奈江更加远离仁羽。实际上，最近奈奈江跟仁羽单独在一起时，一想起蓝子，就往往会觉得仁羽将不再是自己的丈夫了。每当她发现自己无缘无故地总要对蓝子客客气气时，她便感到自己如同被挤到局外来一样败下阵来。

"报应，迟早总要一个个地落到我的头上来的。事情不会就此了结的。"她这样思考着。

但，蓝子并不是丝毫没有发现奈奈江从汤岛回来后的心情变化。她跟姐夫仁羽同是外来人，惺惺惜惺惺，平素就有遇事照顾姐夫的习惯。因此，她认为这次仁羽负伤，自己也只是按老习惯办事而已。但她心中暗想，奈奈江这次干下的事虽说与己无关，但自己却不能原谅她。不管姐姐怎么说，她干下那种事来，对，干下那种天理难容的事来，怎么能原谅她呢？蓝子，不再管奈奈

江有什么主意，凭借自己平时那种敌忾心，也非要把奈奈江的心践踏在脚下不可。

不过，蓝子在如此顽强斗争的时刻却感到关键性人物仁羽丝毫也没有察觉自己的心思，也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她的心凉了下来，泪水流了出来。她早已横下一条心来：一旦跟姐姐发生冲突，自己就大吵一通，离家出走也在所不惜。但，她每一想到仁羽那个几近糊涂的老好人，就又不能不心灰意冷了。

等到仁羽出院的那一天，蓝子决定不去医院，而留在家里跟女佣们一起等候仁羽。她从早晨起就打扫仁羽的房间，给他的爱犬洗澡，然后就坐在廊檐下的藤椅上喝咖啡。

蜜蜂嗡嗡叫着从长出嫩芽的草坪上飞过来。蓝子猛然想起了好久没有吟咏的寇克特的诗句：

“我爱你，我爱你，我如此地爱你。”

从前她头脑中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只是信口吟咏着，现在则随着这诗句清晰地浮现出仁羽的脸孔来。她刚学这个诗句时夏季即将逝去，曾几何时，冬季早已过去，春天已经来临。

蓝子一边抬头仰望邻居院子里盛开的樱花，一边在遐想：从今以后能跟康复后的姐夫一起生活该会多么惬意！这时，她的心就欢快地跳了起来。

不过，自己这样整天思念着姐夫是不是对不起姐姐呀？

想到这里，无忧无虑地观赏着樱花的蓝子脸就阴沉了起来。她自以为比谁都清楚，姐姐奈奈江确实爱着梶。问题在于自己更爱姐夫，这可怎么办呢？

蓝子从住在汤岛时起就多少次思考这种充满大人气的，貌似通达事理的问题。每当她这样思考时，她便感到自己幼年失去父母以后所饱尝的人世艰辛又将重新出现，一种笼罩在自己和姐夫前进道路上的飘渺难见的不安正向她猛烈地袭来。

到了下午，还没等出院的病人到家，就有不少人闻讯赶来贺喜。来客千篇一律地为仁羽康复表示祝贺。同时，仁羽订做的射击俱乐部会员新制服，包括三越的上衣、裤子、手套，也都用汽车给运来了。

稍过一会儿，仁羽才跟那些到医院祝贺的客人一起回到家里。

他被人们围拢在会客室里，听着人们的道喜，回答人们的问话，后来就稳坐在那里跟大家攀谈起来。

蓝子独自一人在空旷的仁羽房间和自己的房间走过来走过去，一边等着一边猜想姐夫该回来了吧。不久，到了黄昏时分。她不时地到会客室张望。每次都看到“实在”高谈阔论，引得众人大笑不止。

如此看来，又会摆上晚饭，端起美酒的，今天晚上是没有机会跟姐夫谈话了。

蓝子早已不再生气，她在仁羽房间的廊檐下，无精打采地侧耳倾听远处传来的笑声，不久，漫长的走廊传来了姐夫所特有的咚咚的沉重脚步声。

“辛苦了，辛苦了!”

仁羽这么说着，一个人走进了房间。他十分高兴地微笑着走近放有枪支的枪械箱，拿起了自己爱摆弄的帕迪。当他看到在廊檐旁扬着头的爱犬“飔”时，就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到它修长柔软的身上，一遍又一遍地从咽喉抚摸到肚子。

蓝子一直在等待仁羽朝自己看过来，而仁羽却一直蹲在“飔”身旁总也不肯站起身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还没有狗珍贵，便怒火中烧，抬起脚照着“飔”的头猛然踢了过去。

“你干什么?”

这一刹那，仁羽狠狠地瞪着蓝子，同时用手抓住了她的脚脖子。

“太招人恨了嘛。”

“什么招你恨了?”

蓝子看到仁羽那双出乎意料的可怕的眼睛，猛然转过身去，微微颤抖着肩头哭了起来。

“飕，飕!”

蓝子一边听着仁羽在后边呼唤爱犬的声音，一边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她哭得更加伤心了。

早晨，梳头师傅来了。他刚走，绸缎商、清元小调师傅又先后来过。接着又有电话邀请仁羽去看戏。家里好不热闹！但，自从仁羽回家以后，奈奈江又得像以前那样日复一日地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了。由于在山里那些日子过度担忧和过度劳累，一到下午身体就瘫软无力。当她按照老习惯把一只手插在腰带里，迷迷糊糊地斜靠在廊檐柱子上的时候，她已分辨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喜，什么是自己的悲了，只是觉得平素的缺憾感像瞌睡虫一样爬满了周身。

举行祝贺仁羽痊愈的射击比赛会的前两天，仁羽突然问奈奈江:“我要去梶那里，你有什么事没有?”要说事的话，事多得很。可是，仁羽为什么突然要去梶那里呢?奈奈江抬头望着仁羽的脸孔问道:

“现在去干什么?”

“他们托我去邀请他出席射击比赛会。梶会出席的吧?”

“他不会出席的。”

奈奈江本想跟着仁羽的话头往下说:梶现在手中早已没有金钱，哪里会有雅兴去出席什么比赛会呢。但她马上又发现，自己这样一说会贬低梶，便沉默下来。沉默倒是沉默了，不过她不能不感到自己眼前的处境太悲惨了。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在仁羽面前竟然变得如此心虚，甚至在这种小事上也要设法逢迎仁羽。

"不过，我去还是去一趟吧。再说现在他是那样一种情况，不通知他也不合适。"

"那倒也是。"

"我还想帮他融点资。照梶的脾气，你就是请他来借钱他也不会来的。我们也不便主动借钱给他。总之，这家伙有点别扭。"

奈奈江早就预计仁羽会像在汤岛说过的那样，提出帮助梶一把的办法来的。现在听仁羽这样一说，她便精神为之一振，觉得现在正是一个采取自然的办法救助梶的好机会。

"不过，由你去跟梶哥说，一点儿也不显得不自然。只要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管怎么说都不别扭。"

"如果我开口的话，钱少了可拿不出手。我觉得还是你去一趟为好。不过，即使我去，也得预先跟他说明这是你的意思。"

"对呀。那样说最好了，那么，我先把活期存折拿出来，你带给他。等他需要大笔钱时，再由你去办。"

"对，这样做最好。"

仁羽说完便解开腰带准备出发。奈奈江一边拿出仁羽要穿的衣裳，一边在想：仁羽受了重伤之后非但得以安然康复还能去梶那里，该是多么幸福；相形之下，梶却遭到越来越大的不幸。她不禁把梶的遭遇当作自己的厄运那样，感到冷透骨髓。如果仁羽和梶的命运颠倒过来，仁羽就那样在伊豆死去的话，自己还会像这样思念梶吗？即使自己侥幸被判无罪，也无法再跟梶见面了。这样一想，她就又为仁羽能度过险关康复如初而双手合十表示庆幸了。不过，仁羽他是否知道自己已开始爱起梶来了呢？即使仁羽没有发觉，那个早熟的蓝子在他身边也会暗示给他的。她赶紧给梶写了一封信，然后对仁羽说道：

"这里边有存折和印鉴。梶哥肯定要婉言谢绝的，你把它放在他那里就行了。"

仁羽从奈奈江手中接过包在方绸巾里的存折，马上走出了家

门。

仁羽到了梶家，梶把他领上了二楼。梶一边好奇地望着比在伊豆相见时丰满得多了的仁羽的脸孔，一边说道：

“看来伊豆的温泉水非常灵验呀。你胖了不少嘛。”

“嗯。多亏温泉水才这样壮实。不过，闲话少说，后天在射击场为我举行康复庆祝会，你参加不参加？还举行射击比赛呢。”

“不，这个活动就让我免了吧。对不起，你也知道的，我已经不玩奢侈游戏了，那里我就不去了。”

“恐怕还不至于吧。我想从下次起要改革制度，搞得俭朴一些。你如果肯光临，奈奈江也会高兴的。”

听到奈奈江的名字，梶愣了一下，又想起了仁羽在伊豆受伤的原因。况且，仁羽又亲自前来邀请自己出席射击比赛会，这样一来连梶也弄不清站在仁羽背后的奈奈江的真实心情了。

奈奈江是不会为了邀请自己而打发仁羽来这里的，一定是射击俱乐部中有人恶作剧。梶这样一分析，心里就更不痛快了。

“总之，射击比赛就恕不参加了。”

“那么，我也不便强求了，悉听尊便吧。恕我冒昧相问，你是不是正缺钱用呀？”

“缺钱倒是缺钱，不过我这是自作自受，遭这么一次苦难也好。我已经死心了。没有办法。”

“不过，你这样光是沮丧也不是办法呀。能不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呀？你当然有你的想法，我等恐怕也不便多嘴，不过总这么看着也不行，你如果缺钱用就不必客气，还是现在告诉我们为好。”

“谢谢！”

梶这么说着，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但他硬是憋住，眉毛一动不动。

"现在，我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你的深情厚谊我不会忘记。这也是我应得的下场。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梶猛然想到，如果当年自己跟奈奈江结婚就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了。一回顾自己的命运，不能不说首要的原因正在于仁羽。一看到仁羽那张忧心忡忡地阴沉着的脸孔，就想到让自己遭到这样不幸的不也是这个仁羽吗？梶与其说是心存怨恨不如说是觉得好笑，竟独自一人笑了起来。

"我最近常常想，早些跟谁结婚就好了。母亲也不断催促我，怎奈我太任性了。即使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到了关键时刻又觉得对不住对方。"

话刚一说出口，梶就察觉到自己的话简直是在为未能与奈奈江结婚而发牢骚，便赶紧打圆场，轻轻笑着说道：

"怎么样，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愿意嫁过来的人呀？"

"那还不多得很？只要你有那个意思。"

"不过，我已经一贫如洗了。我曾想，像蓝子那样的女孩会不会嫁给我。可是，说来也巧，人一穷下来又觉得不需要女人了。这倒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仁羽不知如何回答为好，默默地在那里笑了笑，说道：

"你既然那么喜欢蓝子妹，那我去说一说好吗？"

"不，那是以前的想法。现在再去说，岂不是太让人寒心了。如果是一年前，饭总还有得吃。现在嘛，把她娶过来，她也会跑掉的。再说，那个姑娘又是个摩登女郎，怎么可能呢？"

"不过，我觉得，稍穷一点她还是熬得住的。"

"不，我跟你说的都是玩笑话，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一定要保密！"

梶虽然以笑容来掩饰自己的愁苦，但他从仁羽那眯缝起眼睛默不作声的样子看出他回家后是会悄悄告诉奈奈江的。他后悔刚才一时疏忽说出这件无聊的事来。不过，即使仁羽回家之后告诉

给奈奈江也没有坏处。梶愿意娶蓝子为妻，总比坚持独身主义来折磨奈奈江，更能给现在的奈奈江以心灵的慰藉。自己本来并不想从折磨奈奈江中得到乐趣，所以还是趁现在两人都能摆脱痛苦时逃掉为好。梶这样一想，心就平静了下来。

过了片刻，仁羽说：还要去两个地方看一看，就此告辞。说完就从怀里掏出了奈奈江托他带来的东西。

“这是奈奈江送给你的，你先把它收下吧。这东西也许会惹你不高兴。不大了解你的情况，反正你还是先把它给收下来吧。”

“谢谢。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东西，我就先收下吧。请替我向她问好。”

梶送走仁羽，回到起居室，打开了包袱，只见里边有一个以奈奈江为户头的银行存折和她写的一封信。不看信，梶也猜得到信的内容。自己正处在危难之时，它就像一服救病的良药一样，令人感到万分珍贵。与此同时，他却反而为奈奈江看穿自己的喜悦而感到无法言喻的不快。如果是背着仁羽悄悄送给自己的又当别论，她是特意让仁羽把银行存折带过来的，这算什么事？他越想越生气。

“是钱吗？这东西真让我眼花缭乱。”他原先并未把金钱看在眼里，现在却为它而如此发愁。一想到自己这个样子就愤愤不平。但他同时又觉得这愤懑很虚伪，现在自己最发愁的分明是金钱，人家给送来金钱时又生气，显得太浅薄了。当他从容地再看一看眼前的存折时，就觉得自己的头自然而然地朝奈奈江那边低了下去。

梶也无心去看存折里有多少钱，只打开奈奈江的信看了起来。

“现在，我不知道从何处写起为好。仁羽刚才说要去您处打扰，我便赶紧写此便笺。在汤岛分手时，我曾

随后追赶，却未能谋面，实感遗憾。回来时我并未指望您前来看我，但我却以为您会从我的冷淡态度中推测出我的心意而再次走过来，我就这样等待您许久。回到东京以后，我盼望能在医院中与您相见，而您却始终没有露面。我猜想您是不是生气了，一直到今天，我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打发着时光。今天本该由我替仁羽登门拜访，可是我又担心自己前去打扰，您会像从前那样不肯赐见，无奈只好托仁羽代劳。我深知，与此便笺同时送上的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东西，但我已不需要它了，一直闲置未用。听说您经济拮据，谅非误传，因此不揣冒昧奉上，盼能舒缓您的困窘。聊表心意而已。如蒙欣然笑纳，我将无比喜悦。以您向来的为人之道，恐怕又会左思右想，做出使我难堪之事。但现在我已无暇顾忌您的心思。何况以我与您的关系而论，这类小事本不必太多顾虑。因此，我不管失礼与否，还是下定了决心。我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但愿您能体谅我的心情，务必予以原谅。我估计您尚有用钱之处，届时我会让仁羽鼎力相助，请您毫不客气地提出来。

奈奈江

康雄先生

梶看完了来信。奈奈江如此详明地做出解释把钱送了过来，自己有什么理由发脾气呢？别人发愁也好发脾气也好本可以置之不理的，但她却特意打发丈夫客客气气地把钱送过来，表现出一片谦虚之心，而自己却高傲自大，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梶想到这里，就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和仁羽之间该有多大的差距呀！

梶为刚才收下的存折而一直在焦思苦虑，心情难以平静。他在琢磨，自己这样贪欲是不是穷人的心态呢。他手支着下巴不愿

再动了。

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出门。给奈奈江写了一封表示谢意并退还存折的信，拿不定主意该寄出还是不该寄出，便放进桌子抽屉里走出了家门。他还没有看一看奈奈江给他的存折里有多少钱，估计会上万元吧。如果给自己的金额出乎意料地少，那么自己把钱掷还给她时，她一定会显得困顿不堪的。这正是她迄今仔细斟酌的结果。当他走到一个街角时突然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一会儿他来到明治座后街，向前走去，只见一缕青烟在水量丰沛的河上飘游着。于是，他的心又陡然沉了下来，一股寂寥之感充溢了他的胸间。他蹲在河岸上，聚精会神地望着孤零零地立在水中的一根凄冷的木桩。这时，与眼前的景象相反，他的脑海中却孤零零地浮现出他羁旅异国时曾看到的寝园的景象。他那时曾挺起胸膛从那只许中国天子一人踏上去的大理石雕的龙鳞上走过去。把昔日荣华富贵的旧梦与眼前穷困潦倒的现实相比，不禁感到人世之祸福无常。

仁羽到了店铺之后又去赖母木那里致谢，回到家里后对奈奈江说道：

“今天我到店里转了一圈，又去赖母木那里看了看。大家都在谈论这次做的会员服装，都以先睹为快呢。”

“他们看了又得吓一跳。”

“不过，我这个会长就愿意看到大家吓一跳的样子嘛。”

仁羽为了看看还没有给任何人看的会员服装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奈奈江也跟着走了进去。但她哪里顾得上什么服装。她刚一见到仁羽就想打听他跟梶见面的来龙去脉。从仁羽满面春风地说起会员服装的样子看来，他们两人一定谈得很顺利。奈奈江这样一推断，自然也开心起来了。

“先别说什么服装吧，你不是到梶哥那里去了吗？”

“噢，梶在家，我一去他很高兴，我把你的那个东西也交给了他。”

“谢谢。”

“他的情绪仍然低沉。一见到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很尴尬的。”

“那还用说。况且，他遇到你，有时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来，更让你作难。”

“可不是嘛。不过，梶也有个习惯，那就是向来都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他还告诉我说，他想跟蓝子结婚。这可是前所未闻吧？”

奈奈江愣了一下，接着又以手捂脸噗地一声笑了出来。

“梶哥真那么说了？”

“是啊。他要跟蓝子结婚，这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呀。不过一琢磨，这倒也合乎梶的脾气。就拿我来说吧，我要是梶的话，说不定也会跟蓝子结婚呢。”

“蓝子妹，可是一个喜从天降的幸运儿啊！”

奈奈江一边从容地望着仁羽拿出制服在灯光下孤芳自赏的情景，一边在想：梶原来竟有心思要跟蓝子结婚，这可不能置若罔闻。

“梶哥说的话会不会是开玩笑呀？”

“呣？”

“我说的是他跟蓝子的事？”

“玩笑话倒是玩笑话，不过，我又问了他一句：那你就跟蓝子结婚如何？他却笑着说，穷得不像样怎么可能呢？”

奈奈江感到自己连刚才笑个不停的那种力气都没有了。尽管梶之所以表示要跟蓝子结婚是为了照顾仁羽的情面，而仁羽总想要割断奈奈江与梶的情缘，但梶也是由于原先确有这一念头才对仁羽说出口的。也许他在内心深处确曾一度认真地考虑过这一问

题。奈奈江这样一分析，就像一个被人轰出门外的人那样感到孤苦伶仃，坐卧不安。

不过，仁羽难道就没有发现蓝子是那样地爱慕他吗？仁羽恐怕不会是碍于情面装出一副对蓝子毫不眷恋的样子而说出那番话来的吧。奈奈江以为，如果蓝子不像现在这样爱仁羽的话，梶和蓝子结婚会十分容易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呢。奈奈江觉得，不管蓝子如何看待仁羽，总有一天会出现这种局面。她感到自己就像朝着一个幽深的黑洞瞪大眼睛张望那样呆立在蓝子面前。

奈奈江回到自己房间以后，仍然镇定不下来。她担心自己稍一疏忽大意，放任不管，梶和蓝子就会结婚的。她越是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就越是觉得梶和蓝子并肩站立的幻影在不断地逼近自己，逼得自己发出了叹息声。

梶跟蓝子结婚，这对于奈奈江来说，肯定是她一生中最害怕的事。如果这果真成为事实，奈奈江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再活在人世了。她一边在炭火即将熄灭的火盆上烤着火，一边看着自己日渐消瘦下来失去光泽的手指。猛然间想起了蓝子光润晶莹的手指和脸颊，慌忙又把手从火盆边缘缩了回来，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那个蓝子的对手了。

即使是从前无意中产生与蓝子一起争夺丈夫仁羽这一念头的时候，她也自知太荒唐可笑，如今一看到蓝子富有弹力的肢体，就暗想自己早已敌不过蓝子了。而现在争夺的目标已不是仁羽而是梶了。奈奈江萌生出一种近乎恐惧的心理，连走近蓝子都觉得心跳不止了。

不过，奈奈江又觉得现在光是害怕蓝子也于事无补。既然梶有意跟蓝子结婚，而仁羽跟自己又不能离异，那么蓝子和梶的结合就是完全可能的。想到这一前景，她就情不自禁地感到害怕：

如果仁羽康复过来的身体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会如何呢？

如果当时仁羽死去的话，自己就不至于产生这样卑污的心理了。又怎么会想到此时此刻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奈奈江情不自禁地低下头来，为自己与仁羽的婚姻而后悔不已。如果自己还打算继续为仁羽着想的话，那就只能与仁羽分居了。奈奈江想要见到蓝子，把与自己分居后的仁羽托付给蓝子。奈奈江不知什么时候朝蓝子房间走过去。

当奈奈江看到蓝子对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正在入迷地看着杂志时，就无法把梶的事、仁羽的事说出口了。

"今天夜晚真宁静啊！咱们听听广播吧。"奈奈江若无其事地对蓝子说道。

"好啊。现在几点钟了？"

"还早呢，刚过八点。"

蓝子扔下了杂志，走到下了露水的庭院草坪上仰望夜空。

"好晴朗呀！看样子明天一定是好天气。太好了！"

奈奈江每一看到蓝子那张光彩照人的健康的笑脸，便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感让她感到震颤。

——如此下去，我可就糟了！

她一边满怀怨恨地望着手托下巴仰望夜空的蓝子整齐洁白的牙齿，一边在想：难怪梶会瞒着自己悄悄地思念着蓝子。对于梶来说，既然总得跟谁结婚，那么选择与己亲近的蓝子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过，当梶和蓝子的结婚处处都显得顺理成章之后，奈奈江就更为看到蓝子而感到痛苦了。她感到有一片乌云正从蓝子身体周围的一角飘起，向自己袭来，自己连朝着她那边呼吸都变得非常吃力了。

过了片刻之后，仁羽听到她们二人的说话声，穿着木屐走了过来。

“‘曲肱为枕春宵梦，徒有虚名最堪悲’。人生是不是如此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兴致很好地走到蓝子身边。

“我想绕护城河转一圈，樱花很快就要凋谢了。”蓝子说道。

“是啊。樱花也好看呀。奈奈江，你说好不好?”

当仁羽回过头来朝奈奈江露出亲昵的笑脸时，奈奈江猛然打了一个寒噤，觉得自己的半边脸都抽搐了起来。过去她对他还不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现在竟对仁羽如此地讨厌。如此看来，在伊豆吃的那个苦头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当时自己的行为显得非常高尚，甚至自己也为一种悲壮感所打动。现在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奈奈江蹲在廊檐旁，一边凝神注视着在草坪叶子上闪着亮光的一滴露水，一边为自己走进穷途末路而叹息。从今以后，随便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决不在乎。能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奈奈江这样琢磨着，猛然站了起来。就在这一刹那，她的目光与刚才一直在看着自己的蓝子的视线相撞了。蓝子突然把视线从奈奈江那里移开来，说道：

“姐夫，咱们去吧！樱花每年可只开一次呀。”

蓝子看透了奈奈江的心思，好像要助她一臂之力似的。奈奈江听了蓝子说话的口吻感到非常可气。不过，事已至此，能让仁羽那颗迟钝的心朝蓝子这边稍微摆动一下，对于奈奈江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奈奈江，咱们去那边遛个弯好不好?”

“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事。你们两个人去不好吗?樱花真说不定开这一个晚上就谢了呢。”奈奈江说道。

“那咱们走吧！”

仁羽说完就朝奈奈江蹲着的廊檐旁走了过来。奈奈江则急忙走向自己的房间。她感到现在就是自己的生死关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仁羽能像今天晚上这样尽情地感受到蓝子那颗忧伤

的心。

第二天，奈奈江收到了梶写来的信，还有自己的那个储蓄存折。奈奈江看到这两件东西，又想起昨天为蓝子提亲的话头，便感到有关蓝子的事不是妄谈。她感到自己就像被人猛然推倒在地上一样。她气愤得浑身发抖。她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她连信也不看就站起来去换衣服。可是，她又想到信里说不定会写些什么，便解开衣带，双腿叉立着打开了信纸。

“今天承您特派仁羽君来到寒舍，非常感谢。当时尚蒙以意外厚礼相赠，至为惶恐。如您所料，起初我确有些许不快，但转念一想，您既然是毅然决然地采取的行动，便觉得惟有您才能有这番心意，您的美意令小生铭刻肺腑。我深知只有收下才能不负您的好意，但我又担心一旦收下将使这难得的贫穷之苦失去意义。我以为还是暂先奉还手下于己有益。因此不顾失礼把它完璧归赵。当然，这决不是有意拒绝您的救助。因贫穷而衍生的苦恼，一如您之所料，但好容易盼来的贫穷却不是您所能明白的，改日会有从容相告的机会，现在不再赘述。谨对您的盛情美意再致谢忱，恕我将原物奉还。

康　雄

奈奈江女士

奈奈江在看信的过程中，刚才那种狂躁的心情顿时趋向平静，她就像被人摩挲着后背那样，酣然依偎在把一切都调理得熨熨贴贴的梶的手腕上。不过，她本想去梶那里的心情却变得更加强烈起来。她原打算见到梶之后非把心里的怨恨和委屈一股脑儿倾吐出来，大肆发泄一番不可，现在则幡然悔悟，甚至对如此刺

透自己心胸的梶的冷静态度还产生出些许不满来。

奈奈江脚尖踢开衣襟，但她心里还是想要赶到梶那儿去。这时，她又觉得自己原先特别讨厌的仁羽怪可怜的。如果梶身上多少有一点仁羽那样的稳健大方，那该多好！况且，明天就将举行祝贺仁羽康复的射击比赛。而自己不仅已经打消了与仁羽共同生活下去的念头，而且今天晚上一旦见到梶，一切都将告结束。奈奈江一想到这里又顿时憋闷得喘不上气来了。

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总是这样变幻无常呢？自己的真心又是什么样呢？

奈奈江一边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脸孔，一边在想：长期以来我就是以同一颗心来审视这张脸孔的啊。不过，这也许竟是最后一次了。这时，哀伤之情在胸中翻滚不止，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举行祝贺比赛那天早晨，仁羽睁开眼睛一看，奈奈江昨天离开家便再没有回来。事先奈奈江就表示她不出席祝贺比赛，因此她在与不在都对这一活动没有任何影响。仁羽似乎不了解奈奈江的心思，虽然快到动身的时刻了，仍然端坐在藤椅上不动弹。

蓝子见奈奈江一夜未归，早晨仍不见踪影，便断定她肯定跑到梶那里去了。但她原先做梦也未曾想到她会那么突然地跑掉。正因为如此，她便觉得好像是自己把奈奈江赶跑了似的。她担心姐夫知道情况之后说不定会怎样大发其火呢。她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仁羽的房间。一看到满脸愠怒地斜靠在藤椅上的仁羽，蓝子便打定了主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仁羽的一切就只能由我代替姐姐来照料了。

“姐夫，再不去就赶不上开会了。您该走了。姐姐再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她偏偏今天不在家，真是岂有此理！”

"您说的也对。不过，她不在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正在等您呢，还是去吧。姐姐打来电话什么的，我会马上赶到射击场告诉您的。"

"那就这么办吧。托给你了。"

仁羽精神稍好些，马上去换衣服。蓝子一边帮他穿坎肩和上衣，一边猜想姐姐会不会突然以平素那张面孔悄悄回家来呢。于是，她那兴高采烈的心又顿时平静了下来。

"今天，姐夫要穿新的服装吧？"

"对。"

"一穿上那身棉布服装，像个初中生似的，大家一定要生气的。"

蓝子为了让情绪低沉的仁羽能振奋起来，故意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仁羽却毫不理睬，提着那支枪，默不作声地沿着走廊走了过去。这时，蓝子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哀伤。她意识到自己此时不能失态，便又挺直身子伸开双臂，露出开朗的脸孔，跟随仁羽朝玄关走去。

"请您早去早回！"

蓝子也从并肩站立的女佣中间打着招呼，送走仁羽的汽车，然后又回到仁羽那个空荡荡的房间中来。一进房间，就有一种猛然被抛进刚刚发生的事件漩涡中的感觉无情地折磨着她，她哭了起来。但她越是哭得厉害越是觉得自己并没有丝毫的悲伤。

仁羽走出家门二十分钟以后，果然不出蓝子所料，收到了奈奈江分别写给仁羽和蓝子的快信。蓝子马上把写给自己的那封信打了开来。信中只简单写道：自己现在一个人住在一个旅馆里，一时尚不知何时回家去。事已至此，我打算去尼姑庵。今后仁羽的一切拜托你替我照料吧。

蓝子以为，这样一来，姐姐和姐夫二人显然是终于决定分居了。好可怜的姐姐呀！她刚这样一想，却并不知道自己今后该如

何是好。至于姐夫和自己的事，奈奈江写给姐夫的信里大概会详细写到。蓝子马上让女佣去叫汽车，她想要尽早去姐夫那里让他看信。

蓝子到达射击场时，比赛正要开始。仁羽在排列得像士兵一样的富豪们面前下达了口令。一群荷枪的会员按照仁羽的口令转过身体在草坪上迈开了脚步。大家都穿着仁羽设计的白色棉布制服，戴着粗拉拉的白色棉布手套。当站在一旁观看的夫人们看到自己的丈夫以一副陌生的粗俗农民装束走过来时，都饶有兴趣地报以掌声。

过了片刻，第一组第一射手把枪举了起来。准备射击的旗帜从晴朗的高空中降了下来，一只飞碟飞了起来。

“当”地一声，枪响了。蓝子猛然想起奈奈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仁羽的脸孔。然而，仁羽一听到枪响，刚才还不时从他脸上掠过的不安的神色顿时烟消云散了。他眯缝起眼睛，着迷地仰望天空的一角，就像一尊大佛那样微笑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寝园
作者＝横光利一著
页数＝３００
ＳＳ号＝１１１０７７１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